碧雲天
瓊瑤
全集
22

碧雲天

瓊瑤◉著

全集自序

從我出版第一部小說『窗外』到今天，已經足足過去了二十六年。有時，眞不相信，四分之一個世紀，就在我的塗塗寫寫中悄然而逝。這二十六年，不管我生命中有多少風風雨雨，多少喜怒哀樂，我的『寫作』，却一直是我生命中的一條主線。在我沮喪時，我會逃遁到寫作裡去，當我歡樂時，我會表現到寫作裡去，當我寂寞時，我用寫作塡補空虛，當我充實時，我又迫不及待要拾起筆來，寫出我的感覺……因而，這漫長的二十六年，我雖然偶爾會蟄伏、會休息，却從不曾眞正停止過寫作。就這樣，細細數來，從『窗外』開始，到『我的故事』爲止，二十六年來，我已出版了四十四本書。

去年年初，因爲開放大陸探親，我有幸在離鄉三十九年後，首次回大陸。到了北京，發現我的四十幾部作品，被出版得亂七八糟。當時，就有一種强烈的願望，要好好整理一下這些作品。

返台後，又因爲有好幾部作品需要再版，我和鑫濤，就決定藉再版之便，重新整理我的作品，改換版本形式，統一編排，出版這套『瓊瑤全集』。

因爲時代已經不同，出版品也隨著時代進步，現在的紙張、字體、編輯、版本形式……都遠勝以往。再加上，我過去的作品，有的書太薄（如『月滿西樓』），有的書太厚（如『幸運草』）。有的排版太密，有的又排得太鬆，有的字體太小，有的又太大。這一次，我們把所有的缺失更正，做完全的調整。作品內容，也有更改，例如，『六個夢』一書中，居然有七個故事，這是件挺荒謬的事，如今，抽出一個故事，還原成『六個夢』。又例如，『月滿西樓』只是一部中篇，勉强成書，總覺份量不夠，現在，加入另外幾部中篇，重新結集。

在我這所有的作品中，最特別的是『不曾失落的日子』。這部書嚴格說來，是一部我自己『殘缺的自傳』，有『童年』部份，缺掉了成長以後的過程。今年春天，我將此書重新寫過，把我成長以後的部份補齊，改名爲『我的故事』。這部書，在我的全集中取代了『不曾失落的日子』。因而，四十四部書，經過整理後，變成四十三部。至於『不曾失落的日子』中的散文部份，以後，可能會滙集我的其他散文，出版一部散文專輯。

當然，重新編撰一套全集，是件工程浩大的事，以往的書中，錯字別字漏字都很多，借此機

會，全部修正。這樣浩大的工程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。但，我們總算開始了這件工作。在重選封面，重選字體，重選版本形式……的時候，我雖忙碌，却也興奮。過去的作品，不管好不好，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份。重新編撰，重新出版，也算我的一種『重生』吧！

從來不曾覺得自己的作品寫得好，也從來不曾自滿過。每次出書，都戰戰兢兢，如履薄冰。生怕自己的作品禁不起讀者的考驗，和時間的考驗。現在，在『全集』出版前夕，這種情懷，仍然强烈。總覺得自己渺小平凡，寫出的每部書，也都是一些渺小平凡的故事。儘管書中常有『轟轟烈烈』的感情，那也只是『平凡人』的感情。

且讓我把這套『瓊瑤全集』，獻給全天下平凡的，和不平凡的朋友們！

瓊瑤寫於一九八九年七月三十一日
於台北可園

1

教室裏靜悄悄的。

窗外飄着一片霧濛濛的細雨，天氣陰冷而寒瑟。

五十幾個女學生都低着頭，在安靜的寫着作文。空氣裏偶爾響起研墨聲，翻動紙張聲，及幾聲竊竊私語。但，這些都不影響那甯靜的氣氛，這羣十六、七歲的女孩子們是些乖巧的小東西。

小東西！蕭依雲想起這三個字，就不自禁的失笑起來。她們是些小東西，那麼，自己又是什麼呢？剛剛從大學畢業，頂多比她們大上五、六歲，只因爲站在講台上，難道就是『大東西』了？

眞的，自己竟會站在講台上！當學生不過是昨天的事，今天就成了老師！雖然只是代課教員，但是，敎高中二年級仍然是太難了！假若這些學生調皮搗蛋呢？她怎能駕馭這些只比她小幾歲的女孩子們？不過，還好，她們都很乖，每個都很乖，沒有刁難她，沒有找麻煩，沒有開玩笑，沒有像她高二時那樣古怪難纏！她微笑起來，眼光輕悄悄的從那羣學生頭上掠過，然後，她

呆了呆，她的目光停在一個用手托着下巴，緊盯着黑板發楞的女學生臉上了。

兪碧菡沒有辦法寫這篇作文。

她盯着黑板，知道自己完蛋了，她怎樣都無法寫這篇作文！腦子裏有幾百種思想，幾千萬縷思緒，却沒有一條可以聯貫成爲文句！那年輕可愛的代課老師，一定以爲自己出了一個好容易好容易的作文題目！因爲，她一上來就說了：

『作文不是用來爲難妳們的，只是用來訓練妳們的表達能力。所以，我想出個最容易的題目，一來可以讓妳們盡情發揮，二來，可以幫助我瞭解妳們！』

好了，現在，黑板上是個單單純純的『我』字。我！兪碧菡咬住了下嘴唇，緊盯着這個『我』字。我，我是渺小的！我，我是偉大的！我，我不該存在！我，我却偏偏存在！我，我來自何方？我，我將去往何處？我，我，我，我，……這個『我』是多麼與人作對的東西，她怎能把它寫出來，怎能把它表達出來？從小，她就怕老師出作文題『我的父親』、『我的母親』、『我的家庭』，甚至於『我的志願』、『我的將來』、『我的希望』……她怕一切與『我』有關的東西！而現在，黑板上是個乾乾脆脆的『我』字，她默默搖頭，在心裏喃喃的自語着：

『我，我完蛋了！』

垂下了眼瞼，她把眼光從黑板上收回來，落在那空無一字的作文本上。作文本上有許多格子，許多空格子，怎樣能用文字填滿這些空格子，『拼湊』成一個『我』？爲什麼周圍五十幾個同學都能作這樣的『拼湊』遊戲，唯獨自己不行？她輕輕搖頭，低低嘆息。『我』是古怪的，『我』是孤獨

的，『我』是寂寞的，『我』是與衆不同的，『我』是一片雲，『我』是一顆星，『我』是一陣風，『我』是一縷煙，『我』是一片落葉，『我』是一莖小草，『我』什麼都是，『我』什麼都不是！『我』？『我』是一個人，一個十七歲的女孩子！十七年以前，由於一份『偶然』，而產生的一條生命，如此而已，如此而已？她再搖頭，再嘆息，生命是一個謎，『我』是一個更大的謎！是許許多多問號的堆積！我？我完蛋了！

一片陰影遮在她的面前，她吃了一驚，下意識的抬起頭來。那年輕的，有一對靈巧的大眼睛的代課老師，正拿着座位姓名表，查着她的名字。

『俞碧菡？』蕭依雲問，微笑的望着面前那張蒼白的、怯生生的、可憐兮兮的面龐。這是個敏感的、清麗的、怯弱的孩子呢！那烏黑深邃的眼睛裏，盛載了多少難解的秘密！

『哦！老師！』俞碧菡倉卒的站起身來，由於引起注意而吃驚了，而惶然了！她站着，睜大了眸子，被動的，準備挨駡似的望着蕭依雲。

怎麼？自己的模樣很兇惡嗎？怎麼？自己竟會驚嚇了這個『小東西』？蕭依雲臉上的微笑更深了，更溫和了，更甜蜜了，她的聲音慈祥而悅耳：

『為什麼不作文？寫不出嗎？』

俞碧菡的睫毛罩了下去，罩住了那兩顆好黑好亮的眼珠，她的聲音輕得像蚊子叫。

『不是「我」寫不出來，是寫不出「我」來！』

哦？怎樣的兩句話？像是繞口令呢！蕭依雲怔了怔，接着，就像有電光在她腦中閃過一般，

使她陡的震動了一下。誰說十七歲還是不成熟的年齡？這早熟的女孩能有多深的思想？她怔着，一時間不知該說什麼。不，二十二歲當老師實在太早，她教不了她們！好半天，她才回過神來，勉強維持了鎮定，她把手放在俞碧菡的肩上。

『坐下來，』她安詳的說。『妳已經把「妳」寫出來了，如果妳高興，妳可以不交這篇作文，我不會扣妳的分數！』

俞碧菡很快的看了她一眼。

『妳的意思是說，』她低語：『「我」是一片空白嗎？』

蕭依雲再度一怔。

『妳自己認爲呢？』

『哦，不，老師，』她微笑了，那笑容是動人的，誠懇的，帶着某種令人難解的溫柔。『我不是一片空白，只是一張有空格子的紙，等着去塡寫，我會塡滿它的，老師，我會交卷的！』

她坐下去了，安安靜靜的提起筆來，研墨，濡筆，然後，她開始書寫了。蕭依雲退回到講台邊，站在窗口，她下意識的望着外面的雨霧。該死！自己不該唸文學系，早知道，應該唸哲學！人生是一項難解的學問，自己能教什麼書？這只是第一天！她已經被一個學生所教了。俞碧菡，她唸着這名字，悄眼看她，她正在奮筆疾書，她能寫些什麼？忽然間，她對於自己出的作文題目失笑起來。我？好抽象的一個字！一張有空格子的紙，等着去塡寫！她自己又何嘗不是一張有空格子的紙？將塡些什麼文字呢？二十二歲！太年輕！只是個比『小東西』略大一些的『小

東西』罷了！她笑了，對着雨霧微笑。

下課鈴聲驚動了她，學生們把作文簿收齊了，交到她手中。教室裏立即湧起一層活潑與輕快的空氣，五十幾個女孩子們像一羣吱吱喳喳的小鳥，到處都充斥着喧囂却悅耳的啁啾。蕭依雲捧着本子，不自禁的對兪碧菡看過去，那女孩斜倚在牆邊，正對着她怯怯的微笑。這微笑立刻引發了蕭依雲內心深處的一種溫柔的情緒，她不能不回報兪碧菡的微笑。她們相視而笑，兪碧菡是畏羞而帶怯的，蕭依雲却是溫柔而鼓勵的。然後，抱着作文本，蕭依雲退出了教室，她心中暖洋洋而熱烘烘的，她喜歡那個兪碧菡！並不是一個老師喜歡一個學生，她還沒有習慣於自己是老師的身分，她喜歡她，像個大姊姊喜歡一個小妹妹。大姊姊！她不會比兪碧菡大多少！依霞就比她大了六歲，親姊妹還能相差六歲呢！她做不了老師，她只是她們的大姊姊！

退到教員休息室，她已經迫不及待的抽出了兪碧菡的本子，她要看看這張空格子的紙上到底塡了些什麼？

於是，她看到這樣的一篇文字：

我

我，在我來不及反對我的出世以前，我已經存在了。或者，這就是我的悲哀，也或者，這正是我的幸運。因爲，一條生命的誕生，到底是悲劇還是喜劇，這是個太陳舊的問題，也

是人類無法解答的問題。這，對我而言，必須看我以後的生命中，將會染上些什麼顏色而定。

未來，對我是一連串的問號，過去，對我卻是一連串的驚嘆號！我可以概括的把驚嘆號劃出來，問題的部份，且留待『生命』去填補。

兩歲那年，父親去世！

四歲那年，跟着母親嫁到俞家！

母親又生了一個弟弟，一個妹妹！

八歲那年，母親去世！

十歲那年，繼父娶了繼母！

繼母又生了兩個妹妹，一個弟弟！

所以，我共有兩個弟弟，三個妹妹！

所以，我父母『雙全』！

所以，我有個很『大』的家庭！

所以，我必須用心『承歡』於『父母』，『照顧』於『弟妹』！

所以，我比別的孩子們想得多，想得遠！

所以，我滿心充滿了懷疑！

所以，哲學家對了，我思故我在！

我思故我在！只有在我思想時，我覺得我存在着。只是，存在的意義又是什麼？

？？？？？？？？？？

？？？？？？？？？？

？？？？？？？？？？

這篇奇異的作文結束在一連串的問號裏，蕭依雲瞪視着那些問號，呆了，傻了，默默的出起神來了。她必須想好幾遍才能想清楚那個俞碧菡的家庭環境，她驚奇於人類可以出生在各種迥然不同的環境裏。她不能不感染俞碧菡那份淡淡的哀愁及無奈，而對『生命』發生了『懷疑』。沉思中，有人碰了碰她。

『蕭小姐！』

她抬起頭來，是介紹她來代課的王老師。

『第一天上課，習慣嗎？』王老師微笑的問。

『還好。』她笑笑說。『只是有些害怕呢！』

『第一天上課都是這樣的。不過，妳那班是出了名的乖學生，不會刁難妳的。李老師常誇口說她們全是模範生呢！』

『李老師好嗎？』蕭依雲問，李雅娟，是原來這班的國文老師，因爲請一個月的產假，她才來代課的。

『好？有什麼好？』王老師皺了皺眉。『又生了一個女兒！第四個女兒了，她足足哭了一夜呢！』

『生女兒爲什麼要哭？』她驚奇的問。

『她先生要兒子呀！公公婆婆要兒子呀！她一直希望這一胎是個兒子，誰知道又是女兒！這樣，她怎麼向丈夫和公公婆婆交代？』

『天！』蕭依雲忍不住叫：『這是什麼時代了？二十世紀呢！生兒育女又不是人力可以控制的！談什麼交代與不交代？』

『妳才不懂呢！妳還是個小孩子！』王老師笑着說。『儘管是二十世紀，儘管是知識份子，重男輕女及傳宗接代的觀念仍然在中國人的腦海裏生了根，是怎麼樣子也無法拔除的！反正，在李雅娟的處境裏，她生了女兒，和她犯了罪是沒有什麼兩樣的！她甚至考慮把孩子送人呢！』

蕭依雲怔怔的站着，一時間，她想的不是李雅娟，而是那新出世的小嬰兒，那不被歡迎的小生命！誰知道，說不定在十六、七年以後，會有一個老師，給那孩子出一道作文題，題目叫『我』，那孩子可以寫：

『我，在我來不及反對我的出世以前，我已經存在了……』

瞪視着窗外茫茫的雨霧，她一時想得很深很遠。她忘了王老師，忘了周遭所有的人，她只是想着生命本身的問題。教書的第一天！她却學到了二十二年來所沒有學到的學問。望着那片雨霧，望着窗口一株不知名的大樹，那樹枝上正自顧自的抽出了新綠，她出着神，深深的陷進了沉思裏。

2

在回家的路上，蕭依雲始終沒有從那個『生命』的問題中解脫出來。她一路出着神，上下公共汽車都是慢騰騰的，心不在焉的。可是，當回到靜安大廈時，她却忽然迫切起來了，她急於去問問母親，只有母親——一個生命的創造者——才能對生命的意義瞭解得最清楚。抱着作文本，她一下子衝進了電梯，她那樣急，以至於一頭撞在一個人身上，手裏的本子頓時散了一地。在還沒有回過神來以前，她已經習慣性的開始搶白：

『要命！你怎麼不站進去一點，擋着門算什麼？看你做的好事！』

『噢！』那男人慌忙向裏面退了兩步，一面笑着說：『對不起，對不起，我可沒料到妳會像個火車頭一樣的衝進來哦！』

好熟悉的聲音！蕭依雲愕然的抬起頭來，那年輕的男人不經心的看了她一眼，就俯下身子去幫她收拾地下的作文本。蕭依雲的心臟猛的一陣狂跳，可能嚒？可能是他嗎？那瘦高的身材，隨

隨便便的穿着件紅色套頭毛衣，一條牛仔褲，和當年一樣！那濃眉，那閃亮的眼睛，那滿不在乎的微笑，和那股洒脫勁兒！蕭依雲屏住呼吸，睜大了眸子，那男人已站直了身子，手裏捧着她的作文本。

『喂，小姐，』他笑嘻嘻的說：『妳要去幾樓呀？』

沒錯！是他！蕭依雲深抽了一口氣，他居然不認得她了！本來嚒，他離開台灣那年她才只有十五歲！一個剪着短髮的初中生，他從來就沒注意過的那個初中生！他只對依霞感興趣，叫依霞『睡美人』，因爲依霞總是那樣懶洋洋的。叫她呢？叫她『黃毛丫頭』！現在呢？『睡美人』不但爲人妻，而且爲人母了。『黃毛丫頭』也已爲人師（雖然只有一天）了！他呢？他却還是當年那股樣子，似乎時間根本沒有從他身上輾過，他還是那樣年輕，那樣挺拔！那樣神采飛揚！

『喂，小姐，』他又開了口，好奇的打量着她，他的眉頭微鎖，記憶之神似乎在敲他的門了。他有些疑惑的說：『我們是不是在什麼地方見過？』

『哦，』她輕呼了一口氣，調皮的眨了眨眼睛。『嗯……我想……我想沒有吧！』

『噢，』他用手抓了抓頭，顯得有點傻氣。『可能……可能我弄錯了，妳很像我一個同學的妹妹。』

『是嚒？』她打鼻子裏哼出來，冷淡的接過本子，把臉轉向了電梯口。『請你幫我按五樓。』

『噢！』他驚奇的說：『眞巧，我也要去五樓！』

早知道你是去五樓的！早知道你是到我家去！她背着他撇了撇嘴，你一定是去找大哥的！當

年，你們這一輩『野人團』，就是你和大哥帶着頭瘋，帶着頭鬧。現在，你們這哼哈二將又該聚首了！眞怪，大哥居然沒有提起他已經回國了。她搖了搖頭，電梯停了。

『喂，小姐，』他望望那像迷魂陣似的通道。『請問五F怎麼走？』

她白了他一眼。

『你自己不會找呀？』

『哦，當然，當然，』他慌忙說，充滿了笑意的眼睛緊盯着她。『我以為……妳會知道。』

『不知道！』她衝口而出，兇巴巴的。

『對不起！』他又抓抓頭，悄悄的從睫毛下瞄了她一眼，低下頭輕聲自言自語的說了一句：『今天是出門不利，撞着了鬼了！』說完，他選擇了一個錯誤的方向，往前面走去。

『你站住！』她大聲說。

『怎麼？』他站住，詫異的回過頭來。

『你幹嘛罵人呀？』她瞪大眼睛問。

『沒想到，耳朵倒挺靈的呢！』他又自語了一句，抬眼望着她。『誰說我罵人來着？』

『你說你撞着了鬼，你罵我是鬼是嗎？』她揚着眉，一股挑釁的味道。

他聳了聳肩。

『我說我撞着了鬼，並沒說鬼就是妳呀！』他嘻笑着，反問了一句：『妳是鬼嗎？』

她氣得直翻白眼。

『你才是鬼呢！』她沒好氣的嚷。

他折回到她身邊來，站定在她的身子前面，他那晶亮的眼睛灼灼逼人。

『好了，』終於，他深吸了口氣說：『別演戲了，黃毛丫頭！』他的聲音深沉而富有磁性。『打妳一衝進電梯那一剎那，我就認出妳來了，黃毛丫頭，妳居然長大了！』

『哦！』她的眼睛瞪得滾圓滾圓的。『你……你這個野人團團長！你這個天好高！』她笑開了。『你眞會裝模作樣！』

『嗯哼，』他哼了一聲。『什麼天好高！』

『別再裝了！』她笑得打跌。『你是天好高，大哥是風在嘯，還有一個雨中人，那個雨中人啊，娶走了我的姊姊，把那個天好高啊，一氣就氣到天好遠的地方去了！』

他的臉紅了，笑着舉起手來。

『妳這個伶牙俐齒的小丫頭，還是這樣會胡說八道！管妳長大沒有，我非捉妳來打一頓不可！』他作勢欲撲。

『啊呀，可不能亂鬧！』她笑着跑，這一跑，手裏的本子又散了一地，她站住，又笑又罵的說：『瞧你！瞧你！第二次了，你這個天好高啊，簡直是個掃帚星！』

他忙着蹲下地幫她拾本子，她也蹲了下來，兩人的目光接觸了。笑容從他的唇邊隱去，他深深的望着她。

『多少年不見了？依雲？』他問。

『七年。』她不假思索的回答。『你走的那年，我才十五歲。』

『哦，』他感嘆的。『居然有七年了！』他把作文本遞給她。『別告訴我，妳已經當老師了！』

『事實上，我已經當老師了。』她站起身來，望着他。『你呢？高皓天？這些年，你在幹些什麼？』

他也站了起來。

『先讀書，後做事，我現在是個工程師。』

『回國來度假嗎？』

『來定居。我是受聘回國的。』

『你太太呢？也回來了嗎？』

『太太？』他一楞。『等妳介紹呢！』

她死盯了他一眼。

『爲什麼你們這些男人都要打光棍？大哥也是，我起碼給他介紹了十個女朋友，你信嗎？』

『現在，又一個加入陣線了！』他笑着。『別忘了我這個天好高！』

忘得了嗎？忘得了嗎？高皓天，只因爲他的名字倒過來唸，就成了『天好高』，所以，那時候，她總喜歡把他們的名字都倒過來唸，大哥蕭振風成了『風在嘯』，任仲禹成了『雨中人』，只有趙志遠的名字倒過來也成不了什麼名堂，所以仍然是趙志遠。那時候，他們四個外號叫『四大金剛』，曾經結拜爲兄弟。趙志遠是老大，蕭振風是老二，高皓天是老三，任仲禹是老四。他們都

是T大的高材生，除了功課好之外還調皮搗蛋。經常在她們家裏鬧翻了天，姊姊依霞常扮演他們每一個人的舞伴，他們開舞會，打橋牌，郊遊，野餐……玩不盡的花樣，鬧不完的節目。而她這個『小不點兒』、『黃毛丫頭』只能躲在一邊偷看他們，因爲太小而無法參加。十四歲那年的耶誕節，他們在蕭家開了一個通宵舞會，誰都沒有注意到她，只有高皓天走過來，對她開玩笑的說：

『來來來，小丫頭，讓我教妳跳華爾滋。』

他眞的拉着她跳了一支華爾滋，從此，她就沒有忘記過他。她這一生的第一支舞，是和這個天好高跳的。以後，她也曾在姊姊面前說盡這個天好高的好話，但是依霞愛上了任仲禹，高皓天是在任仲禹和依霞訂婚那年出國的，大哥說是任仲禹氣走了高皓天，依霞却說：

『那個天好高啊，從頭到尾和我之間就沒通過電，他既沒愛過我，我也沒愛過他！他是那種最不容易動心的男人，我打賭他一輩子也不會結婚！』

是嚒？他是那種一輩子也不會結婚的男人嗎？她不知道，當初他和任仲禹、依霞之間到底是怎麼一筆帳，她也不知道。她只知道那時他們都是『大人』，她却是個只能在他們脚下打着圈兒亂叫亂鬧亂開玩笑的『小鬼頭』！

如今，『小鬼頭』大了，這個『天好高』啊，仍然一如當年！她望着他，又笑了。

『大哥在等你嗎？』她問。

『是的，回國已經一個月了，今天才查到你們家的電話，剛剛和妳大哥通電話，他在電話裏吼了一句「你還不快快的給我滾了來！」我這就乖乖的滾來了！才滾到電梯裏，就被一個莫名其

妙的黃毛丫頭猛撞了一下，還挨了陣莫名其妙的罵，妳說倒霉吧？』

蕭依雲忍不住噗哧一笑。

『活該！這些年怎麼不給我們消息？大哥說你失蹤了！我們都以爲你不要老朋友了。』

『在國外，生活實在太緊張，我又是最懶得寫信的人，你們也搬家了，大家一流動，就失去了聯絡，回來之後，第一件事就是找你們！』

『是找依霞吧？』她嘴快的調侃着。

『幫幫忙，別拿依霞開玩笑，她有幾個孩子了？』

『一兒一女。』

『那個雨中人啊，實在是好福氣！』

是嚒？她可不知道。任仲禹和姊姊是歡喜寃家，三天一大吵，兩天一中吵，一天一小吵，可是，吵歸吵，好起來又像蜜裏調油。愛情是一門難解的學問。

停在五F的門口，蕭依雲把作文本交到高皓天手裏，從皮包中拿出大門鑰匙，高皓天感慨的說：

『出國七年，沒想到一回來，到處都是高樓大廈了，所有的老朋友，都搬進了公寓房子！大街小巷全走了樣，害我到處迷路！』

蕭依雲開了門，忍不住搶先走了進去，一進門就直着脖子大嚷大叫：

『大哥！大哥！你還不快來！看看我帶進來一個什麼人哪！』

喊聲還沒完，蕭振風已經眞的像一陣風般捲了過來，看到高皓天，他趕過來，抓着他的胳膊，就狠命的在高皓天肩膀上重重的捶了一拳，一面大叫着說：

『好傢伙，一失蹤這麼多年！你眼裏還有我這個拜把子的哥哥沒有？我不好好的揍你一頓出出氣才怪呢！』

他這一抓一捶沒關係，高皓天手裏的作文本可就又撒了一地。他也顧不得作文本，就和蕭振風又捶又叫又鬧的嚷開了。蕭依雲詫異的望着地上那些作文本，禁不住自言自語的說：

『怎麼回事？這些本子就是抱不牢！看樣子，我這個老師啊，恐怕要當不成呢！』

3

晚上，蕭家好熱鬧。

爲了這個『天好高』，依霞和任仲禹都趕回來了，依霞還帶來了她那四歲的女兒文文和兩歲的兒子武武。任仲禹和高皓天見面的那份熱絡勁兒，就別提了，他們又吼又叫又跳，儼然回復了當年學生時代的活力與熱情。蕭振風不住口的說：

『就差了一個趙志遠！如果他也回國，我們這四大金剛就團圓了。』

『趙志遠在加拿大，』高皓天說：『前年我去溫哥華看過他，你們猜怎麼樣？他開了一家電器修理行，門庭若市，娶了一個洋老婆，生了三個小混血兒，一個賽一個的漂亮，我看，他在那兒生了根，是不預備回來了！』

『這不行！』蕭振風大大的搖頭：『人不能忘本，我不反對他娶洋老婆，卻反對他在國外落地生根，皓天，把他的地址給我，我要寫封信訓訓他！』

『振風，』高皓天說：『你還是動不動就要訓人揍人的老毛病！』

『可不是，』任仲禹接了口：『上個月還在街上和一個計程車司機大打出手，鬧到警察局呢！』

『振風，』高皓天慢條斯理的說：『你呀，就是當初伯父母把你的名字給取壞了，風在嘯，這還得了！走到那兒，風颳到那兒，怪不得娶不到老婆，都讓風給颳跑了！』

大家哄堂大笑了起來，連依霞的父母蕭成蔭夫婦也忍不住跟着笑了起來。在這些大笑聲中，蕭振風直着脖子，逼問到高皓天的面前來：

『你呢？天好高，你的名字取得好，怎麼也討不着老婆呢？你說說看！』

『誰說我的名字取得好？』高皓天聳聳肩。『天好高！君不聞：只恐瓊樓玉宇，高處不勝寒乎？誰說天上有老婆可娶？除非到月亮裏去找嫦娥，可是，阿姆斯壯先我一步去過了，準是他那副怪模樣把我國幾千年來安安靜靜的嫦娥給嚇跑了，他說月亮上只有灰塵和岩石，從此，我就失戀到今天了！』

大家又笑了起來，依霞一面笑，一面推着任仲禹。

『看樣子，還是你這個雨中人比較有辦法，嗯？』

『他當然有辦法了！』高皓天又接了口：『我們都還是一肩担一口，他不但有老婆，而且文武雙全了！』

他指的是文文和武武，任仲禹又笑，談起兒女，他總是笑的，因爲兩個小傢伙是他的心肝寶貝。

多少年來，蕭家沒有這樣熱鬧的空氣了，晚餐桌上，蕭成蔭開了一瓶酒，破例准許兒子任性一醉。蕭依雲的母親蕭太太，一向是最會招待兒女的朋友的，也就是她那份好脾氣，才會弄得家裏成了青年人的聚會所。望着面前這年輕的一羣，這充滿了活力，散發着青春氣息的這一羣，她就感到心裏有份沁入心脾的溫暖和滿足。面對着那被酒染紅了面頰的高皓天，她不自禁的想起多年以前，自己對他的喜愛更超過了任仲禹，也曾暗中希望依霞選擇他。可是，依霞却說：

『媽，仲禹雖然沒有皓天的能言善道，但他穩重、踏實，而癡情，皓天外表熱情，內心冷淡，他可能到處留情，却不可能對一個女人癡心到底！』

於是，她選擇了任仲禹。經過這麼多年，她想女兒是對的。注視着高皓天，她不由自主的問：

『皓天，這些年來，你難道沒遇到過喜歡的女孩子嗎？怎麼還不結婚呢？』

高皓天用手抓抓頭。

『不是沒遇到過喜歡的女孩子，是喜歡的女孩子太多。』他笑嘻嘻的說：『伯母，人總不能把喜歡的女孩子都娶來做太太吧？』

『聽他胡扯！』依霞說：『他只是不甘於被婚姻所捕捉而已，他太愛自由了。』

高皓天的臉紅了。

『妳對了，依霞。』他說：『老朋友面前掩飾不了眞相。可是……』他頓了頓，凝視着手中的酒杯，眼底浮上一層深思的色彩。『我可能要被捕捉了！』

『眞的？』依霞大叫。

『是誰？是誰？』蕭振風興奮的問。

『好啊，』任仲禹喊：『到現在才說出來，賣什麼關子？原來你是回國結婚的！』

『別鬧，別鬧，』高皓天說：『你們根本不瞭解，就亂吵一陣。』

『是怎麼回事？』蕭振風問。

『是我爸爸和我媽，他們想抱孫子！我是家裏的獨生子，沒人可以代我滿足父母的期望，所以，』他又聳聳肩。『我被逼了回來，他們已經代我物色了一打女孩子，等我去挑選，哈哈！』他忽然爽朗的大笑了起來。『你們猜，我這個受過最現代的教育，有最新潮的思想，最受不了羈絆與拘束的人，最近一個月在忙些什麼？我老實告訴你們吧，我在「相親」！哈哈！』他又笑，充滿了自嘲和揶揄。『我母親說，我如果再不結婚，她就自殺，你們瞧，嚴不嚴重？』

『這還是爲了你好，』蕭太太笑着說：『你不能瞭解做父母的心！』

『您呢？伯母？』高皓天望着蕭太太：『您也想早些抱孫子嗎？您也希望振風馬上結婚嗎？』

『我不同，』蕭太太搖了搖頭，微笑着。『兒女的婚姻是兒女終身的事，不是我終身的事，我尊重他們的選擇。至於抱孫子嗎？』她笑得更深了。『還是聽其自然的好！』

『你瞧！』高皓天叫着：『您的思想就比我母親清楚多了！應該介紹她來見您，讓您開導開導她！』

『算了，』蕭振風說：『你媽那種老頑固，和我媽根本是兩個世界裏的人，見了面準是「話不

投機半句多」！還是不見的好！』

『振風！』蕭太太笑着駡：『怎麼這樣說話呢？』

『他說得半點也不錯！』高皓天立即接口：『我媽是個名副其實的老頑固！』

『啊呀！』蕭太太失笑的叫出來：『你們這些孩子還得了？背後就這樣隨便批評父母！你們三個，背後大概也喊我老頑固吧！』

『天地良心！發誓沒有！』蕭振風說，用手一把攬住母親的肩。『媽，妳是天下最好最好最好的母親！』

『哦，哦，別灌迷湯了，這麼大的人還撒嬌！』蕭太太笑駡着，卻無法掩飾唇邊那驕傲而發自內心的笑。

高皓天看着這一切，他點了點頭，有片刻時間，笑容從他的唇邊隱去，他看來忽然深沉了許多。望着蕭太太，他誠懇的說：

『伯母，說眞心話，我一直羨慕你們的家庭！』

『是嗎？』蕭太太感動的說：『那麼，你就該常常來玩！』

『以後，可能來得讓妳嫌煩呢！記得以前我們差點把房子拆掉的情形嗎？』

『怎麼不記得？』蕭太太笑着：『有一次我從外面回家，那時住的還是日本式的房子，你們正在花園裏烤肉吃，我一進門就聽到振風在說：「拆那扇紙門吧，反正日式房子有門沒門都差不多！」我進去一看，嗐！不得了，你們已經燒掉兩扇紙門了！正在拆第三扇呢！』

這一提起，大家就都又哄然大笑了起來。一時間，舊時往日，如在目前，大家又笑又說，熱鬧得不得了。高皓天的目光忽然和蕭依雲的接觸了，她始終反常的安靜，只是微笑的望着他們笑鬧，好像她又成了一個被排擠在外的『黃毛丫頭』。高皓天一經接觸到那對眼光，就抑制不住心中一陣奇異的震盪，多麼清亮靈活的眸子！帶着那麼一份慧黠及調皮的神態……一個十四、五歲的小姑娘，纏繞在他們的脚下，拍着手，把他們四大金剛編成歌謠來唱……他凝神片刻。

『依雲！』他喊。

『什麼？』依雲一震。

『記得妳以前編了一支歌謠來笑我們嗎？』

『是呀！』依雲笑了，不知所以的紅了臉。

『還記得嗎？』

『當然。』

『唸來聽聽看。』

依雲微側着頭，想了想，還沒唸，就忍不住先笑起來了，一面笑，她一面唸：

『大哥見人叫一叫，
二哥見人跳一跳，
三哥見人笑一笑，

四哥見人鬧一鬧，
四隻猴子蹦蹦跳，
四隻烏鴉呱呱叫，
四隻蒼蠅滿屋繞，
四隻狗熊姓什麼？
姓蕭，姓任，姓高，與姓趙！』

她一唸完，滿桌的人已經笑彎了腰。高皓天笑停了，瞪着依雲說：

『說老實話，黃毛丫頭，妳這個歌謠作得還挺不錯的，妳一定生來就有文學天才！幾句話，可以說把我們幾個都勾活了。』

『好，好，好，』蕭振風說：『皓天，你要承認自己是什麼蒼蠅啦，烏鴉啦，猴子啦，狗熊啦……我並不反對，可別把我也拉進去！依雲最大的天才就是會挖苦人，將來非嫁個磨人老公不可！』

『哥哥！』依雲瞪著眼嚷。『你當心……』

『得了，得了，小妹，』蕭振風慌忙投降：『我怕妳，怕妳！現在妳是老師了，一定更兇了！』

一句話提醒了蕭家的人，只因為被高皓天的出現弄昏了頭！都沒有問問蕭依雲第一天上課的情形，大家紛紛詢問，可是，依雲却避開了學校的問題。而高皓天是那樣容易吸引人，所以，一

會兒，題目就又圍繞着高皓天打轉了。飯後，大家散坐在客廳內。傭人阿香抱來了武武，那孩子正哭哭啼啼的找媽媽。依霞把孩子緊緊的攬在懷內，用小手帕拭着他的淚痕，不住口的說：

『啊啊，小武武乖，哦哦，媽媽疼，媽媽愛，武武不哭！武武是乖寶寶。』

小文文梳了兩條小辮子，只是靜悄悄的依偎在任仲禹的膝前，像一隻依人的小鳥。任仲禹不住憐愛的用手撫摸着文文的頭髮。高皓天看着這一切，輕嘆了一口氣。

『當父親是什麼滋味？仲禹？』他問。

任仲禹呆了呆，唇邊浮起一個複雜的笑。

『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』他說，注視着高皓天。『只有等你自己當了父親，你才能瞭解其中的滋味。』

蕭依雲望着那兩個孩子，因爲剛剛提到了她當老師的事情，又因爲面前這兩條小生命，使她又勾起了對『生命』的懷疑，她呆着，楞着，忽然間默默的出起神來了。蕭振風他們又開始熱心的談話，從過去的時光，談到離別的日子，談到現在的工作，談到未來的計畫，談到世界大局，談到美金貶值，談到政治，談到社會……話題越扯越大，越扯越遠……時間是越來越晚，夜色越來越濃，小武武躺在依霞懷裏睡着了，小文文搖頭晃腦的打瞌睡……高皓天站起身來，說他必須回家了。任仲禹和依霞也乘機站起來，聲稱一起出去。於是，一陣混亂，找文文的小大衣，找武武的小鞋子，文文丟了小手絹，武武刻不離身的小手槍也不見了……於是，找東西的找東西，給孩子們穿衣服的穿衣服，大家告辭的告辭，叮囑的叮囑……高皓天悄悄走到依雲的身邊，輕聲說：

『有沒有人告訴過妳，妳是個很矛盾的人物？』

『怎麼？』她怔了怔。

『活潑的時候，妳像一團跳躍的火焰，沉靜的時候，妳像一潭深不見底的湖水。』

她抬眼看他，於是，一瞬間，她在他眼底讀出了許許多多的東西；有關懷，有探測，有研究，有瞭解。她的心猛跳了兩下，血液就往頭裏衝去，她的面頰發熱了。

『沒有人是火與水的組合。』她說。

『妳正是火與水的組合！』他說。

她凝視他，於是，她明白了，整晚，他雖然在高談闊論，他却也一直在觀察着她——用一種平等的眼光來觀察，並非把她看成一個黃毛丫頭！她垂下了眼簾，生平第一次，感到一陣乍驚乍喜的浪潮，在她體內緩慢的衝激流盪，她低俯着頭，不敢揚起眼睫來了。

然後，客人走了。

深夜，依雲仰躺在床上，用手枕着頭，她張大了眼睛，了無睡意的望着天花板。當母親的腳步聲在門外響起時，她喊了一聲：

『媽媽！』

蕭太太走了進來，微笑的坐在床沿上，望着她那滿腹心事的小女兒。

『什麼事？依雲？』她慈祥的問。

她想着俞碧菡，她想着李雅娟，她想着高皓天那急於抱孫子的母親，她想着文文和武武

……。

『媽，假若妳沒生大哥，妳會覺得很遺憾嗎？』

蕭太太楞了一下。

『為什麼單提妳大哥？』她問。『沒有生你們任何一個，對我都是遺憾。』

『妳「要」我們每一個嗎？』

『當然！妳怎麼問出這樣的傻問題？』

『可是，大哥是個兒子呢！』

蕭太太噗哧一笑。

『對我，兒子和女兒完全一樣。』

『並不是對每個人都如此，是嗎？』她說，想着李雅娟，和那新出世的小女嬰。『媽媽，告訴我，生命的意義是什麼？』

蕭太太深深的望着依雲，她沉思了。

『我不知道，依雲，妳問住了我。』她說。『對我而言，生命是一種喜悅。』

『並不是對每個人都如此，是嗎？』她再說。

蕭太太沉默了一會兒。

『對妳呢？依雲？』

依雲揚起睫毛，看着天花板，看着窗子，窗玻璃上有雨珠的反光，夜色裏有街燈的璀璨，她

忽然笑了。坐起身來，她一把抱住了母親的脖子，重重的吻她。

『媽媽，謝謝妳給了我生命，我喜歡它，眞的。』

蕭太太的眼眶潮濕。

『妳是個小瘋丫頭，依雲。』她感動的說：『妳有個希奇古怪的小腦袋，裝滿了希奇古怪的思想。我不見得很瞭解妳，但是，我好愛好愛妳。』

『媽媽，我也好愛好愛妳！』

蕭太太屏息片刻。

『依雲，』她沉思着說：『妳剛剛問我生命的意義在那裏？我答不出來，現在，我可以告訴妳了。』

『在那裏？』

『就在妳這句話裏：我好愛好愛妳！就在這句話裏，依雲，就因爲這句話，生命才綿延不斷，不是嗎？』

是嗎？依雲不知道；有些生命在盼望中誕生，有些生命在詛咒中誕生，是不是每一條生命都產生在愛裏？滋養在愛裏？她望着母親，笑了。無論如何，母親是個好母親，天下最好的！她不願再給母親增加問題了，她必須自己去想，自己去分析，用自己的生命去探索。

『我想是的。』她輕聲說。

『好了，睡吧！』蕭太太掖着她的棉被。

於是，她睡了。闔着眼睛，她不斷想着：生命在愛裏，生命在喜悅裏，生命在笑裏，生命在希望裏……明天，她要去找俞碧菡，告訴她這一點，不管她信不信！明天，希望不要下雨，是個好天氣！明天，那個『天好高』還會來嗎？……她羞澀的把頭埋進軟軟的枕頭裏，睡着了。

4

天還只有一些濛濛亮，俞碧菡就陡然從一個惡夢中驚醒了。翻身坐起來，她來不及去回憶夢中的境況，就先撲向床邊的小几，去看那帶着夜光的小鐘，天！五點過十分！她又起晚了，有那麼多事要做呢！她慌忙下了床，光脚踩在冰涼的地板上，一陣寒意從脚底向上衝，忍不住就連打了幾個寒戰。摸黑穿着衣裳，她悄悄的，輕手輕脚的，別吵醒了同床的妹妹，別吵醒了隔房的媽媽爸爸，別吵醒了那未滿週歲的小弟弟……

穿好了衣服，手脚已經凍得冰冰冷。天，冬天什麼時候才會過去呢？望望窗外，淅瀝的雨聲依舊沒有停。天，這綿綿細雨又要下到那一天才爲止？回過頭來，她下意識的看看同床的大妹，那孩子正熟睡着，大概是被太薄了，她不勝寒瑟的蜷着身子，俞碧菡俯下身去，輕輕的把自己的棉被加在她的身上。就這樣一個小小的驚動，那孩子已經驚覺似的翻了個身，囈語般的叫了一聲：

『姐姐！』

『噓！』她低語，用手指輕按在大妹的唇上，撫慰的說：『睡吧，碧荷，還早呢！到該起床的時候我會來叫妳！睡吧！好好睡。』

碧荷翻了個身，身子更深的蜷縮在棉被中，嘴裏却喃喃的說了一句：

『我……我要起來……幫妳……』

話沒有說完，她就又陷入熟睡中了。碧菡心中一陣怛惻，才十一歲呢！十一歲只是個小小孩，小小孩的世界裏不該有負担，小小孩的世界裏只有璀璨的星光和五彩繽紛的花束……小說中都是這樣寫的，童年是人生最美麗的時光！昨天放學回家，她發現碧荷面頰上有着瘀紫的青痕，她沒有問，只是用手撫摸着碧荷的傷痕，於是，碧荷淚汪汪的把面頰埋進她的懷裏，抽泣着低喚：

『姐姐！姐姐！』

一時間，她摟緊了妹妹的頭，只是想哭。可是，她不敢哭，也不能哭。就這樣，已經惹惱了母親，原來她一直在窗口望着她們！『喲啦』一聲，她拉開窗子，一聲怒吼：

『妳們在裝死呀？妳們？碧菡！妳搗什麼鬼？一天到晚扮演被晚娘虐待的角色，現在還要來教壞妹妹！難道我還對不起妳們嗎？妳說妳說！我們這種家庭的女兒，幾個能唸高中？給妳唸多了書，妳就會裝神弄鬼了……』

小碧荷嚇得在她懷裏發抖，掙扎着從她懷中抬起頭來，她發青的小臉上擠出了笑容：

『媽，姐姐只是抱着我玩！』她笑着說，那麼小，已經精於撒謊和掩飾了。

『玩！』母親的火氣更大了。『妳們姐妹倆倒有時間玩！我一天從早忙到晚，給妳們做下女，做老媽子，侍候妳們這些少爺小姐！妳們命好，妳們命大，生來的小姐命！我呢？是生來的奴才命……玩！妳們放了學，下了課，唸了書，在院子裏玩！我呢？燒飯、洗衣、擦桌子、掃地、抱孩子……我怎麼這樣倒霉！什麼人不好嫁，要嫁到你們俞家來，我是前八百輩子欠下的債，這輩子來還的嗎？要還到什麼時候爲止？……』

母親的『抱怨』，是一打開話匣子就不會停的，像一捲可以輪放的錄音機，週而復始，週而復始，永遠放不完。碧菡只好拋開了碧荷，趕快逃進廚房裏，去淘米煮飯，而身後，母親那尖銳的嗓子，還一直在響着，昨天整晚，似乎這嗓音就沒有停過。

可憐的小碧荷！可憐的小碧荷！她出世才兩歲就失去了生母，難怪她常仰着小臉問她：

『姐姐，我們親生的媽媽是什麼樣子？』

『她是個非常美麗非常溫柔的女人。』她會回答。

『我知道，』碧荷不住的點頭。『妳就像她！姐姐，妳也是最美麗最溫柔的女人！』

她怔了。每聽到碧荷這樣說，她就怔了。是的，自己長得像母親。可是，在記憶中，母親是那樣細緻，那樣溫存，那樣體貼！自己怎麼能取母親的地位而代之？怎能照顧好弟弟妹妹？

輕嘆了一聲，碧菡驚覺了過來，不能再想心事了，不能再發呆了，今天已經起得太晚，如果工作做不完，上學又會遲到，再遲到幾次，操行分數都該扣光了。前兩天，吳教官已經把她訓了

一頓：

『俞碧菡！妳怎麼三天兩頭的遲到？妳是不是不想唸書了?!』

不想唸書了？不想唸書了？天知道她爲了『唸書』付出多大的代價！多少的掙扎！永遠記得考中高中以後，她長跪在繼父繼母的面前，請求『唸書』的情況：

『如果你們讓我唸書，我會一生一世感激你們！下課之後，我會幫忙做家務，我會一清早起來做事！請讓我唸下去！請你們！』

『唉！』繼母嘆着氣：『我們又不是百萬富豪的家，也不想出什麼女博士，女狀元。女孩子嘛，唸多少書又有什麼用呢？最後還不是結婚、嫁人、抱孩子！』

『碧菡，』父親的話却比較眞實而實際：『我雖然不是妳的生父，也算從小把妳帶大的，我沒有唸過多少書，我只能在建築公司當一名工頭！我沒有很多錢，却有一大堆兒女，我要養活這一家人，沒有多餘的錢給妳繳學費！不但如此，我還需要妳出去工作，賺錢來貼補家用呢！』

『爸爸，求你！求你！我會好好唸書，我會申請清寒獎學金！我自己解決學費問題！等我將來畢業了，我賺錢報答你們！爸爸，求您！求您！求您……』

她那樣狂熱，那樣眞誠，那樣哀求……終於，父親長嘆了一聲，點下了他那有一千斤重般的頭。於是，她唸了高中，母親的話却多了：

『奇怪，她又不是你親生的，一個拖油瓶！你就這麼寵着她！我看呀，你始終不能對你那個死鬼太太忘情！如果你還愛着她，爲什麼娶我來呀？爲什麼？爲什麼？』

『我是爲了碧菡，』父親的聲音有氣無力的：『十五歲的小孩子，不唸書又能做什麼事呢？』

『可做的事多着呢！只怕你捨不得！』繼母叫着說：『隔壁阿蘭開始做事的時候，還不是只有十五歲！』

阿蘭！阿蘭的工作是什麼？每晚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出去，凌晨再帶着一臉的疲倦回來。碧菡機伶伶的打了幾個冷戰，從此知道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是岌岌可危的。唸書，她加倍的用功，加倍的努力，只因爲她深深明白，對於許多同學而言，唸書是對父母的一項『責任』，可是，對她而言，『唸書』却是父母對她的『格外施恩』。不想唸書！吳教官居然問她是不是不想唸書了？唉！人與人之間，怎會有那麼長那麼大的距離？怎能讓彼此間獲得瞭解呢？

走進了廚房，第一步工作是淘米煮稀飯，把飯鍋放在小火上煨着。乘煮飯的時間，她再趕快去拿了髒衣服的籃子，坐到後院的水喉下搓洗着。一家八口，每天竟會換下這麼多的髒衣服，她拚命搓，拚命洗，要快！要快！她還要裝弟妹們的便當呢！怎樣能把一個人分作兩個或分作四個來用？肥皂泡在盆子裏膨脹，在盆子裏擠壓，在盆子裏破裂，冰冷的水刺痛了她的皮膚。後院的水龍頭雖在牆邊，那窄窄的屋簷仍然擋不住風雨，雨水飄了過來，打濕了她的頭髮，也打濕了她的面頰……她望着那盆髒衣服，手在機械化的搓揉，腦子裏却像萬馬奔騰般掠過了許許多多思想。她想起蕭老師，那年輕的代課老師，前兩天，她竟把她叫到敎員休息室裏，那樣熱心的告訴她生命的意義：生命是喜悅，生命是愛，生命是光明，生命是希望……蕭依雲用那樣發着光采的眼睛望着她，那樣熱烈而誠懇的述說着；生命！生命！生命！生命是一切最美、最好、最可愛的

落進洗衣盆裏。

熱辣辣的刺痛。屋簷上有一滴雨珠，滑落下來，跌進她的衣領裏。同時，兩滴淚珠也正輕悄的跌

形容詞的堆積！她搓着那些衣服，用力的搓，死命的搓，手在冷水中浸久了，不再覺得冷，只是

『俞碧菡，妳必須相信，不論妳的出生多麼苦，不論妳的環境多麼惡劣，妳的生命必然有妳自己生命的意義！』蕭依雲的聲音激動，眼光熱烈，滿臉都綻放着光采：『妳才十七歲，妳的生命才開始萌芽，將來，它會開花，會結果，那時，妳會發現妳生命的價值！』

是嚒？是嚒？將來有一天，她會遠離這些苦難，她會發現生命的價值，而慶幸自己活着！會嗎？會嗎？蕭老師是那樣有信心的！蕭老師也年輕，却不像她這樣悲觀呀！她挺直了背脊，看着那些肥皂泡泡，一時間，她覺得那些白色的泡沫好美，好迷人，那樣輕飄飄的盪漾在水面上，反射着一些彩色的光華。她不自禁的用手撈着那些泡泡，水泡浮在她的掌心中，她出神的看着它們，凝視着它們在她的手心裏一個個的破滅、消失。生命不是肥皂泡，生命是實在的，美好的，她才起步，有一大段的人生等着她去走，去體驗，去享受……。她陷進一份美妙的憧憬中了。

『碧菡！』

一聲厲聲的吼叫，吼走了她所有的夢和幻想，她驚跳起來，撲鼻的焦味告訴她，她已經闖禍了。她衝進廚房裏，母親正站在那兒，蓬着頭髮，鐵靑着臉，懷裏抱着那未滿週歲的小弟弟。母親的眼睛瞪得像銅鈴，聲音尖厲得像兩支互挫的鋼鋸。

『妳看妳做的好事！』她大叫着：『一大鍋飯呢！妳在幹些什麼？』

碧菡衝到爐邊，本能的就抓住鍋柄，把那鍋已燒焦的稀飯搶救下來。她忘了那鍋柄早已斷了，頓時間，一陣燒灼的痛楚尖銳的刺進了她的手指，她輕呼了一聲，慌忙把鍋摔下來，於是，鍋傾跌了，半鍋燒焦的稀飯撲進火爐裏，引發出一陣『嗤』的響聲，火滅了，稀飯溢得滿爐台，滿地都是。

『妳故意的！』母親尖叫，衝過來，她一把抓住了她的耳朵，開始死命的拉扯。『妳故意的！妳這個死丫頭！妳這個壞良心的死人！妳故意的！』

『不是，媽，不是！』她叫着，眼淚在眼眶裏打着轉，她的腦袋被拉扯得歪了過去。『對不起，媽，對不起，我沒注意，不是故意的……』

『還說不是故意的！妳找死！』母親揚起手來，順手就揮來一記耳光，碧菡一個踉蹌，直衝到爐台邊，那鍋稀飯再一次傾跌過去，整鍋都傾倒了。

母親手裏的小弟弟被驚嚇了，開始嚎哭起來，全家都驚動了，弟妹們一個個鑽進廚房，父親的臉也出現了。

『怎麼回事？』父親沉着聲音問，因爲沒睡夠而發着火。『一大清早就這樣驚天動地的幹什麼？』

『你瞧瞧！你瞧瞧！』母親指着那鍋稀飯，氣得渾身發抖：『這是你的寶貝女兒做的！她燒焦了飯，還故意把它潑掉！看看你的寶貝女兒！你做工供給她讀書，她怎樣來報答你！你看看！你看看！』

『我……我不是故意的，』碧菡噙着滿眼睛的淚，勉強的解釋。『絕不是故意的！』她開始抽泣。

『哭什麼哭？』父親惱怒的叫：『一淸早，妳要觸我的霉頭是不是？妳在幹些什麼？爲什麼燒不好一鍋飯？』

『我……我……我在洗衣服……』碧菡用袖子擦着眼淚，不能哭，不能哭，父親最忌諱早上有人哭，他說這樣一天都會倒霉。不能哭，不能哭……可是，眼淚怎麼那麼多呢？

『洗衣服?!』母親三步兩步的走進後院裏，頓時又是一陣哇哇大叫：『天哪，她要敗家呢！衣服一件也沒洗好，她倒掉了整包的肥皂粉！……』

完了！準是那些肥皂泡泡害人，她一定不知不覺的用了過多的肥皂粉。母親折回到廚房裏來，臉色更靑了，眼睛瞪得更大了，她直逼向她。

『妳在洗衣服？』她壓低聲音，一個字一個字的問：『妳在洗什麼衣服？』舉起手來，她又來擰她的耳朶，碧菡本能的往旁邊一閃，母親沒抓住她，却正好一脚踩在地上的稀飯裏，稀飯粘而滑，她手裏又抱着個孩子，一時站不牢，就連人帶孩子跌了下去。一陣砰砰碰碰的巨響，碗櫥帶翻了，碗盤砸碎了，孩子驚天動地的大哭起來。

碧菡的臉色嚇得雪白，她慌忙扶起了母親，抱起地上的小弟弟。父親三脚兩步的搶了過來，一把抱走了孩子，母親站直身子，呼天搶地般的哭叫了起來。

『她推我！她故意推我！她這個婊子養的小雜種！她想要害死我們母子呢！哎唷，我不要活

了！我不要活了！她推我！她連我都敢推了！哎唷……』

碧菡睜大了眼睛，聲音發着抖：

『我沒有……我沒有……』她囁嚅着，喘息着：『我眞的沒有……』

父親把小弟弟放在床上，那孩子並沒受傷，却因驚嚇而大哭不停。父親大跨步的走了過來，在碧菡還沒弄淸楚他要幹什麼之前，她已經挨了一下重重的耳光，這一下重擊使她耳中嗡嗡作響，腦子裏頓時混沌一片。她想呼叫，却叫不出來，因爲第二下，第三下，第四下……無數的打擊已雨點般落在她的頭上、臉上，和身上。她頭昏目眩，失去了所有思考的能力，只感到撕裂般的疼痛，疼痛，疼痛……然後，她聽到一聲淒慘的呼叫：

『爸爸！請你不要打姐姐！請你不要打姐姐！』

是碧荷！那孩子衝了過來，哭着用手緊抱住碧菡，用她小小的身子，緊遮在碧菡的前面，哭泣着喊：

『不要再打了！不要再打了！不要再打了！』

父親的手軟了，打不下去了，他廢然的垂下手來，望着這對幼年喪母的異父姐妹。跺了一下脚，他重重的嘆了一口氣：

『孽債！』他說：『眞是孽債！』

碧荷瘦小的身子顫抖着，她那枯瘦的手腕仍然緊攀在碧菡的身上。父親再跺了一下脚：

『碧菡！今天不許去上課！妳把那些衣服洗完！再去把小弟的尿布洗了！而且，罰妳今天一

天不許吃飯！』

父親掉頭走開了。

碧菡退到院子裏，坐下來，她又開始洗那些衣服。碧荷跟了過來，搬了一個小板凳，她坐在姐姐的身邊。

『碧荷，』碧菡低聲說：『妳該去上學了。』

『不！』碧荷堅決的搖着她的小腦袋。

『妳洗不動，』碧菡的眼淚順着面頰滾下來。『我幫妳洗衣服！』『妳聽我話，就去上課。』

『不。』碧荷的眼淚也滾了下來，她抽泣着。『我要陪妳，姐姐，不要趕我走，我可以幫妳洗尿布。』

碧菡伸出手去，輕輕整理碧荷鬢邊的頭髮。碧荷抬眼望着姐姐，她用衣袖去拭抹碧菡的嘴角。

『姐姐，』她哭泣着說：『妳流血了。』

『沒有關係，我不痛。』

『姐姐，』碧荷壓低聲音說：『我恨爸爸。』

『不，妳不可以恨爸爸，』碧菡在洗衣板上搓着衣服，那些肥皂泡泡又堆積起來了。『爸爸要工作，要養我們，爸爸很可憐。妳不可以恨爸爸。』

『那麼，我恨媽媽！』

『噓！』碧菡用手壓住了妹妹的嘴唇。『妳不可以再說這種話，不可以再說！』她擦拭着那張淚痕狠狠藉的小臉。『別哭了，碧荷，別哭了。』

碧荷努力抑制了抽噎，她望着碧菡，小臉上是一片哀戚。碧菡嘗試對她微笑，嘗試安慰她：『讓我告訴妳，碧荷，』她說：『妳不要傷心，不要難過，因爲……因爲……』她看着那些帶着彩色的肥皂泡：『因爲生命是美好的，是充滿了愛，充滿了喜悅，充滿了希望，充滿了光明的……』

碧荷張大了眼睛，她完全不瞭解碧菡在說些什麼，但是，她看到大顆大顆的淚珠，湧出了姐姐的眼眶，滾落到洗衣盆裏去了。

5

俞碧菡有三天沒有來上課。

對蕭依雲這個『臨時』性的『客串』敎員來說，俞碧菡來不來上課，應該與她毫無關係。反正她只代一個月的課，一個月後，這些學生就又屬於李雅娟了。如果有某一個學生需要人操心的話，儘可以留給李雅娟去操心，不必她來煩，也不必她過問。可是，望着俞碧菡的空位子，她就是那樣定不下心來。她眼前一直縈繞着俞碧菡那對若有所訴的眸子，和嘴角邊那個怯弱的、無奈的微笑。

第四天，俞碧菡的位子還空着。蕭依雲站在講台上，不安的鎖起了眉頭。

『有誰知道俞碧菡爲什麼不來上課嗎？』她問。

『我知道。』一個名叫何心茹的學生回答，她一直是俞碧菡比較接近的同學。『我昨天去看了她。』

『爲什麼?她生病了嗎?』

『不是,』何心茹的小臉上浮上一層憤怒。『她說她可能要休學了!』

『休學?』蕭依雲驚愕的說:『她功課那麼好,又沒生病,爲什麼要休學?』

『她得罪了她媽。』

『什麼話?』蕭依雲連懂都不懂。

『她說她做錯了事,得罪了她媽,在她媽媽氣消了以前,她沒辦法來上課。』何心茹的嘴翹得好高。『老師,妳不知道,她媽是後母,我看那個女人有虐待狂!』

虐待狂?小孩子懂什麼?胡說八道。但是,一個像俞碧菡那樣複雜的家庭,彼此一定相當難於相處了。總之,俞碧菡面臨了困難!總之,蕭依雲雖然只會當她三天半的老師,她却無法置之不理!總之,蕭依雲知道,她是管定了這檔子『閒事』了。

於是,下課後,她從何心茹那兒拿到了俞碧菡的地址,叫了一輛計程車,她直馳向俞碧菡的家。

車子在大街小巷中穿過去,松山區!車子馳向通麥克阿瑟公路的天橋,在橋下轉了進去,左轉右轉的在小巷子裏繞,蕭依雲驚奇的望着外面,那些矮小簡陋的木板房子層層疊疊的堆積着,像一大堆破爛的火柴盒子。從不知道有這樣零亂而嘈雜的地方!這些房子顯然都是違章建築,從大門看進去,每間屋子裏都是暗沉沉的。但是,生命却在這兒茂盛的滋生着,因爲,那泥濘的街頭,到處都是半大不小的孩子,穿着髒兮而破爛的衣服,雖然凍紅了手脚,却兀自在細雨中追逐

嬉戲着。

車停了，司機拿着地址核對門牌。

『就是這裏，小姐。』

蕭依雲遲疑的下了車，付了車資，她望着俞碧菡的家。同樣的，這是一棟簡陋的木板房子，大門敞開着，在房門口，有個三十餘歲的女人，手裏抱着個孩子，那女人倚門而立，滿不在乎的半裸着胸膛在奶孩子。看到蕭依雲走過來，她用一對尖銳的，輕蔑的眼光，肆無忌憚的打量着她。蕭依雲感到一陣好不自在，她發現自己的服飾、裝束，和一切，在這小巷中顯得那樣的不諧調。她走過去，站在那女人的前面，禮貌的問：

『請問，俞碧菡是不是住在這兒？』

女人的眉毛挑了起來，眼睛睜大了，她更加尖銳的打量她，輕蔑中加入了幾分好奇。

『妳是誰？』她魯莽的問：『妳找她幹什麼？』

『我是她的老師。』蕭依雲有些兒惱怒，這女人相當不客氣啊。『我要來訪問一下她的家庭。』

『哦，』那女人上上下下的看她。『妳是老師，倒看不出來呢！怎麼有這麼年輕漂亮的老師呢！』她那冰冷的臉解凍了，眉眼間湧上了一層笑意。『眞了不起哦，這麼年輕就當老師！』

一時間，蕭依雲被弄得有點兒啼笑皆非，她簡直不知道這女人是在諷刺她還是在讚美她？尤其，她那兩道眼光始終在她身上放肆的轉來轉去。

『請問，』她按捺着自己：『俞碧菡是不是住在這裏？』

『是呀！』那女人讓開了一些，露出門後一個小小的水泥院子。『我就是碧菡的媽。妳找她有什麼事嗎？』

哦！蕭依雲的喉嚨裏梗了一下，這就是俞碧菡的母親？那孩子生長在怎樣的一個家庭裏呀？

『噢，』她囁嚅了一下。『俞太太，俞碧菡在家嗎？』

『在呀！』那『俞太太』聳了聳肩。可是，並沒有請她進去的意思，也沒有叫俞碧菡出來的意思。蕭依雲站在那泥濘滿地的小巷裏，生平沒有這樣尷尬過。

『俞太太，』她只好直截了當的說：『我能不能進去和俞碧菡談談？』

『哦！』那女人把孩子換了一邊，把另一個奶頭塞進孩子嘴裏。『老師，妳是白來了一趟，我們家碧菡不上學了，妳也不用作家庭訪問了！』

好乾脆的一個硬釘子！蕭依雲呆了呆，頓時被激怒了。她那倔强的、自負的、不認輸的個性又抬頭了。

『不管她還上不上學，我要見她！』她斬釘斷鐵的說，自顧自的跨進了那小院子。

『哎唷，哎唷！』那女人大驚小怪的叫了起來：『妳這個老師怎麼隨便往別人家裏亂闖的？』

才跨進院子，蕭依雲就和一個奔跑着的小女孩撞了個滿懷，那孩子只在她身上一扶，就在她的白大衣上留下了兩個小手印。蕭依雲慌忙讓向一邊，這才發現另有個小女孩在追着前面那個，兩個孩子滿院奔跑，叫着，嚷着，只一會兒，前面的就被後面的追上了，兩人開始糾纏在一塊兒，妳抓我的頭髮，我扯妳的衣服，滾倒在滿院的積水中，扭打成了一團。那女人奔了過來，不

由分說的對着地上的孩子一陣亂踢，一面揚着聲音嚷：

『碧菡！碧菡！妳在做什麼鬼？叫妳給她們洗澡！妳又死到那裏去了？』

俞碧菡出現了，她總算出現了，急急的從屋裏奔出來，她一面跑一面解釋：

『水還沒有燒熱，我正在洗菜……』

她猛的收住了步子，驚愕的站住了，呆呆的，不敢信任似的望着蕭依雲。然後，她訥訥的，口齒不清的說：

『怎……怎麼？蕭……蕭老師？』

『俞碧菡，』蕭依雲望着她，一件單薄的襯衫，一條短短的裙子，在這樣寒冷的天氣裏，她甚至連件毛衣都沒有穿！她的鼻子凍得紅紅的，面頰上有着明顯的青紫色的傷痕，她的手在滴着水，手裏還握着一把菜葉子。蕭依雲深吸了一口氣。『俞碧菡，我來看看妳是怎麼了？為什麼好幾天不去上課？』

『哦……哦……老師，』碧菡囁嚅着，驚惶，意外，而且手足失措。『您……您怎麼……怎麼親自來了？噢，老……老師，請進來坐。』她怯怯的看了母親一眼，又加了句：『媽，這是蕭老師。』

『我們已經見過了！』那母親冷冰冰的說，聲音裏充滿了敵意。『家庭訪問！我們這樣的家庭，還有什麼好訪問的呢？別請進去坐了，那屋子還見得了人嘛？別讓人家蕭老師笑話吧！』

『媽！』俞碧菡哀求似的喊了一聲，就用那對又抱歉，又不安，又感動，而又驚惶的眼光望着

蕭依雲，低低的說：『蕭……蕭老師，好歹進來喝杯茶！』

『茶？』那女人陰陽怪氣的。『家裏那兒來的茶葉呀？別擺空面子了。』

『好了，兪碧菡，』蕭依雲很快的說，她不想再招惹那個莫名其妙的女人，也不願再讓兪碧菡爲難。『我不進去了，我只是來問妳爲什麼不上學，既然妳沒生病，明天就去上課吧，怎樣？』

『我……我……』兪碧菡怯怯的望着母親，終於哀求的叫了一聲：『媽！』

『叫魂呀？』那女人吼了一句：『誰是妳媽？妳媽早死了！』

『媽！』兪碧菡走了過去，雙腿一軟，就跪在母親面前了。她仰着頭，大眼睛裏含滿了淚。『請原諒我吧，媽！請讓我明天去上課吧！』

『喲！』那女人尖聲叫。『妳這是幹什麼？下什麼跪？裝什麼樣子？好讓妳老師罵我虐待妳是嗎？妳好黑的心哪！別裝模作樣了！妳給我滾起來！』

兪碧菡慌忙站起身子，却依然哀哀切切的叫：

『媽！請求妳！媽！』

蕭依雲忍不住了，她走向前去。

『兪太太，』她勉强抑制着一腔怒火，儘量維持聲音的平靜。『孩子做錯了事，罰她幹什麼都可以，爲什麼不許她讀書呢？碧菡是好學生，妳就寬宏大量一些，原諒了她，讓她去上課吧！』

『哎唷！』那女人又開始尖叫：『是我不讓她讀書嗎？我有什麼權利不讓她讀書？蕭老師，妳可別被這孩子騙了，她自己不上學，關我什麼事？我拿繩子拴了她嗎？我綁了她的手脚嗎？她要

逃課，是她的事，可不是我的事！這死丫頭生來就會裝神弄鬼！做出一股可憐樣兒來陷害我！我倒霉，我該死，我瞎了眼嫁到俞家，天下還有比後娘更難當的嚜？……』

看樣子，她的述說和尖叫是一時不會停的。蕭依雲一把握住了俞碧菡的手，堅定的、懇切的、命令似的說：

『俞碧菡，明天來上課，妳媽已經親口答應了，她不能再反悔！妳儘管來！天塌下來，我來幫妳頂！』

說完，她一摔頭，就轉身跨出了俞家，可是，才走出那大門，她就聽到一聲清脆的耳光聲。她一驚，倏然回頭，正好看到那母親的手從俞碧菡的面頰上收回來。這一來，她可大大的震驚而憤怒了，她折了回去，大聲說：

『妳怎麼可以打人？』

『喲！』那母親的聲音尖厲刺耳：『那一個學校的老師管得着母親教訓女兒？妳是老師，到妳的學校去當老師！我這兒可不是妳的學校，我也不是妳的學生！我高興打我女兒，妳就管不着！』她向前跨了一步，肩一歪，胸一挺，一股要打架的樣子。『怎麼樣？妳說？妳要怎麼樣？』

蕭依雲氣昏了，生平沒碰到過這種女人，生平沒遭遇過這種事，她氣得渾身發抖。

『妳……妳……妳……』她喘着氣說：『妳再這樣子，我……我到派出所去……去……』

『派出所？』那女人尖叫一聲，就冷笑了起來：『好呀，去呀！我們去呀！我又沒有搶妳的漢子，誰怕去派出所？』

還能有更難聽的話嗎？蕭依雲連聲音都抖了：

『妳……妳……妳在說些什麼？』

兪碧菡趕了過來，她一把抓住蕭依雲的手臂，推着她，哀求的、歉然的、焦灼的喊：

『老師，妳去吧！老師，妳走吧！老師，妳不要和她扯下去了！她會越說越難聽的！』淚水湧出了她的眼眶，遍佈在她的面頰上。『老師，對不起，對不起，對不起，老師，我眞對不起妳！』

蕭依雲望着兪碧菡那受傷的，滿是淚水的面龐。

『妳爲什麼要在這樣的家庭裏待下去？』她激動的喊：『妳爲什麼不反抗？爲什麼要這樣逆來順受？』

兪碧菡淚眼迷濛，她一臉的淒楚，一臉的迷惘，一臉的孤苦與無助。

『老師，妳不懂的，』她默默的搖頭：『這兒是我的家，我從小生長的地方，它雖然不是最好的家，對我而言，也是一個庇護所，離開了它，我又能到什麼地方去呢？』

一句話問住了蕭依雲，眞的，離開了這個家，她又能到什麼地方去呢？望着兪碧菡那張怯弱、柔順，充滿了無可奈何的臉，她忽然覺得自己既幼稚又無聊！她只能叫她堅强，告訴她生命的美麗，但是，事實上，自己能給她一絲一毫的幫助嗎？空口說白話是沒有用的，堅强！堅强！這女孩除了堅强以外，還需要很多別的東西呀！

『好吧，』她吞下了一腔難言的苦澀與憤怒，嘆口氣說：『明天來上課，我要和妳好好的談一談！』

俞碧菡輕輕的點了點頭。

蕭依雲再看了她一眼，情不自禁的伸出手去，摸了摸她那瘦弱的手臂，然後，在一陣突然湧上心頭的衝動之下，她很快的脫下了自己的大衣，披在俞碧菡的肩上，一面急切的說：

『我有好幾件大衣，這件拿去，要維持精神的力量已經夠難了，我不希望妳的身體再倒下去！』

『哦，老師，』俞碧菡愕然的喊，一把抓住大衣：『不……不要！老師！』

『穿上它！』蕭依雲近乎粗魯的、命令的喊了一聲。掉轉頭，她很快的，像逃避什麼災難般的向小巷外衝去，她不願再回頭看那個女孩和那個『家』，她只想趕快趕快的離開，趕快趕快回到屬於她的世界裏去。

俞碧菡披着大衣，仍然呆呆的站在小巷中，目送蕭依雲的背影消失。細雨輕飄飄的墜落，輕飄飄的洒在她的頭髮和衣襟上。她下意識的用手握緊了那件大衣的前襟，大衣上仍然有着蕭依雲身上的體溫。而她所感受到的，却並不是這件大衣的溫暖，而是另一種溫暖，一種從內心深處油然上昇的溫暖，這溫暖軟軟的包圍住了她，使她心頭酸楚而淚光瑩然了。

『碧菡！』

身後的一聲大吼又震碎了她的思想，她倏然回頭，母親正大踏步走來，一把扯下了她身上的大衣。

『哈！』她怪聲的笑着，翻來覆去的看那件大衣。『妳那個老師可眞莫名其妙，這樣好的一件

大衣就拿來送人了！她倒是大方，有錢人嘛！』把手裏的孩子往碧菡手中一交，她穿上了那件大衣。『剛好，我正缺少一件大衣呢！只是白色太不耐髒了！』

『媽！』碧菡急急的喊，眼淚直在眼眶裏打轉。『這大衣……這大衣……』她說不出口，她珍惜的，並不是『大衣』的本身，而是這大衣帶來的意義，看到這件大衣披在母親身上，她就有種褻瀆的感覺。『媽！』她哀求的叫喚着。她不能褻瀆了蕭依雲，她不能這樣輕鬆的『送』掉這份『溫暖』。

『媽，這大衣是……是……』

『怎麼？』母親瞪大了眼睛。『這大衣怎麼樣？捨不得給我是不是？我告訴妳，把妳帶到這麼大，就用金子打一個妳也打出來了，妳居然小氣一件大衣！妳少沒良心，妳這個拖油瓶，妳這個死丫頭，妳以爲我看得上這件大衣？我才看不上呢！捨不得給我，我就把它給撕了！』她脫下大衣，作勢要撕。

『噢，媽！不要！』碧菡慌忙叫着。『給妳吧！給妳！我不要它了，給妳穿，妳別撕它吧！』

『這還差不多！』母親揚了揚眉，笑着，重新穿上大衣，一面把孩子抱了過來，一面皇恩大赦般的拋下了一句：『看在這件大衣面上，明天去上課吧！』她自顧自的走進了屋裏。

碧菡垂下了眼瞼，閉上眼睛，一任淚珠和着雨水，在面頰上奔流。

6

高皓天一下班，他的母親高太太就迎了上來，帶着滿臉又興奮又喜悅的笑，她像報告大新聞般的說：

『皓天，我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。』

『什麼好消息？』高皓天不太感興趣的問，母親生來就有『誇張』的本能。

『我告訴你，張小琪的媽和我通了一個長電話，你張伯母說，小琪那兒，百分之八十是沒問題了，只要你稍微加緊一點兒！』

『張小琪？』高皓天皺着眉問。

『皓天！』高太太瞪視着他：『你又來了！又開始裝腔作勢了，你別告訴我，你根本不知道張小琪是誰？那天吃過飯，你還誇她漂亮呢！』

『哦，媽！』高皓天笑笑。『我誇女孩子漂亮是經常的事，妳總不會把我誇過的女孩子都弄來

做兒媳婦吧？假若妳有這個習慣的話，我必須告訴妳，我認爲最漂亮的女孩子是年輕時代的伊麗莎白泰勒！妳是不是也想幫我作媒呢？』

『皓天！』高太太生氣了。『我跟你談的是正經事！你能不能不開玩笑？』

『我沒有開玩笑呀！』高皓天笑嘻嘻的說：『我打讀高中的時候起，就在暗戀伊麗莎白泰勒，讓我想想……對了，是從看了她一部劫後英雄傳開始的，妳知道，在那部電影裏，那個該死的蘿蔔太辣居然愛上了瓊芳登，而不選擇伊麗莎白泰勒，妳說他是不是瞎了眼？我從此就看不起蘿蔔太辣了。可是，伊麗莎白泰勒左嫁一次，右嫁一次，就是輪不到我……』

『你的廢話說完了沒有？』高太太板着臉問。

『好媽媽，別生氣，』高皓天仍然嘻皮笑臉的。『生氣會使妳的皺紋增加，醫生說的！』

『好了！你少讓我操點心，我臉上就不會有皺紋了！』高太太說：『我在和你談張小琪，你別顧左右而言他！我已經代你訂了一個約會，明天你請張小琪看電影，吃晚飯！』

『哎呀，媽！』高皓天的笑容被趕走了，他跳着脚叫。『這可不能開玩笑！』

『什麼叫開玩笑？』高太太一臉的寒霜。『人家張小琪又年輕又漂亮，又文雅又溫柔，又規矩又大方……那一點兒配不上你了！』

『噢，』高皓天用手直抓頭。『原來她的優點有那麼多呀？』

『本來就是嘛！』

『那麼，』高皓天又笑了，祈求似的看着母親：『別糟蹋人家好姑娘了，有這麼多優點的小姐

應該當總統夫人，我實在配不上她！』

『你是什麼意思？』高太太眞的生氣了，她的眼睛瞪得又圓又大。『你安心想打一輩子光棍是不是？你安心和我作對是不是？左挑右挑，這個不滿意，那個不滿意，你到底要一個怎樣的才滿意？你慢慢挑沒關係，我的頭髮都等白了，你知道嗎？這些年來，你知道我唯一的願望是什麼嗎？是我手裏有個孩子可以抱抱！我老了，皓天，我沒多少年好活了……』

『哎呀，媽！』高皓天急了，慌忙打斷母親的話。『怎麼這樣說呢？您起碼活一百歲！』

『我並不想活一百歲當老妖怪！我只要你早點結婚成家，生兒育女，你已經三十歲了！你知道嗎？』

『我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』高皓天一疊連聲的說。『好了，媽，我也知道妳急，爸爸也急，所有的親戚朋友都代我急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可是，媽，結婚的意義是爲了兩心相悅，兩情相許，並不是爲了單純的生兒育女。如果妳爲我好，別再代我安排任何約會，那只會增加我的反感！我告訴您，愛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，它來的時候，你趕也趕不走，它不來的時候，你求也求不着。對於這件事，我們還是聽其自然的好！』

『聽其自然？聽到那一年爲止？』

『聽到我遇到那個女孩子的時候爲止。』

『如果你一輩子遇不着呢？』

『那也沒辦法！』高皓天聳聳肩。『那是我命苦！』

『你命苦？』高太太提高了聲音：『那是我倒霉！生了你這個一點孝心都沒有，忘恩負義，沒心少肺的兒子！』

『怎麼，』高皓天又笑了。『我有那麼壞嗎？』

『你就是這麼壞！』

『妳瞧！』高皓天揚揚眉毛。『所以，我說我配不上張小琪吧！人家都是優點，我全是缺點！』他往浴室裏鑽。『算了，媽，我們別再討論這問題了，我還要出去呢！』他吹口哨，找鬍子刀，洗臉，刮鬍子。

『你最近忙得很，每晚到那兒去？』

『去蕭振風家！』

『蕭振風！』高太太沒好氣的叫：『以前和他在一起，動不動就打架生事，現在又和他泡在一塊兒了！』高太太頓了頓。『這個蕭振風，他結婚了沒有呀？』

『也沒有。』高皓天一面刮鬍子，一面說。

『你們是兩個怪物！』

『可能。』高皓天笑着。『他妹妹也這樣說。』

高太太怔住了。

『他妹妹？哦，對了，我記起來了，他有個妹妹，你以前帶到家裏來玩過，瓜子臉兒大眼睛，長得還不壞呢！』她開始有些興奮。『他妹妹還沒男朋友嗎？』

『哦，妳說蕭依霞呀！』高皓天笑嘻嘻的，用毛巾擦着下巴。『已經是兩個孩子的媽媽了。』

『見鬼！』高太太的臉一沉。『那你每晚去他家幹什麼？』

高皓天從浴室裏跑出來，從衣櫥裏取出一件牛仔布的夾克，他穿着衣服，笑着說：

『別急，媽。他還有個小妹妹呢！』

『哦！』高太太重新興奮了起來，却有些狐疑的看着她那刁鑽古怪的兒子。『一定只有七、八歲，是嗎？』

『不，不。』高皓天笑得開心。『已經二十出頭了。比她姐姐還漂亮。』

『噢，』高太太熱心的仆過去。『你們……你們……你們一定相處得不壞吧？』

高皓天對着鏡子照了照，拉好了衣領，又用梳子胡亂的掠了掠頭髮，笑意在他的眼睛裏加深。

『她嗎？』他側着頭想了想。『她說我是狗熊、猴子、蒼蠅，和烏鴉的混合品！』

『什麼話！』高太太莫名其妙的叫了一聲，高皓天已經哈哈大笑着向門口衝去。高太太急急的追到門口來，伸長了脖子叫：『明天張小琪的約會到底怎樣？』

『取消！』高皓天大叫着，人已經三步併作兩步的衝下了樓，消失在樓梯的轉角處了。

高太太楞了好一會兒，才回過神來，關好房門，她在沙發上百無聊賴的坐了下來。四面望望，周圍是一片寂靜。好靜，好靜，自從上了年紀以來，她就覺得『寂靜』是一種莫大的威脅了。沙發柔軟而舒適，上面還堆着厚厚的靠墊，但是，爲什麼自己坐在那兒會覺得渾身不自在呢？她

喝了口茶，想叫傭人阿蓮，但是，想想，叫她又做什麼呢？終於，她嘆了口氣，自言自語的說：

『家裏能多幾個人就好了。』想着皓天，她搖搖頭，覺得心中好重好沉好抑鬱。『這一代的孩子，我們是不再能瞭解他們了！』

這兒，高皓天完全沒有注意到屬於母親的那份寂寞，吹着口哨，走出公寓的大門，他跳上了那輛從國外帶回來的『野馬』，一直馳向靜安大廈。

一跨進蕭家的大門，就聽到蕭振風在直着脖子嚷：

『對付這種女人，我告訴你們，最好的辦法是揍她一頓！揍得她扁扁的，看她還欺侮人不？』

高皓天笑着走進客廳。

『怎麼？振風，你是每況愈下，居然要和女人打架，什麼女人招惹了你？』

看到高皓天，蕭振風的精神更足了。

『皓天，我們揍人去！』

『揍誰？』

『一個莫名其妙的女人，她欺侮了依雲的學生。』

『哈！』高皓天望着坐在沙發裏生悶氣的依雲。『這筆帳似乎很複雜，這女人幹嗎要欺侮那學生？』

『因爲她是那學生爸爸的太太。』蕭振風搶着回答：『但是，那學生的爸爸是她媽媽的丈夫，並不是她的眞爸爸，所以這太太也不是她的眞媽媽。』

『啊呀！』高皓天直翻白眼。『什麼爸爸的太太？媽媽的丈夫？你越說我是越糊塗了！』

蕭依雲聽哥哥這樣一陣亂七八糟的解釋，忍不住『噗哧』一聲笑了出來。蕭振風撫掌大樂：

『好了，好了！好不容易哪！咱們家的三小姐居然笑了！還是皓天有辦法，你一進來她就笑了。你沒看到她剛剛那股愁眉苦臉的樣子，好像天都塌下來了！教書！別人教書爲了賺錢，她教書呀，貼了大衣還受氣！』

高皓天更加弄不清楚了，急得直抓頭，說：

『喂喂，你們到底在講些什麼東西？剛剛是什麼媽媽的丈夫，爸爸的太太，現在又是什麼大衣？能不能說說明白？』

蕭依雲從沙發裏跳了起來，一笑說：

『算了，算了，高皓天，你要是聽大哥的，你聽一輩子也弄不清楚！算了，我們不談這件事了！反正，我得到一個感想：人類是生來不平等的！幸福不是每個人都能擁有的東西。而且，上帝並沒有安排好這世上的每一條生命。所以，像我們這樣幸福的人，應該知足了！』

『哦！』高皓天張大眼睛。『好像是一篇哲學家的演講詞呢！什麼時候黃毛丫頭也有這麼多大道理？』

『別再叫我黃毛丫頭，』蕭依雲有些傷感的說：『今天我覺得沉重得像個六十歲的老太婆。』

『哦！』高皓天鎖起眉頭，深深的望着蕭依雲。『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』

蕭太太從廚房裏走了出來，拍拍手，她輕快的叫：

『喂喂！孩子們！都來幫幫忙，阿香一個人弄不了！我們今晚吃沙茶火鍋！依雲，別再煩了！包妳一頓火鍋吃下去，什麼氣都沒有了！』

『火鍋？』蕭振風首先大叫起來。『好極了！吃火鍋不能沒酒，媽，開一瓶拿破崙好嗎？』

『喝酒是可以，』蕭太太笑着說：『不許喝醉！』

『我是千杯不醉的人！』蕭振風吹着牛，一面忙着搬火鍋，放碗筷。『人生最樂的事，是冬天的晚上，圍着爐火，喝一點酒，帶一點薄醉，然後，二三知己，作竟夜之談！』

『人生最不樂的事呢？』蕭依雲出神的說：『是冬天的晚上，冷雨敲窗，飢腸轆轆，風似金刀被似鐵。那時侯，才是展不開的眉頭，挨不明的更漏呢！』

『啊呀！小妹！』蕭振風抗議的喊：『假若教幾天書，就把妳弄得這樣多愁善感和神經兮兮的話，妳打明天起，就不許去教書了！』

『反正我這個老師也當不長！』依雲說，竭力讓自己振作起來，也忙着拿碟子，打鷄蛋，分配沙茶醬。『我已經決定了，代完這一個月課，我決不再當老師。』

『爲什麼？』高皓天問，開了酒瓶，斟滿了每個人的杯子。

『我知道，』蕭成蔭望着女兒：『我瞭解依雲，她太容易動感情，太容易陷進別人的煩惱裏，她太小了，怎麼能去分担全班五十幾個學生的煩惱呢？』

『哦，我到現在才弄清楚，』高皓天對依雲說：『妳在爲妳的學生煩惱。』他走過去，站在她身邊，爐火映紅了他的面頰，他盯着她說：『別煩了，依雲，讓我告訴妳，生命的本身，就是有苦

也有樂的。妳不是上帝，妳不需要對別的生命負責任。』

『那麼，』她迎視着他的目光。『誰該對這些生命負責任呢？上帝嗎？首先你要告訴我，有沒有上帝？』

『好吧，不說上帝吧，』他說：『或者，該負責任的是父母，因爲他們創造了生命。』

『假若有這麼一個孩子，她的父母創造了她，却無法負責任，因爲——他們都死了。』

『那麼，』他深思着說：『她必須接受磨難，但是，磨難並不一定都是壞的。所有的鋼鐵，都是經過烈火千錘百鍊才熬出來的！』

蕭依雲楞住了，她從沒有這樣想過。凝視着高皓天，她忽然發現他身上有一些嶄新的東西，一些深刻的、內心深處的東西，這比他活潑的外表，或是敏捷的口才，更能吸引或打動人。她凝眸沉思，然後，她釋然的笑了。整晚的抑鬱，在一刹那間被掃開了，擧起酒杯，她高興的說：

『我也要喝一點酒！』

『怎麼？』蕭成蔭笑着說：『小丫頭不再悲天憫人了？』

『於事無補的，是嗎？』依雲笑着說：『等我獨善其身之後，再去兼善天下吧！』

『妳還要不要我揍人呢？』蕭振風問。

『假若那是煉鋼的爐火，似乎沒有熄滅它的理由。』依雲說，又咬着嘴唇沉思了片刻。『但是，如果她生來不是鋼鐵的材料，這爐火就足以把它燒成灰燼了。』她擧杯對着空中說：『讓我們祝福俞碧菡吧！祝她禁得起煎熬！』

『俞碧菡？』高皓天楞了楞：『她是誰？』

『就是那塊鋼鐵呀！』蕭依雲笑容可掬，爐火燃亮了她的眼睛，酒染紅了她的面頰，她注視着高皓天的眸子清亮而有神。『高皓天，你眞好，你解決了我心裏的一個大問題。』

高皓天並不知道自己幫上了什麼忙，但是，當蕭依雲用這樣一種閃亮着光采的眼光注視着他時，他只感到心中湧上一陣既酸楚又甜蜜的情緒，頓時間，他已經明白了一件事情：他被捕捉了！自從那天在樓梯裏被一個莫名其妙的女孩子撞了一下之後，他就被捕捉了！他開始有點暈沉沉起來，整晚，他無法把自己的眼光從她的面頰上移開，他不知不覺的說了太多的話，也喝了太多的酒。因此，那對父母都驚覺到了，而彼此交換着瞭解與會心的微笑。只有那個混球哥哥，居然對高皓天大肆批評：

『皓天，你今晚特別嚕囌！』

『是嗎？』高皓天愕然的問。

『還有妳，依雲，』蕭振風繼續說：『妳魂不守舍，好像害了夢遊病一樣。』

『嗯哼！』蕭太太慌忙哼了一聲。『振風，我看你最好出去一下。』

『出去？』蕭振風瞪着眼叫：『我爲什麼要出去？我到什麼地方去？』

高皓天忽然福至心靈。

『依雲，跟我出去兜兜風好不好？我的車子昨天才從海關領出來！』

『兜風？好呀，』蕭振風大叫：『我也……』

蕭太太一把拉住蕭振風：

『你窮吼什麼？』她說：『你給我待在家裏，少出去！』

『怎麼回事？』蕭振風莫名其妙的嘰咕着：『一會兒叫我出去，一會兒又不許我出去，我看，今天晚上如果不是我有了毛病，就是大家都有了毛病了！』

依雲望了望父母，於是，蕭太太微笑着說：

『外面風大，多穿一點吧！』

依雲嫣然一笑，臉頰紅撲撲的，她跑進臥室，拿了一件紅色的大衣出來，穿上大衣。她注視着高皓天。

『走吧！』她微笑着說。

高皓天目不轉睛的盯着她。

『誇人美麗是很俗氣的話，是嗎？』他低語。『但是，我必須說一句很俗氣的話，依雲，妳眞美！』

依雲的眼睛更亮了，面頰更紅了，笑容更深了，然後，他們手挽着手，雙雙出去了。

這兒，蕭振風瞪着眼睛，還在那兒嘰咕着：

『這是怎麼回事嘛？明明是我拜把子的兄弟，不許我坐他的車子！什麼意思嘛！』

『什麼意思嗎？』蕭太太笑嘻嘻的看着她的兒子：『這意思就是，你是個標標準準的傻瓜蛋！』

『傻瓜蛋？』蕭振風更楞了。『我怎麼得罪你們了？好好的還要挨罵！』

『你呀！你！』蕭太太笑着拍拍他的肩：『你什麼時候才開竅呢？等你完全開竅了，你也就討得着老婆了！』

蕭振風傻楞楞的翻了翻眼睛，這才有些兒明白了。

『好呀，』他說：『當初雨中人娶走了我的大妹妹，現在這個天好高又在轉我這個小妹妹的念頭了，偏偏他們兩個都沒有妹妹，剩下我這個風在嘯啊，是賠本賠定了！』

7

一個月好快就過去了。

這是蕭依雲代課的最後一天，明天，李雅娟要恢復上課，她也要和這些相處了一個多月的孩子們說再見了。不知怎的，她始終沒有一份『老師』的感覺，却感到和這些孩子們像姐妹般親切，一旦要分手，她竟然依依不捨起來。孩子們似乎和她有相同的心理，這天，她一走上講台，就發現講台上放着一個細小狹長的小包裹，包裝華麗而綁着緞帶，她錯愕的看着那小包裹，於是，孩子們叫着說：

『這是一件小禮物，打開它！老師！』

她細心的拆開包裹，小心的不碰壞那根緞帶。裏面是一個狹長的絲絨盒子，她抬眼看看孩子們，那些年輕的臉龐上有着甜蜜的，興奮的，期盼的笑。大家異口同聲的嚷着：

『打開它！老師！打開它！』

她帶着三分好奇，七分感動的心情，打開了那絲絨盒子，於是，她看到一條長長的白金項鍊，下面是個大大的花朵形的墜子，那花朵是用藍色的金屬片做成的，帶着一份樸拙而動人的美麗。她怔了片刻，立即明白了，這是一朵『勿忘我』！她把玩良久，然後，她翻轉到花朵的背面，驚奇的發現上面還鐫刻着兩行字：

『給我們的大姐姐

五十二個小妹妹同贈』

她抬起頭來，滿教室靜悄悄的，五十二個孩子都仰着臉，靜靜的注視着她。她覺得一股熱浪猛的衝進了眼眶裏，頓時眼眶潮濕而視線模糊了，她用手揉着眼睛，一面忍不住坦率的嚷了出來：

『不行！妳們要把我弄哭了！』

孩子們騷動起來，叫着，喊着，鬧着：

『老師，戴上它！』

『老師，不要忘記我們！』

『老師，我們好喜歡妳！』

『老師，我們可不可以去妳家玩？』

她把項鍊套在脖子上，剛好，她穿了一件黑色的套頭毛衣，那鍊子就顯得特別的醒目。孩子們驚喜的嘩叫着，又鼓掌，又笑，又嚷。這節課沒有辦法上下去了，這是一小時的告別式。翻轉身子，她在黑板上寫下了自己家的住址和電話號碼。

『妳們有任何問題，找我！妳們有任何煩惱，找我！妳們想交我這個朋友，找我！』她說。

孩子們歡呼起來，紛紛拿出紙筆，記電話號碼和地址。何心茹第一個發問：

『老師，這是妳父母家的地址嗎？』

『是呀！』她說。

『那麼，妳結婚之後我們就找不到妳了！』

『對了！對了！對了！』全班亂嚷着。『不行，老師，妳還要把妳男朋友家的地址留下來！』

蕭依雲的面頰上泛上一片紅潮，這些孩子們怎麼這樣難纏呢？但是，她們是那樣天眞而熱情呵！她微笑着，開始和孩子們談別的，談未來，談升學，談李老師和她新生的小寶寶……一節課在笑語聲中結束，在依依不捨中結束，在叮囑和嘆息中結束……終於，她含淚的、帶笑的，在一片『再見』聲中走出了教室，她胸口那個墜子重重的垂着，沉甸甸而暖洋洋的壓在她的心臟上。

回到教員休息室，她發現身後有個嬌小的人影在追隨着她，她回過頭來，是俞碧菡！

『老師！』俞碧菡站在那兒，帶着一臉難以掩飾的依戀之情，和一份近乎崇拜的狂熱。她的眼睛閃着光，唇邊有個柔弱的微笑。『老師！』她低低的叫。

『俞碧菡，』她溫柔的說：『我不再是妳的老師了，以後，我只是妳的大姐姐。我覺得，當姐

姐比當老師，對我而言，是輕鬆多了，也親切多了！』

俞碧菡靜靜的凝視着她。

『您是老師，也是姐姐。』她說：『我只是要告訴您，您帶給我的，是我一生難忘的東西！因爲妳，我才知道，人與人之間，有多大的愛心，我才知道，無論環境多困苦，我永遠不可以放棄希望！』

蕭依雲心頭一陣酸楚的苦澀。她注視着這個在烈火中煎熬着的孩子，或者，她會成爲一塊鋼鐵！但是，她會嗎？她看來那樣嬌怯，那樣弱不勝衣！

『俞碧菡！』她低嘆一聲。『坦白說，我眞不放心妳！妳們全班，每人都有煩惱和問題，但是，只有妳，是我眞正不能放心的！』

俞碧菡眼裏蒙上了一層淚光，她微笑着。

『我會好好的，老師，我會努力，我也不再悲觀，不再消極。妳別爲我担心，我會好好的！』

蕭依雲點點頭，她深思的看着俞碧菡。

『讓我告訴妳一件事，俞碧菡。』她咬咬嘴唇。『妳那個家庭，假若實在待不下去的話，不要勉强自己留着，妳來找我，或者，我能幫妳安排一個住的地方，安排一點課餘的工作。而且，妳要記住一句話：天無絕人之路！妳明白嗎？』

『是的，老師。』她柔順的回答，那樣柔順，像一團軟軟的絲綢。『我會記住的！』

『再有，妳那位母親……』她想着那個兇悍而蠻不講理的女人，就忍不住打了個寒噤。母親，

母親，那也能算是『母親』嗎？從她開始認字起，她就知道『母親』兩個字，代表的是溫柔，是甜蜜，是至高無上的愛！是一切最美麗的詞彙的綜合！但是，那個『母親』却代表了什麼？

『哦，老師，』兪碧菡的面頰上竟泛上一陣紅潮，她慚愧，她代母親而慚愧。『我很爲那天的事情而難過，我覺得好對不起妳。』她低聲的說。

『妳用不着抱歉，妳並沒有絲毫的過失呀！』

『老師，』兪碧菡抬眼看她，忽然說：『請妳不要責怪我母親！』

『哦？』她驚奇的望着她。

『我母親……我母親……』她囁嚅着說：『她是個沒有唸過書，沒有受過教育的女人，她很年輕就嫁給我父親，我父親已經有了三個孩子，其中包括一個根本沒有血緣關係的我！對母親來說，接受這種事實是很困難的……所以，難怪……難怪她心情不好，難怪……她常拿我來出氣，我們誰都無法勉强別人愛自己，是不是？』

蕭依雲張大眼睛，那樣驚愕的看着兪碧菡，她再也沒想到這孩子會說出這麼一篇話來！她有怎樣一顆靈慧而善良的心哪！這孩子將成爲一塊鋼鐵，有這種本質的孩子不能被糟蹋，不能被摧毀！

『妳能這樣想得通，眞出乎我的意外，』她感動的說：『但是，答應我，如果妳發生了什麼困難，來找我！』

兪碧菡的眼睛閃亮。

『除了妳，我不會再找第二個人！』她笑着說。

『我們一言爲定！』她說，似乎已經預感，她有一天會來找她。

『一定！』那孩子懇切的點着頭。

上課鐘響了，俞碧菡再看了蕭依雲一眼，就羞羞怯怯的拋下了一句：

『老師！妳是最好最好的老師！』

說完，她轉身跑了出去，消失在走廊裏了。蕭依雲却站在那兒，用手撫摸着胸前的墜子，她對着那走廊，出了好久好久的神。

就這樣，她結束了她那短短的一段教書生涯，就這樣，她告別了『教員』的位置。當然，她決不會料到，她以後的生命，竟和這段短短的日子，有了莫大的關聯，她更不會料到，這個『俞碧菡』將捲進她的生命，造成多少難解的恩怨牽纏！

穿上大衣，她深吸了一口氣，有了『無事一身輕』的感覺。走出校門，她立刻被那冬日的陽光所包圍了。抬頭看看天空，太陽明亮而刺眼，天上飄浮着幾絲淡淡的雲，雲後面是澄藍色的天空。難得的陽光！雨季裏的陽光！她深呼吸着，覺得渾身洋溢着一份難言的喜悅及溫柔。

一陣汽車喇叭聲驚動了她，她回過頭去，那輛熟悉的『野馬』正停在她身邊。高皓天的頭從車窗裏伸了出來，笑嘻嘻的說：

『小姐，要不要計程車？不管妳到什麼地方，都打八折！』

她笑了，鑽進高皓天的車子。

『好哦，』她說：『你又早退了！』

『並沒有早退，』他笑着說：『已經是中午了，人總要吃中飯的。怎樣？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吃中飯？慶祝妳脫離苦海！』

『爲什麼是脫離苦海？』

『從此，不必再爲學生煩心了，從此，不必去担心什麼後母虐待前妻的孩子了，從此，不用記掛什麼兪碧菡了……這還不是脫離苦海嗎？』他盯着她胸前。『妳脖子上戴的是什麼東西？』

『從苦海裏飄來的花朵。』她甜蜜的笑着。『一朵勿忘我，學生們送的！』

他深深的看了她一眼。

『妳實在沒有一點點老師樣子，眞不知道妳怎麼樣子教人，妳根本就像個小孩子！』

『不要一天到晚在我面前倚老賣老，』她說：『我早已不是當日那個黃毛丫頭了！』

『假若在七年以前，』他一面駕駛着車子，一面微笑的說：『有人告訴我，妳這個黃毛丫頭有一天會主宰了我的生命，我是決不會相信的！』

她斜睨了他一眼。

『主宰你的生命嗎？』她挑了挑眉毛。『像這種過份的話，我到現在也不會相信的。』

他猛的煞住了車子。

『妳最好相信！』他說。

『你要幹嘛？』她問：『怎麼在快車道上停車？』

『我要吻妳！』他說，俯過身子來。

『你發瘋了！』她叫：『還不開車？警察來了！』

『那麼，妳信我嗎？』他笑嘻嘻的問。

『哎！』她叫：『我信，我信，我信！你要把交通都阻塞了，你這個人，我拿你眞沒辦法！』

他重新發動了車子，笑吟吟的看着她。

『妳必須相信我的每一句話！』他說：『彼此信任是夫妻間最重要的事！』

『夫妻？』她驚愕的瞪大眼睛。『誰和你是夫妻了？我可從沒有答應過嫁給你呵！』

他又是一個急煞車。他的眼睛緊盯着她。

『妳嫁我嗎？』他問。

『喂，你不能用這種方式，』她猛烈的搖着頭。『你這算是什麼？求婚嗎？』

『是的，』他一臉的正經：『妳嫁我嗎？』

『你好好的開車！』她叫：『從沒有聽說有人用這種方式求婚的！你這人對一切事情都太兒戲，我甚至不知道你是眞的還是假的！』

『妳是眞不知道還是假不知道？』他又俯過身子來，眼睛緊緊的盯着她。

『如果你再不好好的開車，我就要眞的生氣了！』她把腰挺得直直的，臉上佈滿了不豫之色。

『我不喜歡你這種態度，人生，有許多事，你不能用開玩笑的方式來處理，該嚴肅的問題就不是玩笑。』

他吸了口氣，又發動了車子。一直開着車，他不再開口說話。蕭依雲半天聽不到他的聲音，忍不住就悄悄的看着他。他板着臉，眼光直望着前方，身子挺直，臉上一點表情都沒有。她有些担心，有些懊悔，有些煩惱，輕輕的，她伸手摸摸他的手背，低語着問：

『怎麼？生氣了？』

他仍然直視着前方，仍然不語。半晌，他把車子停在中山北路一家西餐廳的前面。熄了火，他說：

『我們下車吧！我知道妳不喜歡吃西餐，但是，這兒的情調很適合談話。』

她下了車，望着他。他依然板着臉，一絲一毫的笑容都沒有。這和他平日的談笑風生那麼迥然不同，竟使她有一種陌生的感覺。她更加懊惱了。她想，她已經把一切都弄砸了！他生來就是那種玩世不恭的人，她却偏偏要他『嚴肅』！她是沒有權利來改變別人的個性的，如果她愛他，她就應該遷就他！可是，難道他就不該遷就她嗎？難道這樣一句話就足以讓他板臉了嗎？難道她應該看他的臉色而『隨機應變』嗎？一層强烈的不滿從她心中升起，她覺得委屈，覺得傷心，覺得沮喪……因此，當她在那幽暗的卡座上坐下來時，她已經淚光泫然了。

『吃什麼？』他問。

『隨便。』她簡短的回答，微微帶着點哽塞。

他深深的望了她一眼，然後，他代她點了沙拉和海鮮，他自己點了客通心粉，臨時，他又吩咐侍者，先送來兩杯酒。

酒來了，他注視着她。

『喝酒嗎？』他問。

她端起酒杯來，賭氣的把一杯酒一仰而盡，他伸過手來，一把握住了她的手，她發現他的手指冰冷。

『妳在幹嗎？』他問，緊盯着她。

『我不要看你的臉色！』她說，任性的抓起自己的皮包。『我不吃了，我要回家去了。』

他緊抓住她的手。

『坐好！』他說，沉重的呼吸着，他的眼光怪異，一瞬也不瞬的直視着她。『妳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。』

『什麼？』她不解的，有點兒糊塗。

『妳願意嫁我嗎？』他屏着氣問。

她愕然的凝視他，還有一張臉比這張臉更『嚴肅』的嗎？還有一種神情比這種神情更『鄭重』的嗎？一時間，她覺得哭笑不得，然後，她又覺得又想哭又想笑。眼淚直在她眼眶裏打轉，她閃着眼睫毛，一句話也回答不出來。

他的手指更緊了。他的神情緊張。

『妳願意嫁我嗎？』他再一次問，聲音低沉而有力。『回答我！』

她含淚看他，仍然答不出話來。

『回答我！』他迫切的說，聲音裏已夾帶着一絲祈求的意味。『我告訴妳，依雲，我一生沒有認眞過。妳說得對，我愛開玩笑，我對什麼事都開玩笑，但是，剛剛在街上，我却並沒有開玩笑，如果妳覺得我在開玩笑，那是因爲我太緊張。第一次，我面臨我生命裏最嚴重的一個問題，我不知道選擇什麼時機來問才是最妥當的。讓我坦白的告訴妳，我從來沒有害怕過，從來沒有胆怯過，可是，在妳面前，在問這個問題的時候，我却又害怕，又胆怯！所以，依雲，如果妳是好人，如果妳可憐我，請妳答覆我；妳願意嫁我嗎？』

依雲注視着他，他的聲音那樣懇切，他的面容那樣莊重，他的臉色那樣蒼白，他的語氣那樣可憐……她用手帕悄悄揮去睫毛上的淚珠。

『你……你不覺得，你問這個問題問得太早了嗎？』她輕聲說：『你看，我們才認識一個月！』

『妳錯了，依雲，妳的算術太壞。』他說：『我第一次到妳家，是我讀大學一年級那一年，那是十二年前，如果認識十二年才求婚還算認識太短的話，要認識多久才算長呢？』

十二年前！居然那麼久了？那時她才只有十歲呢！依稀彷彿，還記得那個大男孩子，騎着提高了座墊的脚踏車，呼嘯而來，呼嘯而去。誰知道，十二年後，他會坐在這兒向她求婚？

『依雲！』他叫。『回答我吧！』

她再凝視他。

『爲什麼選擇我？』她問：『是因爲你喜歡過依霞嗎？可是，我和依霞是完全不同的！』

『天！』他直翻白眼：『我告訴妳，依雲，不是我傲，不是我狂，如果當初我愛過依霞，她就

根本不可能嫁給任仲禹，妳信嗎？』

她打量他，一直望進他的眼睛深處，於是，她明白了，他說的是實話。如果他真愛過依霞，任仲禹決非他的對手！她吸了口氣。

『那麼，為什麼選我？』

『我想，這是命中注定的，』他說：『命中注定我一直找不到對象，結不成婚，因為……妳還沒有長大。』他緊握她的手，握得她發痛。『妳一定要拖延時間嗎？妳一定要折磨我嗎？這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嗎？妳到底願不願意嫁給我？』

『我……』她垂下了睫毛，終於低語了一句：『我不願意。』

他驚跳。

『再說一遍！』他命令的。

『我不願意！』

他的臉孔雪白，眼睛黝黑。

『妳說真的？』他憋着氣問。

『當然是假的！』她大聲說，笑了，淚珠却滑落了下來。『妳怎能不答應一個男人的求婚？這個男人是妳十五歲那年就愛上了的！』

『依雲！』他大聲叫，握緊了她。他喊得那樣大聲，使那端湯過來的侍者嚇了好大的一跳，差點連湯帶碗都摔到地上去了。

8

婚禮是在五月間擧行的。

對蕭家來說，這個婚事是太倉促了一些，倉促得使他們全家連心理上的準備都不夠，蕭太太不住的摟住依雲，反反覆覆的說：

『剛剛才大學畢業，我還想多留妳兩年呢！』

依雲自己也不希望這麼快結婚，她認爲從『戀愛』到『結婚』這一段路未免太短，她自稱是『閃電式』。她說她還不想做個『妻子』，最好，是先訂婚，過兩年再結婚，但是，高皓天却叫着說：

『我不能夠再等，我一天，一小時，一分鐘都不願意再等！我已經等了十二年把妳等大，實在沒有必要再等下去了！』

『十二年！』依雲嗤之以鼻。『別胡扯了！你這十二年裏大概從沒有想到過我，現在居然好意思吹牛等了我十二年？你何不乾脆說你等了我三十年，打你一出娘胎就開始等起了！』

『一出娘胎就等起了？』高皓天用手抓抓頭，恍然大悟的說：『眞的！我一定是一出娘胎就在等妳了，月下老人把紅線牽好，我就開始癡癡的等，雖然自己也不知道等的是誰，却一直傻等下去，直到有一天，在電梯裏被一個莽撞鬼一撞，撞開了我的竅，這才恍然大悟，三十年來，我就在等這一撞呀！』

『哎喲！』依雲又好氣又好笑。『他眞說他等了三十年了，也不害臊，順着桿兒就往上爬，前世準是一隻猴子投胎的！』

『我前世是公猴子，妳前世就準是母猴子！』

『胡扯八道！』

全家人都忍不住笑了，蕭太太看着這對小兒女，世間還有比愛情更甜蜜的東西嗎？還有比打情罵俏更動人的言語嗎？

事實上，眞正急於完成這個婚禮的還不止高皓天，比高皓天更急的是高皓天的父母。高繼善是個殷實的商人，自己有一家水泥公司，這些年，隨着建築業的發達和高樓大廈的興建，他的財產也與日俱增。事業越大，生意越發達，他就越感到家中人口的稀少。高皓天是獨子，遷延到三十歲不結婚，他已經不滿達於極點。現在好不容易看中了一位小姐，他就巴不得他們趕快結婚，以免夜長夢多。高太太却比丈夫還急，第一次拜訪蕭家，她就迫不及待的對蕭太太表示了：

『妳放心，我家只有皓天一個兒子，將來依雲來了我家，我會比親生女兒還疼，如果皓天敢欺侮她一丁丁一點點，我不找他算帳才怪！皓天已經三十歲了，早就該生兒育女了，我們家實在

希望他們能早一點結婚，就早一點結婚好！』

『可是，』蕭太太微笑的說：『我這個女兒哦，從小被我們寵着慣着，雖然二十二歲了，還是個小孩子一樣的，我眞担心她怎能勝任做個好妻子，假若一結婚就有孩子，她如何當母親呢！』

『妳放心，千萬放心！』高太太一疊連聲的說：『家裏請了傭人，將來家務事，我不會讓依雲動一動手的，我知道她一直是個好學生，從沒做過家務事的。至於孩子嗎？』這未來的婆婆笑得好樂好甜。『我已經盼望了不知道多少年了，帶孩子不是她的事，是我的事呢！』

於是，蕭太太明白，這個婚事是眞的不能再等了。人家老一輩的抱孫心切，小一輩的度日如年。而她呢，總不能守着女兒不讓她嫁人的！於是，好一陣忙亂，做衣服，買首飾，添嫁妝，訂酒席，印請帖……一連三四個月，忙得人仰馬翻，等到忙完了，依雲已經成爲了高家的新婦了。

新房是設在高繼善的房子裏的，高繼善只有一個兒子，當然不願意兒子搬出去住。高太太本就嫌家裏人丁太少，根本連想都沒想過要和兒子兒媳婦分開。他們爲了這婚事，特別裝修了一間豪華的套房給他們做新房，房裏鋪滿了地毯，裱着紅色的壁紙，全套嶄新的、訂做的家具。高繼善夫婦自己的房間都沒有那麼考究。依雲對這一切，實在沒有什麼可挑的，雖然，她也曾對高皓天担憂的說：

『我眞怕，皓天。』

『怕什麼？』

『怕我當不了一個成功的兒媳婦，怕兩代間的距離，我總覺得，還是分開住比較好些。』

『讓我告訴妳，依雲，』高皓天說：『我自己在國外住了七年，看多了外國的婚姻和家庭生活，我是很新派的年輕人，我和妳一樣怕和長輩住一起。但是……依雲，』他握住她的手。『別怕我的父母，他們或者思想陳舊一些，或者保守一些，但是，他們仍然是一對好父母，他們太愛我，「愛」是不會讓人怕的，對不對？』

依雲笑了，把頭偎進高皓天的懷裏，她輕聲說：

『我會努力去做個好媳婦！』

『妳不用「努力」，』高皓天吻着她。『妳這麼善良，這麼眞誠，這麼坦率，而又這麼有思想和深度，妳只要按妳的本性去做，妳就是個最好的愛人、妻子，及媳婦！妳根本不用努力，妳已經太好太好！』

依雲抬眼注視他，她眼裏是一片深深切切的柔情。

『皓天，你有多愛我？』

這是個傻問題，但是，在情人們的世界裏，多的是傻問題！在新婚的時期裏，依雲就充滿了這一類的傻問題，她會攀着高皓天的脖子，不厭其煩的問：

『皓天，你什麼時候發現你愛我的？』

『皓天，你會不會有一天對我厭倦？』

『皓天，你對我的愛到底有多深？有多切？』

對於這一類的問題，高皓天經常是用數不清的熱吻來代替回答。有時，他也會把她攬在懷

裏，把嘴唇湊在她的耳邊，輕言細語的說：

『從盤古開天闢地之日起，我已經愛上了妳，那時候，我們大概還沒有進化成為人類，就像妳說的，那時候我們是一對猴子，我是公猴子，妳是母猴子，我採了果子，一蹦一跳的跳到妳身邊來，我對妳不住口的說：吱吱吱吱吱吱……』

她笑得渾身亂顫。

『為什麼吱吱吱吱的？』

『那是猴子的語言！妳總不能希望猴子說人話。那些吱吱翻譯成人類的語言，就是我愛妳，我愛妳，我愛妳，我愛妳，我愛妳，……』他一直說個不停了。

依雲笑得前俯後仰。

『你眞會貧嘴！』她叫着。

『關於我對妳什麼時候會厭倦？這問題很難答覆，』他繼續說：『什麼海枯石爛，此情不渝的話實在太俗氣了，對不對？』他歪了歪頭，一股深思的樣子：『我想我們總有一天會吵架的！』

『為什麼？』

『妳想，到幾千千幾萬萬幾億億幾兆兆年以後，那時太陽已逐漸冷却，地球上的生物也逐漸退化，我們已經做了幾千千幾萬萬世代的夫妻，那時，又退化成了一對公猴子和母猴子，我採了果子，蹦蹦跳跳的到妳身邊，我會說：吱吱吱吱……妳一定會生氣的對我吼：「你已經吱吱吱吱了幾千世紀了，怎麼變不出一點新花樣來？還在這兒吱吱吱呢？」於是，就吵起架來了。然

後，我會說：「再過幾千幾萬個世紀，我就不對妳吱吱吱了，那時我要對妳吼吼吼了！」』

『你在說些什麼鬼話啊！』依雲越聽越希奇了。

『因爲，那時候啊，我們已經退化成一對公恐龍和母恐龍了，恐龍示愛無法吱吱吱，只能吼吼吼！』

『哎喲，』依雲笑得肚子痛。『你怎麼這樣油嘴啊？看樣子，你大概是一隻八哥鳥兒變來的！』

高皓天一怔，立即正色說：

『妳幫個忙好不好？』

『怎麼？』

『妳瞧！我這兒猴子時期和恐龍時期還沒鬧完，妳又把我變成八哥鳥兒了，現在，我又得去研究公八哥向母八哥求愛時是怎麼叫的了！』

依雲笑得喘不過氣來。

『不行，不行，』她嚷：『不可以這樣逗人笑的，人家笑得腸子都扭成一團了。』

『我還沒有說完呢，』高皓天說：『妳還有一個問題是什麼？對了，妳問我愛妳到底有多深有多切？』

『哎呀！』依雲用手蒙住耳朵，笑着滾倒在床上。『我不聽你胡扯了！』

高皓天抓住她的手，把她的手從耳朵上拉下來，俯下身子，他貼着她的耳朵，一本正經的說：

『妳要聽的，妳非聽不可！』

『那麼，你說吧！』她忍住笑，不知他又會講出些什麼怪話來。

『我告訴妳，依雲，』他的聲音忽然變得無比的眞摯，無比的嚴肅，無比的懇切。『我愛妳愛得心酸，愛得心痛，愛得心跳，愛得……』他的唇從她耳邊滑過來，滑過了她那光滑的面頰，落在她柔軟的唇上。她的手臂不由自主的繞了過來，緊緊的攬住了他的脖子。他下面的話被吻所堵住，再也說不出來了。

這兒，高皓天的父母坐在外面的客廳裏，只聽到那對小夫妻在房間裏一會兒『吱吱吱』，一會兒『吼吼吼』，再夾着『吃吃吃』的笑着，接着，就忽然安靜了下來，靜得一點兒聲音都沒有了。夫婦二人禁不住面面相覷，都不由自主的想着，現在年輕一代畢竟不同了，談情說愛的方式都是古裏古怪，教人完全摸不着頭腦呢！

眞的，愛人的世界裏有講不完的傻話，做不完的傻事。人類的一部歷史，不是就由這些傻話和傻事堆積起來的嗎？依雲和高皓天的蜜月時期，也就在這股『傻勁』中，不知不覺的度過去了。

蜜月之後，高皓天又恢復了上班，早出晚歸，他的生活安定而愉快。在這份安定之下，他的工作效率神速，靈感層出不窮，他設計的建築圖，在公司裏引起了極大的重視。七月，他所設計的第一棟大廈開工了。八月，第二張藍圖被採用，九月，他設計了一連串的郊區別墅……於是，那位擁有水泥公司的父親，開始動心機，要給兒子成立一個獨資的建築公司了。

在這段日子中，依雲只是蕭蕭灑灑的做一個新婦。她曾經想找個上班的工作，但是，高家既

不需要她賺錢，高皓天本人又有高薪的收入，她也就沒有工作的必要了。高太太更加反對，她對依雲說：

『留在家裏給我作個伴吧！女人家，即使上班也上不長的，等有喜的時候，還不是要辭職！』

高太太就是這樣的，她毫不掩飾她『抱孫心切』的心情，最初，依雲聽到這種話，總是弄得面紅耳赤。後來，聽多了，也就不以爲意了。高皓天也同樣不贊成依雲出去工作，他笑嘻嘻的說：

『能享福幹嘛不享福？妳如果眞想工作，不如嘗試寫寫文章，妳不是一直想做個文學家嗎？』

『什麼文學家？』她說：『對文學連皮毛都不懂，也配稱「家」了？我不過有那麼點兒興趣而已。』

『向妳的興趣努力吧！』他認眞的說：『許多「家」的產生，只是因爲有興趣呢！』

於是，她眞的開始寫點散文，作作詩，塡塡詞，也偶爾寫寫短篇小說，偶爾投投稿，偶爾被報章雜誌採用一兩篇。這樣，已足夠引起她的興奮，高皓天也戲呼她爲：

『我親親愛愛的小作家太太！』

『你別拿着肉麻當有趣吧！』她笑着駡，但是，在內心深處，她却仍然是相當得意的。

日子過得甜蜜而寫意。白天，她陪婆婆上街買東西，回娘家和媽媽團聚，去依霞家裏鬧鬧，或者，關着房門寫她的文章。晚上，高皓天下班了，生活就多采多姿了！開車兜風，看電影，去夜總會，或者，雙雙膩在那間臥室裏，談那些吱吱吱、叽叽叽的傻話，經常，把笑聲傳播在整個的空間裏。

這個夏天將過完的時候，依雲發現了一件大事，這使她和高皓天都爲之興奮不已。原來蕭振風自從依雲婚後，就變得神神祕祕、奇奇怪怪起來，他常常失蹤到深夜才回家，又常常自言自語，在室內蹀來蹀去。使蕭太太大爲緊張，她對依雲說：

『準是你們一個個的結婚，四大金剛只剩了他一個光桿，把他刺激得生起病來了！我看，他最近精神有點問題，昨夜，他對着牆壁講了一夜的話！』

這謎底終於揭曉了。一天，依雲和高太太去百貨公司買衣料，走得太熱了，去冷飲部喝杯橘子水，却迎頭碰到了蕭振風，他胳膊裏挽着一個女孩子，竟是那個差點嫁給高皓天的張小琪！他們是在依雲的婚禮上認識的。竟人不知鬼不覺的戀起愛來了！那天晚上，高皓天和依雲都回到蕭家，把蕭振風大大的圍剿起來。蕭振風平日天不怕地不怕的，那晚却面紅耳赤，張口結舌，不住的抓耳朵，抓鼻子，似乎手脚都沒地方放，被『審』急了，他就猛的跳起來，大吼了一句：

『大丈夫說戀愛就戀愛！你們一個個結婚，我連戀愛都不敢承認嗎？本人是戀愛了，怎麼樣？』

看他那股吹鬍子瞪眼睛的樣子，大家都哄然的笑開了。於是，蕭太太明白了，這最後的一個未婚的孩子，也將要脫離他那個孩子氣的世界，投身到婚姻的『蜜網』裏去了。

這晚，依雲躺在高皓天的臂彎裏，她不住的問：

『爲什麼你當初沒有愛上張小琪呢？她不是很美麗，也很可愛嗎？』

『還是我的母猴子比較可愛！』高皓天說。

她在他胸口重重的捶了一拳。

『到底爲什麼？爲什麼？』她固執的問。

『爲什麼嗎？就爲了把她留給妳哥哥呀！否則，妳哥哥又要說我眼睛裏沒有他了！』

『不成理由！』她說：『完全不成理由！』

於是，他一把把她抱進了懷裏。

『爲什麼嗎？只因爲在我眼睛裏，天下最美的、最好的、最可愛的女人，捨妳其誰？』他說，把嘴唇湊向她耳邊。『只是，我的母猴兒，妳是不是該給我生一個小猴兒了呢？』

依雲羞澀的滾進了床裏。可是，第二天，高太太也開始試探了。

『依雲，你們現在年輕一代的孩子，都流行避孕，是不是呀？』

依雲的臉紅了。

『我並沒有避，媽。』她輕聲說。

高太太笑了。

『這樣才好呢！依雲，』她親暱的望着兒媳婦。『我告訴妳，不要怕生孩子，嗯？生了，我會帶，不會讓妳操心的！我家人丁單薄，孩子嘛，是……多多益善的！』

多多益善？她一楞。她可並不想生一窩孩子，像母鷄孵小鷄似的。但是，想起高皓天在枕邊的細語：

『我的母猴兒，妳是不是該給我生個小猴兒了呢？』

她就覺得心頭一陣熱烘烘的，是的，她願意生個孩子，她和高皓天的孩子！不久前，她還對生命有過懷疑，現在，她却深知，如果她有了孩子，這孩子絕對是在一片歡迎和期待中降生的。

9

暑假開始沒有多久，俞碧菡就知道，她眞正的噩運開始了。

首先，是那張成績單，她已經預料到，這學期的成績不會好，因爲，她曠了太多課，再加上遲到早退的紀錄太多。而高二這年的功課又實在太難了，化學方程式總是背不熟，解析幾何難如天書，外國史地複雜繁亂，物理艱深難解……但是，假若自己每晚能多一點時間唸書，假若白天上課時不那麼疲倦，假若自己那該死的胃不這麼疼痛，假若不是常常頭暈眼花……她或者也不會考得那麼糟！居然有一科不及格，居然要補考！沒考好，不及格，要補考都還沒關係，最重要的，是獎學金取消了。換言之，這張成績單宣佈了她求學的死刑，沒有獎學金，她是再也不可能唸下去了！只差一年就可以高中畢業，僅僅差一年！握着那張成績單，她就覺得頭暈目眩而心如刀絞。再加上母親那尖銳的嗓子，嚷得整條巷子都聽得見：

「哎唷，我當作我們家大小姐，是怎麼樣的女狀元呢？結果考試都考不及格！唸書！唸書！

她以爲她眞的是唸書的材料呢！哈！俞家修了多少代的德，會撿來這樣一個女狀元呀！』聽到這樣的話，不止是刺耳，簡直是刺心，她含着淚，五臟六腑都絞扭成了一團，絞得她渾身抽搐而疼痛，絞得她滿頭的冷汗。但是，她不敢說什麼，她只能恨她自己，恨她自己考不好，恨她自己太不爭氣！恨極了，她就用牙齒猛咬自己的嘴唇，咬得嘴唇流血。可是，流血也無補於事，反正，她再也無緣讀書了。

暑假裏的第二件霉運，是母親又懷孕了。母親一發現懷孕之後，就開始罵天罵地罵祖宗罵神靈，罵丈夫罵命運罵未出世的『討債鬼』，不管她怎麼罵，碧菡應該是負不了責任的。但，她却嚴重的受到了池魚之災，母親除了罵人之外，對所有的家務，開始全面性的罷工，於是，從買菜、燒飯、洗衣、打掃，以至於抱孩子、換尿布、給弟妹們洗澡，全成了碧菡一個人的工作。這年的夏天特別熱，動一動就滿身大汗，每日工作下來，碧菡就覺得全身的筋骨都像折斷了般的疼痛，躺在床上，她每晚都像死去般的脫力。可是，第二天一清早，她又必須振作起來，開始一天新的工作。

這年夏天的第三件噩運，是她發現自己的身體已一日不如一日，她不敢說，不敢告訴任何人。但，夜裏，她常被腹內絞扭撕扯般的疼痛所痛醒，咬着牙，她强忍着那份痛楚，一直忍到冷汗濕透了枕頭。有幾次，她痛得渾身抖顫，而把碧荷驚醒。碧荷用手撫摸着她，摸到她那被冷汗所濡濕的頭髮和抽搐成一團的身子時，那孩子就嚇得發抖了。她顫巍巍的問：

『姐姐，妳怎麼了？』

碧菡會强抑着疼痛，故作輕鬆的說：

『哦，沒什麼，我剛剛做了一個惡夢。』

碧荷畢竟只是個孩子，她用手安慰的拍了拍姐姐，就翻個身子，又矇矇朧朧的睡去了。碧菡繼續和她的疼痛掙扎，往往一直掙扎到天亮。

日子不管怎麼苦，怎麼難捱，怎麼充滿了汗水與煎熬，總是一天天的滑過去了。新的一學期開始了，俞碧菡沒有再去上課。開學那天，她若無其事的買菜燒飯，洗衣，做家務，但是，她的心在滴着血，她的眼淚一直往肚子裏流。下課以後，何心茹來找她，劈頭一句話就是：

『俞碧菡，妳爲什麼不去上課？』

她一面洗着菜，一面毫不在意似的說：

『不想唸書了！』

『不想唸書？』何心茹瞪大眼睛嚷：『妳瘋了！只差一年就畢業了，妳好歹也該把這一年湊合過去，如果妳缺學費，我們可以全班募捐，捐款給妳讀！妳別傻，別受妳後母那一套，她安心要妳在家裏幫她當下女！妳聰明一點，就別這樣認命……』

俞碧菡張大了眼睛，壓低聲音說：

『何心茹，妳幫幫忙好嗎？別這樣大聲嚷行不行？』

『怎麼？』何心茹的火氣更大了：『妳怕她，我可不怕她！她又不是我後媽，我怕她幹什麼？

俞碧菡，我跟妳說，妳不要這樣懦弱，妳跟她拚呀，跟她吵呀，跟她打架呀……』

『何心茹！』俞碧菡喊，臉色發白了。『請妳別嚷，求妳別嚷，不是我媽不讓我讀，是我自己不願意讀了！』

『妳騙鬼呢！』何心茹任性的叫。『妳瞧瞧妳自己，瘦得只剩下了一把骨頭，蒼白得像個死人！妳太懦弱了，俞碧菡，妳太沒有骨氣了！我是妳的話呀，我早就把那個母夜叉……』

她的話還沒說完，那個母親已經出現了。她的眼睛瞪得凸了出來，臉色青得嚇人，往何心茹面前一站，她大吼了一聲：

『妳是那裏跑來的野雜種！妳要把我怎麼樣？妳說！妳說！妳說！』她直逼到何心茹的面前來。

何心茹猛的被嚇了一大跳，嚇得要說什麼話都忘了，她只看到一張浮腫的臉，蓬亂的頭髮，和一對兇狠的眼睛，往她的面前節節進逼，她不由自主的連退了三步，那女人可就連進了三步，她的眼睛幾乎碰到何心茹的鼻子上來了。

『說呀！』她尖聲叫着：『妳要把我怎麼樣？妳罵我是母夜叉，妳就是小婊子！妳媽也是婊子，妳祖母是老婊子！妳全家祖宗十八代都是婊子！妳是婊子的龜孫子的龜孫子……』

何心茹是真的嚇傻了，嚇楞了，生平還沒聽過如此希奇古怪的下流罵人話，罵得她只會瞪大了眼睛，張大了嘴，傻傻的站在那兒。

碧菡趕了過來，一把握住何心茹的胳膊，她連推帶送的把她往屋外推，一面含着眼淚，顫聲

說：

『何心茹，妳回去吧！謝謝妳來看我，妳趕快回去吧！走吧！何心茹！』

何心茹被俞碧菡這樣一推，才算推醒了過來，她愕然回過頭來，望着俞碧菡說：

『她在說些什麼鬼話呀？』

『別理她，別理她！』俞碧菡拚命搖頭，難堪得想鑽進一個地洞裏去。『妳快走！快走！』

那母親追了過來，大叫着說：

『不理我？那有那麼容易就不理我？』她伸出手去，俞碧菡一驚，怕她會不分青紅皂白的打起何心茹來，她就慌忙攔在何心茹前面，急得跺着脚喊：

『何心茹！妳還不走！還不快走！』

何心茹明白了，她是非走不可的了，否則，一定要大大吃虧不可！眼前這個女人，活像一頭瘋狗，妳或者可以和一個不講理的女人去講理。但是，妳如何去和一頭瘋狗講理呢？轉過身子，她飛快的往外面跑去。她畢竟是個孩子，在學校和家裏都任性慣了的孩子，什麼時候受過這種氣？因此，她一邊跑，一邊大聲的罵：

『母夜叉！吊死鬼！瘋婆子！將來一定不得好死！母夜叉！母夜叉！母夜叉……』

她一邊叫着，一邊跑得無影無蹤了。

這兒，這女人可氣瘋了，眼看那個何心茹已經消失在巷子裏，追也追不回來。她這一腔的怒火，就熊熊然的傾倒在俞碧菡的身上了。舉起手來；她先對俞碧菡一陣沒頭沒腦的亂打，嘴裏尖

聲的叫着：

『妳這個雜種引來的小婊子！妳會在背後咒我？妳會編派我？我是母夜叉，吊死鬼，我先叉死妳，吊死妳！妳到閻王爺面前再去告我去！』

俞碧菡被她打得七葷八素，眼前只是金星亂冒，胃裏就又像翻江倒海般的疼痛起來。她知道這一頓打是連討饒的餘地都沒有的，所以，她只是直挺挺的站着，一任她打，一任她罵，她既不開口，也不閃避。可是，這份『沉默』却更加觸怒了母親，她的手越下越重了。

『妳硬！妳强！妳不怕打！我今天就打死妳！看妳能怎麼樣？了不起我到閻王爺面前去給妳償命！妳會罵我，妳叫我瘋婆子，我今天就瘋給妳看……』

她抽着她的耳光，捶着她的肩膀，扯她的頭髮，拉她的耳朵……俞碧菡只是站着，她在和腹內的疼痛掙扎，反而覺得外在的痛楚不算一回事了。豆大的汗珠從她的額上冒了出來，冷汗濕透了背脊上的衣服……她挺立着，用全身的力量來維持自己不倒下去。然後，她聽到一聲粗魯的暴喝：

『好了！夠了！不許再打了！』

是父親！他跨了過來，把俞碧菡從母親的手下拉出來，用胳膊格開了母親。

『夠了，夠了，妳也打夠了！』父親粗聲說。

母親呆了。她驚愕的看看丈夫，再掉頭望着俞碧菡。碧菡現在倚着一張桌子，勉强的站着。

那母親忽然恍然的發現，這女孩已經長大了。她雖然憔悴，雖然瘦弱，雖然蒼白，却依然掩飾不

住她的娟秀及清麗，那薄薄的衣衫裏，裹着的宛然是個少女動人的胴體。從什麼時候起，這孩子已經長成了？從什麼時候起，這女孩變得如此美麗和動人？一層女性本能的嫉妬從她心中升起，迅速的蔓延到她全身每個細胞裏，她轉向丈夫，怪聲嚷嚷着：

『哎唷，小婊子居然有人撐腰了！』向丈夫跨了一步，她挺挺胸膛：『你幹嘛護着她？你心痛是不是？哦——』她拉長聲音，眼珠在丈夫及碧菡身上轉來轉去。『我明白了！她又不是你的親生女兒，要你來心痛？』她怒視着丈夫：『我明白了！她現在大了，你心動了是不是？她長得漂亮是不是？我早知道這個小狐狸精留在家裏是個禍水……』她咬牙切齒：『你們幹了些什麼好事？你們說！你們說！』

『妳胡扯什麼？』那父親真的被觸怒了，他向妻子邁了一大步。『妳再胡說八道，當心我揍妳！』

這一下不得了了，那母親大大的被刺傷了，疑心病還沒消失，自尊心又蒙受了打擊，她立即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哭了起來，一面呼天搶地的大嚷大叫：

『哎唷，你們這對狗男女，你們做了什麼醜事呀？現在看我不順眼了！哎唷，你們聯合起來欺侮我！哎唷，我前輩子造了什麼孽呀，這輩子這麼倒霉！』她向那丈夫一頭撞去，大大的撒起潑來：『你殺了我好了！你這沒良心的！你連我和肚子裏的孩子一起殺了好了！把我殺了，除了你的眼中釘，你好和那個小狐狸精不乾不淨！你殺呀！殺呀！殺呀！……』

兪碧菡聽着這一切，她大睜着眼睛，心裏只是模模糊糊的想着：這個『家』是眞的不能再待下

去了。繼母那些纖言纖語使她震驚得已無力開口，何況，她胃裏正在劇烈的絞痛着。逐漸的，她眼前的父母都成了模糊的影子，她只看到披頭散髮，手舞足蹈的母親，像一個幻影般在晃來晃去，然後，她聽到父親的一聲驚天動地的大吼：

『住口！』

接着，父親就暴怒的揚起手來，給了母親一記清脆而響亮的耳光。母親怔了，呆站在那兒，她像中了魔一般一動也不動，半晌，她才忽然醒悟過來，立即像殺豬般的一聲狂叫：

『殺人哪！害命哪！父親勾通了女兒殺人哪！看他們兪家的醜事呀！繼父和女兒幹的好事呀！……』

天哪！兪碧菡在心裏叫着，天哪！她只感到胃裏一陣狂攪，她張開嘴來，想呼叫，想喊，想呻吟，但她什麼話都沒有說出來，因爲，一股熱潮從她嘴中直衝出來，她用手蒙住嘴，睜眼看去，只看到滿手鮮血。她眼前一黑，就整個人摔倒在地上，迷糊中，還聽到碧荷在尖叫：

『姐姐！姐姐！姐姐！姐姐死掉了！姐姐死掉了！姐姐死掉了！……』

她的頭往旁邊一側，失去了所有的知覺。

時間似乎過去了很久很久，似乎有幾百年，幾千年，甚至幾萬年……但她終於悠悠醒轉，渾身從頭到脚都在疼痛，痛得她分不清楚到底什麼地方最痛，她的神志依然迷糊，頭腦昏沉得厲害。模糊中，她聽到碧荷在她身邊嗚嗚哭泣，於是，她想，她快死了，她知道，她是眞的快死了，因爲她喉嚨中腥而甜。碧荷正一面哭着，一面拿毛巾拭着她的嘴角……。

『姐姐，姐姐！』碧荷在哭叫着。『姐姐，姐姐！』

她努力的睜開眼睛，碧荷的臉像浸在水霧裏的影子，由於驚懼，那張小臉蒼白而緊張。要安慰妹妹，她想，要告訴她別害怕……但張開嘴來，她吐不出聲音，抬起手，她想撫摸妹妹的頭髮，可是，手指才動了動，就又無力的垂了下去。碧荷的眼睛張大了，她驚喜的喊：

『姐姐醒了，爸爸！姐姐活了！』

『活了？』她聽到母親的聲音：『她根本就是裝死！從頭到尾就在裝死！』

她微微轉頭，於是，她看到室內亮着燈光，天都黑了，是開燈的時間了，那麼，自己起碼已經昏迷了好幾小時。她再轉頭，發現自己正躺在床上。碧荷淚痕狼藉的小臉上綻開了笑容，她眼睛發光的仆向了姐姐：

『姐姐，』她用小手緊抓住碧菡的手指，似乎怕她會逃走。『姐姐，妳好一點了嗎？』

她想微笑，但是她笑不成，腹內一陣新的攪痛抽搐了她，她痛苦的張開嘴，血液從她嘴中湧出來。碧荷的笑容僵了，恐懼使她的小手冰冷。

『姐姐！姐姐！』她發狂般的喊着。『妳不要死！姐姐，妳不要死！』

是的，我不要死，碧荷，我不要死！她想着，却苦於無法說話，我太年輕，我的生命還沒有開始，我不能死，我不要死……昏暈重新抓住了她，她再度失去了知覺。

又不知道過了多久，她再一次醒過來，朦朧中，她聽到父親的聲音在說：

『這樣不行，我們要把她送醫院。』

『送醫院?』母親叫着。『我們有錢送她去醫院嗎?家裏連買菜的錢都沒有呢!』

『可是……』父親的聲音又疲倦又乏力。『這樣子,她會死掉。』

『她裝死!』母親還在喊:『裝死!裝死,裝死……』

她又失去了知覺。

就這樣,她昏一陣,醒一陣,又昏一陣,又醒一陣……時間也不知道到底過去了多久,幾分鐘,幾小時,還是幾天?她只感到生命力正一點一滴的從她體內消失,像剝繭抽絲般,緩慢的抽掉,一絲絲,一縷縷的抽掉……她越來越衰弱,越來越無法集中思想。然後,她又聽到碧荷在哭泣,一面哭,一面在搖撼着她。

『姐姐,妳活過來!姐姐,妳活過來!姐姐,我要妳活過來……』

可憐的小碧荷!她迷糊的想,可憐的小碧荷!

『姐姐,』碧荷邊哭邊說:『妳說過的,妳說妳要照顧我的,姐姐,妳說過的,妳說生命是什麼什麼好美麗的,妳說過的,姐姐……』

是的,我說過的;生命是美麗的,生命是充滿了愛與希望的,生命是喜悅的……我說過的,是的,我說過的!碧菡心中像掠過了一道强光,陡然間,那求生的慾望强烈的抓住了她;我不要死!我不要死!我不要死!她猛的驚醒了過來,思想飛快的在她腦子中馳過,她的生命線在什麼地方?她腦海裏掠過一個電話號碼,一個被她記得滾瓜爛熟的電話號碼!她張開眼睛,盯着碧荷,她努力的、掙扎的喊:

『碧荷！碧荷！』

『姐姐？』碧荷驚喜的俯過身去。

『聽着，碧荷，』她喘息着：『去……去打一個電話，去……去找一個姓蕭的老師，蕭依雲，去！快去！那電話號碼是……』她唸出了那個號碼，昏暈又開始了，痛楚又開始了，她喃喃的重複着那個號碼，一遍又一遍，一遍又一遍……然後，她又什麼都不知道了。

10

已經晚上十二點多鐘了，高家的電話鈴驀然間響了起來，這在生活起居都相當安定的高家來說，是件十分希奇的事。高皓天和依雲剛上床不久，正在聊着天，還沒入睡，依雲推推皓天說：

『你去接電話，誰這麼晚打電話來？』

『準是妳那個瘋哥哥！』高皓天說，一面下床找拖鞋。『他自從戀愛之後，就變得瘋瘋癲癲起來了！』

『他沒戀愛的時候，就已經夠瘋了，』依雲笑着說：『何況是戀愛以後呢？你快去接電話吧，鈴一直響，待會兒把爸爸和媽媽都吵醒了！』

高皓天跑進了客廳，一會兒之後，他折回到臥室裏來，帶着一臉希奇古怪的神色。

『依雲，是妳媽打電話來！』

『我媽？』依雲翻身而起，嚇了一跳：『家裏出了什麼事？爲什麼我媽要打電話來？』

『沒事，妳別緊張，電話已經掛斷了。她說有個小女孩打電話去找妳，哭哭啼啼的說要找蕭老師，她沒辦法，已經把我們的電話告訴那小女孩了……』

話沒說完，客廳裏的電話鈴又響了起來，高皓天說：

『果然！一定是那小女孩！』

依雲衝進了客廳，一把抓起聽筒：

『喂？』她說：『那一位？』

『我要找蕭老師！』對方眞是個小女孩，在一邊哭，一邊說：『我要找蕭老師，蕭依雲老師！』

『我就是，』依雲急急的說，又驚奇又詫異，她生平只代過一個月的課，却沒教過這麼小的孩子呵！『妳是誰？有什麼事？』

『蕭老師！』那孩子哭泣着嚷：『妳快點來，我姐姐要死了！』

『什麼？』依雲完全摸不着頭腦：『妳是誰？是誰？說淸楚一點，誰要死了？』

『我姐姐要死了！她名叫俞碧菡！蕭老師，妳快來，我姐姐要我找妳，妳快來，她恐怕已經死了！妳快來……』那孩子泣不成聲了。

俞碧菡！依雲腦中像電光一閃，立即想起那個楚楚可憐的，哀哀無告的女孩子！她深抽了一口氣，大聲問：

『在什麼醫院？』

『沒……沒有在醫院，』孩子哭着：『媽媽不肯送醫院，在……在家裏……』

『聽着！』依雲毫不考慮的喊：『妳回去守住妳姐姐，我馬上趕到妳家裏來！』

掛斷了電話，她衝進臥室裏去穿衣服。高皓天拉住了她，不同意的說：

『妳知道幾點鐘了？妳要幹什麼？』

『皓天！』依雲嚴肅的說：『你愛不愛我？』

『怎麼？』高皓天一楞。『我當然愛妳！』

『你如果愛我的話，別多發問，』依雲堅定的、急促的、清晰的說：『趕快穿上衣服，開車送我去一個地方，救人如救火，我們沒有時間耽擱，快！快呀！』

高皓天慌忙脫下睡衣，換上襯衫和長褲。

『但願我知道妳在忙些什麼……』他嘰哩咕嚕的說。

『我的一個學生有了麻煩，』她說，拿了皮包，向屋外衝去。『她妹妹說她快死了！』

『她家裏的人幹什麼去了？』高皓天一面跟着她走，一面仍然在不住口的抱怨：『妳又不是醫生，我眞不懂妳趕去有什麼用？』

『她就是兪碧菡，記得嗎？我以前跟你提過的那個女孩子！』

『哦！』高皓天又楞了楞。『我以爲妳早已擺脫了那個兪碧菡了！』

高太太和高繼善都被驚醒了，高太太把頭伸出了臥室，驚訝的喊：

『什麼事？半夜三更的，你們要到什麼地方去？』

『對不起，媽！』依雲匆匆的喊：『有個朋友生了急病，我們要趕去看看，如果沒事，馬上就

會回來的！』

話沒說完，她已經衝出了大門，衝進了電梯，高皓天緊跟着她走進電梯，嘴裏還在說：

『我看妳有點兒瘋狂，一個學生！妳只教了她一個月課，她有父有母，妳管她什麼閒事？生病應該找醫生，不找醫生找妳，她家裏的人瘋了！難得又會碰到妳這個瘋老師，居然半夜三更……』

依雲摟住高皓天的脖子，吻住了他的唇，使他那些個埋怨的話一句也說不出口。然後，她放開他，笑笑說：

『你寵我，就別再埋怨！』

高皓天望着她，搖頭，嘆氣。

『我拿妳一點辦法也沒有！』

下了樓，鑽進車子，高皓天發動了馬達。

『在什麼地方？』他問。

依雲指示着路徑，那個地方，是她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。車子迅速的奔馳在黑夜的街道上，轉進松山區的小巷裏，左轉右轉，終於停在那一大堆破爛的火柴盒中間。高皓天四面望望，不安的聳了聳肩：

『這兒使人有恐懼感。』他說。『我最好陪妳進去！是那一家？還記得嗎？』

依雲遲疑的看着那些都很相似的房子，一時也無法斷定是那一家，尤其在這暗沉沉的黑夜

裏。她站在巷子中間，四面張望着，然後，有個小小的人影一閃，碧荷打屋簷底下冒了出來。

『蕭……蕭老師？』她怯怯的問。

『是的，』依雲慌忙說：『妳就是俞碧菡的妹妹？』

碧荷一把拉住了她的手，不由分說的往屋子裏拉，她小小的身子嚇得不住抖索着。

『我姐姐……我姐姐……』她抽噎着說：『她快要死了！』

『別怕！』依雲緊握了碧荷一下。『我們進去看！』她回頭叫了一聲：『皓天，你也進來，這屋裏有個女人，我拿她是毫無辦法的！』

他們衝了進去，一走進房內，依雲就看到一個高頭大馬的男人，正坐在一張竹製的桌子前面，在大口大口的喝着一瓶紅露酒，滿屋子都是酒氣、霉味，以及一股潮濕的尿騷味。在那男人旁邊，那個與依雲有一面之緣的女人正呆呆的坐着。看到了他們，那女人跳了起來：

『你們是誰？半夜三更來我家做什麼？』她其勢洶洶的問。

『我們來看碧菡！』依雲昂着頭說：『聽說她病了！她在什麼地方？』

碧荷用小手死拉着她，把她往屋後扯。

『在這邊！你們快來，在這邊！』

依雲無暇也無心再去顧到那女人，就跟着碧荷來到一間陰陰暗暗的房間裏，撲鼻而來的，是一股血腥味。然後，在屋頂那支六十燭的燈光下，依雲一眼看到了俞碧菡，在一張竹床上，碧菡那瘦弱的、痙攣成一團的身子，正半掩在一堆破棉絮中間。她的頭垂在枕頭上，臉色比被單還

白，唇邊，滿枕頭上，被單上，都染着血漬。在一刹那間，依雲嚇得脚都軟了，她回頭抓住高皓天：

『他們把她殺了！』她說。

『不是，不是。』碧荷猛烈的搖着頭。『姐姐病了，她一直吐血，一直吐血。』

高皓天衝了過去，俯下身子，他看了看碧菡，用手探了探她的鼻息，抬起頭來，他很快的說：

『她還活着！』

依雲也衝到床邊，摸了摸碧菡的手，她試着叫：

『俞碧菡！俞碧菡！』

碧菡毫無反應的躺着，只剩下了一口氣，看樣子，她隨時都可以結束這條生命。依雲惱怒了，病成這樣子！那個父親在喝酒，母親若無其事，他們是安心要讓她死掉！她憤怒的問碧荷：

『她病了多久了？』

『從今天下午就昏倒了，』碧荷抽抽噎噎的說：『爸爸說要送醫院，媽媽不肯！』

『依雲！』高皓天當機立斷。『我們沒有時間躭誤，如果要救她，就得馬上送醫院！』

那個『父親』進來了，帶着滿身的酒氣，他醉醺醺的，脚步蹌踉的站着，口齒不清的說：

『你們……你們做做好事，把她帶走，別再……送……送回來，在……在這樣的家庭裏，她……她活着，還不如……不如死了好！』

依雲氣得發抖，她瞪視着那個父親。

『你知道你們在做什麼？』她叫：『你們見死不救，就等於在謀殺她！我告訴你們，碧菡如果活過來，我就饒了你們！如果死了，我非控告你們不可！』

『控告我們？』那個『母親』也進來了，似乎也明白碧菡危在旦夕，她那股兇神惡煞般的樣子已經收斂了，反而顯得膽怯而怕事，她囁囁嚅嚅的說：『她生病，又不是我們要她生的，關我們什麼事？』

依雲氣得咬牙切齒。

『妳是第一個兇手！』她叫：『妳巴不得她死！』

『依雲！』高皓天說：『少和她吵了，我們救人要緊！妳拿床毯子裹住她，我把她抱到車上去！』

一句話提醒了依雲，她慌忙找毯子，沒找到，只好用那床髒兮兮的棉被把她蓋住。高皓天一把抱起了她，那身子那樣輕，抱在懷裏像一片羽毛。他下意識的看了看那張臉，如此蒼白，如此憔悴，如此怯弱……那緊閉的雙眼，那毫無血色的嘴唇……天哪！這是一條生命呢！一陣緊張的、憐惜的情緒緊抓住了他；不能讓她死去，不能讓一條生命這樣隨隨便便的死去！他抱緊她，大踏步的走出屋子，一直往車邊走去。

把碧菡放在後座上，依雲坐進去摟住了她，以防她傾跌下來。碧荷哭哭啼啼的跟了過來：

『我要跟姐姐在一起！』她哭着說。

看樣子，這個家裏除了這個小女孩，並沒有第二個人關心碧菡的死活，依雲簡單的說了句：

『上來吧！』

碧荷鑽進了車子。

高皓天發動了馬達，車子如箭離弦般向前衝去。毫不思索的，高皓天一直駛向台大醫院。碧荷不再哭泣了，只是悄悄的注視着姐姐，悄悄的用手去撫摸她，依雲望着這姐妹二人，一刹那間，她深深體會到這姐妹二人同病相憐的悲哀，和相依爲命的親情。她不由自主的伸出手去，安慰的緊握住碧荷的手。碧荷在這一握下，似乎增加了無限的溫暖和勇氣，她抬眼注視着依雲，含淚說：

『蕭老師，妳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人！』

依雲頗爲感動，她眼眶濕潤潤的。

『別叫我蕭老師，叫我蕭姐姐吧！』她說。

『蕭姐姐！』碧荷非常非常順從的叫了一聲。『妳永遠做我們的姐姐好嗎？』她直視着她，眼裏閃着期盼的淚光。

依雲用手輕撫她的頭髮。

『妳叫什麼名字？』她問。

『我叫俞碧荷。』

『碧荷！』她拍拍她。『妳是個又聰明又勇敢的小女孩，妳可能挽救了妳姐姐的生命。』

『姐姐不會死了，是嗎？』碧荷的眼裏燃燒着希望。

依雲看了碧菡一眼，那樣奄奄一息，那樣了無生氣的一張臉！依雲打了個寒噤，她不願欺騙那小女孩。

『我們還不知道，要看了醫生才知道！』

碧荷的小手痙攣了一下，她不再說話了。

車子停在台大醫院急診室的門口，高皓天下了車，打開車門，他把碧菡抱了出來。碧菡經過這一陣顛簸和折騰，似乎有一點兒醒覺了，她呻吟了一聲，微微的張開眼睛來，無意識的望了望高皓天，高皓天凝視着這對眼睛，心裏竟莫名其妙的一跳，多麼澄澈，多麼清明，多麼如夢似幻的一對眼睛！直到此刻，他才發現到這女孩的面貌有多姣好，有多清秀。

進了急診室，醫生和護士都圍了過來，醫生只翻開碧菡的眼睛看了看，馬上就叫護士量血壓，碧荷被叫了過來，醫生一連串的詢問着病情，越問聲音越嚴厲，然後，他憤怒的轉向依雲：

『爲什麼不早送來？』

依雲也來不及解釋自己和碧菡的關係，只是急急的問：

『到底是什麼病？嚴不嚴重？』

『嚴不嚴重？』醫生叫着說：『她的高血壓只有八十二，低血壓只有五十四，她身體中的血都快流光了！嚴不嚴重？她會死掉的，你們知道嗎？』他再看了看血壓表：『知不知道她的血型？我們必須馬上給她輸血。』

『血型？』依雲一怔：『不知道。』

醫生狠狠的盯了依雲一眼，轉頭對護士說：

『打止血針，馬上驗血型。』再轉向依雲：『你們帶了醫藥費沒有？她必須住院。』

依雲又怔了一下，她轉頭對高皓天說：

『我看，你需要回去拿錢。』

『拿多少呢？』高皓天問。

醫生忙着在給碧菡打針，止血，檢查，護士用屏風把碧菡遮住了。半晌，醫生才從屏風後面轉了出來，他滿臉的沉重，望着高皓天和依雲。

『初步診斷，是胃出血，她一定很久以來就害了胃潰瘍，現在，是由慢性轉爲急性，所以會吐血，而且在內出血，我們一面給她輸血，如果血止不住，就要馬上送手術室開刀，我看，在目前的情況下，如果不把胃上的傷口切除，她會一直失血而死去。你們誰是她的家屬？』

高皓天和依雲面面相覷。終於，依雲推了推碧荷。

『她是。』

『她的父母呢？誰負她的責任？誰在手術單上簽字？誰負責手術費、血漿，和保證金？』

『大夫，』高皓天跨前了一步，挺了挺胸：『請你馬上救人，要輸血就輸血，要開刀就開刀，要住院就住院，我們負她的全部責任！』掉轉頭，他對依雲說：『妳留在這兒辦她的手續，我回家去拿錢！』

依雲點點頭，高皓天轉過身子，迅速的衝出了醫院。

當高皓天折回到醫院裏來的時候，碧菡已經被送入了手術室，依雲正在手術室外的長椅上等待着。碧荷經過這麼長久一段時期的哭泣和緊張，現在已支持不住，躺在那長椅上睡着了，身上蓋着依雲的風衣。高皓天繳了保證金，辦好了碧菡的住院手續，他走過來，坐在依雲的身邊。

『依雲！』他低低的叫。

依雲抬眼望着他。

『妳眞會惹麻煩呵！』他說：『幸虧妳只教了一個月的書，否則，我們大概從早到晚都忙不完了。』他用手指繞着依雲鬢邊的一綹短髮，他的眼光溫存而細膩的盯着她。『可是，依雲，妳是這樣一個好心的小天使，我眞說不出我有多麼多麼的愛妳！』

依雲微笑了，她把頭倚靠在高皓天的肩上，伸手緊緊握住了高皓天的手。

『知道嗎？皓天？』她在他耳邊輕聲的說：『我永遠不會忘記你今晚的表現，永遠不會！我在想……』她慢慢的說：『我嫁了一個世界上最好的丈夫！』

高皓天的手臂繞住了她的肩。

『我告訴妳，依雲，』他說：『妳放心，那孩子會好的，會活過來的。』

『你怎麼知道？』依雲問。

『因爲，她有這樣的運氣，碰到妳當她的老師，又有這樣的運氣，及時找到妳，還有……』

『還有這樣的運氣……』依雲接口說：『我又有那樣一個熱心而善良的丈夫！』

『好吧，』高皓天說：『這也算一條，又有這樣的運氣，我們並不貧窮，繳得出她的保證金，還有一項運氣，碰巧第一流的醫生都在醫院裏……一個有這麼多運氣的女孩子，是不應該會輕輕易易的死去的！』

依雲偎緊了他。

『但願如你所說！』她說：『可是，手術怎麼動了這樣久呢？』

『別急，』高皓天拍拍她。『妳最好睡一下，妳已經累得眼眶都發黑了。』

依雲搖搖頭。

『我怎麼睡得着？』她看看那在睡夢中不安的囈語着的小碧荷，伸手把她身上的衣服蓋好，她低嘆了一聲。『皓天，原來世界上有如此可憐的人，我們實在太幸福了。以後，我們要格外珍惜自己的幸福才對。』

他不語，只是更緊的攬住了她。

時間緩慢的流過去，一分一秒的流過去，手術室的門一直關着。高皓天和依雲依偎着坐在那兒，共同等待一個有關生死的大問題。他們手握着手，肩靠着肩，彼此聽得到彼此的心跳，都覺得這漫長的一夜，使他們更加的接近，更加的相愛了。

天慢慢的亮了，黎明染白了窗子。依雲幾乎要矇矓入睡了，可是，終於，手術室的門開了，醫生們走了出來。依雲和高皓天同時跳了起來。

『怎樣？大夫？』高皓天問。

『切除了三分之一個胃。』醫生說，微笑的。『一切都很順利，我想，她會活下去了。』

依雲擧首向天，臉上綻放着喜悅的光采，半晌，她回過頭來，看着高皓天，眼睛清亮得像黑夜的星光。

『生命眞美麗，不是嗎？』她笑着問。

高皓天目不轉睛的盯着她。

『妳眞美麗，依雲。』他說。

他們依偎着走到窗前，窗外，遠遠的天邊，第一線陽光正從地平線上射了出來。朝霞層層疊疊的堆積着，散射着各種各樣鮮明的彩色，一輪紅日，在朝霞的烘托簇擁之中，冉冉上升。

『我們從沒有並肩看過日出，不是嗎？』依雲問。『原來日出這麼美麗！』

高皓天沒有說話，只是帶着一份那樣强烈的激動和喜悅，望着那輪旭日所放射的萬道光華。

天完全亮了。

11

時間不知道過去了多久，似乎又有幾千幾萬年了，俞碧菡在那痛楚的重壓下昏昏沉沉的躺着。依稀彷彿，曾覺得自己周圍圍滿了人；醫生、護士，開刀房裏的燈光，也依稀彷彿，曾聽到碧荷低低的抽噎，反反覆覆的叫姐姐，還依稀彷彿，曾有個溫柔的、女性的手指在撫摸着自己的頭髮和面頰，更依稀彷彿，曾有過一雙有力的、男性的手臂抱着自己的身子，走過一段長長的路程……終於，這所有如眞如幻的疊影都模糊了，消失了，她陷入一種深深的，倦怠的，一無所知的沉睡裏了。

醒來的時候，她首先看到的，是吊在那兒的血漿瓶子，那血液正一點一滴的經過了橡皮管，注射進自己的身體裏去。她微微轉頭，病床的另一邊，是大瓶的生理食鹽水，自己的兩隻手都被固定着，無法動彈。她也不想動彈，只努力的想集中自己的思想，去回憶發生過的事情。軟軟的枕頭，潔淨的被單，觸鼻的藥水和酒精味，明亮的窗子，隔床的病人……一切都顯示出一個明顯

的事實，她正躺在醫院裏。醫院裏！那麼，她已經逃過了死亡？她轉動着眼珠，深深的嘆息。這嘆息聲驚動了伏在床邊假寐的碧荷，她直跳起來，俯過身子去喊：

『姐姐！』

碧菡轉頭看着妹妹，她終於能笑了，她對着碧荷軟弱的微笑，輕聲叫：

『碧荷！』

『姐姐！』碧荷的眼睛發亮，驚喜、欣慰，而激動。她抓住了姐姐的手指。『妳疼嗎？姐姐？』

『還好，』她說，望了望四周，看不到父親，也看不到母親。『怎麼回事？我怎麼在醫院裏？』

『是蕭姐姐送妳來的！』

『蕭姐姐？』她楞了楞。

『就是妳要我打電話找的那個蕭老師，她要我叫她蕭姐姐！』碧荷解釋着。

蕭老師？是了！她記起了，最後能清楚的記起的一件事，就是叫碧荷打電話去找蕭依雲，那麼，自己仍然做對了，那麼，蕭依雲眞的幫助了她？

『哦，姐姐，』碧荷迫不及待的述說着。『蕭姐姐和高哥哥眞是一對好人，天下最好的人……』

『高哥哥？』她糊塗的唸着，那又是誰？

『高哥哥就是蕭姐姐的丈夫。』碧荷再度解釋。『他們把妳送到醫院裏來，妳開了刀，醫生說妳的胃要切掉一部份，妳整夜都在動手術，蕭姐姐和高哥哥一直等着，等到妳手術完了，醫生說沒有什麼關係了，他們才回去休息。蕭姐姐說，她晚上還要來看妳。』

『哦！』俞碧菡的眼珠轉動着，腦子裏湧塞着幾千幾萬種思想。她衰弱的問：『一定……一定用了很多錢吧？爸爸……怎麼有這筆錢？』

『姐姐，』碧荷的眼睛垂了下來，她輕聲說：『所有的錢都是高哥哥和蕭姐姐拿出來的，他們好像跑來跑去忙了一夜，我後來睡着了，醒來的時候，妳已經動完手術，住進病房了，蕭姐姐要我留在這裏陪妳，她才回去的。』

『哦！』碧菡應了一聲，轉開頭去，她眼裏已充滿了淚水。

『怎麼？姐姐，妳哭了？』碧荷驚慌的說：『妳疼嗎？要不要叫護士來？』

『不要，我很好，我不疼。』碧菡哽塞的說，眼淚滑落到枕頭上。她想着蕭依雲，一個僅僅教了她一個月書的老師！一個比她大不了幾歲的『大姐姐』！眼淚不受控制的湧了出來，奔流在面頰上。別人如果對妳有小恩惠，妳可以言報，大恩大德，如何言報？何況，這份『照顧』和『感情』，更非普通的恩惠可比！

一位護士小姐走了過來，手裏拿着溫度計。

『哎喲，別哭啊！』護士笑嘻嘻的說：『沒有多嚴重，許多比妳嚴重得多的病人，也都健健康康的出院了。』她用紗布拭去她的眼淚，把溫度計塞進她嘴裏。『瞧！剛開過刀，是不能哭的，當心把傷口弄裂了！好好的躺着，好好的休息，妳姐姐和姐夫就會來看妳的！』

姐姐和姐夫？護士指的該是蕭依雲和她的丈夫了！姐姐和姐夫？她心裏酸楚而又甜蜜的回味着這幾個字，姐姐和姐夫！自己何世修來的姐姐和姐夫？但是……但是，如果那眞是自己的姐姐

和姐夫呵！

護士走了。她望着窗子，開始默默的出着神，只一會兒，疲倦就又征服了她，她再也沒有精力來思想，闔上眼睛，她又昏昏入睡了。

再醒來的時候，病房裏的燈都已經亮了，她剛轉動了一下頭，就聽到一個溫柔的聲音，低低的喊：

『感覺怎麼樣？俞碧菡？』

她轉過頭，大睜着眼睛，望着那含笑坐在床邊的蕭依雲。一時間，她心頭堵塞着千言萬語，却一個字都吐不出來，淚水已迅速的把視線完全弄模糊了。

『哦，』依雲很快的說：『怎麼了？怎麼了？剛開過刀，總是有點疼的，是不是？過幾天，包妳就什麼事都沒有了……』

『不，不是疼，』她在枕上搖着頭。『是……是因爲……因爲妳，蕭老師，我不知道……不知道……』

蕭依雲握住了她的手。

『快別這樣了，』她說：『情緒激動對妳是很不好的，醫生說，妳的病就是因爲情緒不穩定才會得來的。現在，什麼都好了，妳多年的病，總算把病根除了，以後只要好好調養，妳會强壯得像條小牛！』她忽然失笑了。『這形容詞不好，像妳這樣嬌怯的女孩子，永遠不會成爲小牛，頂多，只能像隻小羊而已。』

俞碧菡噙着滿眼眶的淚，在蕭依雲的笑語溫存下，眞覺得不知道該怎麼樣才好。道謝？怎麼謝得了？不謝？又怎麼成？她只是淚汪汪的看着她。依雲凝視了她一會兒，點點頭，她似乎完全瞭解了碧菡心中所想的，收住了笑容，她很誠懇的說：

『記不記得妳們全班送我的那朵勿忘我？』

碧菡勉强的微笑起來。

『是我設計的。』她輕聲說。

『是嗎？』依雲驚奇的說：『那麼，那反面的字也是妳寫的了？』

碧菡點點頭。

『瞧！』依雲說：『我既然是個大姐姐，怎能不管小妹妹的事呢？』她拍撫着她放在被外的手：『假若妳眞覺得不安心，妳就認我做姐姐吧！』

碧菡淚眼模糊。

『我能……叫妳姐姐嗎？』她怯怯的說。

『爲什麼不能？』依雲揚起了眉。『妳本來就是個妹妹，不是嗎？』

『我……從沒有過姐姐。』

『現在妳有了！』依雲說。

『嗯哼！』忽然間，有人在她們頭頂上哼了一聲，依雲一驚，抬起頭來，原來是高皓天！他正俯身望着她們，滿臉笑嘻嘻的。依雲驚奇的說：

『你什麼時候來的？』

『剛剛才來。我下班回到家裏，媽說妳出去了，我就猜到妳一定在這兒！』他笑望着俞碧菡：

『妳認了姐姐沒關係，可別忘了叫我一聲姐夫！』

俞碧菡迎視着這張年輕的、男性的、充滿了活力的臉龐，多麼似曾相識！那對炯炯然的眼睛，是在夢中見過？爲什麼這樣熟悉？是了！她心中一亮，曾有個男人把自己抱進醫院，曾有一張男性的臉孔浮漾在水裏霧裏……那，那男人，就是這個姐夫了？

『碧菡！』依雲喚回了她的神志：『妳該見一見他，他叫高皓天！』

『什麼介紹？』高皓天笑着。『並不僅僅是高皓天，高皓天只是一個名字，』他注視着俞碧菡。

『事實上，我是妳剛認的姐姐的丈夫！』

『好了，好了，』依雲笑着推他。『碧菡知道你是我丈夫，別大呼小叫的，這是醫院呢！』

俞碧菡注視着他們，天哪！他們多親愛，多幸福，多甜蜜！望着依雲，一個像依雲這樣好心、善良、多情的女人，是該有個甜蜜而幸福的婚姻，不是嗎？她笑了，開刀以後，這是她第一次這麼開心的笑了。她的笑容使高皓天高興，注視着她，他半開玩笑、半認眞的說：

『這樣才對，妳要常常保持笑容，笑，會使妳健康而美麗！』

依雲再推他。

『瞧你說話那樣子，老氣橫秋的！』

『怎麼？』高皓天瞪瞪眼睛，揚揚眉毛，對依雲說：『難道我說錯了？妳看，妳越來越漂亮，

就是因爲我常常逗妳笑的原因！』

『哎呀！』依雲叫：『你怎麼不分時間場合，永遠這樣油嘴滑舌呢！』

『我說的是事實，毫無油嘴滑舌的成份，』他注視着碧菡，問：『對不對？妳這個姐夫並不很油嘴滑舌吧？』

碧菡注視着他們，只是忍不住的微笑。於是，高皓天四面望了望：

『妳那個小妹妹呢？碧荷呢？』

『我叫她回去了。』依雲說：『也眞難爲了她，那麼小，累了這麼一天一夜，我叫她回去休息，同時，也把碧菡的情形，告訴她父母一下。』

聽到『父母』兩個字，碧菡的眼睛暗淡了，微笑從她的唇邊隱去，她悄悄的轉開了頭，不敢面對依雲和高皓天。依雲也沉默了，眞的，那對『父母』，到底對這個女兒將如何處置？碧菡這條命是救過來了，但是，以後的問題怎麼辦？依雲來到醫院以後，已經和醫生詳細談過，據醫生說，碧菡的危險期雖然已度過了，但是，以後，却必須長期的調養，在飲食及生活方面都要注意，不能生氣，不能勞累，要少吃多餐，要注意營養……她想起碧菡那間霉濕的、陰暗的小屋，想起她繼母那兇神惡煞般的臉孔，想起那一羣弟弟妹妹……天，這孩子如果重新回到那家庭裏，不過是再一次被扼殺而已。望着碧菡，她禁不住陷進深深的沉思裏去了。

『喂喂！』高皓天打破了寂靜：『怎麼了？空氣怎麼突然沉悶了起來？妳們瞧，我不油嘴滑舌，妳們就一點勁兒都沒有了。』

依雲回過神來，她仰頭對高皓天笑了笑。注意到碧菡的鹽水針瓶子快完了。

『你最好去通知護士，』她對高皓天說：『鹽水瓶子要換了。』

高皓天走出了病房。依雲俯過身子去，她一把握住碧菡的手。

『聽着，碧菡，』她說：『妳父母似乎並不關心妳的死活。』

碧菡閉上了眼睛，淚水順着眼角滾下來。

『碧菡！』依雲咬了咬牙。『流淚不能解決問題，不是嗎？不要哭了！如果妳聽我話，我要代妳好好安排一下，妳願不願意我來安排妳的生活？』

碧菡睜開眼睛，崇拜的、熱烈的望着依雲。

『從今起，』她認眞的說：『我這條命是妳的，妳怎麼說，我怎麼做！眞的……姐姐。』她終於叫出了『姐姐』兩個字。

依雲心裏一陣激盪，她撫摸碧菡的頭髮。

『不要說得那麼嚴重，』她溫和的說：『讓我代妳去安排，我會做個好姐姐，信嗎？但是，妳要和我合作，第一步，從今起不許哀傷，妳要快快活活的振作起來，行嗎？做得到嗎？』

碧菡不住的點頭。

護士和高皓天來了。高皓天悄悄的扯了依雲一下，在她耳邊說：

『碧菡的父親來了，在病房外面，他說要和妳談一談。妳最好去和他談個清楚，我們救人，可以救一次，不能再救第二次，對不對？』

依雲站起身來，對高皓天低聲說：

『你在這兒逗逗碧菡，你會說笑話，說一點讓她開開心。』

『妳——』高皓天搖頭：『眞會惹麻煩！』

『麻煩已經惹了，就不止是我的，也是你的了！』依雲嫣然一笑，走出去了。

在病房外面，依雲看到了那個『父親』，今天，他沒有喝醉酒，衣服穿得也還算乾淨，站在那兒，他顯得侷促而不安，看到依雲，他就更不安了。他不住用兩隻大手，在褲管上擦着，一面囁嚅嚅的說：

『蕭……蕭老師，昨晚，很……很對不起妳。』

『哦！』依雲有點意外，這父親並不像想像中那樣暴戾呵。

『蕭……蕭老師，』那父親繼續說：『我有些話，一定要告訴妳。』他頓了頓，低頭望着地板。『妳知道，碧菡並不是我的親生女兒，她媽嫁給我的時候，她才四歲，她八歲時，她媽又死了。我再娶了我現在這個老婆，我老婆覺得幫我帶前面兩個孩子還沒話說，帶碧菡就不情願了，她一直對碧菡不好，我也知道……可是，可是，我家窮，我只是個工人，每天要出去做工，家裏一大家子人，我實在顧不了那麼多。碧菡從小身子就不好，家裏苦，她又是個沒娘的孩子，當然受了不少苦，並不是……並不是我不照顧她，實在是……實在是……』

『我明白了，』依雲打斷了他。『我也沒有權利來管你的家務事，我只希望瞭解一下，你以後預備把碧菡怎麼辦？醫生說過了，她再過以前那種生活的話，病還是會復發的，那時候，可就眞

無法救她了。』

那父親抬眼看了看依雲。

『蕭老師，』他頗爲困難的說：『我看……我看……妳好心，妳救人就救到底吧！』

『怎麼說？』依雲蹙起了眉頭。

『是這樣……是這樣……』他更加困難了。『碧菡慢慢大了，我老婆是不大懂事的，我護着碧菡，她就說閒話，我不護着她，她總有一天，會……會被折磨死的！』

『哦！』依雲驚愕的張大眼睛，天下還有這種事？看樣子，碧菡所受的苦，比她所瞭解的一定還要多。

『這些年來，』那父親又說：『我老婆一直想把碧菡送到……送到……』他拚命在褲子上擦手，不知該如何措辭。『送到……妳知道，就是那種不好的地方去。我想，我雖然沒唸過什麼書，還不至於要女兒去賣笑，碧菡，她也算唸了點書，認了點字，不是無知無識的女孩子。妳，蕭老師，妳不如帶她走吧！』

『你的意思是……』依雲楞在那兒。

『我是說，爲碧菡想，她最好不要再回我家了！』那父親終於坦率的說了出來。

依雲張大眼睛，心裏在迅速的轉着念頭，終於，她毅然的一摔頭，下決心的說：

『好！俞先生，你的意思是，以後你們俞家和碧菡算是斷絕了關係！』

『並不是斷絕關係，』那父親爲難的說：『是……是請妳幫忙，救她就救到底！』

『我可以救她救到底，』依雲堅決的說：『但是，你既然把她交給我，以後你們兪家就不許過問她的事！你必須寫個字據給我，說明你們兪家和碧菡沒有關聯，否則，你老婆說不定會告我一狀，說我誘拐了你家的女兒呢！怎樣？』她挑起眉毛。『你要不要我救她？你寫不寫字據？』

那父親長嘆了一聲。

『好吧！反正碧菡原來也不是我兪家的人！蕭老師，我把她交給妳了，孩子的命是妳救的，希望她從此也轉轉運。至於字據，妳怎麼寫，我就怎麼簽字，這樣總行了吧？』他轉過身子：『請妳告訴碧菡，並不是我不疼她，實在是……孩子太多了！』

『喂喂，兪先生！』依雲叫：『你不進去看看碧菡嗎？她已經醒了。』

『我——』那父親苦笑了一下。『有什麼臉見她？我連醫藥費都付不出來！我對不起她媽！蕭老師，她媽也是唸過書的，命苦才嫁給我！她媽曾經囑咐我，要好好待碧菡……可是，我差點連她的命都給送掉了！』

掉轉身子，他昂了昂頭，大踏步的走了。這兒，依雲呆呆的看着他的背影，楞了好一會兒。在這一刹那間，她才明白，這個父親也有人性，也有熱情，只是現實壓垮了他，他那粗獷的肩上，壓了太多的無可奈何！一時間，她不僅同情碧菡，也强烈的同情起這個父親來。

好了，從此，碧菡是她的了，她將如何處置這個女孩呢？這晚，在回家的路上，她坐在車子裏，斜睨着高皓天的臉色，心裏在轉着念頭。半晌，她俯過頭去，吻了吻高皓天的鬢角，一會兒，她又俯過去，吻了吻他的耳垂，當她第三次去吻他時，高皓天開了口：

『好了，依雲，妳心裏在想些什麼，就說出來吧！每次妳主動和我親熱，就是妳有所要求了！』

依雲嘟起了嘴。

『別把人家說得那麼現實。』她說。

『那麼，』高皓天笑嘻嘻的說：『妳並沒有什麼事要和我商量，是嗎？』

『哎呀，』依雲叫：『你明知道我有！』

『好了，說吧！妳這個「不」現實的小東西！到底是什麼事？』高皓天笑着問。

『關於……關於……』依雲吞吞吐吐的說。『關於這個兪碧菡。』

『怎樣呢？妳放心，我知道她家裏沒錢，我一定負責所有的醫藥費，一直到她出院爲止，好了吧？』

依雲悄悄的看了他一眼。

『並不止……不止醫藥費。』

『怎麼？』高皓天皺皺眉。『還要什麼？』

『你看，人家……人家已經叫你姐夫了！』

『叫我姐夫又怎麼樣？』高皓天不解的問。

『我們家……我們家房子大，』依雲慢條斯理的：『有得是空房間，人口又少，我……我和媽也都需要伴兒，我想……我想我們不在乎多加一個人住。』

高皓天把車子煞在路邊上，他瞪大了眼睛望着依雲。

『天！』他叫：『妳一定不是認眞的！』

『很抱歉，』依雲甜甜的笑着。『我完全是認眞的。』

高皓天直翻眼睛。

『妳知道妳在做什麼事嗎？』他問。

『我知道，』她巧笑嫣然。『我收了一個妹妹。』

『妳認爲，』高皓天一字一字的說：『我父母會同意這件事？』

『那是你的事，你要去說服他們！』

高皓天瞪着依雲，依雲只是衝着他笑，他瞪了半天，依雲却越笑越甜。終於，他重重的摔了一下頭。

『妳瘋了！』他說，重新發動了馬達。『我不懂我爲什麼要陪着妳發瘋。』

『因爲你愛我。』依雲仍然笑着，把頭依偎在高皓天的肩上。她知道，他將會盡全力去說服父母，她知道，他一定會去安排一切！她知道，她終於有了一個小妹妹！

12

俞碧菡出院的時候，已經是十月初了，秋風雖起，陽光却依然絢麗。台灣的十月，是氣候最好的時期，正標準的符合了『已涼天氣未寒時』那句話。這天，蕭依雲和高皓天來接碧菡出院。碧菡已一早就收拾好了自己的東西，所謂自己的東西，只是簡單的幾件衣裳，都已洗得泛了白，破了洞，還是碧荷陸陸續續給她偷偷帶到醫院裏來的。摺疊這些衣裳的時候，她心中不能不充滿了酸澀與感慨。雖然，開刀後的一星期，依雲就告訴了她，關於她和父親的那篇談話。怕她難過，依雲一再笑着說：

『這一下好了，碧菡。我有哥哥有姐姐，就是缺個妹妹，以後有妳給我作伴，我就再也不會寂寞了。我公公和婆婆都是好人，他們知道妳要來住，都開心得很呢！妳住到我家去，千萬心裏不要彆扭，我家……我家所有的人，都會喜歡妳的！』

碧菡當然十分担憂高家的人會不喜歡她。而且，她知道這到底只是個權宜之計，誰家願意無

緣無故的收養一個病孩子？這完全是因爲依雲太熱情，太好心，又太同情自己的身世，而高家兩老，不忍過份拂逆兒媳的一片善心而已。但是，自己這樣走入高家以後，又將怎麼辦？未來的一切，前途茫茫，難以預料。她唯一淸楚所能感覺的事實，只有一件：俞碧菡，俞碧菡，她在心中叫着自己的名字；妳是個無家可歸的孤兒！

父親！那也『照顧』了她十四年的父親，當她身體已恢復得差不多的時候，來看過她一次。坐在床邊的椅子裏，父親顯得又蒼老又憔悴，兩隻手不住的在膝上不安的擦弄着，他口齒笨拙的說：

『碧菡，這次……這次妳生病，我覺得……覺得非常難過，我對不起妳媽媽，沒有把妳照顧好。可是……妳知道，妳知道妳弟弟妹妹那麼多，我也……沒什麼好辦法。這次，妳的命是高家的人救的，難得這世界上還有像高家夫婦那麼好的人，妳就安心的跟他們去吧！他們最起碼不會虧待妳！碧菡，並不是……並不是我不要妳……』父親的頭垂下去了，碧菡只看得到他那滿頭亂糟糟的、花白的頭髮，父親！他還只有四十幾歲呢！他囁嚅着，困難的說下去。『我是爲了妳好，妳跟着我，不會有好日子過的。妳媽又要生產了，脾氣壞得厲害……她要妳在家洗衣抱弟弟倒沒關係，只怕她……只怕她要妳去做阿蘭那種工作，妳慢慢大了，長得又漂亮，我無法留妳了。妳好歹……爲妳自己以後打算打算吧！妳能嫁個好人家，我也算對妳親生的媽有了個交代！不枉她幫我生兒育女，跟了我幾年！』

父親的措辭雖不很委婉，卻表示得十分明白，那個『家』是再也不能回去了。自己大了，竟成

了繼母的眼中釘！父親，她注視着他，只感到眼淚一直在眼眶裏打轉。父親，他畢竟養育了她那麼多年呵！

『爸爸！』她含淚叫：『我明白的，我都明白的！我……我……我從沒有怪過你們！』

父親很快的看了她一眼，那眼光裏竟充滿了感動與憐惜！這一個眼光，已足以彌補她心裏的創痛了。

『碧菡，』父親點了點頭，嘆口氣說：『妳是個好心的女孩！老天應該要好好照顧妳的！』

碧菡心裏一陣緊縮，就這樣嗎？就這樣結束了十四年的父女關係嗎？就這樣把她送出了那個『家』，再也不要了嗎？她心中有無限的酸楚和苦澀，但是，最後，她只說了一句話：

『爸，請你……請你多多照顧碧荷！』

『妳放心！』那父親站起身子，粗聲的說：『那孩子到底是我的骨肉，對嗎？我會注意她的！』

就這樣，父親走了，再也沒有來看過她。她知道父親的工作沉重，母親又尖酸刻薄，他是不會再來看她了。離開那個『家』，對碧菡來說，應該是擺脫了一份苦刑，掙出了一片苦海，可是，不知怎的，她依然感到滿心酸楚，和依依不捨。她最不放心的是碧荷，大弟雖然也不是這個母親生的，却是家裏的長子，父親重男輕女的觀念很重，母親是不敢碰大弟的。碧荷是女孩子，將來還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呢！可是，唉！她深深嘆息，她已經自顧不暇，還怎樣照顧這個妹妹呵！

在醫院裏的一個多月，來看她最多的是依雲，她幾乎天天都來，在如此頻繁的接觸下，她和依雲已不由自主的建立了一份最深切的友情。她對依雲的感情是很特殊的，有對老師的尊敬，有

對姐姐的依戀，有感恩，有崇拜，有欣賞，有激動，還有一種內心深處的知遇之感。這一切複雜的感情，在她心中滙合成一股強烈的熱愛，這熱愛使她可以爲依雲粉身碎骨，或做一切的事情。依雲呢？她也越來越喜歡碧菡，越來越憐愛她。她認爲碧菡與生俱來就有一種『最女性的溫柔』，和『天生的楚楚動人』。她眞心的喜愛她，寵她，眞心的以『大姐姐』自居。她叫碧菡爲『小鳥兒』、『小白兔』、『小不點兒』。有時，當碧菡傷心或痛楚時，她也會摟着她，叫她『小可憐兒』。

就這樣，一個多月過去了，終於到了碧菡出院的日子。這是星期天，上午十點多鐘，依雲就和高皓天來到醫院裏，結清了一切費用，他們走入病房，看到碧菡已裝束整齊，依雲就笑了，說：

『小鳥兒被醫院關得發慌了，等不及的想飛了。』

碧菡怯怯的笑了笑，她可沒有依雲那樣輕鬆，即將要走入的新環境使她緊張，即將面對高繼善夫婦使她恐慌，她看來弱不禁風，而又嬌怯滿面。

『怎麼了？』依雲笑着問：『妳在担心什麼？幹嘛這樣滿臉愁苦呵！難道妳住醫院還沒住怕？還想多住一段時間嗎？還是不高興去我家呵？』

『別說笑話，姐姐，』碧菡輕聲說：『我只是怕……怕高伯伯和高伯母不喜歡我！』

『我告訴妳，碧菡，』高皓天走上來說，這些日子，他和碧菡也混得熟不拘禮了。『我爸爸媽媽又不是老虎，又不是獅子，也不是老鷹，所以，不管妳是小鳥兒也好，小白兔也好，都用不着怕他們的！我向妳打包票，他們決不會吃掉妳！』

聽到這樣的言語，看到高皓天那滿臉的笑容，碧菡只得展顏一笑。反正，是老虎獅子也罷，不是老虎獅子也罷，她總要去面對即將來臨的現實！她笑笑說：

『好了，我們走吧！』

依雲拎起了她那可憐兮兮的小包袱，她抬了抬眉毛，輕描淡寫的說了句：

『姑且帶回去吧！過兩天我陪妳去百貨公司，好好的買它幾件漂漂亮亮的衣服！』

『已經夠麻煩你們了，』碧菡嘆口氣說：『別再爲我買東西，增加我的不安吧！』

『誰許妳不安的？』依雲說：『我們早就說好不分彼此的，不是嗎？下次妳再說這麼客氣而見外的話，我就決不饒妳！』

碧菡看看依雲，後者臉上有股頗爲認眞的表情，這使她心靈一陣激盪，在感動之餘，竟無言可答了。

走出了醫院，迎面是一陣和煦的風，天藍得發亮，雲白得耀眼，陽光燦爛的遍洒在大地上。碧菡迎風而立，忍不住深深的吸了口氣，在那一刹那間，她覺得自己像闖過了鬼門關，重新獲得了生命的一個嶄新的人！她的眼睛發光，蒼白的面頰上染上了一片紅潤，挺了挺瘦小的肩，她再吸了一口氣，說：

『多好的太陽！多好的風！多好的天氣！多好的人生……』她把那煥發着光采的面孔轉向高皓天和依雲，大聲的說：『多好的你們！』

高皓天注視着這張臉，那挺秀的眉，那燃燒着光采的眼睛，那瘦瘦的鼻梁，那柔弱的嘴唇，

那尖尖的小下巴……天，這女孩淸麗得像一首詩，飄逸得像一片雲，柔弱得像一株細嫩的小花。他再把目光轉向依雲，依雲站在那兒，活潑、健康、愉快、瀟洒，再加上那份神采飛揚的韻味，朝氣蓬勃的活力。這兩個女性，竟成爲一個强烈的對比。他奇怪上帝造人，怎能在一種模型裏，造出迥然不同的兩種『美』？

上了車，依雲和碧菡都擠在駕駛座旁邊的位子裏，依雲一直緊握着碧菡的手，似乎想把自己生命裏的勇氣、活力，與歡愉都借着這相握的手，傳到碧菡那脆弱的身體與心靈裏去。碧菡感應到了她這份好意，她不敢流露出自己的不安，只是懷着滿腔怔忡的情緒，注視着車窗外的景物。車子駛向了仁愛路，轉進一條巷子，這兒到處都是新建的高樓大廈，一幢幢的公寓，櫛比鱗次的聳立着，所謂高級住宅區，大約就是這種地方吧？她心中朦朧的想着，不敢去回想自己那個『家』。

車子開進了一棟大廈的大門，停在車位上。依雲高興的拍了拍碧菡的手，大聲的，興奮的嚷：

『碧菡！歡迎妳來到妳的新家！』

碧菡下了車，帶着個勉强的微笑，她打量着那庭院裏的噴水池，和沿着圍牆的那一整排冬青樹，以及停車場裏那一輛輛豪華的小轎車……她已經有種奇異的感覺，覺得自己走入了一個神妙的幻境裏。

『依雲，』高皓天說：『妳帶碧菡先上去，我拿了東西就來！』

『好！』依雲應着，牽着碧菡的手就往裏面跑。碧菡被動的跟着她走入大門，進入電梯，依雲按了八樓的電鈕，笑着說：『別忘了，我們家的門牌是八A。』

『八樓上面嗎？』碧菡驚嘆着：『如果電梯壞了，怎麼辦呢？』

『這大廈的電梯都要定時保養，不會允許它壞的，這兒最高的是十一樓，否則，住在十一樓的人不是更要慘了！』

電梯停了，依雲拉着碧菡走出來，到了八A的門口，依雲掏出鑰匙開門，一面說：

『妳要記得提醒我，幫妳再配一副鑰匙。』

碧菡根本沒注意依雲在說什麼，她只是望着那鏤花的大門發愣。門開了，依雲又拉着碧菡走了進去，通過了玄關，碧菡置身在那豪華的客廳裏了，腳踩在軟軟的地毯上，眼睛望着那紅絲絨的沙發和玻璃茶几上的一瓶劍蘭，她無法說話，無法思想，那種幻夢般的感覺更深更重了。

『媽！爸爸！』依雲揚着聲音喊：『你們快出來，我把碧菡帶回來了。』

高繼善和高太太幾乎是立刻就出來了。碧菡侷促不安的站在那兒，望着高繼善夫婦。高繼善瘦瘦高高的個子，戴了一副眼鏡，一臉的精明與能幹相。高太太是個胖胖的女人，頭髮整齊的梳在腦後，穿了一件深藍色的旗袍，看起來又整潔又清爽。碧菡也不暇細看，就深深的鞠下躬去，嘴裏喃喃的叫着：

『高伯伯，高伯母。』

『喲，別客氣了。』高太太溫和的說，她早已聽依雲講過幾百次碧菡的身世。爲了博取高太太

的同情起見，依雲的述說又比眞實的情況更加油加醬了不少。因而，高太太一見到這外型瘦弱嬌小的女孩，就立即勾引起一份強烈的、母性的本能來。她趕過來，一把拉住碧菡的手，又用另一隻手托起碧菡的下巴，她親切的說：『快讓我看看妳，碧菡。妳的故事我早就知道了，天下居然有像妳這樣命苦的孩子！來，讓我瞧瞧！』

碧菡被動的抬起頭來了，於是，她那張白皙的、嬌柔的、怯生生的、可憐兮兮的面龐就呈現在高太太的面前了。由於傷感，由於驚惶，由於高太太那幾句毫無保留的話所引起的悲切，碧菡的大眼睛中蓄滿了淚水。那份少女的嬌怯，那份盈盈欲涕的淒苦，使高太太又驚奇又憐愛，看到淚珠在那長睫毛上輕顫，高太太就一把把碧菡擁進了懷裏，把她的頭緊壓在自己的肩上，她慌忙的說：

『哦哦，別哭別哭，從此，沒有人會欺侮妳了，從此，妳有了一個新的家。碧菡，好孩子，別哭哦，以後，我們家就是妳的家了！』

這一說，碧菡就乾脆抽抽噎噎的哭了起來。她曾想過幾百次拜見高家夫婦的情況，却決未料到高太太是這樣熱情的。這個自幼失母的孩子，像是一隻孤獨的、飛倦了的小鳥，忽然落入了一個溫暖的巢，竟不知道該如何適應了。高太太把碧菡推開了一些，拉到沙發旁邊，她讓碧菡坐在自己身邊，然後，掏出一條小手帕，她細心的拭去她的淚痕，仔細的審視着這張臉，她不住口的說：

『眞是的，這小模樣兒，怪可憐的，長得這麼好，眞是人見人愛，怎麼有繼母下得了狠心來

打罵呢！如果是我的孩子啊，不被我給疼死才怪呢！』

依雲眼珠一轉，已計上心來，把握住機會，她趕快說：

『碧菡，難得我媽這麼疼妳，妳從小沒爹沒娘，我爸媽又從來沒個女兒，我看，妳乾脆拜我媽做乾媽，拜我爸爸做乾爹吧！』

一句話提醒了碧菡，她離開沙發，雙腿一軟，頓時就跪在地毯上了，她的雙手攀在高太太膝上，仰着那被淚水洗亮了的臉龐，她打心中叫了出來：

『乾媽！』

『哎呀，』高太太又驚又喜又失措。『我這是那一輩子修來的呢？這麼如花似玉的一個大姑娘，這麼好，這麼漂亮！』回過頭去，她一疊連聲的叫依雲：『依雲，依雲，妳去把我梳妝台中間抽屜裏那個玉鐲子拿來，收乾女兒可不能沒有見面禮兒！』

依雲大喜過望，沒料到碧菡還眞有人緣，一進高家就博得了兩老的喜愛，看樣子，自己進入高家還沒引起這麼大的激動呢！她慌忙跳着蹦着，跑去取鐲子了。這兒，碧菡又轉過身子，盈盈然的拜倒在高繼善面前，委委婉婉的叫了一聲：

『乾爹！』

高繼善笑開了，他是個不善於表示感情的人，伸手扶起碧菡，他只轉頭對太太吩咐着：

『叫阿蓮今晚開瓶酒，燉隻鷄，弄點兒好菜，我們得慶祝慶祝！』

依雲取了鐲子過來了，同時，高皓天也拎着碧菡的包袱走了進來，正好看到碧菡跪在那兒，

母親又是笑又是抹眼淚的，不知道在幹什麼。高皓天怔了怔，大聲問：

『這裏在搞些什麼花樣呀！』

『我告訴你，皓天，』依雲興高采烈的喊着。『爸爸和媽認了碧菡做乾女兒，從此，碧菡住在咱們家，可就是名正言順的了。』

高皓天十分驚奇的望着這一切。高太太笑嘻嘻的把鐲子套在碧菡的手腕上，碧菡囁囁嚅嚅的說：

『乾媽，這禮太重了，我怎麼受得起？』

『胡說八道！』高太太叱着：『怎麼受不起？這鐲子是一對兒，一隻給了依雲，一隻就給妳吧！』她望着那鐲子，和碧菡那瘦小的手腕，鐲子顯得太大了。她深深的嘆了口氣，撫摸着她。『眞怪可憐的，怎麼瘦成這樣呢？從明天起，要叫阿蓮多買點豬肝啦，土鷄啦，燉點兒好湯給妳補補，女孩子，要長得豐潤一點兒才好！』

『喂！』高皓天笑嘻嘻的嚷：『媽！妳這樣摟着碧菡，是不是不要妳的濕兒子了！』

『濕兒子？』高太太不解的抬起頭來。

『她是乾女兒，我當然是濕兒子了。』高皓天邊笑邊說。

『什麼話！』高太太笑得腰都彎了。『就是你，怪話特別多！』

高皓天用手抓抓頭，注視着碧菡，他注意到碧菡雖然面帶微笑，眼睛裏却依然淚光瑩然。那小臉上的哀戚之色，似乎是很難除去的。於是，他掉過頭去，忽然大呼大叫的叫起阿蓮來。

『你叫阿蓮幹嘛?』高太太問。

『我要她拿瓶醋來!』他一本正經的說。

『拿醋幹嘛?』高太太更糊塗了。

『我要吃。』高皓天板着臉說:『妳從來就沒有這樣疼過我,我不吃醋還行嗎?』

『哎唷,』高太太又笑得喘氣。『居然要吃醋呢,也不害臊!依雲,妳就叫阿蓮拿瓶醋來,讓他當着大家面前喝下去!』

依雲一面笑着,一面眞的叫阿蓮拿醋。立刻,阿蓮莫名其妙的拿了瓶醋來了,還是一瓶大瓶的鎭江白醋!高皓天瞪視着那醋瓶子,倒抽了一口冷氣說:

『什麼?眞的要喝嗎?』

『是你說要喝的,』高太太笑着嚷,興致特別高。『你就別賴!乖乖的給我喝下去!』

『對了,』依雲跟着起鬨:『你說了話就得算數!你應該學我哥哥,大丈夫敢說就要敢做!』

高皓天四面望了望,忽然下定決心,回頭一把搶過阿蓮手裏的醋瓶子,大聲說:

『大丈夫說喝就喝!』

打開瓶蓋,他對着嘴就往裏灌,酸得眉毛眼睛都擠成了一團,滿屋子的人都笑得前俯後仰,連碧菡和阿蓮也都笑得闔不攏嘴。碧菡笑了一下,看到高皓天眞的在不停口的嘸那瓶醋,嘸得喉嚨裏咕嘟咕嘟響,而滿屋的人,居然沒有一個阻止的,不禁急起來了,她跳起身子,叫着說:

『好了!好了!姐夫,你別眞喝呀,會把胃弄壞的!快停止吧!』

高皓天趕快拿開了醋瓶子,低下頭來,咧開大嘴,一面笑一面說:

『全家都沒良心，還是只有這個新收的乾妹妹疼我！從此，不吃妳的醋了！』
碧菡好奇的望着他，奇怪他喝了那麼多醋，居然能面不改色。她的目光和高皓天的接觸了，那麼溫和而鼓勵的一對眼睛，那麼深刻而關懷的凝視，她心裏一跳，立刻明白了，高皓天這一幕『喝醋』的戲，只是爲了要逗她開心的，她覺得心裏那樣溫暖而感動，實在不知該說些什麼才好了！同時，她聽到依雲的一聲大叫：
『不好，媽媽！咱們上了皓天的當！』
『怎麼？』高太太問。
『妳看，那醋瓶子還是滿滿的，』依雲說：『他剛剛只是裝模作樣，噍的全是口水！』
『眞的？』高太太望過去，可不是嗎？醋瓶子還跟沒開過瓶一樣呢！『你這個滑頭！』高太太笑罵着。『怎麼不眞喝呢！』
『哎呀，媽媽！』高皓天凝視着碧菡，微笑着說：『我得了這樣一個乾妹妹，高興還來不及，那有眞吃醋的道理呢？何況我剛剛答應了碧菡，不吃她的醋，男子漢大丈夫，說不吃就不能吃，知道吧？』
『他還有的說嘴呢！』依雲笑嚷着。『他還是男子漢大丈夫呢！』
『我不是男子漢大丈夫，難道是女婆子小妻子嗎？』高皓天瞪着眼說。
從沒聽過什麼『女婆子小妻子』這類的怪話，大家就又笑得上氣不接下氣。在這一片笑聲裏，碧菡心中充滿了喜悅及溫情，驚奇着人間竟有如此美滿的家庭，慶幸着自己終於捱過了那漫長的愁苦的歲月，而從地獄裏跳進了天堂！

13

十一月，天氣涼了，依雲帶着碧菡，到百貨公司買了大批的新裝，她熱心的幫碧菡挑選，配色。從毛衣到長褲，從襯衫到外套，從睡衣到晨褸，只要想得到的，她都買全了。碧菡根本沒有反對及提出意見的餘地，只要她不安的一開口，依雲就迅速的把她堵回去：

『怎麼？不想要我這個姐姐了，是不是？』

碧菡不敢說話了，只得帶着那滿懷的感動與激情，一任依雲去挑選、購買，和付款。和依雲處久了，她已經完全瞭解了依雲的個性，依雲天生是那種爽朗，熱情，而又處處喜歡作主，愛逞强的人。碰到碧菡，是那麼溫順，聽話，而又柔弱。因此，她們相處得如此和諧，如此融洽，不認得的人，看她們這樣親切，還都以爲她們是親生姐妹呢！依雲喜歡打扮碧菡，尤其，她發現碧菡換上一身新衣，稍事修飾之後，竟那樣嬌美動人！於是，她熱心的打扮她，修飾她，教她化妝，帶她去燙頭髮，給她穿最流行的服裝……到十二月，碧菡已經變成了一個新人。

當依雲在醉心於打扮碧菡的時間裏，高太太就醉心於調理碧菡的身體，多年以來，這個母親沒有孩子可以照顧，現在有了碧菡，她就一心一意的當起母親來了。今天燉雞，明天熬湯，後天煮豬肝，她把她幾十年不用的婆婆媽媽經都搬了出來，最後，連人參和當歸都出現了。一會兒湯，一會兒水，她忙得不亦樂乎。碧菡無法拒絕這樣的好意，她只是一味的順從，然後，再無限感激的說一聲：

『乾媽！妳眞好！妳眞是好媽媽！』

高太太是個單純的女人，雖然沒有受過什麼很高深的教育，却是大家出身，除了思想保守一點之外，倒也通情達理。她很喜歡兒媳依雲，可是依雲個性強，意見多，思想複雜，口齒伶俐，她對高太太尊敬有餘而親熱不足。高太太也始終無法和兒媳完全打成一片。碧菡却不同了，這孩子本來就柔順，自幼失母，從來也沒享受過什麼父愛母愛，一旦走入高家，全家都那樣照應她，她就恨不得把心都挖出來獻給高家了。因而，她對高太太又親熱，又謙虛，又柔順，又委婉，再加上她脾氣好，對什麼事都有耐心，她可以坐在那兒，聽高太太說她年輕時候的故事，或述說皓天的童年，無論聽多久，她都不會厭倦。因此，高太太對她是越來越憐惜，越來越寵愛了。

在這樣的調理和照顧之下，碧菡的身體逐漸復元，而且一天比一天健康，一天比一天豐潤。十八歲，正是一個少女最美好的時期。她面頰紅潤，眼睛明亮，整日笑意盎然。她喜歡穿件紅色套頭毛衣，繡花的牛仔褲，有時，依雲會强迫她戴一頂小紅帽，她身材修長，纖腰一握，文雅中再充滿了青春氣息，顯得那樣俏皮，優雅，而迷人。難怪高皓天常常瞪視着她，對依雲說：

『你們弄了一個小美人在家裏，不出兩年，我們家就會被追求者踩平了，你們等着瞧吧！』

背着人，依雲會調侃高皓天：

『你如果怕那些追求者把碧菡搶去，我看，乾脆你把她收作二房吧！現在，我也離不開她，媽也離不開她，這樣做，就皆大歡喜了。』

『胡說八道！』高皓天摟過依雲來，在她耳邊親親熱熱的說：『我不想幹缺德事，我也無心於碧菡，我只要我的母猴兒！』

『呸！』依雲啐了一口：『誰是你的母猴兒？』

『妳是。』高皓天正正經經的說，一面拉過依雲的手來，把那雙手緊握在他的大手掌中，他正視着依雲的眼睛，誠誠懇懇的說：『依雲，妳知道自從碧菡來到我們家裏，妳和媽都有點兒變態的寵愛她，妳們把她當一個洋娃娃，妳們都成了玩洋娃娃的孩子。這表示，妳和媽都很空虛，妳們需要的不是碧菡，而是一個眞的小娃娃。』他親暱的睨視着她，低聲說：『我們結婚已經半年多了，怎麼妳一點兒消息都沒有呢？』

依雲垂下了睫毛，談到這問題，她仍然有點兒羞答答。『我怎麼知道爲什麼沒有，你曉得，我又沒避孕，反正，這事總得順其自然，對不對？』她抬眼看他，微笑着：『你急什麼？我們還這樣年輕呢！你就等不及想當爸爸了嗎？』

『我並不急，』高皓天笑着。『只是，我愛孩子。』攬着依雲的肩，他笑嘻嘻的低語：『妳說，我們要生多少個孩子？』

『你想要多少個?』依雲也笑着問。

『十二個，六男六女，最好有一對雙胞胎。』

『呸!』依雲大叫，推開了他。『早知道啊，你該娶個老母豬來當太太的!』

『十二個孩子有什麼不好?』高皓天還在那兒振振有辭:『我去買一輛旅行車，每到假日，載着一車子孩子去野餐，我只要發號施令，孩子們端盤子的端盤子，端碗的端碗，生火的生火，切菜的切菜……哈，才過癮呢!』

『少過癮吧，』依雲嘲弄的說:『你記得碧菡家裏的情形嗎?孩子算是夠多了吧，整天尿布奶瓶弄不完，再加上大的哭，小的叫……你去過癮吧!』

『妳不懂，』高皓天沉吟的說:『像碧菡那種家庭，就不該生那麼多孩子，生了也是糟蹋小生命，經濟情況不好，帶又帶不好，書也不能唸，生下來幹什麼?小孩受苦，大人也被拖垮。像我們這樣的家庭呢?正相反，就該多有幾個孩子，一來沒有經濟的壓力，二來我們都有足夠的愛心和時間來帶他們，三來……』他俯在依雲耳邊說:『生物學上說，要培育優良品種，所以，像我們這麼好的品種，實在該多多的培育一下。』

『哎呀!』依雲笑着跳開:『你這人呀，越說就越不像話，虧你說得出口，一點也不害臊!』

『害臊?』高皓天挑高了眉毛。『我爲什麼要害臊?難道像我們這樣聰明能幹，品學兼優的人，還不算優良嗎?那麼，怎樣的人才算優良?』

『我不跟你胡扯了!』依雲笑着走出房間。『如果跟你扯下去，你是沒完沒了的!』

經過這篇談話，依雲也相當明白，高皓天的話確有點兒道理。現在，大家對碧菡的這份寵愛，只是因爲大家在感情上都有點兒空虛。一個孩子！是的，這家庭裏最需要的，是一個孩子！但是，不管高皓天夫婦私下的談論，不管碧菡到底因何得寵。總之，碧菡是越來越可愛，越來越楚楚動人了。她成了依雲和高太太兩人的影子，她經常陪依雲逛街，陪依雲回娘家，在蕭家，她和在高家同樣的受歡迎。那個魯莽的傻哥哥，在見到碧菡第二次的時候就說：

『如果我不是先遇到小琪的話，我準追妳！』

碧菡羞紅了臉。依雲却叫着說：

『好啊，哥哥，我把這話告訴小琪去！』

『別，別，別！』那哥哥慌忙打躬作揖，一疊連聲的說：『這不能開玩笑，小琪會生氣的！我天不怕，地不怕，還就怕小琪生氣！』

『你這個風在嘯啊，怎麼會這樣怕一個女人呢？』

『天下獅子老虎鱷魚毒蛇……都不可怕，最可怕的就是女人！』蕭振風正色說：『這是我最近悟出來的大道理，可以申請學術獎。』

『爲什麼女人最可怕？』依雲笑着問。

『唉！』蕭振風長嘆了一聲，低聲下氣的說：『因爲……她們最可愛呀！你愛她們，就只好怕她們了！否則，她來一個不理你，或者眼淚汪汪一番，你就慘了！有時候，我也想威風一下，可是，我威風了五分鐘，却要用五小時，五天，甚至五星期來彌補那五分鐘闖下的禍，所以，威風

了兩三次之後，我學了乖，從此再也不威風了！』

聽他這樣一說，大家都笑不可抑，高皓天笑着說：

『我看，你這個風在嘯，只好改名叫風不嘯了！』

『什麼風不嘯？』蕭振風叫着說：『根本就連風都沒有了！正經就叫風不來還好些！』

大家又笑了。碧菡望着這一切，奇怪怎麼每個家庭裏，都有這麼多的笑聲，而自己以前那個家，出產的却是眼淚呢！

這天在回家的路上，高皓天對依雲說：

『瞧吧！妳哥哥快結婚了。』

眞的，這年耶誕節，蕭振風和張小琪結了婚。和高皓天的情形一樣，他們小夫妻也住在蕭成蔭家裏，倒不是蕭成蔭夫婦堅持這樣，而是小夫妻們覺得這樣熱鬧些，蕭太太最樂了，嫁出去了兩個女兒，終於賺回來一個兒媳婦，借用蕭振風的一句話，是：

『還是賠了點本！』

新的一年來臨了。碧菡的胃已經全部長好了，她更加可愛，更加動人了。當舊曆年過後不久，她開始要求高皓天給她介紹一個工作，她的話也合情合理：

『我不能總是這樣待在家裏，不事生產，也不工作，白用你們的錢，雖然我知道你們並不在乎，但是，我心裏總不好受。而且……而且，我妹妹碧荷小學快畢業了，馬上就進中學了，我想……我想……如果我能夠的話，多少幫她一點忙。所以，姐夫，不論什麼工作，我都願意做，文

書也好，電話接線生也好，我不計較名義，也不計較待遇。』

高皓天注視着碧菡，他知道她說的是眞心話，她到底不是高家的人，這樣不工作的寄人籬下，決非長久之計。但是，她那樣荏弱，那樣細緻，那樣嬌嫩，什麼工作才能適合她呢？他動了很久的腦筋，最後，他把她介紹進了自己的公司裏，作一名繪圖員。因爲碧菡的繪畫和設計都不錯，她負責拷貝工程師們的作業，這工作是相當輕鬆的。事實上，她每天只要上半天班，早上搭高皓天的車子去公司，中午又搭他的車子回家，她對這份工作勝任而愉快，當然，她心裏明白，公司所以用她，完全是高皓天的面子。他們並不缺少繪圖員。

無論如何，碧菡在公司裏表現得非常好，她溫文有禮，而又永遠笑臉迎人。上班不到一個月，她已經成爲公司裏所有光桿們注意的目標。大家知道她是高皓天的乾妹妹，就紛紛向高皓天獻殷勤，打聽行情。

『皓天，你這個乾妹妹還沒男朋友吧？』

『皓天，幫幫忙，給我安排點機會怎麼樣？』

『皓天，星期天我來你家玩，好不好？』

正像高皓天所預料，碧菡引起了所有男士的注意。這些追求者之中，有個名叫方正德的男孩子，剛從大學畢業，長得也還端正，只是有點娘娘腔。他的攻勢最猛也最烈，他每天早上在她案頭上放一封情書，每天故意打她身邊經過幾十次，每天要約她去看電影。碧菡只是微笑，既不和他多說話，也不回他信，可是，她也不明顯的拒絕他，她總是笑，這笑容那樣甜蜜而溫馨，那個

追求者就更加如瘋如狂了。

這樣，終於有一天，她被那男孩子的不屈不撓所動，下班後，她沒有和高皓天一起回家，她答應了方正德的邀請，一起吃了午餐，並且看了一場電影。

這天下午，高皓天的脾氣非常壞，他向手下一個笨職員摔了東西，又和上司吵了一架，回家的路上，他的車子撞了前面一輛計程車的尾巴，他下了車，差點和那個計程車司機打起來。回到家裏，他是諸事不對勁，嫌阿蓮的菜炒焦了，嫌電視廣告太多，嫌母親太嚕嗦，嫌生活太單調……他一直在發脾氣，碧菡已經看完電影回家了，她悄悄的注視着高皓天，默默不語。依雲呢？等高皓天回到了臥房裏，她才凝視着他說：

『你今天到底是怎麼了？吃錯了藥嗎？』

高皓天一楞，這才覺得自己有些失常。爲什麼？他自己也不知道。望着依雲，他感到歉然，感到不安，擁住依雲，他輕嘆了一聲說：

『我想，我太累了。』

『何不休假一段時間，我們到南部去玩玩？』依雲說，輕輕的依偎着他。『你近來工作太多了。』

『我想想辦法看，公司裏實在少不了我！』高皓天說，躺在床上，他把依雲的頭擁在胸前，低聲的說：『依雲，我愛妳。』

依雲微微一怔，也擁住高皓天說：

『皓天，我也愛你。』

他用手指撫摸着她的頭髮，不再說話，他們靜靜的躺着，彼此聽得見彼此的呼吸，彼此的心跳。

第二天，在去上班的路上，高皓天非常的沉默，他板着臉，像和誰賭氣一般的開着車，完全不理坐在他旁邊的碧菡。這張嚴肅的臉孔和他平日的談笑風生是那麼不同，碧菡害怕了，胆怯了，她悄悄看他，他的眉毛緊鎖着，嘴唇閉得緊緊的。好一會兒，碧菡終於開了口：

『姐夫，請你不要生氣吧！』

高皓天把車子轉向慢車道，在街邊煞住了車。他掉過頭來，狠狠的盯住她。

『誰告訴妳我生氣了？』他其勢洶洶的問。

碧菡垂下了眼睛，低下頭去，用手撫弄着長褲上的褶痕，只一會兒，高皓天就看到有一滴滴的淚珠，落在那褶痕上了。高皓天大吃了一驚，不由自主的聲音就放軟了：

『怎麼了？碧菡，我沒有駡妳呵！』

碧菡抬起眼睛來望着他，她那被淚水所浸透的眸子黑濛濛的，充滿了祈諒與求恕，她的聲音軟綿綿的，帶着份可憐兮兮的震顫：

『我以後再也不敢了，姐夫。』她說着：『我再也不會跟他出去了。』

高皓天怔了，他死盯着面前這張柔弱的、嬌怯的、雅致的、可憐的、動人的面龐，心裏掠過了一陣强烈的、反叛般的思想：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！他有何權干涉她？他又爲什麼要干涉她？

他轉開頭去，心中有如萬馬奔騰，幾百種不着邊際的思想從他腦子裏掠過，幾百種掙扎與戰爭在一刹那間發生。然後，他聽到自己的聲音，很軟弱，很勉强，很無力的在說：

『碧菡，我並不是要干涉妳交男朋友，只是妳年紀太小，閱世未深，我不願意妳上男孩子的當，那個方正德，工作時左顧右盼，不負責任，又渾身的娘娘腔，我怕妳糊裏糊塗就掉進別人的陷阱裏。妳……妳長得漂亮，心地善良，這社會却充滿了險惡，妳只要對男孩子笑一笑，他們就會以爲妳對他們有意思了。妳不瞭解男人，男人是世界上最會自作多情的人物。現在，妳住在我們家，叫我一聲姐夫，我就不能不關心妳，等慢慢的，我會幫妳物色一個配得上妳的男朋友……妳……妳明白嗎？』

碧菡深深的凝視着他，那對眸子又清亮，又閃爍。

『我明白，姐夫，我完全明白。』她低低的說。

從此，碧菡沒有再答應那方正德的邀請，也從此，她上班時不再笑臉迎人，而變得莊重與嚴肅，她不苟言笑，不聊天，不和男同事隨便談話，她莊重得像個細緻的大理石雕像。

高皓天高興她這種變化，欣賞她那份莊重，雖然，一上了他的車，她就又笑逐顏開而軟語呢喃了。高皓天從不分析自己的情緒，但是，他却越來越喜歡那段短短的、車上的時間了。

就這樣，日子過得很快，一眨眼間，夏天就來臨了。這是個星期天，碧菡顯得特別高興，因爲她一早去看了妹妹碧荷，又把工作的積蓄給了父親一些。回來之後，她一直熱心的談碧荷，說她長高了，更漂亮了，功課又好，將來一定有出息。她的好興致使大家都很開心，依雲望着她，

簡直不敢相信，她就是一年前那個奄奄一息的女孩，現在的她，明麗、嬌豔，愉快，而笑語如珠。高皓天同樣無法把眼光從她身上移開，他注視着她的一舉一動，一言一笑，她手腕上那個翠綠的鐲子在她細膩的肌膚上滑動，他把眼光轉向依雲，依雲手腕上也有個相同的鐲子，他忽然陷進呆呆的沉思裏了。

依雲的呼喚驚醒了他，他抬起頭來，依雲正笑着敲打他的手臂，說他像個入定的老僧。她提議高皓天開車，帶她和碧菡出去玩玩，碧菡開心的附議，帶着個甜甜的笑。他沒話說，强烈的感染了她們的喜悅。於是，他們開車出去了。

他們有了盡興的一日，去碧潭划了船，去容石園看猴子，又去榮星花園拍照。這天，碧菡穿了一身的綠，綠上衣，綠長褲，綠色的緞帶綁着柔軟的、隨風飄飛的頭髮。依雲却穿了一身的紅，紅襯衫，紅裙子，紅色的小靴子。她們並肩而立，一個飄逸如仙，一個豔麗如火，高皓天不能不好幾次都望着她們發起楞來。

黃昏的時候，他們坐在榮星花園裏看落日，大家都有些倦了，但是興致依然不減。他們談小說，談文學，談詩詞，談紅樓夢，談曹雪芹……夕陽的餘暉映紅了她們的臉，照亮了她們的眼睛，在她們的頭髮上鑲上了一道金環。高皓天坐在她們對面，只是輪流的望着她們兩個人，他常說錯話，他總是心不在焉，好在兩個女性都不在意，她們正沉浸在一片祥和的氣氛裏。

『喂！皓天！』忽然間，依雲大發現般的叫了起來。

『什麼事？』高皓天嚇了一跳。

『你猜怎麼，』依雲笑嘻嘻的說：『我忽然有個發現，把我們三個人的名字，各取一個字，合起來剛好是范仲淹的一闋詞裏的第一句。我考你，是什麼？』

高皓天眼珠一轉，已經想到了。他還來不及唸出來，碧菡已興奮的喊了出來：

『碧雲天！』

『是的，碧雲天！』高皓天說：『怎麼這樣巧！這是一闋家喻戶曉的詞兒，以前我們怎麼沒發現？』

『碧雲天，黃葉地，』依雲已背了出來：『秋色連波，波上寒煙翠，山映斜陽天接水，芳草無情，更在斜陽外。』她唸了上半闋，停住了。

『黯鄉魂，追旅思，』高皓天接下去唸：『夜夜除非，好夢留人睡，明月樓高休獨倚，酒入愁腸，化作相思淚！』唸完，他望着那落日餘暉，望着面前那紅綠相映的兩個人影，忽然呆呆的楞住了，心裏只是反覆著『酒入愁腸，化作相思淚。』那兩句。不知怎的，他只是覺得心裏酸酸的，想流淚，一陣不祥的預感，無聲無息的、濃重的對他包圍了過來。

14

這年夏天的颱風特別多，一連兩個輕度颱風之後，接着又來了一個强烈颱風。幾乎連續半個月，天氣都是佈滿陰霾，或風狂雨驟的。不知道是不是受天氣的影響，高家的氣氛也一反往日，而顯得濃雲密佈，陰沉欲雨。

首先陷入情緒低潮的是高太太，從夏天一開始，她就一會兒喊腰疼，一會兒喊背痛，一會兒頭又暈了，一會兒風濕又發作，鬧不完的毛病。碧菡每天下了班，就不厭其煩的陪高太太去看病，去做各種檢查，從心電圖到X光，差不多都做全了，最後，醫生對碧菡悄悄說：

『老太太身體還健康得很呢，一點兒病都沒有，更年期也過了。我看，她是有點兒心病，是不是家裏有什麼不愉快的事？』

碧菡側頭凝思，百思而不得其解，搖搖頭，她迷惑的說：

『沒有呀！全家都和和氣氣的，沒人惹她生氣呀！』

『老人家，可能心裏有什麼不痛快，嘴裏不願意說出來，鬱結成病，也是有的！』醫生好心的說：『我看，不用吃藥，也不用檢查了，還是你們做小輩的，多陪她出去散散心好些！』

於是，碧菡一天到晚纏着高太太，一會兒說：

『乾媽，我們看電影去好嗎？有一部新上演的滑稽片，公司同事都說好看呢！』

一會兒又說：

『乾媽，我們去給乾爹選領帶好嗎？人家早就流行寬領帶了，乾爹還在用細的！』

要不然，她又說：

『乾媽！我發現一家花瓶店，有各種各樣的花瓶！』

高太太也順着碧菡，東跑西轉，亂買東西，可是，回家後，她就依然躺在沙發上唉聲嘆氣。

碧菡失去了主張，只得求救於依雲，私下裏，她對依雲說：

『眞不知道乾媽是怎麼回事？無論做什麼都提不起她的興致，醫生又說她沒病，妳看，到底是怎麼了？』

『我怎麼知道？』依雲沒好氣的說，一轉身就往床上躺，眼睛紅紅的。『還不是看我不順眼！』

『怎麼？』碧菡吃了一驚，看樣子，依雲也傳染了這份憂鬱症。『姐姐，妳可別胡思亂想，』她急急的說：『乾媽那麼喜歡妳，怎麼會看妳不順眼呢？』

『妳是個小孩子，妳懂什麼？』依雲打鼻子裏哼着。

『姐姐，我都十九歲了，不小了！』碧菡笑着說：『好了，別躺着悶出病來！起來起來，我們

逛街去！妳上次不是說要買寬皮帶嗎？』

『我什麼都不買！』依雲任性的嚷着，把頭轉向了床裏面。『妳最好別打擾我，我心裏夠煩了！』

『好姐姐，』她揉着她。『妳出去走走就不煩了，去嘛去嘛！』她一直搓揉着她，嬌聲叫喚着。『好姐姐！』

『好了！』依雲翻身而起，笑了。『拿妳眞沒辦法，難怪爸媽喜歡妳，』她捏了捏碧菡的面頰。『妳是個討人喜歡的小妖精！』

穿上衣服，她跟碧菡一起出去了。

可是，家裏的空氣並沒有好轉，就像颱風來臨前的天空，陰雲層層堆積，即使有陽光，那陽光也是風雨前的徵兆而已。在上班的路上，碧菡擔憂的對高皓天說：

『姐夫，你不覺得家裏有點問題嗎？是不是乾媽和姐姐之間有了誤會？她們好像不像以前那樣親熱了。』

高皓天不說話，半晌，他才嘆了一聲。

『誰知道女人之間的事！』他悶悶的說：『她們是世界上最纖細的動物，碰不碰就會受傷，然後，爲難的都是男人！』

哦！碧菡張大眼睛，什麼時候高皓天也這樣牢騷滿腹起來？這樣一想，她才注意到，高皓天已經很久沒有說笑話或者開玩笑了。她瞪大眼，注視着高皓天，不住的搖着頭，低低的說：

『啊啊，不行不行！』

『什麼事不行不行？』高皓天不解的問。

『不行不行！』碧菡繼續說：『姐夫，你可不行也傳染上這種流行病的！』

『什麼流行病？』

『高家的憂鬱症！』碧菡說：『我不知道這病的學名叫什麼，我就稱它爲高家的憂鬱症！家裏已經病倒了兩個，如果你再傳染，那就連一點笑聲都沒有了！姐夫！』她熱心的俯向他：『你是最會製造笑聲的人，你多製造一點好嗎？別讓家裏這樣死氣沉沉的！』

高皓天轉頭望望碧菡那發亮的眼睛。

『唉！』他再嘆了口氣：『碧菡，妳不懂，如果我也不快樂，我如何去製造笑聲呢？』

碧菡怔了怔。

『你爲什麼不快樂？』她問。

他又看了她一眼。

『妳不要管吧，碧菡，如果我們家有問題，這問題也不是妳能解決的！』

『爲什麼？』碧菡天眞的追問。『天下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，你看，以前我那麼大的問題，你們都幫我解決了。假若你們有問題，我也要幫你們解決！』

車子已到了公司門口，高皓天停好了車，他回頭凝視了碧菡好一會兒，然後，他拍了拍她的手，輕聲說：

『妳不知道妳在說什麼，碧菡。我也不知道我在說什麼，或者，我們家一點問題都沒有，只是大家的情緒不好而已。也可能，再過幾天，憂鬱症會變成歡樂症也說不定！所以，沒什麼可嚴重的。總之，碧菡，』他深深的凝視她：『我不要妳為我們的事煩惱，我希望——妳快樂而幸福。』

碧菡也深深的凝視他，然後，她低聲的說：

『你知道的，是嗎？』

『知道什麼？』

『只要你們家的人快樂和幸福，我就能快樂和幸福。』她低語。

高皓天心中感動，他繼續望着她，柔聲喊了一句：

『碧菡！』

碧菡推開車門，下了車，轉過頭來，她對着高皓天朦朦朧朧的一笑，她的眼睛清幽如夢。

『所以，姐夫，』她微笑的說，『你如果希望我快樂和幸福，你就要先讓你們每個人都快樂和幸福，因為，我的世界，就是你們！』說完，她轉過身子，盈盈然的走向了辦公大樓。

高皓天却呆呆的站在那兒，對着她的背影出了好久好久的神。

高家醞釀着的低氣壓，終於在一個晚上爆發了出來。

問題的導火線是蕭振風和張小琪，這天晚上，蕭振風和張小琪到高家來玩。本來，大家都有說有笑的談得好熱鬧，兩對年輕人加上一個碧菡，每人的興致都高，蕭振風又在和高皓天大談當

年趣事。高太太周旋在一羣年輕人中間，一會兒拿瑞士糖，一會兒拿巧克力。她看到張小琪就很開心，這女孩雖沒有成爲她的兒媳婦，她却依然寵愛她。不住口的誇小琪婚後更漂亮了，更豐滿了，依雲望着小琪，笑着說：

『她怎能不豐滿，妳看她，從進門就不住口的吃糖，不吃成一個大胖子才怪！』

話沒說完，張小琪忽然用手捂着嘴，衝進了浴室。高太太一怔，緊張的喊：

『小琪！小琪！妳怎麼了？』

蕭振風站起身來，笑嘻嘻的說：

『高伯母，沒關係的，妳如果有什麼陳皮梅啦，話梅啦，酸梅啦……反正與梅有關的東西，拿一點兒出來給她吃吃就好了！否則，妳弄盤泡菜來也行！』

『哦！』高太太恍然大悟，她站直身子，注視着蕭振風。『原來……原來……你要做爸爸了？』

『好哦！』高皓天拍着蕭振風的肩，大聲的說：『你居然保密！幾個月了？趕快從實招來！』

『才兩個多月，』蕭振風邊笑邊說，有些兒不好意思，却掩藏不住心裏的開心與得意。『醫生說預產期在明年二月。』他重重的捶了高皓天一拳，大聲說：『皓天，這一下，我比你强了吧！你呀，什麼都比我强，出國，拿碩士，當名工程師，又比我早結婚，可是啊……』他爽朗的大笑起來：『哈哈！我要比你早當父親了！你呢？結婚一年多了，還沒影兒吧！我才結婚半年就有了，這叫作後來居上！哈哈！』

他的笑聲那麼高，那麼響，震動了屋宇。可是，室內的空氣却僵了，笑容從每一個人的臉上

隱去。最先受不了的是高太太，她忽然坐倒在沙發裏，用手蒙住臉，就崩潰的哭了起來，一面哭，一面訴說：

『我怎麼這樣命苦！早也盼，晚也盼，好不容易把兒子從國外盼回來，又左安排、右安排，給他介紹女朋友，眼巴巴的盼着他結了婚，滿以爲不出一年，就可以抱孫子了，誰知道……誰知道……人家年輕姑娘，要身材好，愛漂亮，就是不肯體諒老年人的心……』

依雲跳了起來，她的臉色頓時間變得雪白雪白，她氣得聲音發抖：

『媽！妳是什麼意思？』她問：『妳以爲是我存心不要孩子嗎？妳娶兒媳婦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孩子嗎？……』

『依雲！』高皓天大聲喊：『妳怎麼能對媽這種態度說話？』

依雲迅速的掉轉身子來望着高皓天，她的眼睛睜得好大好大，一層淚霧很快的就蒙上了她的眼珠，她重重的喘着氣，很快的說：

『你好，高皓天，你可以對我吼，你們母子一條心，早就在怪我了，別以爲我不知道！你好，你狠，高皓天！早知道你們要的只是個生產機器，我就不該嫁到你們高家來！何況，誰知道沒孩子是誰的過失？你們命苦，我就是好命了！』說完，她哭着轉過身子，奔進了臥室，砰然一聲帶上了房門。

『這……這……這……』高太太也氣得發抖：『還像話嗎？家裏還有大有小嗎？』

高皓天站在那兒，左右爲難，不知該如何是好，但是，依雲的哭聲直達戶外，終於，他選擇

了妻子，也奔進臥房裏去了。

這一下不得了，高太太頓時哭得天翻地覆，一邊哭一邊數落：

『養兒子，養兒子就是這樣的結果！有了太太，眼睛裏就沒有娘了！難道我想抱孫子也是我錯？我老了，我是老了，我是老古董，老得早該進棺材了，我根本沒有權利過問兒子的事，啊啊，我幹什麼生兒子呢？這年頭，年輕人眼睛裏還有娘嗎？啊啊……』

碧菡是被嚇呆了，她做夢也沒想到，會有家庭因爲沒孩子而起糾紛。看到高太太哭得傷心，她撲過去，一把抱住了高太太，不住口的說：

『乾媽，妳不要傷心吧！乾媽，姐姐並不是眞心要說那些話，她是一時急了。乾媽，妳別難過吧……』

高繼善目睹這一切，聽到太太也哭，兒媳也哭，這個不善於表示感情的人，只是重重的跺了一下腳，長嘆一聲，感慨萬千的說：

『時代變了！家門不幸！』

聽這語氣，怪的完全是依雲了。那闖了禍，而一直站在那兒發楞的蕭振風開始爲妹妹抱不平起來，他本是個魯莽的混小子，這時，就一挺肩膀，大聲說：

『你們可別欺侮我妹妹！生不出兒子，又不是我妹妹的問題，誰曉得高皓天有沒有毛病？』

『哎呀！』張小琪慌忙叫，一把拉住了蕭振風，急急的喊：『都是你！都是你！你還在這兒多嘴！你闖的禍還不夠，你給我乖乖的回家去吧！』

蕭振風漲紅了臉，瞪視着張小琪，直着脖子說：

『怎麼都是我？他們養不出兒子，關我什麼事？』

『哎呀！』張小琪又急又氣又窘：『你這個不懂事的混球！你跟我回家去吧！』不由分說的，她拉着蕭振風就往屋外跑。蕭振風一面跟着太太走出去，一面還在那兒嘰哩咕嚕的說：

『我管他是天好高還是天好低，他敢欺侮我妹妹，我就不饒他……』

『走吧！走吧！走吧！』張小琪連推帶拉的，把蕭振風弄出門去了。

這兒，客廳裏剩下高繼善夫婦和碧菡，高繼善又長嘆了一聲，說：

『碧菡，勸妳乾媽別哭了，反正，哭也哭不出孫子來的！』說完，他也氣冲冲的回房間去了。

高太太聽丈夫這麼一說，就哭得更兇了，碧菡急得不住跑來跑去，幫她絞毛巾，擦眼淚，好言好語的安慰她，又一再忙着幫依雲解釋：

『乾媽，姐姐是急了，才會那樣說話的，妳可別怪她啊，妳知道姐姐是多麼好心的人，妳知道的，是不是？妳別生姐姐的氣呵！乾媽，我代姐姐跟妳賠不是吧！』說着，她就跪了下來。

高太太抹乾了眼淚，慌忙拉着碧菡，又憐惜，又無奈，又心痛的說：

『又不是妳的錯，妳幹嘛下跪呀？趕快起來！』

『姐姐惹妳生氣，就和我惹妳生氣一樣！』碧菡楚楚動人的說：『妳答應不生姐姐的氣，我才起來！』

『妳別胡鬧吧，』高太太說：『關妳什麼事？妳起來！』

『我不！』碧菡固執的跪着，仰着臉兒，哀求的看着高太太。『妳說妳不生姐姐的氣了。』

『好了，好了，』高太太一疊連聲的說：『妳這孩子眞是的，我不生氣就是了，妳快起來吧！』

『不！』碧菡仍然跪着：『妳還是在生氣，妳還是不開心！』

『妳……』高太太注視着她：『妳要我怎樣呢？』

『碧菡！』

忽然間，一個聲音喊，碧菡抬起頭來，依雲正走了過來，她面頰上淚痕猶存，眼睛哭得紅紅腫腫的，但是，顯然的，她激動的情緒已經平息了不少，她一直走到她們面前，含淚說：

『碧菡，妳起來吧！那有妳代我賠不是的道理！』

『姐姐！』碧菡叫：『妳也別生氣了吧！大家都別生氣吧！』

依雲望着那好心的碧菡，內心在劇烈的交戰着，道歉，於心不甘，不道歉，是何了局？終於她還是開了口。

『媽！』依雲喊了一聲，淚珠頓時滾滾而下。『我不好……我不該說那些話……您……您別生氣吧！』她說完，再也熬不住，就放聲痛哭了起來。

『啊呀，依雲！』高太太激動的嚷：『媽並沒有怪妳，眞的沒有！』她一把拉住依雲，依雲腿一軟，再也支持不住，也跪了下去，滾倒在高太太的懷裏，高太太緊抱着她的頭，淚珠滴滴答答的落下來，一面，她抽抽噎噎的說：『是媽不好，媽不該說那些話讓妳難堪！都是媽不好，妳……妳原諒我這個老太婆，只是……只是抱孫心切呀！』

『媽媽呀！』依雲哭着叫：『其實我也急，妳不知道，我也急呀！我跟您發誓，我從沒有避過孕，我不知道爲什麼會這樣？並不是我不想要孩子，皓天他——他——他那麼愛孩子，我就是爲了他，也得生呀！我決不是爲了愛漂亮，爲了身材而不要孩子，我急——急得很呀！』她撲在高太太懷中，泣不成聲了。

高太太撫摸着她的頭髮，不住撫摸着，眼淚也不停的滾落。

『依雲，是媽錯怪了妳，是媽寃枉了妳，』她吸了吸鼻子，說：『反正事情過去了，妳也別傷心了，孩子，遲早總會來的，是不？』她托起依雲的下巴，反而給她擦起眼淚來了。『只要妳存心要孩子，總是會生的，現在，醫藥又那麼發達，求孩子並不是什麼難事，對不對？』

依雲點了點頭，瞭解的望着高太太。

『我會去看醫生。』她輕聲說。『我會的！』

高皓天走過來了，看到母親和依雲已言歸於好，他如釋重負的輕吐了一口氣。走到沙發邊，他坐下來，一手攬住母親，一手攬住依雲，他認眞的、誠懇的、一字一字的說：

『妳們兩個，是我生命裏最親密的兩個女人，希望妳們以後，再也沒有這種爭吵。如果有誰錯了，都算我的錯，我向妳們兩個道歉，好不好？』

高太太攬住兒子的頭，含淚說：

『皓天，你沒有怪媽吧？』

『媽，』皓天動容的說：『我從來沒有怪過妳。』他緊緊的挽住母親，又低頭對依雲說：『依

雲，別哭了，其實完全是一件小事，人家結婚三四年才生頭胎的大有人在。爲了這種事吵得家宅不和，鬧出去都給別人笑話！』他望望母親，又看看依雲。『沒事了，是不是？現在，都心平氣和了，是不是？』

高太太不說話，只是把依雲更緊的挽進了自己懷裏，依雲也不說話，只是把頭依偎過去，於是，高皓天也不再說話，而把兩個女性的頭，都攬進了自己的懷抱中。

碧菡悄悄的站起身來，悄悄的退開，悄悄的回到了自己房裏。她不敢驚擾這動人的場面，她的眼睛濕漉漉的，躺在床上，她用手枕着頭，模糊的想，在一個幸福的家庭裏，原來連爭吵和眼淚都是甜蜜的。

15

早上，當高皓天醒來的時候，依雲已經不在床上了。看看手錶，才八點鐘，摸摸身邊的空位，被褥涼涼的，那麼，她起床已經很久了？高皓天有些不安，回憶昨夜，風暴早已過去，歸房就寢的時候，她是百般溫柔的。躺在床上，她一直用手臂挽住他的脖子，在他耳邊輕言細語：

『皓天，我要幫你生一打孩子，六男六女。』

『傻瓜！』他用手愛撫着她的面頰。『誰要那麼多孩子，發瘋了嗎？』

『你要的！』她說：『我知道孩子對這個家庭的重要性，在我沒有嫁給你之前，我就深深明白了。可是，人生的事那麼奇怪，許多求兒求女的人偏偏不生，許多不要兒女的人卻左懷一個，右懷一個。不過，你別急，皓天，我不相信我們會沒孩子，我們都年輕，都健康。有時候，小生命是需要慢慢等待的，等待得越久，他的來臨就越珍貴，不是嗎？』

『依雲，』他擁緊了她，吻着她的面頰。『妳是個通情達理的好妻子，我一生不可能希望世上

有比妳更好的妻子。依雲，我瞭解，今晚妳對母親的那聲道歉是多難出口的事情，尤其，妳是這麼倔强而不肯認輸的人。謝謝妳，依雲，我愛妳，依雲。』

依雲睫毛上的淚珠濡濕了他的面頰。

『不，皓天。』她哽塞着說：『我今晚表現得像個沒教養的女人，我替你丟臉，又讓你左右爲難，我好慚愧好慚愧，』她輕輕啜泣。『你原諒我的，是不？』

他把她的頭緊壓在自己的肩上，他的唇揉着她的鬢角和耳垂。

『哦哦，快別這樣說，』他急促的低語。『妳把我的心都絞痛了。該抱歉的是我，我怎能那樣吼妳？怎能那樣沉不住氣？我是個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的傻瓜，以後妳不要叫我天好高了，妳就叫我皮好厚好了！』

她含着淚笑了。

『你是有點皮厚的！』她說。

『我知道。』

『但是，』她輕聲耳語：『不管你是天「好」高，或是皮「好」厚，我却「好」愛你！』

世界上，還有比『愛情』更動人的感情嗎？還有比情人們的言語更迷人的言語嗎？還有什麼東西比吵架後那番和解的眼淚更珍貴更震撼人心的呢？於是，這夜是屬於愛的，屬於淚的，屬於溫存與甜蜜的。

但是，在這一淸早，她却到何處去了？會不會想想就又生氣了呢？會不會又任性起來了呢？

他從床上坐起身子，不安的四面望望，輕喚了一聲：

『依雲！』

沒有回音。他正要下床，依雲却推開房門進來了，她還穿着睡衣。面頰光滑而眼睛明亮，一直走到他身邊，她微笑着用手按住他：

『別起床，你還可以睡一下。』

『怎麼呢？』他問。

『我已經讓碧菡上班時幫你請一天假，所以，你今天不用上班，你多睡睡，我們到九點半才有事。』

『喂喂，』高皓天拉住了她的手。『妳能不能告訴我，妳葫蘆裏在賣什麼藥？』

『你想，昨晚吵成那樣子，』依雲低低的說：『我哥哥的火爆脾氣，怎麼能了？所以，我一早就打電話回家去，告訴我媽我們已經沒事了。媽對我們這問題也很關心，所以……又把小琪找來，問她的婦科醫生是誰？然後，我又打電話給那位林醫生，約好了上午十點鐘到醫院去檢查，我已經和醫生大致談了一下，他說要你一起去，因爲……』她頓了頓。『也要檢查一下你。』

『哦！』高皓天驚奇的說：『一大清早，妳已經做了這麼多事嗎？』

『是的。』

『可是……』高皓天有點不安。『妳這樣做，會不會太小題大作了？結婚一年多沒孩子是非常普通的事，我們所要做的，不過是……』他俯在她耳邊，悄悄的說了一句：『多親熱一些。』

依雲紅了臉。

『去檢查一下也好，是不是？』她委婉的說：『如果我們兩人都沒問題，就放了心。而且……而且……醫生說，或者是我們時間沒算對，他可以幫我們算算時間。他說……他說，這就像兩個朋友，如果陰錯陽差的永遠碰不了面，就永遠不會有結果的。』

『天哪！』高皓天翻了翻眼睛。『這樣現實的來談這種問題是讓人很難堪的。這不是一種工作，而是一種愛，一種美，一種藝術。』

『醫生說了，如果想要孩子，就要把它看成一種工作來做。是的，這很現實，很不美，很不藝術，但是，皓天，你是要藝術呢？還是要孩子呢？』

他抱住了她，吻她，在她耳邊說：

『也要藝術，也要孩子。』

『總之，你要去醫院。』

『妳不是已經都安排好了嗎？』他說，多少帶着點勉强和無可奈何。『我只好去，是不是？』

『別這樣愁眉苦臉，好不好？』依雲說，坐在床沿上，嘆了一口氣。『難道我願意去做這種檢查？我還不是爲了你，爲了你媽和你爸爸。不孝有三，無後爲大，我再也沒料到，在二十世紀的今天，我依然要面對這麼古老的問題。如果檢查的結果是我不能生，我眞不知道……』

『別胡說！』高皓天打斷了她。『妳這麼健康，這麼正常，妳不會有一點問題的。說不定是我……』

『你才胡說！』依雲又打斷了他。

『好吧，依雲。』高皓天微笑起來：『看樣子，我們要去請教醫生，如何讓那兩個朋友碰面，對不對？』

依雲抿着嘴角，頗爲尷尬的笑了。

於是，他們去看了醫生。在仁愛路一家婦產科醫院裏，那雖年輕却經驗豐富的林醫生，給他們做了一連串很科學的檢驗。關於高皓天的部份，檢查結果當場就出來了，林醫生把顯微鏡遞給他們，讓他們自己觀察，他笑着說：

『完全正常，你要生多少孩子都可以！』

關於依雲的部份，檢查的手續却相當複雜，林醫生先給她做了一項『通輸卵管』的小手術，然後，沉吟的望着依雲：

『妳必須一個月以後再來檢查。』

依雲的心往下沉，她瞪視着醫生：

『請坦白告訴我，是不是我有了問題？』

醫生猶豫着，依雲急切的說：

『我要最眞實的答案，你不必瞞我！』

『妳的輸卵管不通，我要查明爲什麼？』

『如果輸卵管不通，就不可能生孩子嗎？』依雲問。

林醫生沉重的點了點頭。

『那是絕不可能生的。』他說：『可是，妳也不必着急，輸卵管不通的原因很多，我們只要把那個主因解除，問題就解決了，如果輸卵管通了，妳就可以懷孕。所以，並不見得很嚴重，妳瞭解嗎？』

依雲張大了眼睛，她直視着林醫生。

『有沒有永久性的輸卵管不通？』她坦率的問。

『除非是先天性輸卵管阻塞！』醫生也坦白回答。『這種病例並不多，可是，如果碰上這種病例，我們只有放棄治療。』

『可能是這種病例嗎？』依雲問。

『高太太，』林醫生說：『妳不要急，我們再檢查看看，好不好？現在我無法下結論。不過，總之，我們已經找出妳不孕的原因了。』

依雲抬頭望着高皓天，她眼裏充滿了失望，臉上佈滿了陰霾，高皓天一把拉起了她，故作輕鬆的聳了聳肩。

『我們走吧，依雲，等檢查的正式結果出來了再說，妳別把任何事都往最壞的方向去想，依我看來，不會有多嚴重的，林醫生會幫我們忙解決，對不對？』

『是的，』醫生也微笑着說：『先放寬心吧，高太太，我曾經治療過一位太太，她結婚十九年沒有懷孕，治療了一年之後，生了個兒子，現在兒子都兩歲了。所以，不孕症是很普遍的，妳別

急，慢慢來好嗎？』

依雲無言可答，除了等待，她沒有第二個辦法。回到家裏，她是那樣沮喪和担憂，她甚至不敢把檢查的結果告訴婆婆。倒是高太太，在知道情況之後，她反而過來安慰依雲：

『不要担心，依雲，』她笑嘻嘻的說：『現在已經找出毛病所在，一切就簡單了。聽皓天說，只要把病治好，就會懷孕。那麼，我們就治療好了。』

『皓天難道沒有告訴妳，』她小聲說：『也可能是先天性，無法治療的病嗎？』

『別胡說！』老太太笑着輕叱。『我們家又沒做缺德事，總不會絕子絕孫的！』

依雲心裏一沉，立即打了一個冷戰，萬一自己是無法治療的不孕症，依高太太這個說法，竟成爲祖上缺了德！這個邏輯她是不懂的，這個責任她卻懂。她心裏的負担更重了，更沉了，壓抑得她簡直透不過氣來。整整一個月，她憂心忡忡，面無笑容，悲戚和憂愁使她迅速的憔悴和消瘦了下來。高皓天望着她，忍不住握住她的手臂喊：

『我寗可沒有兒子，不願意妳沒有笑容。』

她一把用手蒙住他的嘴，眼睛睜得好大好大，眼裏充滿了恐懼和緊張。

『請你不要這樣說！請你！』

『我偏要說！』高皓天掙脫她的手。『我要妳面對現實，最壞的結果，是妳根本不能懷孕，那麼，就是注定我命中無子，那又怎麼樣呢？沒兒沒女的夫婦，在這世界上也多得很，有什麼了不起？』

『皓天！』依雲喊：『求你不要再說這種話吧！求求你！』她眼裏已全是淚水。『你不知道我心裏的負担有多重！』

『我就是要解除妳心裏的負担！』高皓天嚷着，把依雲拉到身邊來，他緊盯着她的眼睛：『依雲，妳聽我說，我愛妳，愛之深，愛之切，這種愛情，決不會因爲妳能否生育而有所變更！現在不是古時候，做妻子的並沒有義務非生孩子不可！』

依雲感動的望着他，然後，她把面頰輕輕的靠進他的懷裏，低聲自語了一句：

『但願，爸爸和媽媽也能跟你一樣想得開！』

在這段等待的低氣壓底下，碧菡成爲全家每個人精神上的安慰，她笑靨迎人，軟語溫存，對每個人都既細心，又體貼，尤其對依雲。她會笑着去摟抱她，笑着滾倒在她懷裏，稱她爲『最最親愛的姐姐』。她會用最最甜蜜的聲音，在依雲耳邊細語：

『姐姐，放心，妳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人，老天會保佑好人，所以，姐姐，妳生命裏不會有任何缺憾。』

對高皓天，她也不斷的說：

『姐夫，你要安慰姐姐，你要讓她快樂起來，因爲她是那麼那麼愛你！』

高皓天深深的注視着碧菡。

『碧菡，』他語重心長的說：『人類的許多悲劇，就是發生在彼此太相愛上面。』

碧菡那對黑白分明的眸子靜靜的望着他。

『你家裏不會有悲劇，』她堅定的說：『你們都太善良，都太好，好人家裏不會有悲劇。』

『這是誰訂定的道理？』他問。

『是天定的。』她用充滿了信心的口吻說：『這是天理，人類或者可以逃過人爲的法律，却逃不過天理。』

高皓天注視了她好一會兒。

『但願如妳所說！』他說，不能把眼光從她那張發亮的臉孔上移開。半晌，他才又低低的加了一句：『妳知道嗎？碧菡，妳是一個可人兒。』

終於，到了謎底揭曉的一日，這天，他們去了醫院，坐在林醫生的診斷室裏，林醫生拿着依雲的X光片子，滿面凝重的望着他們。一看到醫生的這種臉色，依雲的心已經冷了，但她仍然僵直的坐着，聽着醫生把最壞的結果報告出來：

『我非常抱歉，高先生，高太太，這病例碰巧是最惡劣的一種——先天性的輸卵管阻塞，換言之，這種病症無法治療，妳永不可能懷孕。』

依雲呆坐着，她的心神已經不知道游離到太空那個星球上去了，她沒有思想，也沒有感情，沒有眼淚，也沒有傷懷，她是痲木的，她是無知的。她不知道自己怎樣走出了醫院，也不知道自己怎樣回到了家，更不知道自己怎麼會躺在床上。她只曉得，在若干若干若干時間以後，她發現高皓天正發瘋一般的搖撼着她的身子，發狂一般的在大叫着她的名字：

『依雲！依雲！依雲！依雲！這並不是世界末日呀！沒孩子的人多得很呀！依雲！依雲！依雲！我

只要妳！我只要妳！我根本不要什麼該死的孩子！依雲！依雲！依雲！妳看我！妳聽我！』他焦灼的狂吼了一聲：『依雲！我不要孩子！』

依雲驟然間回過神來，於是，她張開嘴，『哇』的一聲大哭了起來，一面嚎啕痛哭，她一面高聲的叫着：

『你要的！你要的！你要的！你要一打孩子，六男六女！你還要一對雙胞胎！你要的！你要的！你要的！』她泣不可抑。

『天！』高皓天大叫着：『那是開玩笑呀！那是我鬼迷心竅的時候胡說八道呀！天！依雲！依雲！』他摟她、抱她、吻她、喚她：『依雲，妳不可以這樣傷心！妳不可以！依雲，我心愛的，我最愛的，妳不要傷心吧！求妳，請妳，妳這樣哭，把我的五臟六腑都哭碎了。』

『我要給你生孩子，我要的！』依雲哭得渾身抽搐：『生一打，生兩打，生三打都可以！我要！我要！我要！哦，皓天，這樣太不公平，太不公平！』

『依雲，聽我說，孩子並不重要，我們可以去抱一個，可以去收養一個，最重要的，是我們彼此相愛，不是嗎？依雲，』他抱着她，用嘴唇吻去她的淚。『依雲，我們如此相愛還不夠嗎？爲什麼一定要孩子呢？』

『我怎麼向你父母交代？我怎能使你家絕子絕孫！』她越想越嚴重，越哭越沉痛。『我根本不是個女人，不配做個女人！你根本不該娶我！不該娶我！』

『依雲，妳冷靜一點！』高皓天按住她的肩膀，強迫她面對着自己，他眼裏也滿含着淚：『讓

我告訴妳，依雲，即使我們現在還沒有結婚，即使我在婚前已知道妳不能生育，我仍然要娶妳！』

依雲淚眼迷濛的望着他，然後，她大叫了一聲：

『皓天！』

就滾倒進他的懷裏。

在客廳中，高太太沉坐在沙發深處，只是輕輕的啜泣。高繼善雙手背在身後，不住的從房間的這一頭，走到那一頭，不住的唉聲嘆氣。碧菡摟着高太太的肩，不知該怎麼辦才好。過了好久，碧菡才輕言細語的說：

『乾媽，妳別難過。可以去抱一個孩子，有很多窮人家，生了孩子都不想要。我們這麼好的家庭，他們一定巴不得給了我們，免得孩子吃苦受罪。乾媽，如果你們想要，我可以負責去給你們抱一個來。』

『妳不懂，』高太太抹着眼淚，拚命的搖頭：『抱來的孩子，又不是高家的骨肉！』

碧菡不解的望着高太太。

『這很有關係嗎？』

『否則，妳繼父繼母爲什麼不疼妳呢？』高太太說。

碧菡楞了，是的，所謂骨肉至親，原來意義如此深遠。她呆了，站起身來，她走到窗子旁邊，仰着頭，她一直望着天空，她望了很久，一動也不動。

高皓天從屋裏走出來了，他看來疲憊、衰弱、傷感，而沮喪。高太太抬眼望望他，輕聲問：

『依雲呢？』

『總算睡着了。』高皓天說，坐進沙發裏，把頭埋在手心中，他的手指都插在頭髮裏。『眞不公平，』他自語着說：『我們都那麼愛孩子！』

『皓天，』高繼善停止了踱步，望着兒子。『你預備怎麼辦？』

『怎麼辦？』高皓天驚愕的抬起頭來。『還能怎麼辦呢？這又不是人力可以挽回的事情，除非是——去抱一個孩子。』

高繼善瞪視着高皓天，簡單明瞭的說：

『我們家不抱別人家的孩子，姓高的也不能從你這一代就絕了後，我偌大的產業還需要一個繼承人，所以，你最好想想清楚！』

說完，他轉過身子，頭也不回的走開了。

高皓天怔了，他覺得腦子裏像在燒着一鍋漿糊，怎麼也整理不出一個思緒來，他拚命搖頭摔頭，腦子裏仍然昏昏沉沉。好半天，他才發現，碧菡一直站在窗口，像一尊化石般，對着天空呆望。

『碧菡，』他糊裏糊塗的說：『妳在做什麼？』

碧菡回過頭來，她滿臉的淚水。

『我在找天理，可是，天上只有厚厚的雲，我不知道天理躲在什麼地方，我沒有找到它。』

高皓天頹然的垂下頭來。

『它在的，』他自言自語的說：『只是，我們都很難遇見它。』

16

接下來的一段長時期，高家都陷在一片愁雲慘霧之中。那厚重的陰霾，沉甸甸的壓在每一個人的身上。其中最難受的是依雲，她覺得自己像個罪魁禍首，是她，斷絕了高家的希望，是她，帶走了高家的歡笑。偏偏這種缺陷，却不是她任何能力所可以彌補的。私下裏，她只能回到娘家，哭倒在母親的懷抱裏。

『媽，我怎麼辦？我怎麼辦？』

蕭太太不相信女兒不能生育，因此，她又帶着依雲一連看了三四個醫生，每個醫生的結論都是一樣的，先天性的病症，即使冒險開刀，也不能保證生效，所以，醫生的忠告是：不如放棄。依雲知道，生兒育女這一關，她是完全絕了望。蕭太太也只能唉聲嘆氣的對女兒說：

『收養一個孩子吧！許多人家沒孩子，也都是收養一個的！』

蕭振風却妙了，他拍着依雲的肩膀說：

『沒什麼了不起！等小琪多生幾個，我送一個給你們就是了！』

聽了這種話，依雲簡直是哭笑不得，看着小琪的肚子，像吹氣球一般的每日膨脹，她就不能不想，如果當年高皓天娶的是張小琪，那麼，恐怕高家早就有了孩子了。這樣一想，她也會馬上聯想到，高太太也會作同樣的想法，因而，她心裏的犯罪感就更深更重了。

高太太是垂頭喪氣達於極點，高繼善每日面如嚴冰，他們都很少正面再談到這問題。但是，旁敲側擊，冷嘲熱諷的話就多了：

『收養孩子當然簡單，但是收養的也是人家的孩子，與我們高家有什麼關係？』

『要孩子是要一個宗嗣的延續，又不是害了育兒狂，如果單純只是喜歡孩子，辦個孤兒院不是最好！』

『人家李家的兒媳婦，結婚兩年多，就生了三胎！』

『我們高家是冲剋了那一個鬼神哪？一不做虧心事，二不貪無義財，可是哦，就會這樣倒霉！』

『小兩口只顧自己恩愛，他們是不在乎有沒有兒女的！我們老一輩的，思想古老，不夠開明，多說幾句，他們又該把代溝兩個字搬出來了！』

這樣左一句、右一句的，依雲簡直受不了了，她被逼得要發狂了。終於，一天晚上，當高皓天下班回家的時候，他發現依雲蒙着棉被，哭得像個淚人兒。

『依雲！』他驚駭的叫：『怎麼了？又怎麼了？』

依雲掀開棉被坐起來，她一把抱住高皓天的脖子，哭着說：

『我們離婚吧！皓天，我們離婚吧！』

高皓天變了色，他抓住依雲，讓她面對着自己，他緊盯着她，低啞的問：

『妳在說些什麼鬼話？依雲？妳生病了嗎？發燒了嗎？妳怎會說出這樣的話來？』

『皓天！』依雲含淚說：『我是認眞的！』

『認眞的？』高皓天的臉色更灰暗了。『爲什麼？我做錯了什麼？』

『不是你做錯了什麼，是命運做錯了！』依雲淚光瑩然。『你知道，如果這是古時候，我已經合乎被出妻的條件。我們離婚，你再娶一個會生孩子的吧！』

『笑話！』高皓天吼了起來：『現在是古時候嗎？我們活在什麼時代，還在講究傳宗接代這種廢話！眞奇怪，我在國外生活了七年，居然回國來做古代的中國人！我告訴妳，依雲，如果因爲妳不能生育，而在這家庭中受了一絲一毫的氣的話，我們馬上搬出去住！我要的是妳，不是生兒育女的機器，假若上一輩的不能瞭解這種感情，我們就犯不着……』

『皓天！』依雲慌忙喊，瞪大了眼睛，在淚光之下，那眼睛裏又有驚惶，又有恐懼。『你小聲一點行不行？你一定要嚷得全家都聽到是不是？你要在我種種罪名之外，再加上一兩條是不是？你還要不要我做人？要不要我在你家裏活下去？』

『可是，妳說要離婚呀！』高皓天仍然大聲嚷着，他的手指握緊了依雲的胳膊：『這種離婚的理由是我一生所聽到的最滑稽的一種！妳要和我離婚，妳的意思就是要離開我！難道妳不知道，

妳在我心目裏的份量遠超過孩子！難道妳不知道我愛妳！我要妳！如果失去妳，我的生活還有什麼意義？我連生命都可以不要！還要什麼孩子？』

他喊得那樣響，他那麼激動，他的臉色那麼蒼白，他的神情那麼憤怒……依雲頓時崩潰了，她撲進高皓天的懷裏，用遍佈淚痕的臉龐緊貼着他的，她的手摟住了他的頭，手指痙攣的抓着他的頭髮，她哭泣着喊：

『我再也不說這種話了，我再也不說了！皓天！我是你的，我永遠是你的！我一生一世也不離開你！』

高皓天閉上了眼睛，摟緊了她，淚水沿着他的面頰滾下來，他吻着她，淒然的說：

『依雲，或者我命中無法兼做兒子、丈夫，和父親！這三項裏，我現在只求擁有兩項也夠了，妳別使我一項都做不好吧！』

依雲哭着，不住用袖子擦着他的臉。

『皓天，我不好，都是我不好！』她急急的說：『皓天，你不能流淚，皓天，從我認識你起，你就是只會笑不會哭的人！』

『要我笑，在妳！要我哭，也在妳！』他說。『依雲，依雲，』他低喊着：『我甯願失去全世界，不能失去妳！不能！不能！不能！』

依雲把頭緊埋在他懷中，埋得那樣緊，似乎想把自己整個身子都化進他的身體裏去。她低語着：

『在我們戀愛的時候，我就曾經衡量過我們愛情的份量，但是，從沒有一個時刻，我像現在這樣深深的體會到，我們是如何的相愛！』

高皓天感覺到依雲的身子在他懷中顫動，感覺到她渾身的抽搐，他低語了一聲：

『我要把這個問題作個根本的解決！』

說完，他推開依雲，就往屋外走，依雲死拉住他，眼睛睜得大大的，她說：

『你要幹什麼？』

『去找爸爸和媽媽談判！』他毅然的說：『他們如果一定要孫子，就連兒子都沒有！我們搬走！不是我不孝，只是我不能眼睜睜看着妳憔悴至死！我不能讓這問題再困擾我們，我不能允許我們的婚姻受到威脅，我想過了，兩代住在一起是根本上的錯誤，解決這問題，只有一個辦法，我們搬出去！』

他的話才說完，房門開了，高太太滿臉淚痕的站在門口，顯然，她聽到了他們小夫妻間所有的話，她一面拭淚，一面抽抽噎噎的說：

『很好，皓天，你是讀了洋書的人，你是個二十世紀的青年，你已經有了太太，有了很好的工作，你完全獨立了，做父母的在你心裏沒有地位，沒有份量。很好，皓天，你搬出去，如果你願意，你馬上就搬，免得說我虐待了你媳婦。只是，你一搬出門，我立刻就一頭撞死給你看！你搬吧！你忍心看我死，你就搬吧！』

高皓天怔住了，他望望母親，再望望依雲，他的手握緊了拳，跺了一下脚，他痛苦的大嚷：

『妳們要我怎麼辦？』

依雲推開皓天，挺身而出，她把雙手交給了高太太，緊握着高太太的手，她堅定的、清晰的說：

『媽，我們不搬出去，決不搬出去，妳別聽皓天亂說。我還是唸過書，受過教育的女人。不能生育，我已經對不起兩老，再弄得你們兩代不和，我就更罪孽深重！媽，您放心，我再不孝，也不會做這種事！』

『依雲，』高太太仍然哭泣着，她委委屈屈的說：『妳說，我怎麼欺侮了妳？妳說，我不是儘量在維持兩代的感情嗎？妳說，我該怎麼做，你們才會滿意呢？依雲，我不是一直都很疼妳的嗎？』

『是的，媽。我知道，媽。』依雲誠懇的說：『妳別難過吧！我已經說了，打死我，我也不搬出去！』

高皓天望望這兩個女人，他長嘆了一聲，只覺得自己五內如焚，而衷心似搗，幾千幾萬種無可奈何把他給擊倒了，他再跺了一下脚，就逕自轉過身子，合衣躺到床上去了。

問題是不是就此解決了呢？問題並沒有解決。依雲一連思索了好幾天，衡量着她和高皓天之間的愛情，也衡量着一個孩子在這家庭中的重要性。終於，這天，她走進高太太的臥房，對婆婆說：

『媽，我要跟妳商量一件事。』

『哦？』高太太狐疑的望着依雲，自從高皓天表示過要搬出去之後，她就嚇得再也不敢提孩子的事，連暗示和嘲諷都不敢了。望着依雲，她有些担心，她怕依雲會提出搬家，那麼，她就連個兒子都沒有了。『什麼事？』她憂心忡忡的問。

『媽！』依雲坐在她身邊，帶着滿臉溫柔的笑意，她心平氣和的，又親親熱熱的說：『我想和您談談有關孩子的事。』

『孩子！』高太太煩惱的轉過頭去。『算了，別提了，我知道那不是妳的錯。』

『不是的，媽！』依雲拉住她的手。『您有沒有聽說過一種事情，在台灣也很流行，我們稱它爲「借肚子」。』

『借肚子？』高太太的精神集中了，眼睛發亮了，她緊盯着依雲。『妳的意思是——』

『妳看，媽，我是決不能生育的，但是——』依雲熱心的說：『皓天並沒有絲毫的毛病，所以，如果我們能找一個鄉下女孩子，給她一筆錢，讓她和皓天生一兩個孩子，不見得做不到。我聽說——很多不能生育的太太，都用這種方式讓丈夫有了兒女。』

『哦，依雲！』高太太驚喜交集，她一把摟住了兒媳婦，含淚說：『妳是眞心的嗎？妳願意這樣做嗎？妳不是拿我這個老太婆開心的吧？』

『媽！』依雲也含滿了淚，但她却微笑着。『我完全是眞心眞意的，如果我不是眞心，讓我不得好死！』

『哦哦，』高太太慌忙說：『依雲，好孩子，別發誓，我相信妳！這種事情，我也聽說過，只

是你們小兩口感情太好，我怕妳會——妳會——』

『媽，我決不會吃醋！』依雲堅決的說：『我信任皓天對我的感情！我也知道高家不能因為我而絕了後代，這樣做，是唯一的，兩全其美的辦法，問題只是……』

『只要妳願意，』高太太興奮的打斷了她：『其他的問題就好辦了，是不是？依雲，哦，依雲，妳眞好，妳眞是個懂事的孩子，眞是個孝順的媳婦！』她高興得又是淚，又是笑。『至於那個鄉下女孩子，我會去找，我會去想辦法，對了，叫阿蓮回鄉下去找找看，我們家不怕出錢，把待遇提高一點，給她十萬八萬的，一定有窮人家的女孩會願意，這一方面，妳不用管，媽會安排。』

『我……』依雲猶豫的說：『我並不担心找不到這女孩子，我只怕——只怕皓天不肯合作。』

『為什麼不肯？』高太太不解的問：『這對他又沒有損失，孩子生了，就打發那女人走路，他有了孩子，又沒有失去妻子。我們可以和那女人說好條件，事後一定不會有瓜葛的。這樣的事，他為什麼不願意？』

『媽！』依雲咬咬嘴唇：『妳自己的兒子，妳還不曉得他那脾氣嗎？到時候，他的人道主義就出來了！』

『人道？』高太太說：『我們並不強迫別人來做這事的，是不是？我們付款的，是不是？這有什麼不人道呢！依雲，妳放心，這事的關鍵都在妳，只要妳願意，一定行得通！』

『我不但願意，』依雲微笑的說：『而且求之不得，我自己——也愛孩子，不管是那個女人生

的，只要是皓天的孩子，就和我自己的孩子一樣！』

『噢，依雲！妳太好了！妳眞太好了！』高太太樂得不知該怎麼是好，拉着依雲的手，她深深的注視她。『依雲，妳原諒媽前一向心情不好，說了一些刺心的話，妳原諒媽。妳這樣好心，讓高家有了孫子，妳一定會得到好報的，媽會加倍的疼妳，加倍的寵妳……』

『媽！』依雲喊。『妳待我已經夠好了，是我自己不爭氣……』

『這怎麼能怪妳呢？』高太太慌忙說：『這又不是妳的過失呀！好了，我們現在要做的，就是說服皓天，以及——去物色這個女孩子。』

於是，高皓天下班回家時，這決議被提出來了。

高皓天聽到這個決議之後，他的反應却比依雲預料的還要激動，他瞪大眼睛，像聽到一件不可思議的怪事一般，哇哇大叫着說：

『妳們都瘋了！妳們所有的人都瘋了！借肚子！聞所未聞的怪事！既然能借母親，就也可以借父親，那麼，爲什麼不去乾脆收養一個？我不幹！這事我決不幹！』

『皓天，』高繼善正色說：『只要是你的孩子，就是我們高家的骨肉，我們並不在乎母親是誰？好不容易，我們可以把這問題解決了，你不同意，是不是存心和我過不去？』

『爸爸！』皓天不耐的說：『現在這種時代……』

『皓天！』高繼善厲聲說：『你不要動不動就搬出時代兩個字來，不管你生在什麼時代，你都是我的兒子！你就有義務幫我再生孫子！』

『皓天，』依雲俯過去，好溫柔的說：『你不要太認死扣好不好？把你的觀念稍稍改變一下，好嗎？你想，你有了孩子就等於我有了孩子。就算是爲了我，請你做這件事好嗎？』

『依雲，』皓天睨視着她，壓低聲音說：『妳是昏了頭了！妳以爲——我可以和一個不認識的女孩子，僅僅爲了傳宗接代，而幹那回事嗎？我告訴妳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！我會有犯罪感，我會覺得對不起我的良心，對不起那個女孩子，也對不起妳！』

『可是……』高太太說：『你讓高家絕了後，你就對得起父母了嗎？』

『最起碼，我並不是安心要高家絕後！』

『你不同意這件事，』高繼善說：『就是安心要高家絕後！』

高皓天氣得直瞪眼睛。

『你們！』他輕蔑的說：『你們把人全看成了機器！去買一個女人來生孩子，然後趕她走，你們想得出來！如果那個女人愛她的孩子，捨不得離開，怎麼辦？如果買來的女人其貌不揚，生出個醜八怪，怎麼辦？如果那女人有什麼先天性的癡呆症，生出個白癡兒子，怎麼辦？你們只要孩子，不擇手段的要孩子，有沒有想到過後果？』

『我懂了，』高太太說：『我一定會幫你物色一個很漂亮，很文雅，沒有任何疾病的女孩！』

『媽！』皓天吐了一口氣：『妳免麻煩，好不好？積點德，好不好？孩子出世了，人家母子不肯分離了，怎麼辦？妳有沒有想過人性的本能？』

『她眞不肯離開孩子，』依雲衝動的說：『我們就連母親一起留下來！』

『依雲！』皓天驚愕的喊：『妳神志還清不清楚？妳想幫我娶個姨太太嗎？』

『又有何不可？』依雲揚着眉毛說：『古時候的人，三妻四妾的多得很呢，還不是一團和氣。』

『天！』高皓天仰頭看上面，翻着眼睛，拚命用手敲自己的頭。『我看我忽然掉進什麼時光隧道裏去了，現在到底是什麼朝代，我眞的弄不清楚了。如果不是你們的神經有問題，一定是我的神經有問題，我簡直……我簡直……』他低下頭，忽然看到一直坐在旁邊，默默的聽他們討論的碧菡。他像抓住了一個救星一般，很快的說：『碧菡，妳覺得他們有理還是我有理？』

碧菡靜靜的瞅着他，眼睛像一潭深不見底的湖水。

『我覺得，姐夫，』她輕聲說：『爲了解除姐姐的責任感，爲了滿足乾爹和乾媽的期望，爲了你以後的歡樂，你——應該有一個孩子！』

『啊呀！』高皓天大嘆了一口氣，『連妳都不肯幫我說話！我……我……我需要一杯酒，碧菡，妳給我倒一杯酒來！』

碧菡眞的去倒酒。依雲望着高皓天。

『你看！』依雲說：『連碧菡都能體會我們大家的心，難道你還不能體會嗎？你忍心再拒絕？』

『依雲，』高皓天低聲的、祈求般的說：『他們不瞭解我，妳難道也不瞭解嗎？我永不可能和一個陌生女人發生關係，我說過幾百次了，「性」是一種美，一種愛，一種藝術，而不是工作呀！』

『除非——』依雲咬着嘴唇，深思的說：『那個女孩，是你所喜歡的？』

碧菡端着一個小酒杯走過來了，依雲抬起眼睛，她的視線和碧菡的碰了一個正着，像閃電一般，一個念頭迅速的通過她的腦海，而借她的眼睛表現出來了。碧菡一接觸到依雲這道眼光，心裏已經雪亮，她一驚，手裏的杯子就傾倒了，一杯酒都潑在高皓天身上。她慌忙俯身用手帕去擦拭高皓天身上的酒漬，於是，高皓天的目光和碧菡的也接觸到了，那樣驚惶、嬌怯、羞澀、閃亮，而又熱烈的一對目光！高皓天愣然的瞪視着這對眼睛，整個的呆住了。

17

第二天早上，在上班的路上，碧菡一直非常沉默。高皓天不時悄悄的打量她，這又是冬天了，天氣相當冷，碧菡穿了一件鵝黃色的套頭毛衣，咖啡色的長褲，外面罩着件咖啡色鑲毛領的短外套，頭髮自自然然的披垂在肩上，睫毛半垂，目光迷濛，她的表情是若有所思的。渾身都散發着青春的、少女的氣息。

『碧菡！』終於，他喊了一聲。

『嗯？』她低應着。

『請妳幫忙一件事，』他眞摯的說：『妳不要加入家裏那項陰謀。』

『陰謀？』碧菡的眼睛抬起了，她瞅着他，那眼光裏充滿了薄薄的責備，和深深的不滿。『姐夫，你用這兩個字是多麼不公平。不是我說你，姐夫，你是個自私的男人！你根本不瞭解姐姐，不愛姐姐！』

『什麼?』高皓天張大眼睛。『妳這個罪名是怎麼加的?我拒絕一個女人,竟然是不瞭解依雲?不愛依雲?』

『當然啦!』碧菡一本正經的說:『你如果細心一些,深情一些,你就該瞭解姐姐有多痛苦,她身上和心靈上的壓力有多重。因爲她不能生育,她現在已成爲高家的罪人,她向你訴苦,你就鬧着要搬出去,弄得乾媽尋死,乾爹生氣。她不向你訴苦,是把眼淚往肚子裏嚥。於是,千思萬想,她要經過多少內心的掙扎,才安排出這樣一條計策,讓你們高家有了後代,也解除她自己的犯罪感。現在,你居然拒絕,你是存心逼得姐姐無路可走,你這還叫做愛?叫做瞭解嗎?』

『照妳這樣說,』高皓天蹙緊了眉,一臉的困惑。『我接受一個女人,反而是愛依雲?』

『當然啦!』碧菡再說了一句:『不但是愛姐姐,而且是愛乾爹和乾媽!乾爹說得也對,不管你生在什麼朝代,你總是爲人子的人,上體親心,是中國自古的訓念,你也別因爲自己去國七年,就把中國所有的傳統觀念,都一筆抹煞了吧!』

高皓天把車停在停車場上,他瞪視着碧菡。

『碧菡,』他沉吟的說:『是不是依雲要妳來說服我的?』

『沒有任何人要我來說服你,』碧菡坦率的說,直視着他的眼睛。『你已經迷糊了,我却很清楚,你需要一個人來點醒你的思想,我就來點醒你!』

『可是,碧菡,』高皓天怔怔的說:『天下會有這種女人,願意幹這件事嗎?』

碧菡深深的凝視着他。

『人是有的，只怕你不喜歡！』她輕聲說。

推開車門，她翩然下車，走進辦公大樓裏去了。高皓天注視着她的背影，那修長的腿，那勻稱的、女性的弧線，他注視着，一直坐在車中，動也不動。

這天，碧菡在辦公廳裏特別沉默，特別安靜，她一直顯得若有所思而又心不在焉。那個方正德，始終沒有放棄對她的追求，他好幾次借故和她說話，她總是那樣茫茫然地抬起一對眼睛，迷迷濛濛的瞅着他。這種如夢如幻的眼光，這種靜悄悄的凝視，使那個方正德完全會錯了意，他變得又興奮又得意又緊張起來，開始神經兮兮的繞着她打圈子，講些怪裏怪氣的話，使整個辦公廳裏的人都注意到了。只有碧菡，她似乎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一個祕密的、不爲人知的世界裏，對周遭所有的一切，都視若無睹。

高皓天一直在暗中注意着她，看到那方正德在那兒又指手，又劃脚，又梳頭，又吹口哨的，他實在看不下去了，走到碧菡身邊，他輕聲說：

『妳能不能不去招惹那個方正德？』

『哦？』碧菡驚愕的抬起頭來，一股茫然不解的樣子，她的眼睛黑黝黝的，霧濛濛的，怯生生的。『姐夫？』她輕柔的說：『你在說什麼？』

他注視着這對眼睛，心中陡然間怦然一動，他想起她昨晚把酒洒在他身上，當她去擦拭時，她這對眼睛曾經引起他心靈上多大的震動。他咳了一聲，嚥了一口口水，他的聲音變得又軟弱又無力。

『我在說，』他費力的開了口：『妳怎麼了？妳一直引得那個方正德在發神經。』

『哦？是嗎？』她輕蹙眉頭，看了看方正德。『對不起，姐夫，』她低語。『我沒有注意。』

『妳——』他凝視她。『最好注意一點。』

『好的，姐夫。』她柔順的說，那樣柔順，那樣溫軟，好像她整個人都可以化成水似的。

中午，在回家的路上，她也一直沉默不語，那樣安靜，那樣深沉，像個不願給人惹麻煩的孩子，又像個莫測高深的謎。他幾度轉頭看她，她總是抬起眼睛來，對他靜靜的、微微的、夢似的一笑。於是，他也開始若有所思而心不在焉起來。

午後，高皓天又去上班了，碧菡一個人待在臥室裏，靜靜的坐在床上，她用手托着下巴，想着心事。一聲門響，依雲推開門走了進來。

『碧菡！』她柔聲的叫。

碧菡默默的瞅着她，然後，她把手伸給依雲，依雲握住了她的手，坐在她身邊，一時間，她們只是互相望着，誰也不說話。但是，她們的眼睛都說明白了，她們都知道對方在想些什麼。

『姐姐！』終於，還是碧菡先開口。『我以前就說過了，我願意幫妳做任何事！』

『碧菡，』依雲垂下了睫毛。『我是不應該對妳做這樣的要求的！』

『妳並沒有要求，是嗎？』碧菡說。『是我心甘情願的。』

『碧菡！』依雲握緊了她的手。『我只想對妳說明一件事。昨夜，我想了整整一夜。想起我第一天見到妳，很巧，那天，也是我和皓天在電梯裏相撞的日子。彷彿是命定，要把我們三個人串

連在一起。記得妳給我的那篇作文，首先就提出生命的問題，沒料到，我今天就面臨了這問題，却需要妳來幫我解決。碧菡，我要說明，我無權要求，這件事太大，可能關係妳的終身幸福，所以，請妳坦白告訴我，不要害羞，妳有沒有一點喜歡皓天呢？』

碧菡凝視着依雲，她的眼光是坦白的。

『這很重要嗎？』她反問。

『很重要。』依雲誠懇的說：『如果妳根本不喜歡他，我不能讓妳做這件事，因爲妳不是一個買來的鄉下女孩，妳是我的小妹妹。假若妳喜歡他，那麼，碧菡，我們……我們——我們何不仿效娥皇女英呢？』

碧菡的眼睛閃亮了一下。

『姐姐，』她輕呼着：『妳的意思是說，生了孩子，我不用離開嗎？』

『妳永遠不可以離開，』依雲熱烈的說：『讓我們三個人永遠在一起！我們在一起不是很快樂嗎？不要去管那些世俗的觀念。碧菡，命中注定，我們應該在一起的，碧雲天，記得嗎？』

碧菡的面頰紅潤，眼睛裏綻放着光采。

『姐姐，』她低語。『我不可能希望，有比這樣更好的安排了。我願意，百分之百的願意！』

依雲一把擁抱住了她，眼裏含滿了淚。

『碧菡，謝謝妳。妳相信我，絕不會虧待妳，妳相信我，不是那種撚酸吃醋的女人，更不是刻薄……』

『姐姐！』碧菡打斷了她。『妳還用解釋嗎？我認識妳已經兩年多了，這兩年相處，我們還不能彼此瞭解嗎？姐姐，妳是世界上最好心最善良的女人，我願意一生一世跟隨妳！從我懂事到現在，我只有從妳身上，才瞭解人類感情之可貴！姐姐，別說仿效娥皇女英，即使妳要我做你們的婢僕，我也是引以爲榮的！』

『噢，碧菡，快別這樣說！』依雲撫弄着她的頭髮，含淚凝視她：『從此，我們是眞正的姐妹了，是不是？』

『早就是了，不是嗎？』她天眞的反問。

依雲含淚微笑。

『我們現在剩下的問題，』她說：『是如何說服皓天！他眞是個頑固派！』

碧菡垂下眼睛，睫毛掩蓋住了眼珠，她羞澀的低語：

『我想，我們行得通。』

『爲什麼？』

『我們可以想想辦法。』她的聲音低得像耳語。『我想……這件事，是無法和他正面討論的，我們所要做的，是如何去……如何去……』她羞紅了臉，說不下去了。

『哦！』依雲瞭解的望着碧菡。『看樣子，我們需要訂一條計策了？』

碧菡俯頭不語。

於是，這天晚上，高皓天回家的時候，他驚奇的發現，家裏竟有一屋子人，蕭振風和張小琪

來了，任仲禹和依霞也來了，加上依雲、碧菡，和高繼善夫婦，一個客廳擠得滿滿的。阿蓮川流不息的給大家倒茶倒水，高太太笑臉迎人，不知爲什麼那樣興奮和開心，連高繼善，都一直含着笑，應酬每一個人。高皓天驚奇的看着這一切，問：

『怎麼回事？今天有人過生日嗎？』

依雲笑望着他，輕鬆的說：

『什麼事都沒有，這些日子以來，實在悶得發慌，家裏的空氣太沉重，所以，特別把哥哥姐姐們約來吃頓飯，調劑調劑氣氛。』

『哦，』高皓天高興的說：『這樣才對，我們四大金剛剩下了三大金剛，應該每星期聚會一次才對！』

蕭振風仍然是愛笑愛鬧，張小琪挺着大肚子，不住幫依雲拿糖果瓜子，任仲禹在發表宏論，大談美國的經濟問題，一屋子熱熱鬧鬧的。高皓天被大家的情緒所鼓動，又難得家裏有這樣好的氣氛，他就更加興奮了，因而，在餐桌上，他不知不覺的喝了過多的酒。依雲又不住悄悄的拉蕭振風：

『多灌他幾杯，』她低語：『可是，只能灌得半醉，不能全醉。』

『妳在搞什麼鬼呀？』蕭振風是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。『把我們都叫了來，又要灌他酒，又不許灌醉，這簡直是出難題嘛！我們怎麼知道他是半醉還是全醉！』

『噓！不許叫！』依雲說：『你先灌他喝酒就對了！』

蕭振風俯在依雲耳邊，自作聰明的說：

『是不是他得罪了妳，妳要灌醉他之後好揍他？我告訴妳，妳別揍他，妳呵他癢，男人最怕呵癢，小琪就專門這樣整我！』

依雲啼笑皆非，拿這個混哥哥毫無辦法。好在高皓天興奮之餘，也不待人灌，就自己左一杯、右一杯的下了肚。大家又笑又鬧又開玩笑，一頓飯吃到九點多鐘。高皓天已經面紅耳赤，酒意醺然，高太太拉了拉依雲的袖子，低聲的說：

『差不多了吧？』

依雲點了點頭。於是，酒席撤了，大家回到客廳，繼續未談完的話題，但是，不到十點鐘，依雲又拉住蕭振風，在他耳邊說：

『你該告辭回家了！』

『什麼？我談得正高興……』蕭振風叫。

『噓！』依雲說：『叫你告辭，你就告辭，知道嗎？』

『哦！』蕭振風也壓低了聲音：『妳來不及的想整他了？呵癢！我告訴妳，呵癢最好！』

『你走吧！』依雲笑罵着：『快走！』

蕭振風立即跳起身子，一疊連聲的嚷：

『走了！走了！再不走有人要討厭了。』

碧菡的面頰猛然間緋紅了起來，她的心跳得那樣厲害，頭腦那樣昏亂，她不得不悄悄的溜回

了自己的房間裏，坐在床沿上，她心慌意亂而又緊張恐懼。她沉思着，一時間，她覺得又迷惑又不安，這樣做是對的嗎？自己的未來將會怎樣？但是，她回憶起以往的許多事情，那雙男性的手，曾經把她抱往醫院。依雲那件白色的大衣，曾裹住她瑟縮的身子。醫院裏的輸血瓶，曾救了她一條生命。無家可歸時，依雲把她帶回高家……一連串的回憶從她腦海裏掠過，然後，這一連串的回憶都消失了，剩下的，只是高皓天的凝視，和依雲所說的那句話：

『命中注定，我們應該在一起的！碧雲天，記得嗎？』

是的，碧雲天！碧雲天！這是他們三個人的名字，冥冥中的神靈，早已決定要把他們三個人拴在一起。碧雲天，碧雲天，碧雲天！

時間不知道過去了多久，有人輕敲房門，她驚悸的站起身子，恐慌的瞪視着門口，高太太和依雲一起走了進來。高太太一直走到她面前，一語不發的就把她擁進了懷裏。好半天，高太太才平復了她自己激動的情緒，她低聲的、憐愛的說：

『好孩子，委屈妳了！媽會疼妳一輩子！』

『乾媽！』碧菡輕聲的叫。

『以後，該改口叫媽了。』高太太說。

依雲拉住了她的手。

『碧菡，妳該去了，他已經上了床。』

碧菡面紅心跳，張大眼睛，她可憐兮兮的看着依雲。

『姐姐，我很怕。』她低語。

『妳隨機應變吧，』依雲說：『高家的命運，在妳手裏。』她把碧菡拉到面前來，俯耳低語了幾句，碧菡的臉紅一陣又白一陣，她忽然想逃走，想躲開，想跑得遠遠的，但是，她接觸到高太太那感激的、熱烈的眼光，又接觸到依雲那祈求的、溫柔的神情，她挺直了背脊，深吸了一口氣，鼓足勇氣說：

『好了，我去！』

依雲很快的在她面頰上吻了一下，高太太又給了她一個熱烈的擁抱，她望着面前這兩個女人，從沒有一個時刻，發現自己竟有如此巨大的重要性。生命的意義在那裏？生命的意義在覺得自己被重視！她昂起頭，推開房門，頭也不回的走出去了。

悄悄的推開高皓天的房門，再悄悄的閃身進去，把門關好。她的心狂跳着，房裏只亮着一盞小小的檯燈，光線暗幽幽的。她站在那兒，背靠在門上，高皓天在床上翻身，帶着濃重的酒意，他模糊的說：

『依雲，是妳嗎？』

她走到床邊，高皓天伸過手來，握住了她的手，她不動，也不說話，皓天醉意朦朧的撫弄着她手腕上的鐲子，似清楚，又似糊塗的說：

『妳近來是眞瘦了，鐲子都越來越鬆了。』

碧菡伸手關掉了桌上的小燈，房裏一片黝黑。她輕輕的、輕輕的寬衣解帶，輕輕的、輕輕的

躡足登床。高皓天在醺然半醉下，只感到她溫軟的身子，婉轉投懷。不勝嬌弱的，她瑟縮在他的懷抱裏，帶着些兒輕顫。一股少女身上的幽香，繞鼻而來，他用手緊抱着她，心裏有點迷糊，有點驚悸，有點明白。

『妳不是依雲，妳是誰？』

她震顫着，可憐兮兮的，他不由自主的抱緊了她。

『妳渾身冰冷，』他說：『妳要受涼了。』

她把頭緊埋在他胸前，他撫弄着她的頭髮：

『妳是依雲嗎？』他半醉半醒的問。

『不。』她輕聲回答：『我是碧菡。』

『碧菡？碧菡？碧菡？』他喃喃的唸着，忽然驚跳起來。『妳是碧菡？』他問：『妳爲什麼在這兒？』

她把面頰偎向他的，她面頰滾燙，淚水濡濕了他的臉，她顫慄的、輕聲的、耳語的說：

『請你不要趕我走！我在這兒，我是你的！請不要趕我走！我是你的，不僅僅是我的人，也包括我的心！姐夫，』她偎緊了他：『我是你的，我是你的！請不要趕我走！請你！請你！請求你！』

他的手指觸到她柔軟的肌膚，身體感到她身子的顫動，耳中聽到她軟語呢喃，他想試着思索，但他想不透，只覺得血液在身體中加速的流動，一股熱力從胸中上昇，迅速的擴展到四肢裏

去。他摔摔頭，努力想弄清楚這件事，努力想克制那股本能的願望，他說：

『碧菡，誰派妳來的？』

『我自願來的。』她輕語。

『妳知道妳在做什麼嗎？』

『我知道。』

『碧菡，』他掙扎着，他的手碰觸到那少女身體上最柔軟的部份，感到那小小的身子一陣顫慄，一陣痙攣。『碧菡，』他努力掙扎着說：『別做傻事，乘我腦筋還清楚，妳趕快走吧，趕快離開這兒！』

『我走到那裏去？』她低聲問：『到方正德那兒去嗎？』她微微蠕動着身子。

『不，不，』他抱緊了她。『妳不許去方正德那兒，妳不許！』他吻着那柔軟的小嘴唇，她唇上有着淡淡的甜味，理智從他腦海裏飛走，飛走，飛走……飛到不知道多高多遠的地方去了。他喘息着，撫摸着她光滑的背脊，他模糊的說：『妳那兒都不能去，因為妳沒有穿衣服。』

她的嘴唇滑向他的耳邊，她的手悄悄的捉住了他的手，她在他耳邊低低的、低低的說：

『我好冷，姐夫，抱緊我吧！』

再也沒有理智，再也沒有思想的餘地，再也沒有掙扎，沒有顧忌，他懷抱裏，是一個溫軟的、清新的、芬香的、女性的肉體！而這女性，還有一顆最動人的、最可愛的、最靈巧的、最細緻的心靈！他在半清醒半迷糊中，接受了這份『最完整』的奉獻！

18

早上，高皓天從沉睡中醒了過來，一縷冬日的陽光，正從窗帘的隙縫中透進來，天晴了，他模糊的想着，渾身懶洋洋的，不想起床。夜來的溫馨，似乎仍然徧佈在他的四肢和心靈上。夜來的溫馨！他陡的一震，睡意全消，天哪！他做過了一些什麼事情？翻轉身子，他立即接觸到碧菡那對清醒白醒的眸子，她正蜷縮在棉被中，靜悄悄的、含羞帶怯的、溫溫柔柔的注視着他。

『碧菡！』他啞聲喊：『碧菡！』

『我不敢起來，』她微笑着低語。『我怕我一動，就會把你吵醒了。』

『碧菡！』他搖頭，自責的情緒强烈的抓住了他，夜來的酒意早成過去，理智就迅速的回來了。他蹙緊眉頭，瞪視着她。『哦！我怎麼會做出這種事情來？碧菡，』他咬緊嘴唇，用拳頭搥着床墊。『妳怎麼這樣儍？妳爲什麼要這樣？妳這個……這個……這個小儍瓜！誰要妳這樣做的？依雲嗎？她瘋了，居然拖妳下水！碧菡，妳實在不該……』

碧菡滾到他身邊，她用手一把抱住了他的脖子，她的眼睛明亮而淸幽的凝視着他。輕聲的，溫柔的，她打斷了他的自怨自艾。

『別怪姐姐，別怪你自己，』她說，一瞬也不瞬的望着他。『所有的事，都出於我的自願，與姐姐和乾媽都沒有關係。』

『妳的自願！』他叫：『爲什麼？』

碧菡的睫毛垂了下來，她把面頰埋進枕頭裏去，她的身子瑟縮了一下，那眼光頓時顯得暗淡了。

『或者，』她低低的、自卑的說：『你覺得……我是很不害羞的吧！或者，你會看不起我吧！』

『碧菡！』他激動的叫了一聲，把她的面頰從枕頭裏扳轉過來，她抬起了睫毛，眼裏已凝貯着淚水。這帶淚的凝視使他的心臟猛抽了一下，他一把擁住了她，用面頰緊緊的貼着她的鬢角，他低聲的叫：『碧菡，妳怎會這樣想？我看不起妳？我該看不起的，是我自己！我是一個僞君子，一個衣冠禽獸！我居然……糟蹋了妳！妳，一直在我心裏是那樣純潔，那樣美好，那樣高雅的女孩！我一天到晚防範別人會糟蹋了妳，汚辱了妳，結果，我自己却做了這種事情！哦，碧菡，妳不該讓它發生的，妳應該逃開我，逃得遠遠的！』

碧菡把臉從他面頰邊轉開，她正對着他的臉，她小小的手指撫摸着他的下巴，她眼裏依然帶淚，脣邊却掛着個美麗的、動人的、嬌怯的微笑。

『你眞把我想得那樣好嘜？』她低問。

『是的！』

『那麼，現在我在你心裏就不純潔，不高雅，不美好了嗎？』

『妳在我心裏永遠純潔而美好！』

『那麼，你在乎什麼呢？』她緊盯着他，眼裏有種天眞的光芒。『我並沒有改變，不是嗎？』

『妳……』他結舌的說：『妳不在乎別人怎樣想嗎？妳以後的幸福、前途，妳全不管嗎？』

『全世界的男人裏，我只在乎你一個！』她穩定的說。『我以後的幸福、前途，我在昨夜，已經一起交給你了！我還有什麼可担心的呢？』

『碧菡！』他緊盯着她。『妳明知道，我有太太。』

『是的，』她輕語：『姐姐說，我們是娥皇女英，所以，你是現成的舜帝。當昨晚我走進你的房門的時候，我就已經決定了我自己的命運。我既不要名份，也不要地位，我心甘情願，和姐姐永在一起，並爲你生兒育女！我仔細想過，這是我最好的遭遇，最好的結果。』

他一瞬也不瞬的望着面前這張年輕的、煥發光采的面龐。

『天哪！』他低叫：『妳居然放棄了戀愛的機會？』

『沒有。』她搖頭，熱烈的看着他。『告訴我，』她輕幽幽的說：『昨晚，你雖喝多了酒，你並沒有醉到不知道我是誰的地步，是嗎？』

『是的，』他赧然的說：『我知道是妳，我——明知故犯，所以罪不可赦。』

『爲什麼你要明知故犯？』她問，忽然大胆起來，她的眼睛裏有着灼灼逼人的光采。

『我……』他猶豫着，那對眼睛那樣明亮的盯着他，那光潔的面龎那樣貼近他，他心蕩神馳，不能不說出最坦白的話來：『我想——我早已愛上了妳，碧菡，妳使我毫無拒絕的能力。』

她的眼睛更亮了，有兩小簇火焰在她眼中燃燒。

『我就要你這句話！』她甜甜的說，一抹嫣紅染上了她的面頰。『你看，我並沒有放棄戀愛的機會，你又何必有犯罪感，而自尋煩惱呢？』她的手從他下巴上溜下來，玩弄着他睡衣上的鈕釦，她睫毛半垂，眼珠半掩，繼續說：『至於我呢？說一句老實話，我……自從在醫院裏，第一次見到你……哦，不，可能更早，當你把我抱進汽車，或抱進醫院的那一刹那起，我已經命定該是你的了。因爲……因爲……我心裏從沒有第二個男人！』

『哦，碧菡！』他輕呼着，聽到她做如此坦白的供述，使他又驚又喜又激動又興奮。『妳是說眞心話嗎？不是因爲我已經佔了妳的便宜，所以來安慰我的嗎？我能有這樣的運氣嗎？我值得妳喜歡嗎？』

『姐夫！』她低叫：『我從沒在你面前撒過謊，是不是？我從沒欺騙過你，是不是？』

他凝視她，深深的凝視她，他注視得那樣長那樣久，使她有些不安，有些瑟縮了。然後，他擁住了她，他的嘴唇捕捉到了她的。她心跳，她氣喘，她神志昏沉而心魂飄飛。昨夜，他也曾吻過她。但是，却絕不像這一吻這樣充滿了柔情，充滿了甜蜜，充滿了信念與愛。她昏沉沉的反應着他，用手緊挽着他的脖子。淚水沿着她的面頰滾下來，他的唇熱烈的、輾轉的緊壓着她，她聽得到他心臟沉重的跳動聲，感覺得到他呼吸的熱力。然後，他的嘴唇滑過她的面頰，拭去了她的

淚，他在她耳邊輾轉低呼，一遍又一遍：

『碧菡！碧菡！碧菡！』

『姐夫！』她輕應着。

『噓！』他在她耳邊說：『這樣的稱呼讓我有犯罪感，再也不要這樣喊我！叫我的名字，請妳！』

碧菡期期艾艾，難以開口。

『你……你……是我姐夫嘛。』

『經過了昨夜，還是姐夫？』他問。

她紅着臉，把頭埋在他的胸前。

『皓天！』她叫。

她聽到他的心臟一陣劇烈的狂跳。他半晌無語，她悄悄的抬起頭來看他，於是，她看到他眼裏竟有淚光。

『碧菡，』他望着天花板，幽幽的說：『我從沒有做過這樣的夢想。在我和依雲婚後，我覺得我已擁有了天下最好的妻子，我愛依雲，愛得深，愛得切，我從不想背叛她。即使現在，妳躺在我懷裏，我仍然要說，我愛依雲。妳來到我家以後，每天每天，妳和我們朝夕相共，我必須承認，妳身上有種嶄新的、少女的清幽，妳吸引我，妳常使我心跳，使我心動。但我從沒有轉過妳任何惡劣的念頭，我只想幫妳物色一個好丈夫，我做夢也沒想到過要佔有妳。或者，在潛意識

中，我確實嫉妒別的男性和妳親近，明意識裏，我却告訴自己，妳像一朵好花，我只是要好好栽培妳，讓妳開得燦爛明媚，而不是要採擷妳。依雲的不孕症，造成家庭裏的低潮，她太大方，妳太善良，她要孝順，妳要報恩，竟造成我坐享齊人之福！我何德何能，消受妳們兩個？我何德何能，擁有妳們兩個？』

碧菡用手輕輕的環抱住他，她誠摯的說：

『讓我告訴你，我絕不會和姐姐爭寵，她是世界上最好的人，你應該愛她，遠超過愛我！否則，我會代姐姐恨你！你要記住，她是你的妻子，我是你的侍妾……』

他用手一把蒙住了她的嘴。

『永不許再用這兩個字！』他啞聲說。

她掙脫了他的手，固執的說：

『我要用，我必須用！因爲這是事實，你一定要認清這事實。否則，我不是報姐姐的恩，而是奪姐姐的愛，那我就該被打入地獄，永不翻身！』

『妳多矛盾！』他說：『妳要我愛妳，妳又怕我愛妳，妳是爲愛而獻身，還是爲報恩而獻身？』

『我確實矛盾。』她承認。『我既爲愛而獻身，也爲報恩而獻身，我既要你愛我，又不許你太愛我。如果你的愛一共一百分，請你給姐姐九十八分，給我兩分，我願已足。』

他吻她的面頰。

『妳是個太善良太善良的小東西，妳眞讓我心動！』他說：『爲什麼要這樣委屈妳？如果我有

一百分的愛，讓我平均分給妳們兩個人。』

『啊啊，不行不行。』她猛烈的搖頭。『你記牢了，你要給姐姐九十八分，只給我兩分，超過這個限度，我就會恨你，不理你！你發誓！』

『我不發，』他搖頭。『感情是沒有一個天平可以衡量的，我永不會發這種誓，我愛妳們兩個！』

『但是，』她正色的看着他。『你發誓，你永不會爲了我而少愛姐姐！』

『爲了妳嗎？』他低嘆着。『我應該爲了妳而多愛依雲，因爲，她把妳送進了我懷裏！像芸娘爲沈三白而物色憨園，用情之深，何人可比？沈三白無福消受憨園，我却何幸，能有妳和依雲！』他再嘆了口氣，撫摸着碧菡的頭髮，他深思的說：『花月痕裏面有兩句話，妳知道嗎？』

碧菡搖搖頭。

『花月痕是一部舊小說，全書並不見得多精采，只是，其中有兩句話，最適合我現在的心情。』他淸晰的唸了出來：『薄命憐卿甘作妾，傷心恨我未成名！』

她凝思片刻。

『知道嗎？』她說：『這兩句話對我們並不合適。』

『怎麼？』

『這是中國古代的士大夫思想。現在呢，我既不能算是薄命，你也沒有什麼可傷心。我病得快死，却被你們救活，我愛上你，竟能和你在一起，我享受我的生活，享受你和姐姐對我的疼

愛，不說我命好已經很難，怎能說是薄命呢？你年紀輕輕，已有高薪的工程師，家裏又富饒，不愁衣食，不缺錢用，除非你貪得無饜，否則，你還有什麼不知足？什麼可傷心呢？』

他思索了一會兒，忍不住噗哧一笑。

『沒料到，妳這小小腦袋，還挺有思想呢！』

『好不容易，』碧菡說：『你笑了。』

他凝視她，那嬌羞脈脈，那巧笑嫣然，那柔情萬縷，那軟語呢喃……他不能不重新擁住了她，深深的，深深的吻她。

一吻之後，她抬起頭來，看到那射進房來的陽光了。她驚跳起來，問：

『幾點鐘了？』

他看看手錶。

『快九點了。』

『天！』她喊：『我們不上班了嗎？而且……而且……』她張惶失措。『這麼晚不起床，要給乾媽和姐姐他們笑死！』她慌忙下床穿衣。

一句話提醒了皓天，眞的，依雲會怎麼想？即使事情是她安排的，難道在她內心深處，不會有絲毫的嫉妒之情？他趕快也跳下床來穿衣服。

梳洗過後，他們走出了房間，碧菡是一臉的羞澀，皓天却是旣尷尬，又不安。他們在客廳裏

看到了依雲，和滿面春風的高太太。依雲似乎起床已經很久了，坐在沙發中，她正在呆呆的啃着手指甲，一份沒有翻閱過的報紙，兀自放在咖啡桌上。看到了他們，她跳起來，輪流望着皓天和碧菡的臉色，然後，她揚了揚眉毛，微笑的說：

『恭喜你們啦！』

碧菡滿臉紅霞，羞澀得幾乎無地自容。皓天也紅了臉，緊捏了依雲的手一下，他說：

『妳們訂的好計！』

『不管計策多好，』依雲似笑非笑的瞅着皓天。『也要人肯中計呀！』

『咳！』皓天乾咳了一聲，望望四周：『有可吃的東西沒有？我們還要趕去上班呢！』

『有，有，有，』高太太一疊連聲的說：『早給你們準備好牛奶麵包了，還有一鍋紅棗蓮子湯。』她走過去，親熱的牽着碧菡的手，低問了一句什麼，碧菡的臉更紅了，紅得像個熟透了的美國蘋果。皓天悄悄的看了她一眼，正好她也斜睨過來，兩人的目光一接觸，就又慌忙的各自閃開。高太太看在眼裏，樂在心裏，她挽着碧菡，說：『今天請天假，不要去上班吧了！』

『不，不，』碧菡立即說：『一定要去的，好多工作沒做完呢！』

阿蓮端了牛奶麵包進來，又捧來一鍋紅棗蓮子湯，她只是笑吟吟的望着高皓天和碧菡，看得兩人都渾身不自在。高太太親自給碧菡裝了一碗紅棗蓮子湯，笑嘻嘻的說：

『碧菡，先把這碗湯喝了吧！取個好兆頭！』

好兆頭？碧菡一楞，不知高太太指的是什麼，但是，當她順從的喝那碗湯時，她才明白過

來，原來那裏面是紅棗、花生、桂圓、蓮子四樣東西，合起來竟成爲『早生貴子』四個字！中國老古董的迷信都出來了。她一面喝湯，一面臉就紅到脖子上了。

匆匆的吃完早餐，高皓天走到依雲身邊，閃電般的在她面頰上吻了一下，他低聲湊着她耳朵說：

『今晚要找妳算帳！』

依雲怔了怔，會過意來，臉就也紅了，瞅着他，她低語了一句：

『別找我，找那個需要喝蓮子湯的人吧！』

『我找定了妳！』高皓天悄悄說：『別以爲妳從此就可以擺脫我了！』說完，他掉轉頭，大聲喊：『碧菡！快一點，要去上班了！』

碧菡衝進屋裏，穿上大衣，她走了出來。望着依雲，碧菡靦靦腆腆的一笑，羞羞澀澀的說了一聲：

『再見！姐姐！』又回頭對高太太說：『再見，乾媽！』

高太太一直追到門口去，嚷着說：

『中午早點回來吃飯哦，我已經叫阿蓮給妳燉了一隻當歸鷄了。』

碧菡和皓天衝進了電梯，碧菡才如釋重負的吐出一口氣來，高皓天也像卸下了一個無形的重担一般，他們彼此對視着，都不由自主的微微一笑。碧菡垂下了眼瞼，用手撥弄大衣上的鈕子，皓天伸出手去，捉住了她的手。

『不後悔嗎？碧菡？』他深沉的問。
她抬眼注視他，眼裏一片深情。
『永不！』她說。
他握緊了她的手，握得好緊好緊。電梯門開了，他挽着她走出電梯，走出公寓，走上汽車。
那種嶄新的、溫柔的情緒，一直深深的包圍着他們。
這兒，依雲目送他們兩個雙雙走出大門，她就又坐回沙發裏，深思的啃着手指甲。高太太笑嘻嘻的關好了門，回過頭來，她用手揉着眼睛，又是笑，又是淚的說：
『他們不是很好的一對嗎？依雲？』
『哦！』依雲怔着，牙齒猛的一咬，手指頭被咬得出血了。她趕快把整個手指頭伸進嘴裏去含着。高太太似乎驚覺到自己說錯了什麼，她對依雲尷尬的笑了笑，說：
『依雲，妳眞是天下最賢慧的兒媳婦。』
不知百年以後，有沒有人來給她立賢慧牌坊？她心裏懵懵懂懂的想着，牙齒仍然拚命啃着手指甲。高太太躊躇志滿的四面望望，又說：
『眞難爲了碧菡那孩子，我們也不能虧待了人家，過兩天要叫人來把房子改裝一下，也佈置一個套房給碧菡和皓天，像你們那間一樣的。在沒佈置好以前，只好先委屈妳一下，依雲，妳就先住碧菡的房間吧，待會兒，讓阿蓮把妳們的東西換一換……』她歉然的望着依雲，有點不好意思的說：『依雲，妳不會介意吧！妳看……我們是從大局着想，等碧菡有了孩子，當然……就隨

皓天，愛去那個房間，就去那個房間了。依雲，』她注視着兒媳婦：『妳眞的不介意嗎？』

『哦，哦，當然，當然。』依雲下意識的回答着，手指被啃掉了一層皮，好痛好痛。她把手指從嘴裏拿出來，望着那破皮的地方，指甲被啃得發白了，破口之處，正微微的沁出血來。她用另一隻手握住這受傷的手指，嘴裏自言自語的說：

『從小就是這毛病，總是自己弄傷了自己。』

高太太詫異的回過頭來。

『妳在說什麼？』她溫和的問。

『哦，沒有什麼，沒有什麼。』她張大了眼睛說，站起身來：『我去叫阿蓮幫忙換房間！』她很快的衝進了臥房，一眼看到那張已被收拾乾淨，換了床單的雙人床，她就呆呆的楞住了。不知不覺的，又把那隻受傷的手指，送進嘴裏去啃起來了。

19

這天在公司中，高皓天是無心於設計圖了，他總是要悄悄的抬起頭來，悄悄的窺探着碧菡。他奇怪，在昨天以前，這個女孩只是他的一個小妹妹，兩年以前，她只是給依雲惹麻煩的一個女學生，但是，現在呢？她却成爲了他生命裏的一部份。她那一顰眉，一微笑，一舉手，一投足……都帶給他那樣深切的溫柔，和說不出的親切。他不能不常常走近她身邊，對着她莫名其妙的微笑。

碧菡呢？這個上午的工作也是天知道，她一直像駕在雲裏，像行在霧裏，對所有的事物都是迷迷糊糊的。一個女孩，怎能在一夜間，從一個少女變成一個婦人？她常癡癡的出起神來，動不動就覺得面紅心跳。每當皓天從她身邊掠過，每當他對她投來那深情款款的微笑時，她就感到自己根本不存在了，天地也不存在了，世界也不存在了，辦公廳也不存在了……她眼裏只有他的眼睛，他的微笑。

一個上午就在這種縹縹緲緲、迷迷濛濛中度過了。終於，他們下了班，坐進汽車，他立刻伸過手來，緊緊的握住了她的，兩人相對凝視，千言萬語，盡在不言中。他發動了車子，一路上，他們除了交換眼光和微笑以外，幾乎什麼話都沒有談。

回到家中，碧菡先跑回臥房去脫大衣，一進臥房，她呆了呆，書桌上放的不是她的東西，化妝台上是依雲的化妝品，她楞在那兒，依雲已在客廳裏叫了起來：

『妳走錯房間了，碧菡！』

碧菡退回客廳裏，她詫異的問：

『我的房間呢？』

高太太笑嘻嘻的迎了過來。

『碧菡，』她溫柔的說：『妳先和依雲換換房間住，等妳的房間裝修好了，妳再搬回來。』

碧菡瞪大了眼睛，她愕然的說：

『什麼？我和姐姐換房間？』她的臉漲紅了，却不僅僅由於羞澀，而有更多的激動。『乾媽，』她猛烈的搖頭：『這樣不行，這樣絕對行不通！』她衝進臥房裏去，一面急急的叫着：『我要馬上換回來！』說着，她立即動手去抱化妝台上那些瓶瓶罐罐。

『碧菡！』高太太追過去，叫着：『妳何必這樣呢？先和依雲換換房間有什麼關係！』

碧菡站住了，她直視着高太太。

『有關係的，乾媽，』她誠懇、真摯，而激動的說：『我之所以願意做這件事，是希望能解決

高家的問題，帶給高家歡樂。是因爲姐姐待我太好，除此以外，我不知怎麼做才能報答姐姐？可是，如果換了房間，就等於是鵲巢鳩佔！我再不懂事，我再糊塗，我再忘恩負義，也做不出這種事情來！乾媽，您如果疼我，不要陷我於不義！姐姐！』她揚着頭叫依雲：『妳怎麼能這樣做？如果妳一定要我換房間，我還是回我松山區的老家去，妳另外給姐夫找一個女人吧！』她急得眼睛裏充滿了淚水：『姐姐，妳把我想成怎樣的女人了？』

依雲呆站在客廳中，一時間，她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，在內心深處，卻有一股溫柔的、酸楚的情緒，迅速的昇了起來，把她給密密的包圍住了。她正遲疑間，高皓天已衝到她的面前來，他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，臉色蒼白，眼睛黝黑的盯着她。

『依雲！』他說：『妳是什麼意思？妳是在懲罰我？妳是在責備我？還是安心咒我不得好死？事情是妳們安排的，計策是妳們訂下的，假如我得到碧菡而失去妳，那麼，我還是剃了頭當和尚去！我誰也不要了！』

『哎唷！』高太太看出事態嚴重，有點手忙脚亂了。她開始一疊連聲叫阿蓮：『阿蓮！阿蓮！把她們的東西再換回來，趕快趕快！』她看着碧菡，小心翼翼的說：『給妳換一張雙人床，總可以吧！』

碧菡垂下了眼睫毛，半晌不語。然後，她抬起頭來，注視着高太太，她像是在一瞬間長大了，成熟了。她壓抑了自己的羞澀，輕聲的，却堅決的說：

『乾媽，請妳原諒我，我必須要表明自己的立場。今天我們所做的一切事情，都不合乎常

理，尤其不合乎這個時代。可是，我們做了，像一百年前的中國人一樣的做了。那麼，我們就維持一百年前的禮數吧。尊卑長幼不可亂，大小嫡庶必須分！否則，我會無地自容！』

『碧菡！』依雲忍不住趕了過來，迅速的，她把碧菡擁進了懷裏，慾了一個上午的眼淚，忽然像缺了堤一般的氾濫起來。她哭泣着抱緊了碧菡，喃喃的、含糊的嚷：『妳是我的小妹妹！我們說好了的，沒有什麼尊卑長幼，沒有什麼大小嫡庶！妳只是我的小妹妹！』

碧菡也哭了，她擁着依雲說：

『姐姐，妳是那麼好的姐姐，妳還不瞭解我？如果我早知道妳這樣不瞭解我，我就不會答應妳做這件事了！』

聽到碧菡這樣說，依雲感到連心都碎了，她忽然覺得那樣慚愧，那樣抱歉，只因爲自己早上的態度並不很好。她感激，她心酸，她緊擁住碧菡，恨不得將自己所有的感情，都借這一個擁抱而傳達給她。

於是，房間又換了回來，在碧菡的堅持反對之下，高太太連裝修的念頭都打消了，只給碧菡屋裏換了張床而已。但是，對高皓天來說，現實的問題却是相當難堪的。晚上，依雲把他推出房門，在他耳邊說：

『去碧菡那兒吧，並不是我不要你，只是媽會不高興，而且，你也該待碧菡好些，她……她還是新娘子呢！』

『依雲！』他想留下來。『妳不能……』

『噓！』依雲把手指頭按在他唇上。『快去！你聽話，才是我的好丈夫！』

他無可奈何的去敲碧菡的房門，碧菡一打開就呆了，攔在門口，她一臉的緊張和抗議：

『姐夫，你來幹什麼？』她正色凜然的說：『趕快回姐姐那兒去！否則，我就再也不理你了！』

說完，她不由分說的就關上了房門，隨他怎麼敲門，怎麼低喚，怎麼哀求，她就是相應不理。高皓天迫不得已，又折回依雲那兒，依雲却對着他一個勁兒的搖頭：

『不行！不行！你還是到碧菡那兒去，要不然，媽一定以爲我是醋罈子！』

說完，她也要關門，皓天慌忙把腳一伸，頂住了門，瞪視着她說：

『喂喂，妳們是不是預備要我睡在走廊上？無論如何，總該給我一個地方睡呀！整天，妳們又是換房間，又是買床，怎麼我反而連可待的房間也沒有了？可睡的床也沒有了？何況，天氣很冷呢！別太沒良心，把我凍死了，妳們兩個都當寡婦！』

依雲噗哧一聲笑了，這才放他進房間。

可是，這樣的節目，是經常演出了，高皓天這才知道，齊人之福實在是齊人非福。他常終夜奔走於兩個房門口之間，哀求這個開門或哀求那個開門。碰到兩個都不肯開門的時候，他就是『爲誰風露立中宵』，把自己凍得渾身冰冰冷。這樣鬧了兩個月，他夜裏睡眠不足，白天臉色發青。高太太又錯會了意，趕快燉鷄湯給他補身體，一面暗示兩個兒媳婦要『適可而止』，弄得依雲和碧菡都緋紅了臉，而皓天却一肚子的『有苦說不出』。

二月，張小琪生了一個八磅重的胖兒子。碧菡那兒仍然沒有消息。三月，張小琪的兒子滿了

月，碧菡仍然毫無動靜。高太太心裏納悶，嘴裏也不好說什麼。可是，這天清晨，高太太起了一個早，却發現皓天裹了一床毛毯，睡在沙發上。高太太這一驚非同小可，慌忙推醒了皓天，急急的問：

『怎麼了？兩張床不去睡，怎麼睡在沙發上呢？』

『媽呀！』皓天這才苦笑着說：『妳不知道，這幾個月以來，我是經常睡沙發的！』

『怎麼回事？』高太太蹙着眉，大惑不解的問。

『這邊把我往那邊推，那邊把我往這邊推，兩邊都不開門，妳叫我睡到那裏去？』

還有這種事？高太太又好氣又好笑，怪不得碧菡不懷孩子，睡沙發怎麼睡得出孩子來？於是，這天午後，高太太把兩個兒媳婦都叫到屋裏來，私下裏，談了一大篇話。然後，依雲又把碧菡拉到房裏，懇切的說：

『碧菡，我們這樣確實不是辦法。弄得皓天連個睡覺的地方都沒有，也太過份了。』

『還不是怪妳？』碧菡臉紅紅的說：『妳爲什麼不開門嘛？』

『妳又爲什麼不開門呢？』依雲問。

姐妹兩個相對瞪眼睛，然後都忍不住的笑了起來。

依雲拉住了碧菡的手，她親熱的說：

『碧菡，我們不要幼稚了吧，這樣做，實在太傻氣！妳心平氣和想一想，最重要的問題，妳是不是該有個孩子呢？假若妳一直把他關在門外，怎麼懷孩子？我想，從今天起，妳不許關門，

他以妳那兒爲主，以我這兒爲副。等妳懷了孩子，我們再訂出個辦法來。這樣，好不好呢？』

碧菡俯首不語。

於是，從這天起，皓天才算不吃閉門羹了。他經常睡在碧菡那兒，偶然睡在依雲那兒。日子平靜的滑過去，依雲和碧菡，始終維持着姐妹般的親情。皓天這才享受到一段眞正溫馨而甜蜜的生活。

天氣漸漸熱了。依雲、碧菡、和皓天喜歡結伴郊遊，他們三個那樣親切，那樣融洽，常常使旁觀的人都鬧糊塗了，實在看不出他們三個人的關係。可是，好景不常，這種親密的三人關係，很快就成爲了過去。隨着天氣的燠熱，高家的氣氛像是週期性的又陷入了低潮，這一次，連碧菡都有些不安了。

私下裏，碧菡悄悄的問高皓天：

『會不會我也和姐姐一樣，有了毛病？』

『別胡說！』皓天不安的望着她：『怎麼會這麼巧，妳們都有了毛病？』側着頭，他想了想，然後，他把碧菡拉進懷裏，警告的說：『不過，有件事，我還是先講明白的好，萬一妳眞有了什麼毛病，妳可不許和依雲聯合起來，再給我弄第三個女人！』

『那可說不定！』碧菡笑吟吟的說：『可能你命中注定，是該有七十二個老婆的，那麼，你只好一個一個的弄來了！』

皓天望着碧菡，這半年多以來，她更加豐潤、更加明媚了，舉手投足間，她天生就有一種動

人的韻致。她細膩，她溫柔，她是女人中的女人。以前，他總覺得她過份的飄逸，常給人一種如夢如幻的不眞實感。現在呢？她却是實在的。總之，當她依偎在他懷中時，她是那樣一個眞實的、完整的女人。

『碧菡，』他常嘆息着說：『我還記得第一次到妳家去，妳奄奄一息的躺在病榻上，我把妳抱進車裏，妳躺在我懷中，輕得像一片羽毛。我怎會料到，這一抱，我就抱定了妳！』

她凝視他，眼裏閃着光，那臉上的表情是動人的，柔情如水，溫馨如夢。

『我却已經料到了。』她低語。『在我昏迷中，我腦子裏一直浮動着一張面孔，我醒來，看到你以後，我就對自己說，這是妳的姐夫，可是，他却可能會主宰了妳的一生！』

『爲什麼？』

她坦白的看着他。

『我愛你，皓天！』她說：『我一直愛你！你是屬於姐姐的，不屬於我。因此，我常想，我可以一輩子不結婚，跟隨着你們，做你們的奴隸。誰知，命運待我却如此優厚，我竟能有幸侍奉你！皓天，我眞感激，感激這世上所有的一切！感激我活着！』

聽她這樣說，皓天忍不住心靈的悸動。

『哦，碧菡！』他喊：『別感激，命運對妳並不公平！像妳這樣的女孩，應該有一個完整的婚姻！』

她長長久久的瞅着他。

『可是，這世界上只有一個高皓天！不是嗎？』

他抱住了她，深深的吻她。

『這個高皓天有什麼好？值得妳傾心相許？』

『這個高皓天或許沒有什麼好，』她輕輕的，柔柔的說：『只是，這世界上有一個癡癡儍儍的小女孩，名字叫俞碧菡，她就是誰也不愛，只愛這個高皓天！』

他凝視她的眼睛，輕輕嘆息。

『是的，妳是個癡癡儍儍的小女孩！妳癡得天眞，妳儍得可愛！』把她緊擁在懷裏，他在心裏無聲的叫着：『天哪，我已經太喜歡太喜歡她了！天哪！那愛的天平如何才能維持平衡呢！天哪！別讓我進入地獄吧！』

是的，皓天和碧菡是越來越接近了，白天一起上班，晚上相偕入房，他們的笑聲，常常洋溢於室外，他們的眼波眉語，經常流露於人前。依雲冷眼旁觀，心中常像突然被猛捶了一拳，說不出的疼痛，說不出的酸楚。夜裏，她孤獨的躺在床上，聽盡風聲，數盡更籌，往往，她會忽然從床上坐起來，用雙手緊抱住頭，無聲的啜泣到天亮。

八月，碧菡仍然沒有懷孕。高太太又緊張了，這天，她悄悄的帶碧菡去醫院檢查，那爲碧菡診斷的，依舊是當初給依雲看病的林醫生。檢查完畢，他笑吟吟的對高太太說：

『妳兒媳婦完全正常，如果妳兒子沒毛病的話，她是隨時可能懷孕的。』

高太太樂得闔不攏嘴。

『我兒子檢查過了，沒病！』她笑嘻嘻的說，不敢說明她的兒子就是來檢查過的高皓天！『可是，爲什麼結婚九個月了，還沒懷孕呢？』

『這是很平常的呀，』林醫生說：『不要緊張，把情緒放鬆一點，算算日子，在受孕期內，讓她多和丈夫接近幾次，準會懷孕的！只是妳媳婦有點輕微貧血，要補一補。』

回到家來，高太太興致沖沖的，又是人參，又是當歸，一天二十四小時，忙不完的湯湯水水，直往碧菡面前送。又生怕她吃膩了同樣的東西，每天和阿蓮兩個，挖空心機想菜單。依雲看着這一切，暗想：這是碧菡沒有懷孕，已經如此，等到懷了孕，不知又該怎樣了？高太太又生怕兒子錯過什麼『受孕期』，因此，只要皓天晚上進了依雲的房間，第二天她就把臉垮下來，對依雲說：

『醫生說碧菡隨時可能懷孕，妳還是多給他們一點機會吧！』

依雲爲之氣結，衝進臥房裏，她的眼淚像雨一般從面頰上滾下來，她會用手蒙住臉，渾身抽搐着滾倒在床上，心裏反覆的狂喊着：

『我該怎麼辦？我該怎麼辦？我該怎麼辦？』

高皓天沉浸在與碧菡之間那份嶄新的柔情裏，對周遭的事都有些茫然不覺。再加上碧菡在公司裏仍然是小姐的身分，那些光桿同事並不知道碧菡和皓天的事情，所以，大家對碧菡的追求非但沒有放鬆，反而越來越熱烈起來，因爲碧菡確實一天比一天美麗，一天比一天動人，像一朶含苞的花，她正在逐漸綻放中。這刺激了高皓天的嫉妒心和佔有慾，他像保護一個易碎的玻璃品般

保護着碧菡，又怕她碎了，又怕她給別人搶去。每次下班回家，他不是罵方正德不男不女，就是罵袁志强鬼頭鬼腦，然後，一場刮子的給他們一句評語：

『癩蛤蟆想吃天鵝肉！』

『哦，』碧菡笑吟吟的說：『他們都是癩蛤蟆，你是什麼呢？』

他瞪大眼睛，趾高氣昂的說：

『妳是天鵝，我當然也是天鵝了！妳是母天鵝，我就是公天鵝！』他的老毛病又發作了，側着頭，他說：『讓我想想，天鵝是怎麼樣求愛的？天鵝叫大概和水鴨子差不多！』於是，這天晚上，碧菡和高皓天的屋裏，傳出了一片笑聲，和皓天那不停口的『呱呱呱叫』的聲音。

依雲聽着那聲音，她衝進臥房，用手緊緊的蒙住了耳朵。坐在床上，她渾身痙攣而顫抖，她想着那『吱吱吱』『吼吼吼』的時代，似乎已經是幾千幾百萬年以前的事了。現在的時代，是屬於『呱呱呱』的了。

這種壓力，對依雲是沉重而痛楚的，依雲咬牙承担着，不敢作任何表示。因為皓天大而化之，總是稱讚依雲大方善良，碧菡又小鳥依人般，一天到晚纏着她叫姐姐。風度，風度，人類必須維持風度！稍一不慎，丈夫會說妳小氣，妹妹會說妳吃醋，婆婆一定會罵妳不識大體！風度！風度！人類必須維持風度！可是，表面的風度總有維持不住的一天！壓力太重總有爆發的一天！

這天中午，碧菡和高皓天衝進家門，他們不知道談什麼談得那麼高興，碧菡笑得前俯後仰，一進門就嚷着口渴。皓天衝到冰箱邊，從裏面取出了一串葡萄，他仰頭啣了一粒，就把整串拎到

碧菡面前，讓她仰着頭吃。碧菡吃了一粒，他又自己吃了一粒，那串葡萄，在他們兩個人的鼻子前面傳來傳去，依雲在一邊看着，只覺得那串葡萄越變越大，越變越大，好像滿屋子都是葡萄的影子。就在這時，皓天一回頭看到了依雲，他心無城府的把葡萄拎到依雲面前來，笑嘻嘻的說：

『妳也吃一粒！』

依雲覺得腦子裏像要爆裂一般，她一揚手，迅速的把那串葡萄打到地下，她大叫了一聲：

『去你的葡萄！誰要你來獻假殷勤！』說完，她轉頭就奔進了臥房，倒在床上，她崩潰的放聲痛哭。

高皓天楞住了，望着那一地的葡萄，他怔了幾秒鐘，然後，他轉身追進了依雲的房間，把依雲一把抱進了懷裏，他蒼白着臉，焦灼的喊：

『依雲！依雲！妳怎麼了？妳怎麼了？』

依雲哭泣着抬起頭來，她語不成聲的說：

『你已經不再愛我了，不再愛我了！』

『依雲！』皓天啞着喉嚨喊：『如果我不愛妳，讓我死無葬身之地！讓我今天出了門就撞車撞死！』

依雲張大了眼睛，立即用手蒙住了皓天的嘴。

『誰讓你發毒誓？你怎麼可以發這種誓？』

皓天含淚望着她。

『那麼，妳信任我嗎？』

她哭倒在他懷裏。

『皓天！皓天！』她喊着：『不要拋棄我！不要拋棄我！因爲，我是那麼那麼愛你呀！』

高皓天滿眼睛的淚。

『依雲，』他顫慄着說：『如果我曾經疏忽了妳，請妳原諒我，但是，我從沒有停止過愛妳！』

『可是，』她用那滿是淚痕的眼睛盯着他。『你也愛碧菡！是嗎？』

他不語。他們默默相視，然後，依雲平靜了下來，她低下頭，輕聲說：

『以前看電影深宮怨，裏面就說過一句話：你並不是世界上第一個同時愛上兩個女人的男人！』

一聲門響，碧菡閃身而進，關上房門，她怯怯的移步到他們面前，站在床前面，她的臉色蒼白如紙，兩行淚水正沿頰滾落，她一句話也沒有說，就在依雲面前跪了下去。

『碧菡！』依雲驚喊，溜下床去，她抱住了碧菡，頓時間，兩個人緊緊擁抱着，都不由自主的泣不成聲。

高皓天的手圈了過來，把她們兩個都圈進了他的臂彎裏。

20

不知不覺的，冬天又來了。

由夏天到冬天，這短短的幾個月，對高家每個人來說，似乎都是漫長而難耐的。碧菡天天在期待身體上的變化，卻每個月都落了空，她始終沒有懷孕。高太太失去了弄湯弄水的興致，整天只是長吁短嘆。高繼善埋怨自己三代單傳，竟連個兄弟都沒有，否則也可從別的房過繼一個孩子來。高皓天自從依雲發過脾氣以後，就變得非常小心，他周旋於碧菡和依雲之間，處處要提醒自己不能厚此薄彼，他比『孝子』還要難當，活了三十四歲，才瞭解了什麼叫『察言觀色』。依雲很消沉，很落寞，常常回娘家，一住三四天，除非皓天接上好幾次，就不肯回來。

這樣的日子是難過的，是低沉的。儘管高皓天生來就是個樂天派，在這種氣氛中也樂不起來了。這年十二月，張小琪居然又懷了孕，高太太知道之後，嘆氣的聲音就簡直沒有間斷了。

『唉！人家一個媳婦，懷第二個孩子了，我家兩個媳婦，卻連個孩子影兒都沒有。唉！我眞

命苦！唉！』

聽到這樣的話，高皓天就有點兒心驚肉跳，依雲已經因爲沒生孩子變得罪孽深重，難道還要弄得碧菡也担上罪名？於是，他對母親正色說：

『媽，我看不孕的毛病，根本就在我們高家！』

『什麼話？』高太太生氣的嚷。『你又不是沒有檢查過，身體好好的，怎麼問題會出在高家！』

『說不定祖上沒積德！』皓天衝口而出。

『你——你——』高太太氣得發抖。『你再說這種莫名其妙的話，我讓你爹給你兩耳光！』

『好了，媽，算我不該說。』皓天慌忙轉圜。『我的意思是說，有些人生孩子很容易，有些人生孩子很難，我沒孩子，很可能是我這方面的問題。妳看，妳生孩子也很難，和爸爸結婚快四十年，妳不是也只生了我一個嗎？講遺傳律的話，我就也不容易有孩子！』

他這套似是而非的道理，倒把高太太講得啞口無言。可是，思索片刻之後，她却又有了新花樣：

『我看，越是鄉下女人，沒受過什麼教育的，越容易生孩子，說來說去，還是應該弄個鄉下女人來。』

『啊啊，媽呀！』皓天大喊着：『妳如果再弄個鄉下女人來，我立刻離家出走，永遠不回來！我說到做到，妳去弄吧！』

看兒子那樣嚴重，高太太嚇住了，她囁囁嚅嚅的說：

『不過說說而已，緊張些什麼？』

『媽，』皓天一本正經的說：『以後，希望連這種「說說而已」都不要有！我現在已經很難做人了。碧菡是個純潔無辜的小女孩，糊裏糊塗就跟了我，名不正，言不順。依雲是個善良多情的好妻子，却必須眼睜睜看着丈夫和別的女人親近，妳教她情何以堪？我是既對不起依雲，也對不起碧菡！妳如果愛兒子，不要再加深我的罪過！』

『好吧，好吧！』高太太無奈的嘆着氣：『我以後就再也不說了，好吧！』

再也不說了！可是，這種心病，是嘴裏不說，也會流露於眼底眉尖的。碧菡取代了一年前依雲的地位，越來越感到心情沉重。再加上，在公司中，人類的事情，是紙包不住火的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爲！何況，碧菡和皓天成對捉雙的出入，又從不知避人耳目。於是，公司裏飛短流長，開始傳不完的閒話，說不完的冷言冷語。那些追求碧菡失敗了的人，更是口不擇言，穢聲穢語起來。

『以爲她是聖女呢！原來早就和人暗渡陳倉了。』

『本來嘛，越是外表文秀的女孩子，骨子裏就越淫蕩！』

『聽說她出身是很低賤的，高皓天有錢，這種出身貧賤的女孩子，眼睛裏就只認得錢！』

『她在高家住了兩三年了，怎麼乾淨得了呢？』

『瞧她那風流樣子，天生就是副小老婆的典型！』

『算了吧，什麼小老婆？別說得那麼好聽，正經點兒，就是姘頭！』

這種難聽的話，傳到高皓天耳朵裏的還少，因爲高皓天地位高，在公司裏吃得開，大家不敢得罪他。傳到碧菡耳朵裏的就多了，有的是故意提高聲音講給她聽，有的是經過那些多嘴多舌的女職員，加油添醬後轉告的。碧菡不敢把這些話告訴皓天，可是，她的臉色變得蒼白了，她的笑容消失了，她的大眼睛裏，經常淚汪汪了。皓天常抓住她的手臂，關懷的問：

『妳怎麼了？碧菡？妳不開心，是嗎？妳心裏不舒服，是嗎？爲什麼？是我待妳不夠好嗎？是我做錯了什麼嗎？是妳姐姐說了什麼嗎？是我媽講妳了嗎？告訴我！碧菡，如果妳心裏有什麼不痛快，都告訴我，碧菡，讓我幫妳解決，因爲我是妳的丈夫呀！』

碧菡只是大睜着那對淚濛濛的眼睛，一語不發的望着他。被問急了，她會投身在他懷中，一疊連聲的說：

『沒有什麼，沒有什麼，我很快樂，眞的很快樂！』

眞的很快樂嗎？她却憔悴了。終於，有一天，她怯怯的對高皓天說：

『皓天，你幫我另外介紹一個工作好嗎？』

高皓天睜大了眼睛，忽然腦中像閃電一般閃亮了，他心裏有了數，抓着碧菡，他大聲問：

『誰給妳氣受了？妳告訴我！是方正德還是袁志强？妳告訴我！』

『沒有！沒有！沒有！』碧菡拚命搖頭。『你不要亂猜，眞的沒有！只是，我做這工作，做得厭倦了。』

『妳明天就辭職！』高皓天說：『妳根本沒有必要工作！妳現在是我的妻子，我有養活妳的義

務！我們家又不窮，妳工作就是多餘！』

『不！』碧菡怯生生的垂下睫毛，輕聲說：『我要工作，我需要一個工作。』

『爲什麼？』

她的眼睛垂得更低了。

『第一，』她低低的說：『我並不是你的妻子。第二，你明知道我每個月都要拿錢給碧荷他們。』

高皓天正視着碧菡，他有些被激怒了，重重的呼吸着，他壓低嗓子，低沉的說：

『妳解釋解釋看，爲什麼妳不是我的妻子？爲什麼碧荷他們的錢不能由我來負担？』

她抬眼很快的看看他，她眼裏有眼淚，有祈求，有說不出的一股哀怨。

『因爲事實上我不是你的妻子……』

『好了！』他惱怒的跳起來：『妳的意思是，我沒有給妳一個妻子的名份？妳責怪我把妳變成一個情婦？妳認爲我應該和依雲離婚來娶妳……』

『皓天！』她驚喊，眼睛睜得好大好大，淚珠在眼眶裏滾動。『你明知道我不是這意思！你明知道！你這樣說，我……我……』她哭了起來，嘴唇不住抖動着。『我無以自明，你這樣寃枉我，我……還不如……還不如一死以明志！』

『碧菡！』他慌忙擁住她，用嘴唇堵住了她的唇，他輾轉低呼：『是我不好！是我不好！碧菡，我心情壞，亂發脾氣，妳不要和我認眞，再也不要說死的話！』他手心冰冷，額汗涔涔。『碧

菡，妳受了多少委屈，我都知道，我並不是麻木不仁的呆瓜！我都知道。碧菡，如果我再不能體會妳，誰還能體會妳？妳原諒我！別哭吧，碧菡！』

碧菡坐在床沿上，肩膀聳動着，她只是無聲的啜泣。皓天緊抱住她，覺得她那小小的身子，在他懷中不斷的震顫，不斷的抽搐，他長嘆了一聲：

『我實在是罪孽深重！』

第二天，碧菡照樣去上了班。這天，高皓天已特別留心，時時刻刻都在注意碧菡的一切。果然，十點多鐘的時候，方正德拿了一個圖樣到碧菡面前去，他不知道對碧菡說了一句什麼，臉上的表情是相當輕浮和曖昧的。碧菡只是低俯着頭，一句話也不說。皓天悄悄的走了過去，正好聽到方正德在說：

『神氣什麼嘛？我雖然不如高皓天有錢，可是，我也不會白佔妳的便宜，妳答應了我，我一定……』

他的話沒有說完，因爲，皓天已經把手搭在他的肩上了。他回過頭來，一眼看到高皓天那鐵青的臉，就嚇得直打哆嗦，他慌忙一個勁的陪笑，說：

『啊啊，我開玩笑，開玩笑，開玩笑……』

高皓天舉起手來，不由分說的，對着他的下巴，就是重重的一拳。皓天從小和蕭振風他們都是打架打慣了的。這一拳又重又狠，方正德的身子直飛了出去，一連撞倒了好幾張辦公桌。整個辦公廳都嘩然了起來，尖叫聲，桌子倒塌聲，東西碎裂聲響成了一片。碧菡嚇得臉色發白，她

驚恐的叫着：

『皓天！不要！』

高皓天早已氣得眉眼都直了，他撲過去，一把抓住了方正德胸前的衣服，揮着拳頭還要打。方正德用手臂護着臉，不住口的叫：

『別打！別打！別打！我知道她是你的人，以後我不惹她就是了！』

同事們都圍了過來，拉高皓天的拉高皓天，勸架的勸架，扶桌子的扶桌子，收拾東西的收拾東西。皓天瞪視着方正德，半晌，才把他用力的一推，推倒在地上，他站直身子，憤憤的說：

『我如果不是看你渾身一點男人氣都沒有，我一定把你打得扁扁的！你這股窩囊相，我打了你還弄髒了手！』說完，他回過身子，一把抓住碧菡說：『我們走！』

碧菡一句話也不敢說，跟着他衝出了辦公廳，衝下了樓，一直衝進汽車裏。皓天發動了車子，飛快的疾馳在街道上。碧菡怯怯的偷眼看他，他的臉色仍然青得怕人，眼睛裏佈滿了紅絲。她不敢說話，垂下頭，她死命的、無意識的絞扭着一條小手帕。

時間不知過去了多久，車子停住了。她抬起頭來，發現車子正停在圓山忠烈祠旁的路邊上。皓天煞好了車，他的雙手依舊扶着方向盤，眼睛依舊瞪着前面的公路。好一會兒，他一動也不動，然後，他的頭仆在方向盤上面，用手指頂着額，他痛苦的，輾轉搖頭。

『有多久了？』他啞聲問：『他們這樣欺侮妳有多久了？』

碧菡把手溫柔的放在他的後腦上。

『不要提了，好不好？』她輕聲的說：『我並不介意。眞的，我不介意。』

他很快的抬起頭來，緊盯着她。

『妳撒謊！碧菡，妳介意的，妳一直介意的。』

她無力的垂下頭去，兩滴淚珠滴落在大衣上了。

『皓天，』她低聲的，幽幽的說：『我介意過，現在想來，我介意只因爲我幼稚，我想維持我自己的自尊。事實上，在愛情的國度裏，只有彼此，我又何必在乎別人對我的看法！皓天，請答應我一件事，你永不會輕視我。只要我在你心目裏有固定的價值，我將永不在乎別人的批評和譏笑了。皓天，請答應我！』

他注視着她，她那對眸子那樣霧濛濛的、委委屈屈的看着他，他心碎了。長嘆一聲，他握緊了她的手，低低的、發誓的說：

『我永不負妳！碧菡。』

從這一天開始，碧菡不再去公司上班了。可是，皓天爲了碧菡在公司裏打架的事，却傳得人盡皆知。依雲瞅着皓天，似笑非笑的說：

『動拳頭還沒關係，將來別爲了她動刀子啊！』

聽出依雲話裏有調侃的意味，皓天瞪着她問：

『難道妳忍心讓妳妹妹被人欺侮？』

『我妹妹？』依雲輕哼了一聲：『我沒有那麼好的命，她姓她的俞，我姓我的蕭，什麼妹妹？』

皓天瞠目結舌。天哪，你無法瞭解女人，你永遠無法瞭解女人！她們是只有下意識的動物！

碧菡不再去上班，當然也沒有薪水，皓天很細心，他每月都拿一筆錢給她，他知道她是常常回娘家去看碧荷的。碧菡認了命，拋開所有的自尊，放棄了工作，她吃的是高家的飯，用的是高家的錢，她安心的做高皓天的『小妻』。

這天晚上，她又去看碧荷，碧荷已經快十五歲了，長得亭亭玉立，已儼然是個少女。她懂事、聰明、伶俐，而能幹。碧菡看到她就很高興，她喜歡上上下下的打量這個妹妹，考問她的學業成績，然後點着頭說：

『碧荷，妳比姐姐強！』

碧荷用慣了姐姐的錢，她發憤用功，埋頭努力，每個月，她都拿出最好的成績來給姐姐看。碧菡的母親呢？自從碧菡去了高家以後，因爲常拿錢回家，她又打不着她，罵不着她了，當然無法再像以前那樣撒潑。碧菡難得回家一次，她對她的臉色也好多了。可是，今晚，她却迎了過來，懷裏抱着最小的一個孩子，她坐在椅子中，斜睨着碧菡，她細聲細氣的說：

『碧菡，有件事，我可要問妳一問。』

『哦？』碧菡望着她。

『按理呢，我也管不着妳的事，』那母親慢條斯理的說：『可是哦，妳不是一向說嘴要强的嗎？妳那個蕭老師不是要救妳的嗎？怎麼聽說妳到他們家去當起小老婆來了？是眞的呢？還是假的呢？』

碧菡的臉色青一陣，紅一陣。

『是眞的。』她終於說。

『哎唷！』那母親尖叫了起來：『我的大小姐，妳做些什麼糊塗事呀？咱們家雖然窮，也是好人家呀！妳怎麼這樣沒出息，去當他的小老婆呢？妳平日也唸了不少書，從小就拚命要什麼什麼——出人頭地，妳現在可眞是出人頭地呀！他們高家算什麼呢？有錢有勢的闊少爺，就可以佔我們窮人家的便宜嗎？這事情，我可要和妳爹商量商量不可，妳給人欺侮了，我們俞家也不能不管！』

聽這口氣，她根本是想敲詐！碧菡急了，她很快的說：

『媽，這事是我自願的！旣沒有人欺侮我，也沒人佔我便宜。』

『哎唷！大小姐！』那母親尖叫得更響了：『妳自願的？妳發瘋了嗎？我們把妳養得這麼大，是讓妳去當人家的小老婆的嗎？以前要妳像阿蘭一樣找個事做，妳還嫌那工作侮辱了妳，結果，妳眞好意思，居然去做人家的小老婆！』

碧菡張大了眼睛，漲紅了臉，她想說話，却覺得無言可答。母親那左一個『小老婆』，右一個『小老婆』已叫得她頭發昏，她根本就無招架之力。她只覺得屈辱，屈辱得想找個地洞鑽下去。

『媽！』忽然間，一個清脆的聲音喊，碧荷已挺身而出，她站在那兒，頭昂得高高的，很快的說：『妳別左一聲小老婆右一聲小老婆的，姐姐和高大哥情投意合，他們願意在一起，妳也管不着，姐姐早就滿了二十歲，別說妳不是親生母親，妳就是親生的，也管不了！何況，當初姐姐在

醫院病得快死的時候，爸爸已親筆寫過字據，把姐姐交給人家了。人家沒控告你們遺棄未成年兒女，沒告到婦女會去，已經是人家的忠厚之處。至於小老婆，姐姐跟了高大哥，即使算是小老婆，也只是一個人的小老婆，如果當了阿蘭，就是千千萬萬人的小老婆了！』

『哎唷！』那母親尖叫：『妳反了！妳反了！』她氣得發抖，舉起手來，想打碧荷，碧荷挺立在那兒，動也不動，那母親就是不敢打下去。終於，她放下手，忽然大哭起來：『哎唷，我造了什麼孽，要來受這種氣呀？哎唷，我爲什麼要當後媽呀？』一面哭着，她一面借此下台階，跑到屋裏去了。

『碧荷！』碧菡驚奇得眼睛都張大了，她簡直不敢相信，這就是當初那個和她同受虐待的小碧荷！她不止身材是個大人，說話也像個大人，而且，她是那麼堅强、銳利，充滿了鋒芒和勇氣！是一株在風雨中長成的松樹！『碧荷！』她驚喜的喊：『妳怎麼懂得這麼多！』

『姐姐，』碧荷黯然的說：『生活是最好的教育工具，不是嗎？我不能再做第二個妳！』

碧菡望着她，淚水滑下了碧菡的面頰，她站起身來，把碧荷緊緊的擁抱了一下，碧荷已長得比她還高了。

『碧荷，』她啞聲說：『好好努力，好好讀書，我會看着妳成功！』穿上大衣，她準備走了。

『姐姐！』碧荷叫了一聲。

『嗯？』她回過頭來。

『姐姐，』碧荷盯着她。『妳愛高哥哥嗎？』

碧菡默然片刻。

『是的，我愛。』她坦白的說。

碧荷安慰的笑了。

『姐姐，』她低語。『祝妳幸福！』

幸福？她是不是眞的有『幸福』呢？夜深時刻，她躺在高皓天的臂彎裏，一直默默的出着神。幸福，這兩個字到底包括了多少東西？她眞有嗎？她能有嗎？皓天側過身來，撫摸她的頭髮。

『碧菡，』他輕聲說：『妳有心事，妳在想什麼？』

『我在想，』她慢吞吞的說：『什麼叫幸福？』

什麼叫幸福？高皓天一怔，情不自禁的，他也陷進深深的沉思裏了。

21

早上，依雲起床的時候，碧菡和高皓天的房門仍然緊緊的闔着。她下意識的看了那房門一眼，再望望窗外的陽光。這是春天了，從上星期起，公寓的花園裏，就開滿了杜鵑花，那姹紫嫣紅，粉白翠綠，把花園渲染得好熱鬧。她走到客廳裏，百無聊賴的在窗台上坐下，用手抱着膝，她凝眸注視着陽台上的一排花盆。春天，春天是屬於誰的？她不知道。那陽光射在身上，怎麼帶不來絲毫暖氣？她把下巴放在膝上，開始呆呆的沉思。

一對不知名的小鳥飛到陽台上來了，啁啾着，跳躍着，牠們忽上忽下、忽左忽右的兜着圈子。套用皓天的話：這是一隻公鳥兒和一隻母鳥兒。她的背脊上一陣涼，不自禁的打了個寒戰。春天，春天怎麼這樣冷呢？

以後的歲月將會怎樣呢？她再也想不透，人生的問題，她已經想得頭都痛了。她唯一知道的，是她必須每年迎接春天，因爲每年都有春天，而春天，再也不是她的了。

眼眶發熱，淚霧迷濛。從什麼時候起，她變得如此軟弱？從什麼時候起，她變得如此孤獨？她有個幸福的家庭，不是嗎？她有丈夫，有公婆，還有個親親愛愛的小妹妹！那小妹妹自願分她的憂，幫她的忙，爲她做一切的事情——包括接受她的丈夫！不，妳無法怨懟，不，妳無法責怪，一切是妳自己安排的！誰要妳生不出一個孩子？可是，那小妹妹，又何嘗生了孩子？世界是混沌的，冥冥中絕對沒有神靈。碧菡常常在層雲深處去找天理，只因爲混沌中根本沒有天理！她還記得初見碧菡時，她那對怯生生的、驚惶的、可憐兮兮的眸子曾怎樣强烈的吸引她，她竟疏忽這樣的一對眸子可能更吸引一個男性！她救了碧菡一條命，碧菡是好女孩，她有恩必報，爲了報恩，她，搶走了她的丈夫！天哪，無論妳是多好的數學家，妳也無法算清楚這之中的道理！是的，人類是一筆糊塗帳，從開天闢地以來，人類就是一筆糊塗帳！誰也算不清的糊塗帳！

一聲門響，她下意識的抬起頭來。皓天正大踏步的走進客廳，他沒有發現瑟縮在窗前的依雲，揚着聲音，他在一疊連聲的喊：

『阿蓮！阿蓮！快點，快點，給我弄點吃的來！我又要遲到了！』

當然會遲到啦！依雲模糊的想，每天早上都是『春眠不覺曉』，還有不遲到之理！

『皓天！』碧菡從屋裏追了出來，一件大紅色的套頭毛衣裹着她那苗條嬌小的身子，白色的喇叭褲拖到地，更顯出她那種特有的飄逸。她的臉紅撲撲的，臉上睡醫猶存。這是張年輕的、姣好的、細嫩的、充滿青春氣息與女性溫柔的臉龐。她跑到客廳，手裏拿着一條羊毛圍巾。『圍上這

個！』她說。走到皓天身邊，親手把圍巾繞到他脖子上去。『你別看太陽大，』她軟語聲低：『外面冷得很呢！來嘛，身子低一點，讓我幫你圍圍好！』

皓天彎下了腰，順勢就在碧菡唇上吻了一下，碧菡扭扭身子，紅了臉，微笑着說：

『別胡鬧！當心給別人看見！』

『看見又怎麼樣？』皓天理直氣壯的說：『難道我不能吻我的太太嗎？』

太太！依雲把身子更深的縮在窗台上，幾乎整個人都隱到窗帘後面去了。是的，太太！在客廳裏的，儼然是一對恩愛夫妻，那麼，躲在窗帘後的，又是誰呢？

阿蓮端了牛奶、麵包、果醬、牛油什麼的出來了。碧菡慌忙拿起麵包來抹牛油。皓天端起一杯牛奶，三口兩口的嚥了下去，就急着想跑。碧菡一把拉住了他，說：

『不行！不行！吃了麵包再走！』

『我來不及了，好太太！』皓天說。

『人家已經幫你抹好了牛油了嘛！』碧菡垂着眼睛，噘起嘴，嬌嗔滿面。『你愛吃不吃！』

『好好好！』皓天慌忙站住，笑着說：『我拿妳一點辦法都沒有！』接過麵包，他大口大口的吃着，碧菡又去抹第二片。『喂喂！』皓天嚷：『別再抹了，我沒時間吃了！』

碧菡抬眼瞅着他，把第二片麵包托在手心裏，一直送到他的面前來，她的眼光是柔情脈脈的，唇邊有個楚楚動人的微笑。

皓天瞪視着她的臉，他顯然無法抗拒這樣的『侍候』，他接過了第二片麵包，同時，他用另一

隻手把她的身子一拉，碧菡站立不住，就整個人撲進了皓天的懷裏，皓天立即擁住了她，用嘴唇堵住了她的唇，碧菡先還要掙扎，怕人看見。但是，她馬上就投降了，她的胳膊軟軟的圍住了皓天的脖子，整個人貼在他的身上。她的眼睛闔着。隔了那麼遠，依雲幾乎都可以看到她臉上的表情，和她那睫毛的顫動。

一吻之後，他並沒有馬上放開她。他的頭抬了起來，眼睛緊緊的盯着她的臉，他用暗啞的、低沉的嗓音，溫柔的說：

『碧菡，我眞無法衡量出，我到底有多麼愛妳！』

碧菡深深的回視他，然後，她把面孔貼在他的胸口，低聲問：

『告訴我，你有多麼愛姐姐？』

依雲的心一跳，她完全藏到窗帘後面去了。咬緊嘴唇，她等着那句答案，似乎等了一個世紀那麼長久，她才聽到皓天的聲音在說：

『依雲和妳不同，碧菡。依雲是個堅强、獨立、而比較理智的女人。妳却纖細、柔弱、細緻、而溫存。我愛依雲的善良與倔强，我愛妳的纖巧與溫柔。我欣賞依雲，而我却——更憐惜妳。』

碧菡半晌沒有聲音。依雲不能不從窗帘的隙縫裏望出去。天！原來他們又在接吻！人類，怎能這樣不厭其煩的接吻呢？一世紀、兩世紀、三世紀、四世紀，幾千千萬萬個世紀以後，他們終於分開了。皓天用手指撫摸着碧菡的面頰，憐愛的問：

『小鳥兒，妳今天預備做些什麼？』

『我有事做，』她笑吟吟的說：『我昨天已經買好了毛線，我要幫你打一件毛衣。』

『不要把自己弄得太累了。』他體貼的說：『妳乖乖的待在家裏，我帶牛肉乾回來給妳吃！』

『別忘了帶一點巧克力。』她叮囑着。

『怎麼？又愛上巧克力了？』

『不是我，』她笑着：『是姐姐愛吃！』

誰要妳來提醒他呢？依雲咬緊牙根，手心裏冒着汗。誰要妳假惺惺擺姿態？妳賢慧，妳溫柔，妳細緻，妳纖巧，妳佔盡了人間的美麗！佔盡了女性的嬌柔！妳甚至不忘記提醒他，對另一個女性『施捨』一點溫情！只是，我是什麼呢？我無知，我痲木，我下賤，……我捧着你們的殘羹剩飯，還要吃得津津有味？

時間不知道過去了多久，客廳裏靜悄悄的。皓天顯然去上班了，碧菡也回到了她自己的屋裏。依雲仍然呆坐在窗台上，一動也不動。她弓着的腿已經痲木了，褲管上被淚水濡濕了一大片。她隱約的聽到，碧菡正在她房裏哼着歌，她仔細傾聽，可以模糊的辨別出一兩句歌詞：

『我曾經深深的愛過，

所以知道愛是什麼，

它來時妳根本不知道，

知道時已被牢牢捕捉！』

涙水滑下她的面頰，一滴一滴的滴落。她想，這歌詞很可以稍改幾個字：

『我曾經深深的失戀過，
所以知道失戀是什麼，
它來時妳根本不知道，
知道時已經無可奈何。』

涙水滴在窗台上，她用手指拭去了它，新的涙水又湧了出來。然後，她聽到高太太的聲音，在客廳中叫阿蓮給她煎蛋。高太太都起床了，她不能永遠躲在這窗帘後面。掏出手帕，她小心的拭淨了涙痕，掀開窗帘，她從藏身的地方走了出來。高太太被嚇了一跳，回過頭，她說：

『依雲！妳在那兒幹什麼？』

『我——哦，我——』她勉强的笑着，望向窗外。『我在看那對小鳥兒，牠們跳來跳去的好親熱。』

回到臥室裏，她把背靠在門上。碧菡的歌聲，仍然隱隱約約的在屋子裏飄送，她用手蒙住耳朵，擺脫不掉那餘音裊裊。睜大眼睛，觸目所及，是那張雙人床。『憶共錦衾無半縫，郎似桐花

妾似桐花鳳』，這是多久以前的情景了？如今，應該是『此際閒愁郎不共』了？她閉目搖頭，不行，她不能待在這幢房子裏，她無法聽那歌聲，她無法忍受這番孤寂。抓起一件大衣，她不聲不響的出去了。

在街上漫無目的的走着，陽光很好，街上全是人潮。她隨着人潮波動、洶湧。她只是波浪裏的一個小小的分子，一任波潮起伏。她走着，一條街又一條街，一條小巷又一條小巷，她的眼光從商店櫥窗上掠過，從那些人影繽紛上掠過。她像個沒有思想，沒有意識，沒有感情的機器，她只能行走，行走，行走。

終於，她累了，而且饑腸轆轆。她頭暈目眩，四肢無力，這才想起，她早上起來到現在，還一點東西都沒有吃。長嘆一聲，她叫了一輛計程車，回到了娘家。

一走進蕭家的大門，一眼看到母親那張溫和的臉，她就整個的崩潰了。扶着門框，她的臉色發青，身子搖搖欲墜，蕭太太趕過來，一把扶着她，驚愕的喊：

『依雲！妳怎麼了？』

依雲撲進了母親的懷裏，開始嚎啕痛哭。蕭太太是更慌了，抱緊了依雲，她急急的問：

『怎麼了？怎麼了？別哭呀，依雲！有什麼委屈，妳慢慢告訴媽！我們慢慢解決，好嗎？』

依雲一陣大哭之後，心裏反而舒服了不少，頭腦裏也比較清楚了。她坐在沙發裏，拭去了淚，輕聲說：

『媽！我餓了。』

蕭太太心痛的看着女兒，還像小時候，在外面受了氣，哭着回來找媽媽，每次哭完了，蕭太太還沒把事情鬧清楚，她就會說『媽，我餓了！』等到把她餵飽，她已經又破涕爲笑了。但是，她現在不再是一個小女孩，長大了，結婚了，她有了成人的煩惱，成人的憂鬱。她這個做母親的，無法幫她解除煩惱，能做的，仍然像小時候一樣，只是餵飽她。

吃了一大碗肉絲麵，依雲的精神恢復了不少，沉坐在沙發中，她默然不語。正像蕭太太所預料的，她對於自己眼淚的來由，不願再提了。當蕭太太問她的時候，她只是搖搖頭，消沉的說：

『沒什麼，只是情緒不好。』

蕭太太知道，追根究底，仍然是兒女私情，還是不問的好。張小琪抱着孩子出來，那剛滿週歲的小東西已經牙牙學語，滿地爬着鬧着，沒有片刻安靜。依雲望着那肥肥胖胖的小傢伙，她是更加沉默，更加蕭索了。

一整天，依雲都在娘家度過，晚上，皓天打電話來，催她早些回家，放下聽筒，她默默的出神，如果是以前，皓天會開車來接她，現在呢？他只是一個電話：早些回家！回去做什麼呢？看你和碧菡親熱嗎？聽你們屋裏傳出來的呢呢噥噥嗎？她呆着，眼光定定的，一臉的麻木，一臉的迷茫。

『依雲！我告訴妳！』蕭振風突然在她面前一站，大聲說：『妳不要再做呆瓜了好不好？妳與其整天失魂落魄，還不如把問題根本解決！妳別以爲我是個混球不懂事，我最起碼懂得一件事，愛情是不能有第三者來分享的！妳所要做的，只是把那個俞碧菡送回她的老家去！天下只有妳這

樣傻的女人，才會要兪碧菡來分享丈夫，那個兪碧菡，她生來就是美人胎子，幾個男人禁得起她的吸引！妳不除去她，妳就永遠不會快樂！何況，碧菡又沒有生兒育女！妳留着她幹什麼？』

依雲驚愕的抬起頭來，瞪視着那個混球哥哥。眞的，蕭振風這幾句話才眞是一語中的，講到了問題的核心。誰說他混？原來越混的人越不怕講眞心話！依雲一直瞪着哥哥，像醍醐灌頂一般，似有所悟。

這晚，依雲回到家裏時，已經相當晚了。她打開門進去，滿屋子靜悄悄，暗沉沉。顯然『各歸各位』的，都已入了睡鄉。碧菡和皓天呢？大概還在床上喁喁私語吧。她嘆了口氣，摸索着回到自己的房裏，打開電燈開關，滿屋大放光明。她這才驚愕的發現，她床上躺着一個人！皓天正用手枕着頭，笑嘻嘻的望着她。

『嗨！依雲！』他的眼睛亮晶晶的。『等了妳好久了！談什麼談得這麼晚？』

她走到床邊，脫下大衣，丟在椅子上，她注視着他，冷冷的說：

『你怎麼睡在這裏？』

他蹙了蹙眉頭。

『什麼意思？』他問。『這不是我的床嗎？』

『你的床在隔壁屋裏。』她一笑也不笑的說。

『依雲？』他拉住了她的手。『妳怎麼了？生氣了嗎？爲什麼？』他用力一拉，她身不由己就倒在他懷裏了，他用胳膊緊緊的圈住了她，審視着她的眼睛。『依雲，』他輕喚着：『如果我不是對

妳瞭解太深，我會以爲妳在吃碧菡的醋了！』

我是吃她的醋！我是吃她的醋！我是吃她的醋！依雲心中在狂喊着，嘴裏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皓天那對深沉而明亮的眼睛在她眼前放大，天哪！這是她的丈夫，她愛得那樣深、那樣切的丈夫！她從十五歲時就愛上了的那個丈夫！眼淚衝進了她的眼眶，柔情崩潰了她的武裝，她俯下頭來，把嘴唇貼在他的唇上。

皓天的手臂緊箍着她，熱烈的吻着她。氣憤、不滿、怨恨……都從窗口飛走，飛走，飛走……留下的是眼淚、柔情、激動，和說不出來的甜蜜與辛酸。抱着我吧！皓天！永遠抱着我吧，再也不要離開我！哦！皓天！皓天！皓天！她心中輾轉呼號，渾身癱軟如綿。皓天的手摸索着她的衣鈕，輕輕的解開，輕輕的褪下……他伸手關掉了燈，用棉被一下子裹緊了她，把她裹進了他溫暖的懷抱裏。她的身子緊貼着他的，感到他那熱熱的呼吸吹在自己的面頰上，感到他的手在她身上溫柔的蠕動。哦！怎樣醉人的溫馨！怎樣甜蜜的瘋狂！

片刻以後，一切平靜了。她躺在他的臂彎中，用手指溫柔的撫弄着他零亂的頭髮。他的手仍然抱着她，却有些兒睡意朦朧了。

『皓天！』她低低的叫。

『嗯？』他答着，把頭深深的埋在她的胸前。

『你愛我嗎？』她問，怯怯的。

『當然，碧菡。』他迷糊的回答。

她驚跳。碧菡？他叫的名字竟是碧菡！

『你說什麼？』她啞着嗓子問。

『我愛妳，碧菡。』他再答了一句，睡意更深了。

依雲『唿』的一聲把棉被掀開，整個人從床上跳了起來。這已經叫人不能忍耐了，完全不能忍耐了！她開亮了燈，迅速的穿上睡衣和睡袍。皓天被驚醒了，睡意全被趕到九霄雲外去了。他翻身坐起，急急的喊：

『怎麼了？依雲？』

『我要徹底解決這問題！』依雲叫着說：『我再也不能容許她的存在！』她用力的繫好腰帶，打開房門，往外面衝了出去。皓天跳下床來，穿好衣服，追在後面喊：

『依雲！依雲！妳要幹什麼？』

依雲一下子衝進了碧菡的房裏，開亮了燈，大叫着說：

『碧菡！妳給我起來！』

碧菡被驚醒了，睜開睡意惺忪的眼睛，她從床上坐起來，茫然的，困惑的，她看着依雲，輕柔的說：

『什麼事？姐姐？』

依雲一直走到床邊，大聲的、堅決的、清晰的說：

『我再也不是妳的姐姐！妳以後永遠不要叫我姐姐！我來告訴妳一件事，妳明天一清早就給

我搬出去！永遠不要再回高家，永遠不要讓我再看到妳！』

『姐姐？』碧菡愕然的喊了一聲，嚇呆了。『我——我——我做錯了什麼？』

『不是妳做錯了，是我做錯了！』依雲大聲叫着：『當初不該救妳！不該把妳帶回高家！更不該把妳送進皓天的懷裏！我錯了，我後悔，我該死！算我前輩子欠了妳，我現在已經還清了！妳明天就走！我再也不要和妳分享一個丈夫，我也不指望妳來生兒育女，如果妳還有一點良心，妳就做做好事，再也不要來困擾我們！』

『依雲！』皓天趕了過來，蒼白着臉喊：『妳不能這樣做！』

『我不能？』依雲掉過頭來，面對着高皓天：『我爲什麼不能？我是你的妻子，不是嗎？除非你不再要我，那麼，我們離婚，你娶碧菡！』

『依雲！』皓天啞聲說：『妳明知道我不會和妳離婚！』

『那麼，你就必須放棄碧菡！你只能在我和碧菡中間選一個！』轉回頭來，她盯着碧菡：『妳怎麼說？碧菡？妳走不走？妳說！』

碧菡坐在床上，她的眼睛睜得又圓又大，裏面蓄滿了淚水，她的臉色慘白如紙，嘴唇毫無血色。

『姐姐！』她哀求的叫了一聲。

『不要叫我姐姐！』依雲大喊。

『依雲！』皓天也大喊：『妳不能這樣！是妳把她推到我懷裏來的，是妳安排這一切的！碧菡

是個人，不是傀儡，她不能由妳支配，招之即來，揮之即去，妳這樣太殘忍，太沒良心……』

『我殘忍？我沒良心？』依雲吼着。『我如果再不殘忍一些，被趕出去的就輪到我了……』

碧菡溜下床來，她像患了夢遊病一般，搖搖晃晃的走到他們面前，她輕聲的，像說夢話一般的，低低的、柔柔的說：

『請你們不要吵了，姐姐，姐夫。我沒有關係，我從哪兒來，我回到哪兒去。我會走的！沒有關係，一點關係也沒有。』

說完，她身子一軟，眼前一黑，她溜倒在地毯上，什麼事情都不知道了。

22

當碧菡醒來的時候，她發現自己躺在床上，額上壓着一條冷毛巾。她聽到房裏有人在嚶嚶啜泣，同時，聽到高太太的聲音，在不滿的訓斥：

『……半夜三更的，吵得闔家不安，是何體統呢？依雲，妳一向懂規矩，識大體，今天是怎麼了？皓天，你也是個大男人了，應該懂得調停閨房裏的事，鬧成這樣子，你第一個該負責任……』

碧菡努力從床上坐起來，暈眩仍然襲擊着她，但在暈眩以外的，眞正撕裂着她的，是她內心深處的痛楚，那痛楚拉動了她全身的每一根神經，每一縷纖維。她坐了起來，把頭上的毛巾拿掉。立即，皓天俯身過來看她，他的臉色好白，眼睛好黑，焦灼與關懷是明寫在他臉上的。

『碧菡！』他暗啞的、急急的說：『妳好些了嗎？』

『我——我——我很好。』她掙扎着說：『我很抱歉，我只是——只是一時間有時頭暈。』

看到碧菡醒來，高太太放了心，嘆口氣，她說：

『好了！好了！從此不許再吵鬧了。皓天，你勸勸她們，安慰安慰她們，我要去睡覺了。』

高太太退了出去，關上了房門。碧菡這才發現，依雲正坐在她的床沿上，用手帕摀着臉，哭得個肝腸寸斷。一聽到這哭泣聲，碧菡的眼睛就也濕了，她怯怯的、害怕的、惶然的伸手去碰了碰依雲。低聲的、猶豫的、顫抖的說：

『姐——姐，我——我——我可以再叫妳姐姐嗎？』

依雲拿掉了摀着臉的手帕，一下子就撲到碧菡身邊來，她的眼睛哭腫了，鼻子也紅了，但她的眼光依然明亮。她一把握緊了碧菡的手，她哭泣着、激動的喊：

『碧菡，碧菡，我發瘋了，我一時發瘋了，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，我不該說那些話，那不是我的本意。碧菡，我當然是妳的姐姐，我一直是妳的姐姐，不是嗎？』

碧菡發出一聲輕喊，就整個人投進了依雲的懷裏，她用手緊抱着依雲，哭泣着說：

『姐姐！姐姐！我不好，我做錯了事，妳可以罵我，只是不要不認我！』

『不不，碧菡！』依雲更加激動：『是我錯了，我亂發脾氣，妳原諒我！碧菡，今夜我說的話，妳千萬不要放在心上，我們還是好姐妹！我發了瘋，妳忘記我說的話吧！碧菡！』

皓天走了過來，他把她們兩人都擁進了懷裏。

『聽我說！』他啞着嗓子，眼裏盛滿了淚。『今夜的事情只是一場惡夢，現在都過去了。妳們兩個，誰也不許再把這件事放在心裏！我們還和以前一樣，是最親密的三個伴侶，在人生的旅途

上，我們要並肩走完這條路。天知道！我愛妳們兩個！失去妳們之中的任何一個，我都不能活下去！妳們好心，妳們善良，妳們比親姐妹更親，我求妳們，讓我們彼此相愛，好不好？』

依雲和碧菡握緊了手，都無言的把頭靠在皓天的胸前。

於是，風暴過去了。依雲退回自己的房間，臨行時，她把碧菡的手放在皓天手中。

『皓天，你陪陪她，』她溫和的說：『她看起來好軟弱。』她對碧菡凝視：『碧菡，妳不怪我吧！』

『姐姐！』碧菡輕嘆：『我怎麼可能怪妳？』

依雲走了。皓天躺下來，他把碧菡的身子攬在懷中，感到她在顫抖。他注視她，她蒼白如紙，他驚跳起來：

『我要去給妳找醫生，妳病了。』

碧菡緊緊的拉住他。

『我沒有病！』她說：『僅僅有一點發冷。你不要走開，也不要小題大作，我睡一下，就會恢復的。』

他用手撫摸她的額頭，拂開她臉上的散髮，她小小的臉緊張慘白，那對眼睛深黝黝的望着他，一瞬也不瞬。他忽然覺得心裏一陣劇烈的抽痛，他握緊了她的手，她的手指冰冰冷。

『碧菡，』他緊盯着她：『妳心裏在想些什麼？』

她搖搖頭，仍然望着他。

『我愛你。』她輕聲說。

他擁緊了她，心臟像絞扭一般的痛楚，他吻她的唇，她立即熱烈的反應了他，那樣熱烈，使他心跳。他再審視她，小心翼翼的問：

『碧菡，妳眞的很好嗎？』

『眞的。』她說。

『我明天不去上班，讓我在家陪陪妳們。』

『千萬不要！』她低聲說：『你會弄得乾媽他們不安，還眞以爲我們之間有了什麼大問題呢！』

『那麼，』他撫摸她的面頰。『妳保證妳沒有什麼嗎？妳保證妳會好好的，是嗎？』

『是的。』她說，把頭縮到他的臂彎裏。『我好累，我想睡一下。』

『睡吧！碧菡。』他拍撫她，像拍撫一個嬰兒。

她闔上眼睛，似乎逐漸的入睡了。

早上，當皓天起床去上班的時候，碧菡還沉睡着，她彷彿睡得並不安穩，因爲她的眉頭微蹙，臉色依舊蒼白。他小心的把棉被給她蓋好，注視着那張小小的，可憐兮兮的臉龐，他就情不自禁的低嘆了一聲。俯下頭去，他輕輕的在她額上吻了一下，她的睫毛微微的顫動着，他怕把她驚醒了，悄悄的，他走出了房門。

客廳裏，依雲已經起了床，正幫着阿蓮弄早餐，看到皓天，她顯得有些不好意思，而且神情暗淡。皓天走過去，他緊緊的攬住她，吻吻她的面頰，他說：

『還生我的氣嗎？依雲？』

她搖搖頭。輕聲說：

『你不要生我的氣就好了。』

『依雲，』他凝視她，眞摯的，誠懇的說：『妳說過，我不是世界上第一個同時愛上兩個女人的男人，我不知道這該怪誰？怪命運還是怪我自己？或者，該怪妳們兩個都太可愛！無論如何，我愛妳們兩個！依雲，請妳諒解，請妳——不要生氣。』

她猛烈的搖頭。

『我狹窄，我自私。』她含淚說：『我是個不可原諒的女人，我說了那麼多無情的話……碧菡，她一定傷透了心，恨透了我！』

『妳瞭解碧菡的，不是嗎？』皓天說：『只要妳不再提這件事，她永不會放在心上的。她一生，不記任何人的仇，不記任何人的恨。尤其對妳。』

依雲點了點頭。

『是的，我瞭解，所以，我難過。』

皓天深深的注視她。

『依雲，妳是個好女孩，妳和碧菡，都是好女孩，我高皓天，何德何能！依雲，我要怎麼樣做，才能報答妳們兩個？怎麼樣做，才能永遠保有妳們兩個？』

『你放心，皓天，我保證，昨夜的事，再也不會發生第二次了。你去上班吧！不能天天遲

到，是不是？』

皓天笑笑，心裏掠過了一陣溫柔的情緒，吻了依雲，他出門去了。

一個上午，皓天在辦公廳中一直有點心神不寧，做什麼都做不下去，總覺得心中有股慘然的感覺，鼻子裏就酸酸楚楚的。他打翻了茶杯，畫錯了圖，弄傷了手指，最後，他忍不住撥了一個電話回家，接電話的是依雲。

『妳們好嗎？』他問。

『很好呀！』依雲的聲音已恢復了往日的輕快。

『碧菡起床了嗎？』他再問。

『早就起來了，就在我旁邊，你要和她說話嗎？』

他猶豫了一下，想想算了，馬上就回家了，何必又惹依雲不快？於是，他說：

『不用了，我只問問妳們好不好？』

『很好，』依雲說：『碧菡在給你打毛衣。』

聽起來一切都恢復常態了，沒有什麼可担憂的，碧菡既然在打毛衣，當然也沒生病，他只是自己神經過敏，可能是睡得太少了。

『妳呢？在做什麼？』他再問。

『我和媽在幫碧菡繞毛線呢！』

他微笑了起來，幾乎可以看到家裏的三個女性，正在爲他這一個男性而忙碌，打毛衣的打毛

衣，繞毛線的繞毛線，這件毛衣，雖然才只有一點影子，他却已經感到身上的溫暖了。

『好極了，』他笑着說：『我會提前一點回來，妳們想吃什麼？要不要我帶回來？』

『幹嘛呢？』依雲也笑着說：『你昨晚帶回來的牛肉乾和巧克力還沒動呢！我們姐妹倆各有所吃，都不要了。哦……媽說要你經過逸華齋，買點燻蹄回來！』

『好的，待會兒見！』

掛斷了電話，他心裏踏實了不少。看樣子，昨晚那場風波雖然來得快，去得也快。難得依雲想得開，也難得碧菡的委曲求全。拿着鉛筆，想着依雲和碧菡，他就呆呆的出起神來了。他不知道古時候的男人，有上三妻四妾的，是怎麼活過來的？爲什麼他竟連兩個女人都協調不好？何況，這兩個女人都如此善良與多情？看樣子，眞該找幾本古書來研究研究，可是，那一本古書中，曾介紹過如何安撫妻妾？

中午，他去買了燻蹄。爲了特別討好碧菡和依雲，他又買了碧菡愛吃的棗泥核桃糕，和依雲愛吃的糖蓮子。另外，再買了一大堆瓜子花生葵花子什麼的。回到家裏，大包小包的抱了滿懷，一進門，他就提着喉嚨嚷：

『快來拿東西！依雲！碧菡！趕快幫我接一接！』

依雲趕到門口來，笑得打跌。

『哎喲，又不是辦年貨！買這麼多幹什麼？』

皓天抱着東西走進客廳，依雲和高太太左一樣右一樣的幫他接過去。他四面看看，沒有看到

包包東西，家裏並無異樣，他不敢顯出過份的關懷，只淡淡的說了句：

『碧菡呢？怎麼不來吃東西？』

『碧菡出去了。』依雲說，含了一口的糖蓮子。

『出去了？』他的心猛然間往下一沉，他相信自己臉上一定變了顏色。『到那裏去了？』

『她說去買毛線針，現在這副針太粗了，打出來不好看。』依雲說，望着皓天，漸漸的，她臉上也變了色，笑容從唇邊隱去。『可是，她已經出去很久了，我記得，對面超級市場裏，就有毛線針賣。』

皓天摔下了手裏的東西，就直衝進走廊，推開碧菡的房門，他衝了進去，四面望望，他鬆了口氣。化妝台上，整齊的放着化妝品，椅背上，搭着她常穿的大衣，書桌上，她看了一半的一本鏡花緣還攤開着，床上也丢着四、五個毛線團。不，沒有事，一切如常。他走到壁櫥前，拉開櫥門，裏面的衣服一件件整齊的掛着。走到床邊，他下意識的翻開枕頭，下面空空的，沒有留書。不，她當然不可能出走，她什麼東西都沒有帶。可是……可是……他站在書桌前面，一把拉開了書桌中間的抽屜。

倏然間，他的心沉進了地底。抽屜裏，觸目所及，是碧菡手腕上那隻刻不離身的手鐲，在手鐲的下面，壓着一張信紙。他的腿軟了，頭昏了，跌坐在書桌前的椅子裏，他閉上眼睛，不敢去看那張信紙。終於，他深吸了口氣，睜開眼睛來，或者沒什麼，或者她是取下鐲子忘記戴了，她

不可能這樣離去！絕不可能！他顫抖着伸手去取出那張信紙，睜大了眼睛，他強迫自己去讀那上面的句子：

『生命是你們救的，
歡樂是你們給的，
幸福由你們賜與，
愛情因你們認識，
如今我悄然離去，
我已認清了自己，
存在還有何價值？
徒然破壞了歡愉！
別說我不知感激，
此刻尚有何言語！
恨人間太多不平，
問世間可有天理？』

信紙從他的手上飄下去，他把頭仆在書桌上，好一刻，他一動也不動。然後，他聽到身後有

啜泣的聲音，他茫然的抬起頭來，茫然的站起身子，像一個蹣跚的醉漢，他搖搖晃晃的往屋外走，依雲哭泣着拉住了他，問：

『你要到那裏去？』

『我要去找她！』他喃喃的回答，機械化的移着步子。『我要去找她回來，她只是一隻羽毛都沒長全的小鳥，離開了這兒，她根本抵受不了外面的風雨，她會馬上因憔悴而死去！我要在她死去以前，把她找回來！』

依雲含淚望着他，他的眼睛發直，臉色慘白，嘴唇毫無血色。他的身子搖擺不定，神情迷惘而痲木。依雲恐慌了，她抓緊了他，哭着大叫了一聲：

『皓天！』

皓天悚然而驚，像從一個迷夢中醒了過來，他望着依雲，然後，他撲到桌子前面，一面抓起了那隻翠玉鐲子，他握緊了鐲子，渾身顫抖，他嚷着說：

『她走了！依雲！她走了！她什麼都沒帶，甚至不帶這隻鐲子！她這樣負氣一走，能走到那裏去？依雲，她走了！』

『是的，我知道！我知道！』依雲哭着喊：『是我闖的禍，我去把她找回來！』她往屋外就跑。這回，是他拉住了她，他瞪着她，啞聲說：

『妳往那裏去？』

『去找碧菡！』她滿臉的淚：『找不到她，我也不回來！』

他死扯住她，他的臉色更白了，眼睛裏佈滿了紅絲。

『妳敢走？』他說：『我已經失去了一個！我不能再失去第二個！妳敢走！』

依雲站住了，瞪視着他，他們相對瞪視，彼此眼睛裏都有着恐懼、疑慮、愛戀，和痛惜。然後，依雲哭倒在皓天的懷裏，她伸手抱緊了他的腰，一面哭，一面喊：

『我發誓永遠不離開你！皓天，我永不離開你！我們要一起去找碧菡，直到把她找回來爲止！』

23

三個月過去了。

晚上，台北是一個夜的城市，華燈初上，西門町車水馬龍，人潮洶湧。霓虹燈到處閃爍，明明滅滅，紅紅綠綠，燃亮了夜。小吃館，大餐廳，人頭鑽動，鬧活了夜。歌台舞榭，管弦笙歌，舞影繽紛，唱醒了夜。這樣的夜，是人類尋歡作樂的時候。這樣的夜，是人類找尋溫馨與麻醉的時候。這樣的夜，是屬於所有大都市的，是屬於所有人類的。

在靠近西門町的外圍，這家名叫『藍風』的舞廳，只是一家中型的舞廳，不能算最大的，卻也不是最小的。一組十人的小樂隊，正在奏着一支探戈舞曲，音樂聲活躍的跳動在夜色裏，屋頂懸着的一盞多面的圓球，正緩緩的旋轉着，折射了滿廳五顏六色的光點。大廳中，燈光是幽暗的、輕柔的，時而藍，時而紅，時而綠，時而雜色並陳。舞池邊上，一個個的小桌子，桌上都有個小小的燭杯，裏面燃着一朵小小的燭焰。舞客舞女，川流不息的在桌邊走動，酒香人影，歌聲語

聲。這兒的夜，是『半醉』的。

碧菡穿着一件翠綠色的旗袍，項間有一串發亮的項鍊，耳朵上也垂着同樣式的亮耳環，正和一個胖胖的中年舞客在酣舞着。那舞客的探戈跳得相當純熟，碧菡却跟得更加熟練。記得三個月前，初來的時候，她甚至不會跳華爾滋。可是，現在，倫巴、恰恰、吉特巴、靈魂舞、馬舞、曼波、森巴……都已經難不倒她了，人類有適應的本能，有學習的本能。三個月以來，她已從一個嫩秧秧的小舞女，變成這兒有名的『冰山美人』。

『冰山美人』這外號是陳元給她加的，陳元是這裏的一個駐唱男歌星，事實上，他只是一個孩子，剛剛從大學畢業，受完軍訓。什麼事不好做，却在舞廳裏唱起歌來了。當碧菡問他的時候，他聳聳肩，一股吊兒郎當的樣子，說：

『我愛唱歌，怎麼辦？』

『去學音樂。』

『我不愛學音樂，我只愛唱歌，唱流行歌，唱熱門歌，唱民謠，唱——我的故事。』

他的故事？碧菡嘆息，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故事。在舞廳裏妳不要去探求。舞客們來尋求安慰，因爲家裏沒有溫暖，舞女們貨腰爲生，因爲種種辛酸。不，在這兒妳不要去探求別人的祕密，妳只能滿足別人的歡樂。冰山美人！這外號是因爲她永遠拒絕和客人『吃消夜』而起的。陳元曾經對她瞪着眼睛說：

『妳以爲妳做了多高尚的職業？妳以爲來這兒的客人僅僅要跳舞？妳知不知道妳那見了鬼的

「潔身自好」只讓妳損失一大筆財路，除此而外，沒有絲毫好處！別人並不會因此而把妳看得高貴了！』

『我並不要別人把我看得高貴，』她輕聲說，無奈的微笑着。『已經走入這一行，還談什麼高貴！』她轉動着手裏的小酒杯。『我這樣做，只爲了我自己的良心，和……』她默然不語，酒香霧氣裏，浮起的是高皓天的臉龐。

『爲了妳那個該死的男朋友！』陳元叫着說，對她搖搖頭：『曼妮，妳是個傻瓜！』

曼妮是她在這兒的名字，舞廳老闆幫她取的，多俗氣的名字，但是，叫什麼名字都一樣，那只是一個代號而已。她不在乎，一個出賣歡笑的女人，還在乎名字嗎？她已經沒有名字了。多年多年以前，她叫作俞碧菡。在她走進『藍風』來以前，她已經把那個名字埋在地底層去了。

探戈舞曲完了，她跟着胖子回到桌上，胖子也並不叫胖子，他姓吳，大家叫他吳老闆，是個菲律賓華僑，也是這兒的常客。當他第一次發現碧菡的時候，他就着了迷，他稱她爲『小仙女』，說她周身沒有一點兒人間俗氣。他爲她大把大把的花錢，一夜買她一百個鐘點，希望有一天，金錢的力量，能夠終於買到她的一點兒『俗氣』，人類，就是這麼矛盾的。

陳元上台去唱起歌來了，仍然是那支『他的歌』——一個小女孩。他穿着一身咖啡色的衣服，脖子上繫着一條咖啡色的領巾，雖然是晚上，他仍然習慣性的戴着一副淡淡的墨鏡，他說那是他的『保護色』。他拿着麥克風，渾身都是一股滿不在乎和吊兒郎當的氣質。他用他那低沉的嗓音，憂鬱的唱着那支——一個小女孩。

『當我很小的時候，
我認識一個小小的女孩，
我們喜悅歡笑，
我們兩小無猜，
我們不知道什麼叫憂愁，
更不知道什麼叫悲哀，
我們常常兩相依偎，互訴情懷，
她說但願長相聚首，不再分開！
我說永遠生死相許，千年萬載！
孩子們的夢想太多，
成人的世界來得太快！
有一天來了一個陌生人，
他告訴她海的那邊有個黃金世界！
於是他們跨上了一隻銀翅的大鳥，
直飛向遙遠的，遙遠的海外！
從此我失去了我的夢想，

日復一日，品嘗着成人的無奈！

我對她沒有怨恨，

更沒有責怪，

我只是懷念着，懷念着；

我生命裏那個小小的女孩！』

碧菡端着小酒杯，傾聽着陳元那憂鬱的嗓音，唱着那支『一個小女孩』。這支歌她已經聽了不知道多少次了，因爲陳元每晚都要唱它。她還記得她剛來藍風的時候，那個年輕的、不會笑的孩子，陳元，就吸引了她的注意，因爲他總在唱這支歌。然後，有一夜，外面下着傾盆大雨，舞廳裏的生意清淡，陳元坐到她身邊來，他們一起喝了一點酒，兩人都有點兒薄醉。她問他：

『爲什麼永遠唱這支歌？』

『因爲這就是我的故事。』他坦白的說。『一個很平凡的故事，是不是？這時代的年輕人，每個人都可能碰到的故事，是不是？』

『是的，』她說，迷迷茫茫的啜着酒。『你有你的故事，我有我的故事，你的故事並不希奇，我的故事却非常希奇。兩種不同的故事，居然會發生在一個相同的時代裏。這是一個很希奇的時代！』

『告訴我妳的故事。』陳元說。

於是她說了，她托出了她的故事，源源本本的。她說，只因爲酒，因爲天雨，因爲寂寞，因爲陳元有一副憂鬱的嗓音。說完了，陳元望着她：

『妳還在愛妳那個姐夫，是嗎？』

她點點頭，看着他。

『你呢？』她反問：『還在愛你那個小小的女孩？』

他也點點頭。

從此，她和陳元成了好朋友。每晚『下班』後，陳元常常送她回她的住所——一間租來的套房。她也會留他小坐，却決不及於亂。他們是好朋友，是兄妹，是天涯知己。兩人都有種『同是天涯淪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識』的感覺。一天，陳元拿了一張報紙，指着一個『尋人啓事』，問她：

『這是在找妳嗎？』

她看着報紙，那是一則醒目的啓事，登在報紙的第一版，用紅框框框着，裏面寫的是：

『碧：

懺悔莫及，相思幾許？

請即歸來，永聚不離！

她抬起頭來，淡淡的笑了笑。

『是的，是在找我，已經登了一個多月了，我早就看到了。』

『為什麼不回去？』陳元問：『既然妳愛他。』

『回去，是老故事的重演，』她說：『有過第一次的爆發，必然會有第二次，有了第二次，就有第三次，這爆發會一次比一次强烈，最後，我仍然只有一走了之。』她低低嘆息。『我不會回去了，永遠不會回去了。沒有我，他們或者還會快樂，有了我，他們永不會快樂。』

陳元瞪着她。

『那麼，妳以後怎麼辦？妳預備當一輩子舞女嗎？』

『我沒有想過，』她茫然的說：『走一步，算一步吧！我需要錢，供給我妹妹唸高中。』

『我給妳一個忠告好不好？』陳元說：『乘妳年輕漂亮，找一個有錢的老頭子嫁了吧！要不然，妳就隨便一點，跟他們去吃吃消夜，賺賺外快，反正妳已墮落風塵，難道還希望有人跟妳立貞節牌坊？』

她搖搖頭，固執的說：

『我不！我做不出來！』

『妳從頭到尾就是個傻瓜！』陳元說。

『我是的。』碧菡笑笑。『你呢？有什麼打算？』

『和妳一樣，走一步算一步。』

『爲什麼不找一個女朋友結婚？難道還在等那個女孩嗎？』

『妳知道，人事無常，』陳元說：『說不定有一天，她回到台灣來，已經七老八十歲，那時，我還是可以娶她。』

她睜大眼睛，望着陳元。

『你知道嗎？陳元？』她慢吞吞的說：『你從頭到尾就是個傻瓜！』

於是，他們都笑了。

這樣，有一天晚上，陳元送她回家，他們漫步在黑夜的街頭，兩人都很落寞。街燈把他們的影子，長長的投在地上，忽焉在前，忽焉在後。那晚，陳元頗有點酒意，他忽然對碧菡說：

『曼妮，我們結婚吧！』

『爲什麼？』她問。

『因爲我們是一對傻瓜！』他說：『傻瓜只能和傻瓜結婚。』

她微笑了一下。

『不。』她說：『我們不能結婚，我們雖然都是傷心人，却都別有懷抱。你有你所愛的，我有我所愛的，我們結婚，不會幸福。』

『妳說得對！』陳元低嘆了一聲。『幸福與我們何等無緣！』

是的，幸福對於傷心人，都是無緣的。碧菡坐在那兒，啜着酒，看着陳元唱完歌退下來，他

要等他的女友歸來，他等到何年何月爲止？問世間情是何物？直教人生死相許！問世間情是何物？她的眼睛迷蒙了。

『喂！曼妮！』她身邊的胖子說：『妳在想什麼？』

『哦，沒什麼。』她笑笑。『我們跳舞好嗎？』

滑進了舞池，那是一支慢狐步。碧菡把頭依偎在胖子的肩上，緩緩的滑動着步子，心裏空空茫茫，若有所思。胖子擁着她，感到她今夜特別溫柔，就難免有點非非之想。他親熱的摟着她，盡興酣舞，她柔順的配合着他，翩翩轉動，他們跳完了一支，又跳一支，跳完了一支，又跳一支……夜，在舞步下緩慢的流逝。

終於，跳累了，他們回到桌子邊來，剛坐下，舞女大班走過來，在她耳邊說：

『妳必須轉檯子，有一個客人，付了一百個鐘點的錢，買妳今晚剩下的時間！』

她看看錶，只有半小時就打烊了。

『熟客嗎？』她問。

『生客！』

她蹙蹙眉，有點不解，但是，這並不是第一次碰到這種事，站起身來，她對胖子致歉。胖子老大的不開心，爲了表示風度，也只好讓她離去。她跟着大班，走向牆角一個陰暗的角落。

『曼妮小姐來了。』大班陪笑說。

她站在桌邊。驀然間，心臟一直沉進了地底。瞪大眼睛，她不敢相信的望着桌子後面坐着的

人，憔悴，消瘦，陰沉，酒氣薰人，手裏拿着一支烟，他面前彌漫着烟霧，靠在椅子裏，他的眼睛一瞬也不瞬的，死死的盯着她。

她的腿軟軟的，身子虛飄飄的，跌坐在椅子中，她眼前浮上了一層霧氣。

『怎麼知道我在這兒？』她問，聲音好無力，好軟弱，好低沉。

『碧荷終於告訴了我。』皓天說，熄滅了烟蒂，又重新燃上了一支。

哦！碧荷！她畢竟是個孩子，她是無法保密的。

『你——什麼時候學會了抽烟？』她注視他。

『從妳走了以後！』他噴出一口濃濃的烟霧。眼睛在烟霧後面閃着光，那眼神是相當凌厲的。『妳好，碧菡，妳狠，碧菡，我服妳了！報上的啓事足足登了三個多月，找遍了全台北市，我只差給碧荷下跪磕頭……妳……』他咬牙，臉色發青。『妳眞狠！』

碧菡垂下了睫毛，淚珠緩緩的沿着面頰滾落。她沉默着，不願作任何的解釋，也不願說任何的言語。淚珠只是不斷的淌下來，她找不到手絹，也找不到化妝紙，然後，她發現他遞過來一條大手帕，她無言的接了過來，拭淨了面頰，她仍然沉默不語。於是，他崩潰了，伸過手來，他一把握住了她的手。

『好了，碧菡，』他柔聲說，帶着濃重的、祈求的意味。『一切都過去了，是不是？妳的氣也該消了，是不是？我來——接妳回家。』

她抬起眼睛來，迷迷濛濛的看着他，搖了搖頭。

『我——沒有家。』她輕聲說。

他瞪着她。

『什麼意思?』他陰沉的問。

『我沒有家。』她再說了一遍。

他捏緊了她的手，拚命用力，她的骨頭都快碎了，她固執的不吭聲，他放鬆了手，壓抑着自己，他說：

『請妳不要惹我發脾氣，說實話，我最近脾氣很壞很壞，我不想吵鬧，不想和妳辯論，我已經很久沒有睡過一次好覺。今晚，我八點鐘就來了，坐在這兒，我已經看了妳一個晚上，妳總不至於留戀這種生活吧！我來接妳回家，妳願意，也要跟我回去，妳不願意，也要跟我回去！』

她看着他，他變了，他不再是以前那個溫和易處，談笑風生的男人。現在，坐在她面前的，是個半醉的、暴戾的、壞脾氣的、陰沉的人物！她吸了吸鼻子，吐出一口長氣來，她再搖搖頭。

『我不會跟你回去，皓天，』她清晰的說：『請你原諒我，我說什麼也不會跟你回去！』

『妳……』他提高了聲音，但是，立刻，他克制了自己，他猛力的抽烟，他的手指顫抖。『好了，碧菡，妳要我怎麼做?』他憋着氣說：『妳開出條件來吧，怎麼樣妳就肯跟我回去?要我和依雲離婚嗎?』

她猛烈的搖頭。

『你明知道我希望你和姐姐過得好！』她說：『你明知道我要你們快樂！』

他重重的拍了一下桌子。

『沒有妳，談什麼快樂？』他吼着說。

她嚇了一跳，附近的人都被驚動了，陳元大踏步的衝了過來，以爲她碰到了醉酒鬧事的客人，他一把拉住碧菡，大聲說：

『下班時間到了，曼妮，我送妳回去！』

碧菡抽回手來，急急的說：

『陳元，這是高先生！』

『哦，』陳元站住了，瞪着皓天，皓天也回瞪着他，臉色更青了。於是，碧菡推了推陳元：

『陳元，你先走吧，今晚我自己回去！』

陳元兀自瞪着皓天，半晌，才悻悻然的走開了。

皓天嚴厲的看着碧菡。

『這就是妳不回去的原因，是嗎？』他冷冷的問。

碧菡愕然的望着他。

『你以爲……』

『那個歌手！』他說：『妳已經有了新的愛人了，是嗎？這就是妳爲什麼忍心不理我的啓事，不管我的尋找，也不肯跟我回去的原因，是嗎？』

她默然片刻。

『你醉了，』她說，站起身來。『我們出去吧，有話，到外面去談。』

『很好，』他熄滅了烟蒂，也站起身來。『我還需不需要付錢？聽說帶妳們舞女出場是要付錢的！妳的身價是多少？』

她張大了眼睛，於是，他猝然的捉住了她的手。

『碧菡！碧菡！』他急急的說：『我快要死掉了！我語無倫次，妳不要理我的胡說八道吧！在這種地方找到妳，我心都裂開了。碧菡，我不管妳做過什麼，我不問妳做過什麼，所有所有的錯，都是我的錯！求妳原諒，請妳原諒！只要妳跟我回去，好嗎？妳如果欠了人錢，我幫妳還，妳如果有沒有解決的問題，我幫妳解決！』

淚又湧進了她的眼眶，她拉住了他的手。

『我們先出去，到我住的地方去談。』

他悄悄的望着她，帶着一股陰鷙的、懷疑的神色，看到她眼裏的淚光，他長嘆了一聲：

『好吧！到妳住的地方去，到任何地方去談都可以！我不發脾氣，我會好好和妳談，因爲妳還是愛我的，是不是？妳並沒有愛上那個歌手，沒有愛上任何其他的人，是不是？』

她拭去頰上的淚痕。

『走吧！』她說。

他跟着她，蹌踉的走出了藍風。他找尋自己的車子，她挽住了他。

『你醉成這樣子，怎麼開車？』她說：『只有幾步路，我們走走吧！』

24

晚風迎面吹來，帶着初夏的涼意。他跟着她，盲目的往前面走，根本不知東西南北，他的眼睛，始終直直的瞪着她，帶着一種固執的、强烈的柔情。他嘴中，一直在不停口的說着：

『……妳不會愛上別人的，妳說過，妳全世界只愛我一個！妳說過，妳只愛我！妳不會愛上任何人！妳是我的！妳永遠是我的……』

24

進了碧菡的房間，皓天就乏力的倒在一張沙發裏，他四面看看，一張床，兩個床頭櫃，一個化妝台，和兩張沙發，這就是這房間裏全部的家具。另外還有個小小的洗手間。這像一間旅舘的套房，想必是那種專門蓋給舞小姐們住的公寓。他深吸了口氣，覺得頭痛欲裂，心裏最迫切而焦灼的一個問題，就是如何能把碧菡弄回家去，讓她遠離舞廳、舞客、大班、歌手……以及這房間，和這一切的一切！

碧菡倒了一杯茶走過來，遞到他面前，她低聲說：

『喝點茶，解一解酒，你一向沒什麼好酒量，爲什麼要喝這麼多？』

他接過茶杯，放在小几上，她轉身要走開，他一翻手就抓住了她。握牢了她的手腕，他說：

『這房子是租來的？』

她點點頭。

『房租繳清了嗎?』

她不解的看着他,眼底有一絲畏懼。

『剛剛繳了一年的房租。』

『那麼妳不欠房東的錢了?』

她再點點頭。他一下子站起身來。

『很好!』他說:『我來幫妳整理東西,妳的箱子呢?手提袋呢?算了,這些東西不要也罷,家裏有得是妳的衣服,帶這些做什麼?……』

碧菡拉住了他的手,坐在床沿上,她輕聲的,却堅決的,鄭重的說:

『皓天,你能不能理智一些?』

『我很理智!』皓天睜大了眼睛。

『我必須說清楚,』她一字一字的說:『我不會跟你回去了,永遠不會跟你回去!所以,你不要動這些東西,也不要枉費心機了。你就當作——從沒有認識過我,從沒有見過我好了。』

他站在床前面,俯頭凝視她,他的呼吸急促,神情嚴厲,臉色緊張而蒼白。

『妳的意思是——』他壓抑着自己,用力說:『妳要抹煞掉跟我的那一段日子?妳要根本否認我在妳生命裏的價值?妳自甘墮落,妳喜歡當舞女,對不對?』

她顫慄了一下,閉上了眼睛。

『隨你怎麼說,』她無力的低語。『隨你怎麼想,一個女人,已經走到這一步,難道還能自命

清高？我沒有想抹煞掉我們那一段日子，因爲那是無法抹煞的，我更無法否認你的價值，如果不是爲了你，我或者不至於……不至於……』她聲音哽住了，再也說不下去，半晌，才掙扎着說了一句：『我知道我是很低賤的，很卑微的，如果你肯離開我，我就感恩不盡！』

她的話像一條鞭子，抽在他的心靈上，在一陣劇痛之下，他忽然腦子清醒了！酒意消失了一大半，他立刻冷汗涔涔。他在做些什麼？他說了些什麼？他是來求她回去，並不是來侮辱她或責備她！這樣越扯下去，她會距離他越來越遠了。他注視她，她卑微的低俯着頭，他只能看到她那一頭柔軟的黑髮，長長的披在背上。那薄薄的旗袍下，是她那瘦小的背脊，和窄窄的肩。他長嘆一聲，忍不住就在床前的地板上坐了下來，握緊她的手，他說：

『我又說錯了話，我心裏急，說什麼錯什麼，碧菡碧菡，妳善良一點，妳好心一點，妳體會我心碎神傷，什麼話都說不對！千言萬語，化作一句，我愛妳，碧菡！』

她很快的抬眼看他，眼裏全是淚水。

『謝謝你這樣說，皓天。』她低語。

『妳不相信我？』他問，眼光又陰沉了下來。

『我信。』她說：『我一直信的。皓天，你始終沒弄清楚我爲什麼離開你家，我不是負氣，不是一時任性，而是——爲了愛你。』

『爲了愛我？』他瞪大眼睛。『妳如果眞愛我，妳就做做好事，跟我回家去！』

『不，』她搖頭，臉上一片堅決。『當姐姐那晚對我下了逐客令以後，我就知道高家是再也無

法待下去了。姐姐——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她熱情到可以把身上的大衣，脫下來披在一個並不相關的女孩身上，她可以徹夜不眠不休，照顧一個女孩從死亡關頭走回來。姐姐，她的心有多善良，多眞純，多熱情！在這世界上，你不可能找到第二個這樣的女人！可是，那晚，她罵了我，她命令我走，要我永遠不要回高家……』

『我懂了！』皓天急急的說：『妳在和依雲生氣，我打電話叫依雲馬上來，自從妳走後，她和我一樣痛苦，她後悔萬分，我叫她來跟妳道歉，這樣總行了吧！』

她默默的瞅着他。

『別傻，皓天，你要折死我！你根本沒弄清楚，我怎麼會生姐姐的氣？她就是打我，我也不會生她的氣。我只是從她那一次爆發裏，才瞭解一樣事實，是不能由兩個女人來分享的。皓天，她太愛你！在沒有我的介入以前，你們的生活多甜蜜，多幸福！自從我介入，你周旋在兩個女人之間，眼見一天天的憔悴，姐姐呢？她失去了歡笑，失去了快樂。這一切，都因爲我！我一直想報恩，却錯誤在眞正愛上了你，結果，反而恩將仇報！我把你們陷進了不幸，把姐姐陷進了痛苦。唯一解決的辦法，是我走！走得遠遠的！所以，我走了。不是負氣，不是懷恨，我走，是因爲太愛你們，太希望你們好！』

『很好，』皓天緊緊的握住她的雙手：『妳說了這麼一大篇，解釋妳沒有懷恨，沒有負氣，妳走，是爲了要我們幸福。現在，我簡單的告訴妳，妳走了之後，依雲日日以淚洗面，想妳，我天天奔波在台北街頭，找妳。我們誰也沒有得到快樂和幸福，除非妳回來，我們誰也不會快樂和幸

福，妳懂了嗎？』

『那是暫時的，我走了，你們會暫時一痛，像開刀割除一個腫瘤一般，時間慢慢會治癒這傷口。我留下，卻會演變成爲癌症，症狀越來越重，終至不治。所以，與其害癌症，不如割除腫瘤！』

『什麼癌症？什麼腫瘤？』皓天急了，他大聲說：『我已經找到了妳，不管妳怎麼說，我一定要妳回去！我甯可害癌症死去！我也要妳回家！』

她搖頭，緩慢的、卻堅決的搖着頭。

『不，皓天，你說不動我，我不會再回去了。』

他死盯着她，呼吸沉重。

『妳說眞的？』

『眞的。』她直視着他，低語着：『決不回去！』

他一把握緊了她的兩隻手腕，開始强烈的搖撼她，一面搖，一面發狂般的大聲叫：

『妳一定要跟我走！妳非跟我回去不可！我捉了妳，也要把妳捉回去！』他跳起來，眼睛裏佈滿了紅絲，神情猙獰而可怖，他死命的扯她：『妳馬上跟我走！妳馬上跟我回去！我不和妳講理，我也不聽妳那一套謬論！走！妳走不走？』

她掙扎着，往床裏面躲，他死命拉扯她，他們開始像一對角力的野獸，拚命的掙扎抗拒。最後，兩人都有點糊塗了，不知到底爲了什麼而爭鬥。眼淚從她面頰上滴滴落落，她喘息着，啜泣

着，顫抖着。他抓住她胸前的衣服，用力一扯，衣服破了，那撕裂聲清脆的響起，她慌忙用手遮住胸前，睁着一對大大的、帶淚的眸子，畏懼的，却堅決的，凝視着皓天。於是，皓天呆了，他停了手，也喘息着，瞪視着碧菡

好久好久，皓天只是瞪視着她，像中了魔，像入了定。然後，他忽然撲了過來，碧菡驚顫，却已無處可躲，無處可退。但是，皓天並沒有來抓她扯她，却把她緊壓在床上，用他灼熱的唇，一下子堵住了她的。

她四肢無力，她癱軟如棉，被動的躺在那兒，她的心飄飄盪盪，她的意識混混沌沌，她的思想迷迷茫茫，她一任他解開衣鈕，一任他褪下衣衫，他的唇緊緊的吮着她，她逐漸感到那股强大的熱力，從她身體的深處游昇上來，不再給她掙扎的餘地，不再給她思想的能力，她的手圈住了他——那個她生命裏唯一僅有的男人！

風平浪靜，良夜已深。她的頭枕着他的手臂，他平躺着，看着天花板，他的酒意已消，火氣已除，他顯得平靜而溫柔。

『在這一刻，妳敢說妳不愛我嗎？』他問。

『我從沒說過我不愛你。』她說。

『那麼，我們不再爭吵了是不是？』他更加溫柔的。

『我從沒有要和你爭吵。』

『那麼，』他更加更加溫柔，溫柔得讓人心酸，讓人心痛。『妳要跟我回去，對不對？』

她不說話了。他回過頭來，靜靜的凝視她，用手指輕輕的撫摸她的面頰、下巴，和她那小小的鼻頭。

『是不是？』他再問，聲音柔得像水。『妳愛我，妳不願離開我，所以，妳要跟我回去，是不是？』

他的聲音裏有一股強大的、催眠的力量。她的思想在掙扎，感情在掙扎，終於，她閉了閉眼睛，低低的說：

『我愛你，我不願傷害你，所以，我不會跟你回去，我不能跟你回去。』

他忍耐的望着她。

『妳不再是我的妻子嗎？』

她垂下睫毛。

『我一直不是的。』她清晰的說。

他的手指捏緊了她的下巴。

『妳在指責我嗎？』

『我沒有，是我自願獻身給你的，我並不想要那名義，我只告訴你事實。』

他的眼睛重新冒起火來。

『請妳不要惹我生氣。』他說。

『我希望你不生氣。』

『那麼，』他陰鷙中帶着溫存，担憂中帶着祈求。『妳要跟我回去！』

『我不！』

他凝視着她。

『好吧。』他說：『告訴我妳到底有什麼問題？』他振作了一下，努力使自己的聲音溫和而冷靜。『妳看，我眞糊塗，我一直强迫妳回去，而沒有代妳設身處地想一想。妳那天離家出走的時候，什麼都沒帶，連件大衣都沒穿，妳無家可歸，無錢可用，走投無路。當然，妳只能想出這個辦法，走進歌台舞榭，謀求一個起碼的溫飽。何況，妳還有一個需要妳接濟的家庭。所以，我瞭解，碧菡，妳欠了舞廳多少錢，妳簽了多久的合同，妳告訴我，我來幫妳料理淸楚。』

她把頭轉開去，淚珠在睫毛上顫動。

『我沒有需要你解決的問題，』她低語。『我只是不要跟你回去。』

他屏息片刻。

『我明白了，』他再說：『妳怕我父母知道妳當過舞女而輕視妳，妳怕依雲看不起妳。好了，我發誓，這件事只有我們兩個人知道，我們不說出去，誰也不會知道妳這三個月在什麼地方。這樣，妳放心了嗎？』

她咬緊了嘴唇，咬得嘴唇發痛。

『妳看！』他的聲音裏充滿了希望，充滿了柔情。『我已經說中了妳的心事，是不是？我終於猜到了妳的心事，對不對？我們編一個很好的故事，回去之後，大家都不會疑心的故事。妳回去

了，一定會快樂的，我會加倍的疼妳，憐惜妳，我發誓不再讓妳受到任何傷害！我發誓要竭盡以後的歲月，來彌補妳這幾個月爲我受的苦！』他把她的臉扳轉過來，用手指撫摸她的淚痕。他的聲音輕柔如夢。『瞧，我總是把妳弄哭，我總是傷妳的心。碧菡，我懂的，我瞭解的，我並不笨，我並不癡呆。我知道，妳在這三個月裏，受了許許多多的苦，受了許許多多的折磨，讓我在以後的歲月裏來補報妳。嗯？碧菡，妳放心，我一定會補報妳！』

她眨動眼瞼，淚珠撲簌簌的滾了下來。

『我很抱歉。』她低語。『我感激你待我的這份情意，但是，我不能跟你回去！』

他死盯住她。

『爲什麼？』他陰沉的問。

『我已經說過理由了，爲了你們好，爲了你們婚姻幸福，我只有離開。如果我今天肯回去，當初我也不會出走！我說過了，我是你們的一個贅瘤，只有徹底除去我，你們才會幸福！』

『我不要聽妳這套似是而非的大道理！』他爆發的大叫，從床上猛的坐了起來，呼吸沉重的鼓動着胸腔，他的忍耐力消失了，他暴怒而激動：『妳不要再向我重複這一套！我要妳回去！妳聽到了嗎？妳不要逼我對妳用武力！』

『你不會對我用武力！』她說，聲音好低好低。『因爲你知道，用武力也沒有用處！』

『妳……』他氣結的瞪着她，終於痛苦的把頭仆進了手心裏。『我從沒有這樣低聲下氣的哀求過一個人，』他自語的說：『我從沒有被任何人折磨得如此痛苦，碧菡，』他搖頭，拚命搖頭，從

齒縫裏迸出一句：『妳太狠心！太狠心！』

碧菡側過頭去，忍聲的啜泣。於是，他陡然狂叫一聲，把她從床上一把抓了起來，他大聲問：

『告訴我！那個男人是誰？』

她驚嚇的用被單遮住了自己。

『什麼男人？』她問。

『妳知道的！』他大吼：『妳那個男人！那個使妳不願意回到我身邊的男人是誰？妳說！妳說！妳說！』他直逼到她眼前來。『妳快說！是誰？』

她睜大了眼睛，凝視着他。

『你——你一定要製造出這樣一個人來，是嗎？』她愕然的問：『有了這樣一個人，你就滿意了，是嗎？有了這個人，你就死了心了，是嗎？』

『別告訴我沒有這個人！』他喊得聲嘶力竭：『妳變了！妳說過，妳願意做我的奴隸！妳曾經柔順得像一隻小貓，而現在，我已經哀求妳到這種地步了，妳都不肯跟我回去！除非有一個男人！妳說，是誰？是誰？是誰？』他抓緊她的胳膊，猛力的搖撼她，搖得她的牙齒格格發響。

她哭了起來，嚷着說：

『不要這樣，你弄痛了我！不要這樣！』

他廢然的放開了她。轉過身子去，他氣沖沖的拿起西裝上衣，從口袋裏掏出香煙，只有一個

空煙盒，他憤怒的把煙盒丟到牆角去，咬牙切齒。碧菡悄悄的看看他，拉開床頭櫃的抽屜，她取出一包三五，丟到他的面前。

他接過香煙，盯着她。

『妳也學會了抽煙？』

『不是我，』碧菡搖搖頭。『是陳——』她驚覺的住了口，愕然的望着皓天。

『哼！』他重重的哼了一聲：『狐狸尾巴終於露出來了！是誰抽煙？』他大吼：『是誰？』

『是——』她哭着叫：『是陳元！』

『陳元？』他逼到她眼前去，面目猙獰而扭曲：『那是誰？陳元是個什麼鬼東西？妳說！妳說！』

『就是那個歌手！你見過的那個歌手！』碧菡哭着，在這種逼問下完全崩潰了。她神經質的大哭大嚷起來：『如果你一定要這樣才滿意，如果你一定要這樣才能對我放手，那麼，我告訴你吧！是陳元！那個歌手！他是我的男朋友，愛人，丈夫，隨你怎麼說都可以！我已經和他同居三個月了！你滿意了吧？滿意了吧？滿……』

『啪』的一聲，他重重的抽了她一下耳光，她驚愕的停了口。他站起身來，匆忙的穿好衣服，他的臉青得怕人，眼睛血紅。回過頭來，他把那包煙扔在她臉上，啞着喉嚨說：

『妳這個——標準的賤貨！』

她呆着，傻楞楞的坐在床上，頭髮零亂，被單半掩着裸露的身子，眼睛睜得又圓又大，她不

說話，也不動，像個半裸的雕像。他望着她，目眦盡裂。

『天下居然有像我這樣的傻瓜，來哀求妳回去！』他咬牙切齒的說：『好吧，妳既然已經是職業化的風塵女子，告訴我，剛剛的「交易」，我該付多少錢？我不白佔妳的便宜！』從口袋裏掏出一疊鈔票，他也不管數字多少，就往她劈頭扔去，鈔票散了開來，撒了一床一地。他恨聲說：『妳放心！我再也不會來找妳麻煩了！再也不會了！如果我再來找妳，我就是混帳王八蛋！』

說完，他打開房門，直衝了出去。碧菡跪在床上，伸出手去，想叫，想喊，想解釋，但是，她什麼聲音都沒有發出來，房門已經『砰』然一聲闔攏了。

她仍然跪在那兒，對房門哀求似的伸着手，終於，她的手慢慢的垂了下來。低下頭，她看着床上的鈔票，身子軟軟的倒下去，她的面頰貼着棉被，眼睛大睜着，淚水在被面上迅速的氾濫開來。

25

台灣的初夏，只有短短的一瞬，天氣就迅速的熱了起來。六月，太陽終日照射，連晚上都難得有一點涼風，整個台北，熱得像一個大火爐。

舞廳裏有冷氣，可是，在人潮洶湧，樂聲喧囂，煙霧氤氳裏，那空氣仍然惡劣而混濁。碧菡已一連轉了好幾個檯子，和不同的人周旋於舞池之中。今晚的樂隊有點兒奇怪，動不動就是快華爾滋，她已經轉得喘不過氣來，而且頭暈目眩。在去洗手間的時候，陳元攔住了她，對她低聲說：

『妳最好請假回去，妳的臉色壞極了。』

到了洗手間，她面對着鏡子，看到的是一張脂粉都遮掩不住的、憔悴的臉龐！天！這種夜生活是要活人短命的！打開皮包，她取出粉撲和胭脂，在臉頰上添了一點顏色，對鏡自視，依舊蓋不住那份寥落與消瘦。無可奈何，這種紙醉金迷，歌衫舞影的歲月，只是一項慢性的謀殺。或

者，自己應該像陳元所說的，找一個有錢的老頭一嫁了之。但是，爲什麼腦中心裏，就摔不開那個陰魂不散的高皓天！長嘆一聲，她回到大廳裏。那陳元正站在台前，用他那憂鬱的嗓音，又在唱他那支『一個小女孩』：

『當我很小的時候，

我認識一個小小的女孩……』

一個小女孩！世界上有千千萬萬的小女孩，每個小女孩有屬於自己的小故事，這些『小故事』堆積成人類的一部歷史。她回到檯子邊，胖子禮貌的站起身來，幫她拉椅子，她坐下去，頭仍然暈暈沉沉的。胖子喜歡抽雪茄，那雪茄味衝鼻而來，奇怪，她以前很喜歡聞雪茄的香味，現在却覺得刺鼻欲嘔。她病了，她模糊的想，這燠熱的鬼天氣，她一定是中了暑。

『跳舞嗎？』胖子問。

陳元已經下了台，現在是支快步的吉特巴。不能不跳，是嗎？妳的職業是舞女！她下了舞池，旋轉，旋轉，再旋轉……舞廳也旋轉了起來，吊燈也旋轉了起來，桌子椅子都旋轉了起來……她喘口氣，伏在胖子的肩上。

『對不起，』她喃喃的說：『我病了。』

胖子把她帶回座位，殷勤詢問要不要送她回家，她搖搖頭，努力和胃部一陣翻湧的逆潮作

戳！天，希望不是胃病的重發，這種關頭，她禁不起生病。可是，那不舒服的感覺越來越嚴重了，她起身告罪，回到洗手間，衝到馬桶旁邊，她立刻翻江倒海般嘔吐起來。

一個名叫安娜的舞女也在洗手間裏，她立刻走過她身邊，遞來一叠化妝紙。她吐完了，走到化粧台前坐下，渾身軟綿綿的，一點力氣都沒有。安娜毫不在意的搽口紅，一面問：

『多久了？』

『什麼？』她不解的蹙蹙眉。

安娜在鏡子裏對着她笑。

『妳該避免這種麻煩呵，』她說：『不過，也沒關係，這種事總是防不勝防的，我有一個熟醫生，只要千把塊錢，就可以把它解決掉。』她轉過身子來，對她關心的看着。『這總不是第一次吧？』

碧菡瞪視着安娜，她在說些什麼？她在暗示什麼？難道……難道……天哪，可能嗎？她深吸了口氣，心裏在迅速的盤算著日子。哦！同居一年多，毫無消息。偶然的一度春風，竟會藍田種玉嗎？她的眼睛發亮了，興奮使她蒼白的面頰發紅，使她的呼吸急促，她熱烈的看着安娜：

『妳是說，我可能有了……』

『當然啦！』安娜莫名其妙的說：『妳有麻煩了！』

『麻煩？』她低喊，眼睛更黑更亮，笑容在她的唇邊漾開。『這個「麻煩」，可眞來之不易呵！』喊完，她衝出了洗手間，留下安娜，兀自站在那兒發楞。

向大班請了假，迫不及待的走出舞廳，看看錶，才八點多鐘。附近就有一個婦產科醫院，似乎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在營業。她走上了樓，醫生在嗎？是的，馬上可以檢查，她心跳而緊張，讓它成爲事實吧！讓它成爲事實吧！她願意向全世界的神靈謝恩，如果她有了孩子！

醫生來了，笑吟吟的問了幾個例行問題，說：

『我們馬上可以檢驗出來！』

『不要等好幾天嗎？』她緊張的問。

『不用，我們用賀爾蒙抗體檢驗，只要兩分鐘，就可以得到最精確的答案。』

啊！這兩分鐘比兩個世紀還長！終於，醫生站在她面前，笑容滿面，顯然，憑醫生職業性的直覺，他也知道這年輕的女子是在期待中，而不是在担憂中。

『恭喜妳，妳懷孕了。』

謝謝天！碧菡狂喜的看着醫生，眼珠閃亮得像黑夜的星辰。

『醫生，你不會弄錯嗎？』

『弄錯？』醫生笑了。『科學是不會錯的！』他算了算。『預產期在明年二月初旬。』

從醫院出來，碧菡實在抑制不住內心的狂喜，她幾乎要在街頭跳起舞來。哦！如果高家知道！哦！如果皓天知道！如果依雲知道！眞是的，人生的事多麼奇妙！她和皓天同居一年多，朝也盼，晚也盼，却一點影子都沒有！誰知道這次的一項偶然，竟然成功。怪不得古人有『有意栽花花不發，無心插柳柳成蔭』的句子呢！

迎着晚風，她不再覺得天氣的燠熱，望着那川流不息的街車，望着那霓虹燈的閃爍，她只覺得，眼前的景物，是一片燦爛，一片光輝。在街邊呆站了五分鐘，她不知道這一刻該做些什麼好。回去？不不，她需要有人分享這份喜悅。到高家去！到高家去！到高家去！她身體裏每個細胞都在吶喊着：到高家去！告訴他們這個喜訊，讓他們每一個人來分沾這份狂喜！哦！到高家去！到高家去！

再也不猶豫了，再也不考慮了！在這麼大的喜悅下，還有什麼事情是值得猶豫和考慮的呢？叫了一輛計程車，她跳了上去，迫不及待的告訴了司機高家的地址。

車子在街燈照耀的街道上疾馳，在街車中穿梭，她的心猛跳着，沉浸在那份極度的喜悅和意外中，她的頭昏沉沉的，心輕飄飄的，整個人像駕在雲裏，飄在霧裏。她深深的靠在椅墊裏，不能思議自己身體竟有另外一個小生命在成長，一個被熱愛的、被期盼的、被等待的小生命！

到了高家門口，她伸手按鈴的時候，手都抖了。怎麼說呢？怎麼說呢？他們會怎麼樣？皓天會怎麼樣？高太太一定會樂得哭起來，依雲一定會抱着她跳。皓天，哦，皓天，他的血液，竟在她身體裏滋生！多奇妙！生命多奇妙！她靠在門框上，像等待了幾百年那麼長久。

門開了，阿蓮驚愕的張大了眼睛：

『哎呀！是俞小姐！』阿蓮叫着。

『他們都在家嗎？』她喘着氣問，人已經衝進了客廳裏。她收住腳步，第一眼看到的，就是高皓天，他正坐在沙發中和依雲談話，看到碧菡，他們都呆住了。

『碧菡?』皓天不太信任的喊，站起身來。『是妳?碧菡?』

『是的，是我!』她喘着氣，臉上綻放着光采，眼睛亮晶晶的瞪着他，一個抑制不住的笑容浮漾在她的唇邊。『皓天，我來告訴你，你信嗎?我終於……終於……』她礙口的說了出來:『有了!』

皓天死死的盯着她。

『有什麼了?』他不解的問。

『有……』她大大的吸氣:『孩子呀!』她終於叫了出來，臉漲得通紅。看到皓天一臉愕然的樣子，她又急急的說:『你記得——記得到藍風來找我的那個晚上嗎?世界上居然有這麼巧的事情。』

皓天的眉頭鎖了起來，緊盯着她，他的臉繃得緊緊的，絲毫笑容都沒有。碧菡瑟縮了，她張着嘴，怯怯的望着皓天，難道……難道……難道他已經不想孩子了?

『眞的，』皓天終於開了口，聲音冷得像北極的寒冰。『世界上竟有這麼巧的事情!一年多以來，妳不生孩子，那一次妳就有了!』他一瞬也不瞬的望着她，帶着一份嚴厲的批判的神情。『怎麼?妳那個歌手不認這個孩子嗎?』

碧菡驚訝得不會說話了，張大了眼睛，她不信任似的看着皓天。天哪!人類多麼殘忍!天哪!世事多麼難料!天哪!天哪!天哪!轉過身子，她一語不發的就衝出了高家的大門。模糊中，她聽到依雲在叫她，高太太也在叫她，但是，她只想趕快逃走，逃到遠遠的地方去，逃到遠

遠的地方去！逃到世界的盡頭去！逃到非洲的沙漠或阿拉斯加的寒冰裏去！電梯迅速的向下沉，她的心臟也跟着往下沉。來時的一腔狂熱，換成了滿腹慘痛，她奔出了公寓，跳上了一輛計程車。司機回過頭來，問：

『去那裏？』

去那裏？茫茫世界，還有何處可去？漠漠天涯，還能奔向何方？父兮生我，母兮鞠我，父在何方？母在何方？她下意識的用手按着肚子。孩子啊，你尚未成形，已無家可歸了。

『……妳有了麻煩了……我認識一個醫生，只要千把塊錢，就可以把它解決掉……』安娜的話在她耳邊激盪廻響。拿掉它！拿掉它！拿掉它！爲什麼要讓一個無家可歸的小生命降生到世界上來？爲什麼要讓一個父親都不承認的孩子降生到世界上來？拿掉它！拿掉它！拿掉它！可是啊……可是，這孩子曾經怎樣被期盼過，爲了它，曾經有三個人，付出了多少感情的代價！而今，它好不容易的來了，却要被活生生的斲喪！天哪！人生的事情，還能多麼滑稽！還能多麼可笑！還能多麼悲慘與淒涼！

回到自己住的地方，她很快的收拾了一個旅行袋，拿了自己手邊所有的錢，她走了。

這邊，高家整個陷入了混亂裏。

眼見碧菡跑走，依雲追到門口，但是，碧菡的電梯已經下了樓，她從樓梯奔下去，一路叫着碧菡的名字，連續奔下八層樓，碧菡已經連人影都沒有了。依雲喘吁吁的回到樓上，只看到皓天用手支着頭，沉坐在沙發裏，高繼善和高太太却在一邊嚴厲的審問着他：

『你什麼時候見過碧菡?』

『你怎麼知道這孩子不是你的?』

『你什麼時候和她同床過?』

『那歌手叫什麼名字?』

『碧菡怎麼有把握說孩子是你的?』

『假若孩子眞的是你的怎麼辦?』

依雲走過來，站在皓天的面前，她把手按在皓天的肩上，堅決的、肯定的說：

『皓天!去把碧菡追回來，那孩子是你的!』

皓天抬起頭來，苦惱的、困惑的、不解的看着依雲。

『我太瞭解碧菡，』依雲說：『她不會撒謊，不會玩手段，她連墮落都不會，因爲她太純潔!』她盯着他：『你居然不告訴我們，你已經找到了她!爲什麼?』

他搖頭。

『我不想再提那件事!』他苦惱的說。『是的，我找到過她，她和一個唱歌的年輕男人同居了!』

『你親眼看到他們同居嗎?』依雲問。

皓天愕然的望着依雲，腦子裏迅速的回憶着那天晚上的經過情形。『你一定要製造出這樣一個人來，是嗎?有了這樣一個人，你就滿意了，是嗎?有了這樣一個人，你就對我放手了，是

嗎？……』碧菡說過的話，在他腦子裏一次又一次的廻響。猛然間，他驚跳起來，向屋外衝去。

『你到那裏去？』依雲喊。

『去找碧菡！』他的聲音消失在電梯裏了。

奔出了大廈，鑽進了汽車，憑印象去找碧菡住的地方，車子轉來轉去，他却怎麼樣都找不到那屋子。那晚，自己去時帶着酒意，走時滿懷怒氣，始終就沒有記過那門牌號碼。車子兜了半天，仍然不得要領，他只得開往『藍風』。

走進藍風，大班迎了過來。不，曼妮今晚請假，不會再來了，他望着台上，那歌手正在憂鬱的唱着：

『…………

我對她沒有怨恨，
更沒有責怪，
我只是懷念着，懷念着；
我生命裏那個小小的女孩！』

他塞了一疊鈔票給領班，對他低低的說了兩句。然後，他站在門口等着，沒多久，陳元過來了，他推推太陽眼鏡，對他上上下下的打量着。

『你是誰？』他問：『找我幹嗎？』

『我姓高，』他說：『我們見過。』

『哦！』陳元恍然大悟：『你就是曼妮的姐夫！怎樣呢？你要幹什麼？』

『我要找她！』他簡短的說：『請你告訴我，她在那裏？』

『奇怪，』陳元聳聳肩。『我怎麼會知道？』

『你知道的！』皓天有些激怒，陳元那股吊兒郎當的樣子讓他生氣，他看陳元是從頭到脚的不順眼。『你跟她那麼熟，怎麼會不知道她在那裏？』

『我知道也沒有義務要告訴你，是不是？』陳元問，充滿了挑釁的意味。

『你必須告訴我！』皓天又急又火又氣又疑心。『這是有關生死的事情。』

『誰的生死？』陳元莫名其妙的問。

『碧菡。如果——你沒有和她同居的話！』皓天終於衝口而出。『你和她同居過嗎？』

『我？』陳元的眼睛都快從鏡片後面躍了出來。『我和曼妮同居？你在說些什麼鬼話？那個冰山美人從踏進藍風以來，連和客人吃消夜都不去，這樣傻瓜的舞女是天下第一號，簡直可以拿貞節牌坊！我還能碰她？』他盯牢了高皓天，像在看一個怪物。『你有沒有神經病？那個曼妮，她有她的愛情，我有我的愛情，我們都是傷心人，却都別有懷抱！讓我告訴你，姓高的！很久以來，我就想揍你一頓，你窩囊，你沒有男子氣概，你不懂得女人！你害慘了曼妮！我眞不懂，像你這樣的男人，怎麼値得曼妮爲你神魂顚倒，爲你守身如玉！你居然來問我有沒有和曼妮同居！哈！

還有比這個更可笑的問題嗎？』

皓天望着陳元，在這一剎那間，他眞想擁抱他，眞想讓他痛揍一頓，揍得骨頭斷掉都沒關係！他吸了口氣，急急的說：

『你要揍我，以後再揍，請你趕快告訴我碧菡的住址，我就感激不盡了。』

陳元的臉色變了。

『發生了什麼事情？』他問。『她今晚來上過班，臉色壞透了，我叫她回家休息……』他注視着高皓天，迅速的說：『走！我帶你找她去！』

五分鐘之後，他們來到了碧菡的房門口，陳元急促的按着門鈴，始終沒有人開門。皓天開始猛烈的拍打着門，叫着碧菡的名字。半晌，隔壁的房客被驚動了，伸出頭來，那是個老太太：

『她已經搬走了。』她說。

『什麼？』陳元問：『她昨天還住在這裏。』

『是的，』老太太說：『一小時以前搬走了！』

『搬到什麼地方去了？』皓天問。

『不知道。反正，她已經搬走了！』

房門闔上了，老太太退回了屋裏。高皓天呆呆的站着，和陳元面面相覷。好一會兒，皓天才喑啞的開了口：

『好了，你現在可以揍我了，揍得越重越好！』

26

碧菡是徹徹底底的失蹤了。

這次，連碧荷都失去了碧菡的音訊。無論怎樣尋找，無論怎樣登報，無論跑遍了多少歌台舞榭……她失蹤了，再也沒有音訊了！像一縷輕煙，像一片浮雲，隨風逝去之後，竟連絲毫痕迹都沒有留下。皓天整日惶惶然如喪家之犬，他奔走，他登報，他找尋，他甚至去警察局報失蹤，可是，碧菡是徹徹底底的消失了。

不止一次，他哀求碧荷，因爲這是他唯一的線索，他知道碧菡心愛這個小妹妹，只要她活在這個世界上，她一定會和碧荷聯繫。但，連碧荷都恐慌而惶懼，有一天，她居然對皓天說：

『我昨天夢到姐姐已經死了！說不定她眞的不在這世界上了，要不然，爲什麼她不理我？』

哦！不行！碧菡，妳不能死！妳的一生，是一連串苦難的堆積，連救妳的人，最後都來扼殺妳，愛妳的人，都來打擊妳。而妳，碧菡，妳對這世界從來沒有怨尤，對任何人，從來沒有仇

恨。碧菡！妳必須活着，必須再給別人一個贖罪的機會！碧菡！碧菡！碧菡！

心裏吶喊過千千萬萬次，夢裏呼喚過千千萬萬次，喊不回碧菡，夢不回碧菡，一個小小的人，像滄海之一粟，被這茫茫人海，已吞噬得無影無蹤。他變得常常去藍風了，什麼事都不做，只是叫一瓶酒，燃一支烟，聽陳元用他憂鬱的嗓音，一遍又一遍的唱他那支『一個小女孩』。陳元也常坐到他的桌上來，跟他一起喝酒，一起抽烟，一起談碧菡。他們竟成了一對奇異的朋友。他們談碧菡的思想，碧菡的純眞，碧菡的癡情，碧菡的點點滴滴。最後，陳元也感嘆的對他說：

『放棄吧！別再盲目的找尋了！一個人安心要從這世界上消失，你是怎麼也不可能找到的！』

放棄？他無法放棄，他曾經找到過她一次，他一定再能找到第二次！找尋，找尋，找尋……瘋狂的找尋，只差沒有把地球翻一個面，但是，茫茫人海，伊人何處？

深夜，他經常徹夜不眠，抽着香烟，一支接一支，一直到天亮。每當這種時候，依雲也無法入睡，她會用手環抱着他，在他身邊低低的啜泣，一次又一次的說：

『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不好，如果我不吃醋，如果那天夜裏我不發瘋，我不對碧菡說那些莫名其妙的話，不是大家都好好的嗎？』

皓天輕輕的搖頭，這些日子來，他已經和以前判若兩人，不再開玩笑，不再說笑話，不再風趣，不再幽默，他深沉、嚴肅而憂鬱。

『不用自責，依雲。』他低沉的說：『如果一切從頭再來一遍，可能仍然是相同的結果。妳並沒有錯，錯在命運的安排，錯在我不該愛上妳們兩個。妳的吃醋，只證明妳愛我，難道愛也有錯

嗎？』他深深的抽烟，深深的沉思，深深的嘆息。『是的，愛也有錯，』他淒然的說：『人生的悲劇，並不一定發生在仇恨上，往往是發生在相愛上，愛，是一件非常可怕的東西！因爲你不知道，什麼該愛，什麼不該愛，即使你知道，你也無法控制！像碧菡以前常愛唱的那一支歌：我曾經深深深愛過，所以知道愛是什麼，它來時你並不知道，知道時已被牢牢捕捉！是的，它來時你並不知道，知道時已被牢牢捕捉。』他噴出一口濃濃的烟霧。『妳知道嗎？依雲，我們三個人的故事，是錯在一個「愛」字上。』

依雲凝視着他，凝視着那縷裊裊上升的烟霧。

『皓天，』她誠摯的說：『你要盡力去找她，我保證，如果她回來了，我決不再和她吃醋，我決不再亂發脾氣，我一定——像愛自己的親妹妹一樣愛她！』

皓天用手撫摸她的頭髮。

『我會去找她，』他幽幽的說：『但是，我想我們再也找不到她了。因爲，如果我把她找了回來，我們又會恢復以前那種劍拔弩張的形勢，即使她是妳的親妹妹，到時候妳也會克制不了自己，妳還是會和她發脾氣……』

『我不會！我不會！我不會！』依雲猛烈的搖頭。

皓天憐惜的撫摸她的面頰。靜靜的說：

『妳還會的，依雲，妳還會的，因爲妳愛我！所以，我不再責怪妳那夜的爆發，如果妳不愛我，妳就不會爆發，是嗎？』

依雲把面頰貼在他寬闊的胸膛上，默然不語，眼淚充盈在她的眼眶裏。

『碧菡比我更清楚這一點，』皓天繼續說：『那晚，我找到她的時候，她曾費盡心機，想讓我瞭解這項事實：我們三個人不可能生活在一起。可是，當時我想不通，我強迫她回來，逼得她編出一個同居者來。我……』他又深吸了一口烟，濃濃的噴到空中去。『我居然會相信！碧菡，那麼純情的、天眞的小女孩！我……是個傻瓜！是個混球！』他的聲音暗啞了。『現在，她走了！她不會讓我再找到她了！她決不會了。我知道得非常清楚，她即使還活着，我也永遠找不到她了。』

他看着那滿屋彌漫的烟霧，依稀彷彿，記起他們三個在榮星花園中，第一次提起『碧雲天』三個字的時候。當時自己就曾有過不祥的感覺。果眞，現在，正符合了：『夜夜除非，好夢留人睡，明月樓高休獨倚，酒入愁腸，化作相思淚。』的句子。他側過頭去，心中的那股怛惻之情，緊緊的壓迫着他。在這一刻，那份黯然神傷和心魂俱碎的感覺，震痛了他每一根神經。依雲的眼淚浸濕了他胸前的衣服，她低低的說：

『皓天，我們怎麼辦？我們怎麼辦？失去了碧菡，我們還能相愛嗎？』

他心中抽搐，他知道她所恐懼的，他緊攬着她的頭。

『依雲，』他懇切的說：『碧菡在我們這幕戲裏，從頭到尾就是一個犧牲者，如果我們再不相愛，如何對得起離我們而去的碧菡？』

依雲痛楚的閉上眼睛，緊緊的依偎着皓天。

日子一天天的流過去，正像皓天所預料，碧菡音訊全無。所有的找尋和期待都成了泡影。歲

月却自顧自的滑過去，地球自顧自的運轉，季節自顧自的變換，就這樣，由秋而冬，由冬而春，由春而夏，一年的時間，就這樣慢慢的，慢慢的消逝了。

高家在表面上又恢復了平靜，皓天照樣早出晚歸的上班下班，依雲在家幫忙高太太料理家務，高繼善忙着他自己龐大的事業，悄悄的嘆息『繼承無人』。高太太再也不敢談『孫子』的事，傳宗接代那一套，在高家更是絕口不提的事情。大家都不願再觸到那舊有的傷痕，生活也就在這種小心翼翼的情況下過去了。

可是，這天晚上，門鈴突然響了起來。依雲、皓天和高繼善夫婦剛好都在家，全坐在客廳裏看電視。阿蓮去開了門，只聽到她『咦』的叫了一聲，接着，就是個年輕少女的聲音在問：

『是不是都在家？』

『在，在，在。』阿蓮一疊連聲的回答。

皓天站起身來，不知所以的變了色。大門口，走進一個身材修長，面貌秀麗的少女來，她滿面含笑，滿眼含淚，她懷裏緊抱着一樣東西。

『碧荷！』皓天啞聲喊。

『我給你們送一件禮物來！』碧荷說，一步步的走向皓天，把懷裏抱着的一個小嬰兒，鄭重的交到皓天的手中。『是一個男孩子，今天剛滿一百天！』

『碧荷！』皓天喊着，望着手裏的孩子，那嬰兒正張着一對烏黑的大眼睛，注視着他的父親，他那小小的嘴，在一個勁兒的猛吮着自己的大拇指。高太太撲了過來，一看到那嬰兒，她立刻失

聲痛哭了起來，叫着說：

『皓天，他長得跟你小時候一模一樣！』伸過手去，她迫不及待的接過了孩子，高繼善和阿蓮都圍了過去。依雲却一把拉住了碧荷。

『碧荷！妳姐姐呢？』

皓天臉色蒼白，神情激動，他緊盯着碧荷。

『告訴我！』他啞聲喊着：『碧荷！告訴我，碧菡在那兒？』

『姐姐要我把孩子交給你們！』碧荷說，眼睛裏閃着淚光，唇邊帶着笑意。『她要我轉告你們，她會過得很好，要你們不要再牽掛她，也不要再找尋她！』她從口袋裏掏出一封信來。『姐姐有封信給你們！』

皓天一把接過信來，迫不及待的打開，依雲和他並肩站着，一起看了下去：

『姐姐

姐夫：

從我有生命以來，我就一直在懷疑着生命的意義，直到這個孩子的誕生，我才眞正瞭解了生命的意義！我愛這個孩子，超過了我愛這世上所有的東西，但是，我想，這條小生命對你們的意義，可能更超過了我！因爲，他是高家的骨肉，他是應該屬於你們的，所以，我忍痛把他交給你們！我知道，他跟着你們，一定會在一片愛心及呵護下長大，那麼，我也就心

安理得了。對一個母親而言，有什麼事比知道她的孩子幸福、快樂更好的呢？我相信，這孩子在你們的懷抱裏，有父、有母，有祖父、有祖母，他會長成一個健全優秀的男子漢！

不要再找尋我，經過這麼多風浪，我早就變得很堅强，我不再是一支荏弱的小草，我已禁得起狂風巨浪，我會活得好好的，你們放心！當初在病榻纏綿中，蒙你們搭救，一番知遇及救命之恩情，始終不忘，如今幸不辱命，我心堪慰。

再有，我從沒有怨恨過你們！否則，我不會把孩子交給你們。我愛你們！親愛的姐姐姐夫，祝你們永遠相愛，永遠幸福！

你們的小妹妹

碧菡』

依雲抬起頭來，滿臉的淚水。

『碧荷，妳一定要告訴我，妳姐姐在那裏？』

『她已經走了。』碧荷說：『她把孩子交給我，叮囑了幾句話，她就走了。她還說……』她看着皓天。

『還說什麼？』皓天急急的問，他眼眶發紅。

『她說，如果你還懷疑孩子的血統，可以帶他到醫院裏去，做最精密的血液檢查，可以查得

清清楚楚。』

皓天閉上眼睛，用手扶住頭，他臉白如紙。

『她連一個道歉的機會都不給我！』他喃喃的說。

『你錯了，高哥哥。』碧荷穩重而安靜的說：『你不需要對姐姐道歉，因爲她早就不怪你了！』她直視着他。『姐姐說，嫉妒是愛情的本能，她不能怪你的嫉妒！不能怪你愛她！』碧荷的眼睛清亮得一如她姐姐。『高哥哥，你該安慰了，你一生，得到了兩個女人最深切的愛！』

皓天深深的望着碧荷，他眼裏蓄滿了淚水。那孩子『咿咿唔唔』的，在高太太、高繼善、依雲、阿蓮的懷裏傳來傳去。皓天看看孩子，問：

『小孩——有名字嗎？』

『姐姐叫他——天理。』碧荷說：『她說，天理可能會來得很遲，但是，畢竟是來了！』

天理！碧菡一天到晚在雲中霧中找天理！天理！他走了過去，抱過自己的兒子來，望着那張清秀的、小小的臉龐，一半兒像碧菡，一半兒像自己。那份父愛的本能已牢牢的抓住了他。他抱緊了孩子，淚水滴落了下來，他輕聲的呼喚着：

『天理！高天理！你會長成一個又壯又大的孩子！不管「天好高」，你都存在着！天理，高天理！』

依雲撥弄着孩子的衣襟。

『咦，』她說：『孩子脖子上有根鍊子。』

他們解開孩子的外衣，發現他脖子上繫了一條項鍊，項鍊的下面，是一朵『勿忘我』！正像當年碧菡設計了，代表全班送給依雲的一模一樣！依雲含淚撫摸那朵勿忘我，翻轉過來，他們發現那朵花的背面，刻着幾行字：

『生命是愛，

生命是喜悅，

生命是希望！』

他們全都圍着那孩子，靜悄悄的，陷在一種近乎虔誠的情緒裏。

孩子用手在空中抓着，眼珠烏溜溜的望着這新奇的世界，唇邊漾開了一個天眞無邪的笑容。

——全書完——

一九七四年一月九日夜初稿完稿

一九七四年一月廿九日修正完畢

皇冠
CROWN
<註册商標第173155號>

皇冠叢書第四〇〇種
《瓊瑤全集22》

碧雲天

作　者—瓊瑤
發行人—平雲
出版發行—皇冠出版社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香港灣仔駱克道九三—一〇七號
利臨大廈六樓六〇一室
電話◉五二九一七七八
傳眞◉五二七〇九〇四
總經理—麥成輝
責任編輯—方麗婉
美術編輯—吳慧雯・林偉達
校　對—鮑秀珍・愛岑・謝慧珍
印刷所—亨泰印刷有限公司
香港柴灣利眾街二七號
德景工業大厦十字樓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更換
香港初版二刷—一九九三年八月

©1992 CROWN PUBLISHING
COMPANY, LTD. (H.K.)
PRINTED IN HONG KONG
國際書碼◉ ISBN 962-451-061-X
本書定價◉ 港幣四十五元

碧雲天

瓊瑤全集 22

愛情，是不是可以由兩個女人來分享？

碧菡、依雲與皓天，

在經歷種種患難與共的人生歷程後，

之間的恩怨情仇確實已糾纏不清了。

依雲無法為高皓天傳後，

遂想辦法借碧菡之腹替高家生子，

但是，愛情是可以讓渡的嗎？

而癡愛與怨妒會不會同時孳長呢？

ISBN 962-451-061-X

7 18002 002484